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第一章

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入侵我国领土台湾。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前最强的六个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德、意、日三国已被打败，英、法两国也已衰落，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严重削弱。欧亚大陆一些国家已经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已超出苏联一国范围而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体系。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世界上形成了当时的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矛盾和斗争，是战后一个时期国际斗争的新特点，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战后经济膨胀的美国^①，依恃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积极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不断地进行干涉、颠覆活动和战争宣传；它积极扶植世界上的反动势力，疯狂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掠夺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侵犯别国的独立和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不但由于地理原因没有遭到战争破坏，而且它还通过大量销售军火，获得了一千零七十七亿美元的利润。战后五年间，它又采取输出资本、对外倾销剩余物资、掠夺别国资源等办法，获得了近二千亿美元的利润。到195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

主权，制造民族分裂，成为对世界和平、人民民主和进步的主要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奉行促进世界和平、民主和进步的政策，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且积极倡导结成广泛的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美国政府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阵线，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和民主革命运动。这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但是，美国政府却不甘心失败，仍顽固地坚持与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在太平洋地区，它建立了大小二百多个军事基地，部署了占其全国三分之一的地面作战部队和近百艘军舰、一千一百多架飞机。在中国，它继续援助国民党集团的残余势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阴谋策划对中国大陆的武装侵略。在日本，它继续强化其军事占领，企图变日本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战争基地。在与中国、苏联紧相毗邻，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朝鲜，它完全背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关于使朝鲜自由独立及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制造朝鲜民族的分裂，阻挠实现朝鲜的独立统一，妄图把朝鲜变为它的殖民地和进一步进行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

1948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在朝鲜南半部将李承晚集团扶植上台，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针对这一情况，朝鲜人民于9月9日在朝鲜北半部也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南北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成立以后，民主朝鲜坚决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遍选举，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李承晚集团却在美国支持下，对于这种符合朝鲜民族根本利益的主张，无理地加以拒绝，坚持“武力统一”的反动政策，公开叫嚣“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①。1949年12月

^① 李承晚1949年10月31日在美国“圣福尔号”巡洋舰上发表的演说。

30日，李承晚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在新的一年中“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并随即加紧了战争准备和在“三八线”上的武装挑衅活动。民主朝鲜面对着李承晚集团的战争威胁，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也做了必要的准备。于是，朝鲜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局势日趋严重。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

1950年6月26日，金日成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一起动员起来，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统一进行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朝鲜人民军响应这一号召，奋勇作战，以破竹之势向南部挺进。

朝鲜内战刚爆发，美帝国主义者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6月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集团的军队。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入侵中国领土台湾^①。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②，故意歪曲朝鲜国内战争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6月30日，杜鲁门继续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外衣，并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由此，朝鲜人民为争取独立、统一的国内革命战争，遂演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① 6月27日起，美国海军第7舰队十余艘军舰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的海、空军。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的席位，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席。苏联为抗议美国倒行逆施的行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的合法席位，从1950年1月起拒绝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故亦缺席。至8月苏联重新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

英雄的朝鲜人民没有被气势汹汹的美国侵略者所吓倒。7月8日，金日成首相发表广播演说，代表朝鲜人民表示了坚决抵抗的决心。他说：“我国人民决不能再做殖民地奴隶”，“我们决不能饶恕美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不能饶恕他们野蛮地轰炸我们的和平城市和农村，屠杀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天真烂漫的儿童。”^①他号召全朝鲜人民团结起来，为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积极展开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去。

朝鲜人民军坚决响应金日成首相的号召，以坚决的战斗行动，给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有力的回击。继6月28日解放汉城之后，又于7月20日攻占大田，生俘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到8月中旬，即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将美军和南朝鲜军^②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美国侵略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准备反扑。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美国侵略者对朝鲜的武装侵略，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起来表示抗议。我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邻邦，是兄弟国家，对于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行径，更是不能容忍。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

^① 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朝鲜外文出版社，1961年版，第54页。

^② 文中叙述美军部队番号，简称美×师×团。叙述南朝鲜军及其番号，简称南军和南×师×团。

而奋斗到底。”7月6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又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操纵下所通过的非法决议。指出，这一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这一重要原则，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同时指出，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因而也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我国人民也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当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朝鲜战争形势，认为朝鲜战争已趋于复杂化，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对战局的发展曾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二是持久，即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转入进行持久的战争。在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地区同敌人形成胶着状态的时候，中共中央更明确指出，战争转入持久的可能性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已日益增大。我国人民不能不有所准备。同时指出，对于战争，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有进行了长达二十三年武装斗争的党和军队，而且美国也有许多困难，内部争吵，与其同盟者也不一致。在军事上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弱点。但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长期地打，打原子弹。而“我们是不让你（指美国）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①。总之，要做充分准备，避免临急应战。

据此，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保卫我国东北地区安全和在必要时刻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作为“未雨绸缪”之计。早在美国侵略军节节败退之际，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央军委召开了两次会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作出了第一步部署。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

^① 毛泽东1950年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的讲话。

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 13 兵团之第 38、第 39、第 40 军及第 42 军，炮兵第 1、第 2、第 3 师，和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 月中旬，上述部队于安东（今丹东）、凤城、辑安（今集安）、通化、辽阳、海城、本溪、铁岭、开原等地完成集结并开始进行整训（9 月 6 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第 50 军由湖北调至东北地区编入边防军序列）。8 月下旬，中央军委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又决定将上海地区的第 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 19 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两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同时，中央军委还作出了加速特种兵建设的决定，立即增编四个飞行团、三个战车旅、十八个高射炮团及十个军的队属炮兵。为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安全，中央军委还制订了防空计划，将三个航空兵师、十五个高射炮团和一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担任对空防御，并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部迁移。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积极地展开了外交斗争。8 月 20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要求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8 月下旬，美国侵朝空军开始不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扫射我安东、辑安等城镇、乡村。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又连续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就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美国侵朝空军侵犯我国领空等罪行提出控诉，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并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制裁美国侵朝空军侵犯中国领空、杀伤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8 月 29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我国政府坚决要求下，决定将我国政府的控诉案列入议程，并于 9 月 29 日邀请我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会议。这是我国外交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9 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国侵略者为挽回败局，在经过积极准备之后，于 9 月 15 日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于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以美军第 10 军所属陆战第 1 师、步兵第 7 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共七万余人，在二百六十余艘舰艇、近五百架飞

机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水原方向进攻。正面洛东江战线，美军和南军共十个师（即美骑兵第1师、步兵第2、第24、第25师，南军首都师、第1、第3、第6、第7、第8师）在美军第8集团军指挥下，也于9月16日开始反攻。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战略退却。9月28日敌登陆部队攻占汉城，29日敌正面部队进抵“三八线”。这时，美国政府决心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越过“三八线”，妄图以战略的速战速决吞并全朝鲜。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又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不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警告，表明我国严正立场。周总理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然而，美国政府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认为我国义正辞严的警告是“虚声恫吓”，而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坚持向“三八线”以北大举进犯，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10月1日，麦克阿瑟根据经过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关于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命令^①，命令南朝鲜军首先越过“三八线”。接着，美国侵略军也于10月7日开始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并且狂妄地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气焰异常嚣张。

10月15日，杜鲁门为探讨其侵朝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问题和我国是否出兵问题，专程从华盛顿飞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谈。他们轻视中国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能性很小”，“不足为患”，并且“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①前结束”，断言其侵朝战争“是赢定了”^②。于是，威克岛会谈以后，敌人大大加快了向朝中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同时，也更加频繁地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向我国。朝鲜战局急剧逆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上述严重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朝鲜人民请求我国出兵援助。我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与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全世界人民对朝鲜局势也普遍表示关注。当时，我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长期战争创伤尚待医治，财政经济状况还相当困难，物价不稳定，城市有三四百万职工和知识分子失业，农村有三四千万农民遭受水旱灾害。同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待进行，散布在一些新区的国民党小股武装和土匪也亟待剿灭。在军事力量方面，我军虽有五百余万富有战争经验、英勇善战的陆军，但海、空军尚在初创阶段，陆军本身装备也相当落后。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要不要出兵参战，要不要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较量，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重大的战略抉择问题。

1950年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充分估计了面临的困难，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一起反击美国侵略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我们组织志愿军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

① 美国的一个节日。起源于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普利茅斯，该地居民于1621年获得丰收后举行庆祝，“感谢上帝”。之后逐渐成为全国性节日，按规定为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1950年的感恩节为11月23日。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我们采取出兵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出兵参战的决策确定之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我参战后战争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又提出了必须作两种准备的战略思想，指出：既然决定出兵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并且指出：“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8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同时，中共中央还预计到，经过我军有力作战，也有迫使美国和我方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

在兵力使用上，中央军委决定先以东北边防军所属四个军十二个师出动参战，尔后再抽调七个军二十四个师作为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逐步投入作战。在作战指导上，决定我军入朝后，先“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并于该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待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另外，对我国国防也作了进一步布置：组成了全国防空筹委会，加强了国土防空工作，以防美国使用空军轰炸我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在福建方向和广东方向分别部署了一定兵力，以防美国使用海军或指使台湾蒋介石军队攻击我沿海地带。

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认识当

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指出，我们不但有必要出兵参战，而且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因为美国是纸老虎。它虽有经济力量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但其侵略行径及于五大洲，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在军事上，它亦有严重弱点，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兵力不足，士气不高；其同盟者英、法等国已非军事强国，日本、西德尚未武装起来；原子武器已非其所独有，且不能决定战争胜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朝人民。^①

中共中央以上这些重大决策，为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如下：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②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③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

② 第50军此时集结于沈阳以北辽源地区正进行整编。

③ 195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决定，将第13兵团领导机构改组为志愿军领导机构，并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政治部、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按：第13兵团指挥机构改组，实为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所合并）。

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后，10月9日和16日，先后在沈阳和安东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师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司令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会上详细地阐明了当时形势和我出兵参战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他指出，志愿军的当前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作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同时还指出，在敌人技术装备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已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战场，而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方针。“敌人来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前进；发现敌人有弱点，即以迅速出击，插人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战术应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个阵地，不是单纯防御，最好是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守住阵地。除此以外，还确定了将四个军同时过江集结于江界、熙川、云山、德川、孟山地区的部署。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根据已确定的作战方针和任务，进行了紧张的临战准备，并先后举行了誓师大会。广大指战员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义愤填膺，斗志昂扬，坚决表示：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不怕牺牲，英勇战斗，与朝鲜军民团结一致，打败美国侵略者，为祖国争光！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疯狂冒进的时候，志愿军各部队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开始分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从此，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肩负着中国人民赋予的光荣历史使命，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同兄弟的朝鲜人民一起，英勇奋战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

第二章

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反攻， 收复朝鲜原有北半部领土 (运动战时期)

第一节 初战告捷，将敌人由鸭绿江边驱逐 至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战役）

一、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妄图于 “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无视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 10 月初越过“三八线”以后，分三路继续北犯，并计划在西线占领平壤、东线占领元山后，先东西对进，沟通联系，尔后再协调一致地向朝中边境推进。为欺骗世界舆论，防我出兵参战，还特意宣称除南朝鲜军队之外，“联合国军”只推进到距朝中边境四十英里处，建立所谓“麦克阿瑟线”，作为缓冲地带。

10 月 10 日，东路南第 1 军团两个师占领元山，17 日占领咸兴。10 月 19 日，中路南第 2 军团三个师占领阳德、成川；西路美第 1 军三个师占领平壤。10 月 20 日，美第 10 军之陆战第 1 师、步兵第 7 师分由仁川、釜山船运至元山港海域，准备登陆。美空降第 187 团在麦克阿瑟乘专机临空指挥下，于肃川、顺川地区空降，企图切断自平壤北撤之朝鲜人民军退路。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还多次侵犯我国领空，轰炸

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城镇和村庄。

此时，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尚被割断在朝鲜南部，正向“三八线”以北转移；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力量，进行整顿，准备将来反攻，正组织党政机关和部队向新义州、江界方向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迁至江界。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更加趾高气扬。他们轻视朝中人民的力量，认为平壤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①，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认为建国刚刚一年的新中国，国力、军力尚弱，不敢出兵参战，而且出兵的有利时机早已过去。于是，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并迅即改变了其原定的东西两线对进和建立缓冲地带的计划，指令其东西两线的部队以最快速度直接向朝中边境推进，企图先控制边境要点，堵住朝鲜人民军的退路，防止我国军事上的“介入”；尔后再行全面占领，消灭朝鲜人民军，摧毁朝鲜人民政权，以达到其侵占整个朝鲜、进而向我国扩大侵略的目的。

这时，侵朝敌军总兵力已达四十二万人，拥有飞机一千一百余架，各型军舰三百多艘。地面部队拥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另两个旅，二十三万余人，其中，美军三个军六个师（每师装备有坦克一百五十四辆，57毫米至155毫米口径的火炮三百五十二门）约十二万人，南军两个军团九个师（每师装备有各种口径的火炮二百一十九门）九万余人，另有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军队一万二千余人。敌人为了实现其战略企图，除以部分兵力在其后方对付朝鲜人民军北撤部队和游击队以外，集中了四个军十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计十三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疯狂冒进。

西线，为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美第1军和南第2军团，共六个师一个旅和一个空降团。美第1军所辖之美第24师、英第27旅、南第1师由平壤、沙里院地区沿京义铁路（汉城至新义州）向新义州、朔州、昌城、碧潼方向进犯；南第2军团所辖之第

① 《麦克阿瑟回忆录》第5章。

6、第7、第8师，由成川、破邑、阳德地区向楚山、江界方向进犯；美第1军所辖之美骑兵第1师^①及空降第187团位于平壤、肃川地区为集团军预备队。

东线，为美第10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的美第10军和南第1军团共四个师。美第10军所辖之美陆战第1师和美第7师，拟在元山等地登陆后分向长津、江界及惠山镇方向进犯；南第1军团所辖之首都师、第3师沿海岸铁路线向图们江边进犯。

这时，敌人气焰异常嚣张，以为已进入军事上的空白之地，而毫无顾忌地以师甚至以团或营为单位，分路向朝中边境高速推进。敌军在分兵冒进中，采取了以南军为先导、美英军殿后，并以车载步兵为前驱的行动样式，而且置东西两线之间出现的80余公里的大间隙于不顾，实施穷兵猛追，长驱直入。朝鲜战局呈现异常紧张状态。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及时作出在运动中歼敌的决策

当敌人由平壤北进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兵团即奉命于10月19日晚开始，分从三个方向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第40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39军从安东、长甸河口渡江，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第42军从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38军尾第42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为了保证部队开进，工兵第4团、第6团（后分别改称第14团、第16团）于辑安、临江和朔州至昌城间，担负架桥、修路任务。

在志愿军入朝之前，我曾估计敌人占领平壤、元山线后继续向北推进时，尚需一定时间。因此，志愿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志愿军入朝后采取“以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反

^① 美军骑兵第1师，是侵朝美军中战斗力颇强的部队，它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因其在历史上有过战功，所以尽管该师早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1师的番号。

击、袭击、伏击来歼灭与消耗敌人有生力量”^①的作战方针，先在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制止敌人进攻，稳定战局，以争取时间，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

当时，根据敌人进展情况，估计敌人在发觉我军人朝参战之前仍可能继续冒进，我军可能遇到三种情况：一是敌人先我到达我预定作战地区；二是我刚到达预定作战地区，立足未稳，敌人即来；三是在开进中同敌遭遇。因而，要求部队以战斗姿态开进，随时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为了达成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还要求各部队采取夜行昼伏、严密伪装、封锁消息、控制电报通信等一系列保密措施，以隐蔽我军的行动和企图。

我军渡江后，敌人正在继续分兵冒进，而且前进速度很快。10月20日，西线南第2军团之第6、第7、第8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九十至一百三十公里；东线南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这时，我军已渡江之五个师，仅进至鸭绿江南岸之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镇以南地区，距离预定防御地区尚有一百二十至二百七十公里，已不可能先敌到达我预定地区。但敌人仍未发现我军人朝，还在放胆分路前进，兵力分散，而且中路南军三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两线之间又敞开着八十余公里的大缺口。这一形势，便于我军利用敌人战略上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从运动中对敌实施突然攻击，是我各个歼灭敌人的极好战机。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指示志愿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敌的方针，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在战役部署上指出：我军第一仗如果不准备打东线的南首都师、南第3师，则以第42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第42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南第6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

^① 邓华、洪学智、解方1950年10月19日给各部队首长并报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

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南第6、第7、第8等三个师。并要注意控制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同时，还特别指出：此时是歼灭南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志愿军首长遵照毛泽东主席电令，迅即于21日21时改变部署，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作战，各个歼灭南第6、第7、第8师：以第42军一个师附炮兵第8师第45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首都师和南第3师；以该军主力首先控制小白山地区，视情况向孟山以南地区挺进。以第40军进到德川、宁远地区，第38军进到熙川地区，第39军进到龟城、泰川地区，视情况各个歼灭当面之敌。同时，为弥补第39军东进后新义州至定州之间的空虚，防敌从我侧后登陆，保护交通运输线，还建议中央军委调一个军到安东地区。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决定将正在从事生产的第66军编入中国入民志愿军序列，并令该军立即于10月23日自天津地区车运安东，之后，以一个师负责维护新义州、定州线交通，主力为志愿军预备队。

为了搞好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了前方后勤指挥所，下辖三个后勤分部、三个汽车团（约700多辆汽车）和四万五千个床位的医院，以及三万多民工的担架队。同时，确定部署三条纵向兵站线：第一条为长甸河口、新仓、北镇一线，由第三分部负责；第二条为辑安、别河里、武坪里一线，由第一分部负责；第三条为临江、周波、长津一线，由第二分部负责。物资储备，则由前线至国内分三线作纵深梯次配备。每线各储备一个基数弹药和一个月的粮食。

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志愿军政治机关于10月22日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保证首战获胜，转变朝鲜战局，为祖国争光。

10月22日，我得悉位于顺川、新仓间的南第6师奉命向新义州前进；位于江东、成川间的南第8师奉命向满浦前进；南第7师则于成川、顺川间休整。我估计数日内南第6师将经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南第8师将进至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为歼灭该两敌，毛泽

东主席于 22 日 7 时电令志愿军各部队：开进路线要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 20 公里地区，以免过早被敌发觉，使敌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并指出，此次作战，以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最为有利。据此，志愿军首长决定：第 39 军主力隐蔽进至龟城及泰川西北，准备捕歼南第 6 师；第 40 军主力隐蔽进至温井、云山地区，准备捕歼南第 8 师；第 38 军主力迅速进至熙川地区，配合第 39 军、第 40 军作战；第 42 军改以一个师控制小白山要点，而以军主力迅速进至长津，旧津里一线，阻止东线之敌北进。

然而，敌进甚速。10 月 22 日，南第 6 师已进到价川、宁边，由平壤北进的南第 1 师也进到军隅里；而我军主力距预定地区尚远。为了诱敌深入，利我歼击，毛泽东主席于 23 日电示志愿军首长令部队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不要与敌过早接触。同时指出，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应迅速决定战役计划。

10 月 24 日，西线南第 6 师一部进占熙川，其主力继续向温井、桧木洞、楚山方向前进；南第 8 师进至宁远及德川以东地区，并继续向熙川、江界方向前进；南第 1 师及第 7 师一个团已进至宁边及龙山洞地区；南第 7 师主力仍位于江东、顺川间；英第 27 旅、美第 24 师由新安州地区渡过清川江，分向定州、泰川前进。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及时电令志愿军准备首先歼灭南第 1、第 6、第 8 等师，然后再打美英军，并指示要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

此时，我军由于夜间徒步开进，再加山大路少，路而狭窄，经常发生拥挤阻塞，前进速度较慢。至 25 日凌晨，除第 40 军先头两个师进至北镇以东（第 118 师）、云山以北（第 120 师）外，其余各军先头师距离预定作战地区尚有 20 至 50 余公里：第 39 军先头第 117 师进至泰川地区，第 38 军先头第 113 师进至前川地区，第 42 军先头第 124 师进至古土里以北地区，第 125 师进至小白山以西、柔院镇以北地区。

志愿军首长根据上述情况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遂即决定：以第 40 军配属炮兵第 8 师第 42 团，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地域，待机歼灭南第 6 师于温井西北地区；以第 39 军配属炮兵第 1 师第 26 团及第 25 团 1 个营、炮兵第 2 师第 29 团、高射炮兵第 1 团，迅速集结于云山西北地域，准备在第 40 军围歼南第 6 师调动南第 1 师来援时，将

其歼灭于云山附近地区；以第38军配属第42军第125师和炮兵第8师第46团，迅速集结于熙川以北明文洞、仓洞地域，准备歼灭南第8师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第42军主力配属炮兵第8师（欠第46团），仍于长津以南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敌北进，钳制东线之敌，保障西线我军主力翼侧安全。同时，令第66军自安东过江，向铁山方向前进，准备阻击英第27旅。

在我军开进中，毛泽东主席在10月23日给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南朝鲜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如何，能否在敌人大量飞机威胁下进行有利的作战。三是，美国是否再增兵朝鲜（如五至十个师），或在美国增兵之前，我军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南朝鲜师。因此，指示志愿军：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毛泽东主席的上述指示为志愿军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和战役的指导方针，对于争取这次战役胜利及尔后作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三、在敌进我进中与敌遭遇，将南军第6师大部歼灭

10月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先后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桧木洞、熙川一线，逼近我第40军部队；其先头部队南第6师第7团已从我军侧翼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是日凌晨，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40军第118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向北镇前进的南第6师后续部队；进至云山以北地区之第120师亦奉命以一个团（第360团）占领云山东北之间洞、朝阳洞、玉女峰一线阵

地，准备阻击由云山北进的南第1师。7时许，南第1师先头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遭我第360团迎头痛击。10时许，南第6师第2团之先头第3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118师第354团在第353团配合下先敌开火，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敌全部歼灭。当夜，第118师、第120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并于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以后，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便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25日21时，彭德怀司令员鉴于敌以坦克、汽车组成支队到处乱窜，我一仗聚歼敌两三个师甚是困难的情况，为了适时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冒进之敌，决定从当日晚开始，“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或两个团……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26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彭德怀司令员，赞同分途歼敌的方针，指出：“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并指出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南第1、第6、第8三个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

26日，西线敌继续分兵冒进。南第6师第7团先头营乘车进占鸭绿江边之楚山，并炮击我国边境。该师第2团主力及第19团主力位于熙川地区。南第8师主力由德川经球场进至熙川。南第1师主力进至云山地区。美第24师、英第27旅分别进至龙山洞、博川地区。东线美第10军之陆战第1师开始在元山登陆。

为分途歼击冒进之敌，志愿军首长决定，集中第38军及第40军两个师、第42军第125师首先攻歼熙川之敌（南第6师一部及第8师两个团），而以第39军置于云山西北地区，钳制南第1师及美英军，使其不得东向熙川增援，并相机围歼云山之南第1师；以第40军第118师沿北镇向古场前进，第50军第148师由辑安渡江向楚山前进，两师协力会歼突进至楚山、古场洞地区之敌。同时，令第66军进至车辇馆、朴岘地区，准备阻击向新义州进犯之美英军；令第50军主力进至安东、新义州地区，保障我军后方安全。我准备在歼灭南第1、第6、第8师

得手后，视情况再集中兵力围歼向新义州前进之美英军。另外，为防元山登陆之敌向惠山镇、江界前进，威胁我军侧后，还建议中央军委以一两个军置于临江、长白地区，准备随时参战。

26日晚，我军按照计划分向预定作战地区前进。至27日，第39军两个师进至云山以西及西北地区，一个师进至龟城地区；第40军两个师进至云山以北及温井以东地区，另一个师进至北镇以北；第38军主力距熙川尚有60余公里，还不能执行歼灭熙川之敌的计划。是日，熙川、云山之敌为救援孤军深入古场、楚山地区之南第6师第7团，开始向温井进犯；南第6师第19团两个营与我第40军之第120师对峙于温井以东龟头洞地区；南第1师一部与我第40军、第39军各一部对峙在温井以南富兴洞、马场洞、马盛洞地区。进至熙川的南第8师主力则折返球场，并以四个营在球场以北集结。依此，我判断敌有自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合击温井我军之企图。于是，我改变了原定首歼熙川之敌的计划，决定以第40军主力于白龙洞、龙头洞、凤至洞一线坚决阻击进犯温井之敌，而诱熙川、球场、云山之敌六至七个团增援，尔后集中第38、第39、第40军将敌聚歼于云山东北、温井以东之龟头洞、立石洞、天水洞、龙浦洞地域，以打开战局，造成尔后继续歼敌的有利形势。

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志愿军在两水洞、温井地区初战的胜利。并指示志愿军首长，目前全战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的南第7团，不使它逃脱，则南军第1、6、8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①同时还指示对古场、楚山的南军第7团，在两三天内围而不歼，让其大喊大叫，以吸引敌人北援。

但是，当我第120师在龟头洞地区与敌对峙一日后，28日仅有南第8师第10团两个营由熙川来援，而其主力仍位于球场地区，南第1师亦停于云山以北；窜至楚山之南第6师第7团先头部队和随后跟进的该团主力，感到孤军深入，有被歼之危险，已回窜至古场洞、柳良洞、龙谷洞地域；向西冒进之美第24师、英第27旅，已分别进至泰

① 毛泽东1950年10月28日给彭德怀、邓华的指示。

川东南、定州以西地区。为抓住当面之南军，予以各个歼灭，志愿军首长遂令第40军主力迅速歼灭龟头洞地区之南第6师和南第8师部队（各两个营），尔后经天水洞、石仓洞向麻田洞挺进，截断云山敌退路，防止敌由博川方向增援；令该军第118师协同第148师迅速歼灭古场洞地域之南第7团；令第39军于29日包围云山之南第1师，尔后待机歼灭；令第38军迅速攻占熙川，尔后向新兴洞、球场、军隅里方向突击，向敌侧后实施迂回；令第39军第115师让开泰川通龟城的公路，诱美第24师北进，以分散敌之兵力，利我主力作战。同时令第66军主力急速向龟城前进，阻击美第24师，以一个师钳制宣川、定州方向之敌。

10月28日晚，我军按照上述作战部署开始行动。第40军主力开始向温井以东龟头洞地域之敌发起进攻，激战至29日晨，将南第6、第8师各两个营大部歼灭，缴获榴弹炮二十余门，汽车六十余辆，俘敌四百余人，随后，继续向南突击。该军第118师进至龙谷洞、柳良洞、古场地区后，不等第148师赶到，即乘敌动摇之机，于29日晚向南第7团发起进攻，经一夜战斗，将其大部歼灭。第40军连续作战的胜利，获得了志愿军首长的嘉奖。第38军由于把熙川之南军误认为美军，未及时展开攻击，以致迟至29日黄昏发起攻击时，敌已南逃，失去了歼敌良机。该军占领熙川后，当即以主力向球场攻击前进。第39军于29日从东北（马场洞地区）、西北（鹰峰洞地区）、西南（龙兴洞地区）对云山南第1师构成了三面包围，准备待机攻歼。第66军于是日进至龟城以西之塔洞、新市洞地区，一个团进至古军营洞，准备继续向龟城前进，阻击美第24师。

至此，西线我军主力已按照计划进至古军营洞、塔洞、泰川（北）、云山（北）、温井、熙川一线，完成了战役展开，并在展开中歼灭了南第6师大部和第8师两个营，包围了云山南第1师，占领了熙川，为尔后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在云山地区重创美骑兵第1师，迫使敌退到清川江以南

南第2军团遭我打击后，敌人虽已发现我军入朝参战，但对我兵

力估计不足，认为我是“象征性”出兵，只有四至六万人，出兵目的也只是为了保护向我国东北地区提供电力的鸭绿江水电站，因此，仍然按照其既定的迅速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一面调整部署，一面继续向朝中边境推进。

10月31日，美第24师进至泰川、龟城，并继续向朔州前进；英第27旅进至定州、宣川，并继续向新义州前进；美第1军预备队骑兵第1师从平壤调至云山、龙山洞地区，接替南第1师。另外，敌为保障其翼侧，阻止我军从其右翼向军隅里方向进攻，南第8师已退集球场地区，南第1师主力已撤至宁边及其东北地区（一个团仍位云山），南第7师则由龙山洞地区东调球场及德川地区。美第9军第2师也开始由平壤北调安州地区，作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

此时，西线敌军虽然调整了部署，但其兵力仍处于分散状态，且对我军情况尚不明了；我军则对敌军兵力和部署已基本掌握，而且我参战部队已经全部到齐展开，兵力居于优势。清川江以北敌有五万余人，我可集中十至十二个师十二万至十五万人作战。据此，志愿军首长决心采取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云山、泰川、球场地区之敌，首先求得消灭南第8师、南第7师、南第1师，然后看情况再歼美英军。毛泽东主席同意了这一决心，并指出：此战只要我第38军全部及第42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

志愿军首长为实现上述决心，于11月1日9时作出如下部署：第38军迅速歼灭球场之敌，尔后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突击，切断敌人退路。第125师向德川突击，并占领该地，坚决阻击由东、南两个方向来援之敌，保障我军翼侧安全。第40军以主力迅速突破当面之敌，于1日晚包围宁边南第1师主力并相机歼灭之，得手后向龙山洞以南灯山洞突击，切断龙山洞地区之敌退路，另留一部于上九洞地区防云山之敌逃窜。第39军于1日晚攻歼云山之敌，得手后准备协同第40军围歼龙山洞地区之美骑兵第1师。第66军以一部于龟城以西钳制美第24师，军主力视情况从敌侧后突击，歼灭该敌。第50军主力进至新义州东南地区，防敌西犯，保卫新义州。同时，令

第42军主力于原地积极抓住当面之敌，并相机歼其一部，以策应西线作战。是日，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还联合发出动员令，号召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抓住歼敌良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施大胆穿插分割，各个歼灭敌人，夺取初战胜利。

各军根据上述部署，于11月1日黄昏先后向敌发起进攻。

第39军原定于11月1日19时30分向云山之敌发起攻击，是日15时30分，发现云山敌有撤退迹象（实为美骑兵第1师第8团与南第1师第12团换防），遂乘机以八个步兵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提前于17时发起进攻，激战至2日凌晨，攻占云山，歼灭美军和南军各一部。缴获与击毁敌坦克、汽车七十余辆，并在云山以南堵住了由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1师第8团直属队及其第3营的退路，将其压缩包围于诸仁桥地区。2日至3日昼间，该敌在飞机、坦克支援下，拼命突围未得逞。3日夜，我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与此同时，我担任阻援任务的第115师第343团，在云山以南龙成洞、龙头洞地区，击溃了由博川方向北援云山之美骑兵第1师第5团，有力地保证了云山战斗的胜利。云山战斗，我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1师第8团之大部及南第1师第12团一部，共计毙伤俘敌二千余名（其中歼灭美军一千八百余名），缴获飞机四架，击落飞机三架，击毁与击毁坦克二十八辆、汽车一百七十余辆、各种炮一百一十九门，打击了号称“王牌军”的美骑兵第1师的嚣张气焰。

第40军主力于10月31日前出至云山以东龙住洞、沙川洞及球场西北贵祥洞、曲波院地区后，11月1日晚开始向宁边方向突击。2日在七九洞、古城洞、墨时洞一线被南第1师主力所阻，未能达成包围宁边之敌的任务。

第38军主力于10月31日攻占新兴洞、苏民洞地区后，11月1日向球场攻击前进，18时占球场，守敌南第8师两个团渡江西逃。该军随即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攻击前进，至2日18时占领院里地区，威胁了敌人翼侧。

第66军主力于11月1日进至龟城以西大星洞、犁邱洞、白云洞、青龙洞地区，阻击与钳制美第24师。当晚，美第24师一个团孤军深入，窜至大安洞以南之八营岭，为我军所阻。

第 50 军第 150 师于 1 日夜由安东渡江进至白马、四下洞、仓浦洞一带，准备阻击窜至南市洞之英第 27 旅。

2日晚，毛泽东主席根据战役发展情况及时电示志愿军首长：注意以第38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并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第2师由平壤北援兵力及南第6、第7、第8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并指出“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此役的“全局关键，在于我38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割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

敌人在我军连续突击下，特别是在其侧后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深恐价川、新安州等交通枢纽被我控制，后路被我切断，对其不利，从11月3日开始，在大量飞机、火炮和坦克掩护下实施全线撤退，并以南第1师在宁边东北地区，美第2师、南第7师及南第6师残部在价川、军隅里地区掩护，迟滞我军进攻。志愿军首长有鉴于此，为发展战役胜利，遂于11月3日电令各军：立即采取一切办法，迅速抓住敌人，不让敌人逃脱。并着重指出：只要抓住与分割了敌人就能胜利。同时，电令第38军迅速向军隅里、安州、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由新安州通往肃川后方的联系。

11月3日，我西线各军遵照志愿军首长的电令，转入追歼逃敌的作战。第39军以一个师在云山地区打扫战场，两个师转入追击，4日前出至博川、大杨洞、上甘城、苧岘地区，并在上杨五里歼灭英第27旅一个榴炮营。第40军经连续突击，3日将南第1师主力压缩至宁边地区，并迫使该敌于是日黄昏向博川、安州方向撤退。该军随即转入追击，4日前出至宁边西南花田里、修隅洞一线，并在追击中于龙渊洞歼灭美军一个加强连。第38军主力于3日向军隅里攻击前进，4日15时攻占军隅里东北龙登里、飞虎山等地后被南第7师、南第6师残部以及当日由顺川地区北援之美军第2师所阻；配属该军的第125师于4日占领德川，与隔在敌后的朝鲜人民军第4、第7师会合。第66军由于在敌人动摇退缩时没有迅速向敌侧后突击，以致未能抓住美第24师。窜至宣川、南市洞之英第27旅，3日亦向博川方向撤退，我第50

军奉命前出至铁山、古军营洞地区。至此，西线敌军除以一部兵力扼守清川江北岸滩头阵地阻我进攻外，其主力已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价川一线占领了沿江有利阵地。志愿军首长鉴于我军歼敌机会已失，且粮弹供应已发生困难，同时，考虑到此役歼敌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全部暴露，敌人很可能在稍事喘息、调整之后再次发动进攻，因此，为保持主动，乃令各军于11月5日停止进攻，结束战役。

五、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击东线之敌，保证西线主力反击作战

在西线敌军向朝中边境猛进的同时，东线敌军也分路向江界和图们江边推进。10月25日，南第1军团所属首都师主力进至咸兴以北上通里、下通里、赴战岭以南地区，其一个团沿海岸铁路线窜至端川。26日，美第10军所属陆战第1师自元山登陆，企图经咸兴、长津迂回江界；南第3师主力由元山地区开向咸兴，其第26团进抵上、下通里接替南首都师防务，准备向我黄草岭阵地进犯；南首都师则东移，向赴战岭、丰山、城津推进。此时，朝鲜人民军一部正在黄草岭、赴战岭以南及城津以西地区节节阻击敌人。

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利于防守。我第42军为阻击东线之敌，保证西线主力作战，和掩护军主力开进，先后于24、25日以汽车输送了两个营，抢占了该两要点，加强了朝鲜人民军的防御，并于25日与北犯的南首都师接触。27日，军主力到达防御地区。第124师附炮兵第8师第45团，部署于黄草岭以南之1115高地、草芳岭、796.5高地一线（朝鲜人民军炮兵、坦克兵各一部配合第124师作战。第126师第376团配属炮兵第8师第44团一个营，部署于赴战岭、高大山以北地区。同时，以第124师一个加强营控制小白山要点。

10月27日，我第42军主力（两个师）分别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同进攻之敌——南第3师、首都师进入交战。黄草岭地区为敌进攻的重点。经过激烈战斗，是日敌占领了黄草岭以南烟台峰、龙水洞、松茸洞等我之前沿阵地。28日至29日，南第3师之第26团，每天以一

个连至两个营的兵力，在二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向我796.5及665高地实施连续猛攻，均被我击退。为改善防御态势，29日晚，我第124师在山、野、榴炮五十余门掩护下，向占领我烟台峰、松茸洞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翌日凌晨，将南第26团击溃，夺回了我已失阵地，并且还向前扩展控制了上通里以北阵地。10月30日至11月1日，南第3师以其全部兵力向我烟台峰、松茸洞阵地再次发动猛烈进攻。我防守部队在粮弹不足、饮水极缺的情况下，凭险据守，英勇奋战，同敌进行了反复争夺。我重点防守的烟台峰、松茸洞阵地曾两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最后，我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第124师在黄草岭地区防御作战的胜利，获得了志愿军首长的嘉奖。

南第3师的进攻被我击退后，进占元丰里、三水岭、赴战岭地区之南首都师一个团亦相继南撤，我第126师之第376团随即进占赴战岭。

11月1日，敌人为加强其攻击力量，急调位于咸兴的美陆战第1师参战。2日，美陆战第1师及南第3师在飞机五十余架、坦克四十余辆的配合下，又开始向我烟台峰、松茸洞、531.9高地进行连续而猛烈的攻击。我第124师防守部队依托野战工事，在给敌以大量杀伤消耗后，于是日黄昏撤出了烟台峰、龙水洞、松茸洞阵地。4日昼间，敌乘我正在烟台峰西北草芳岭东西一线调整部署之际，以坦克四十余辆、汽车和装甲车二百余辆组成快速突击部队，在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草芳岭进攻，黄昏前突至草芳岭以北真兴里、三巨里地区。当晚，我组织反击，将突入之敌击退至馆坪以南地区。5、6两日，敌继续向我三巨里东西一线阵地攻击，在我军坚决阻击下，未能得逞。

此时，从利原登陆后向惠山镇进犯的美第7师^①，已被朝鲜人民军阻止于丰山地区。南首都师则已窜至城津、吉州地区。

11月6日，志愿军首长鉴于我军西线反击作战已告结束，第42军主力已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乃令该军主力于11月7日凌晨主动撤出

^① 美第7师于10月29日在利原登陆。

黄草岭以南阵地，转移至柳潭里一带组织防御，准备再战。

在阻击作战中，我第42军部队在朝鲜人民军一部协同下，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敌人连续激战十三昼夜，先后抗击了美军和南军三个师的猛烈进攻，歼灭敌人二千七百余名，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作战。

整个战役期间，位于朝鲜南部敌后的朝鲜人民军及游击队，在北起元山、南迄木浦的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和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供应基地和军事据点，并收复了阳德、谷山、伊川、平康、华川等地，积极地配合了正面作战。

(本节参见附图2、3)

六、小结

(一) 这次战役，我军是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仓促入朝投入交战的。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等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经过十三个昼夜的艰苦作战，以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赢得了初战的胜利：歼灭敌人一万五千余人，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朝鲜人民军赢得了整顿时间，使我军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同美军和南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胜利信心，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我军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伤亡一万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1：0.62。

(二) 这次战役，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经验是，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地修正作战计划，提出新的作战方针，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捕捉战机，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我军入朝以前，根据初次出国作战，情况不明，人地两生，装备落后等情况，以及对敌人占领平壤、元山一线后向北推进还需一定时间的判断，曾决定入朝以后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以制止敌人进攻，稳定战局，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我军入朝以后，发现敌人前进甚速，我先敌到达预定地区组织防御已不可能；但敌人尚未发觉我军入朝，继续分兵冒进，极利于我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从运动中各个歼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改变

了原定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阻击东线之敌，而集中主力于西线，诱敌深入，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并决定先打南军后打美英军。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军在开进中，又依据敌人前进情况的变化，多次变更部署以捕捉战机。同时，还迅速增调第 66 军、第 50 军入朝参战，适时地增加了战役后续力量。在进入交战之后，针对敌军以师、团为单位分散冒进的特点，灵活地采取了分途歼敌、逐步扩大战果的战法，从而使我军在交战开始便取得了先机之利，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为各个歼敌造成了有利条件。当敌军主力已撤守清川江南岸阻我进攻时，志愿军首长鉴于歼敌机会已失，且部队所携粮弹消耗将尽，如再渡江继续实施进攻，势必陷入不利地位；同时考虑到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敌军主力未受到严重打击，很可能重新发动进攻，而为保持主动，以利再战，果断地决定停止进攻，结束战役。实践证明，以上这一系列的战略战役指导，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而且为下一战役取得更大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它也为如何捕捉战机和“慎重初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 这次战役证明，夜战、近战和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后路，是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战胜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的有效战法。美军的长处是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火力强，机动快，又有制空权，而其短处，一是攻击精神差，对空军、炮兵和坦克的依赖性大，既怕夜战、近战，又怕被分割包围；二是由于其机械化程度高、装备重、消耗大所带来的对道路和后方补给的依赖性极大，因而对其侧后十分敏感，最怕后路被我切断。此次战役，我军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广泛实施夜战、近战，不仅减少了敌人空军和炮兵对我军的威胁和杀伤，而且增大了我军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同时，我针对敌人的弱点，正确地采取了穿插分割、迂回包围战术，并取得成功。当我第 38 军迂回至院里地区时，敌军即全线动摇，迅速撤向清川江以南。事实表明，我军只要大胆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就易打乱敌人的战役布势，造成歼敌的有利条件。

(四) 这次战役虽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没有能够歼灭更多的敌人。其原因，除了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给我军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限制了我军不能随时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迅速地实施机动，保

持和发展已有的有利态势外，从客观上讲，还有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第66军由分散进行生产，立即转入作战，特别显得仓促），地形道路不熟，语言不通，战场山大林密，敌被击溃后散逃山林不能尽歼等原因。从主观上讲，主要是初次与美军作战，有的指挥员对美军估计过高，在战术上不敢大胆地以主力插到敌人侧后，断敌退路；有的则对分散冒进、立足未稳之敌采取了对固守阵地之敌的攻击部署，以致错失了战机。同时，在战役动作上，如果我实施战役迂回的部队能够适时地进抵军隅里、新安州，从战役上切断敌人退路，在战役部署上，如果不把第66军放在龟城西北而放在大馆洞，让美第24师更放胆深入，该敌退缩时也将会慢些；或者将第66军主力放在龟城东北，摆在内线，当敌人逃跑时也便于截击。如此，我军所获得的胜利将会更大一些。

第二节 粉碎敌人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收复平壤，迫使退守“三八线”（第二次战役）

一、敌人坚持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出敌意料地出现在朝鲜战场，并取得初战胜利，这不仅打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步骤，而且也引起了敌人营垒内部惴惴不安。他们惊呼局势严重，充满着“爆炸的可能性”。

这时，美国统治集团估计我志愿军参战的意图有三种可能：一为保护边防安全和鸭绿江电力设施；二为从战略上钳制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消耗战；三为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但是，美国为其恃强称霸的野心和轻视中国人民力量的心理状态所促使，认为在这三种可能中，以第一种可能性为最大。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民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不敢和美国进行较量；而且认为在美军退守釜山滩头阵地的有利时机和从仁川登陆

的关键时刻，中国均未出兵参战，而迟至美军迫近中朝边境才出兵，也表明中国无意同它进行较量。加之，我军第一次战役未进行大规模追击，更增强了对其判断的信念。但是，他们也因估计我在我国东北地区可能集结有庞大军队而感到不安。英法等国则认为我志愿军参战“是中国人迫使美国停止对重建欧洲的援助的诡计”^①，他们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十分害怕战争扩大。在采取何种对策问题上，敌人阵营内部也有各种不同主张。以侵朝敌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如中国的大队人马和物资“自满洲涌过鸭绿江”，将有使“联合国军”“全部被歼的危险”^②，因而主张“轰炸满洲”我军基地和鸭绿江上的一切桥梁，阻止我军继续投入到朝鲜战场。英法等国则强烈反对，认为“轰炸满洲”有挑起世界大战的危险，而主张在鸭绿江两岸设置“缓冲地带”，尔后再通过政治方式解决。11月9日，美国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从维护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最后确定在未判明我国出兵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的原定计划，不改变“委托给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任务”。同时，还批准麦克阿瑟“在军事方面他可以相机行事”，并批准了他关于轰炸鸭绿江上所有桥梁的计划。

美国政府为了实现它的既定方针，这时，一面在外交上进行活动，向其盟国重申“无意于扩大冲突”，不放弃其“在欧洲所承担的义务”来予以安抚。同时，还通过瑞典、英国向我国进行试探，图谋以所谓“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换取我坐视其侵占整个朝鲜。另一面，则在其国内积极进行扩大战争的准备，在朝鲜积极进行“最后的攻势”准备。

麦克阿瑟的攻势计划是：首先以其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查明我军实力和行动企图，与此同时，以其航空兵摧毁与封锁我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以阻止我军继续向朝鲜战场上增加兵力。随后，即发起攻势，先以美第10军经长津湖西进，以美第8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两军在江界以南之武坪里衔接后，围歼在朝鲜北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尔后再向中朝边境推进，并赶在鸭绿江冰封前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4章。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4章。

抢占全朝鲜。

为实现这一计划，敌人先后将担任警卫汉城、“清剿”其后方人民军任务的美第25师、新到朝鲜的土耳其旅、英第29旅北调西部前线；将从美国本土调来的美第3师调到东部前线。这样，敌在前线的地面作战部队，已有五个军十三个师三个旅和一个空降团，计二十二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八万余人，且主要是美英军。敌空军也增加了两个新式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共拥有飞机一千二百余架。

二、我军决心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战役反击粉碎敌人进攻，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

我军入朝首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中朝人民及世界人民。中国各民主党派、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各政党与社会团体，以及许多国家的人民团体，都先后发表宣言、声明，对我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表示热情的拥护和支持。我军斗志更加高昂。

但是，战争形势尚未得到根本好转。敌军气焰仍很嚣张。不仅东线敌人一直在继续并逐步加强其进攻，而且西线敌人退到清川江以南之后，稍作整顿，便以试探为目的恢复了进攻行动。我军则刚刚站稳脚跟，朝鲜人民军还处在整顿之中（其主力第1、第3、第2、第5军团分别位于龟城、江界及宁远、孟山以北地区）。在此种情况下，我如稍有不慎，将会陷于被动。

在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彭德怀司令员即于11月4日，根据敌人可能重新组织进攻和我军疲劳、粮弹供应困难等情况，提出了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如敌再进，则让其深入后歼击之。并依此于5日作了迎敌再犯的部署：令西线各军分别以主力置于新义州、龟城、泰川、云山及熙川以南新兴洞、苏民洞、妙香山地区；而各以一个师分别位于宣川、南市、博川、宁边、院里、球场地区，“采取宽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结合的方针”，“如小敌则歼灭之，如大敌则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向敌侧后转移，以便配合主力消灭之”。令东线第42军主力仍置于古土里、旧津里、赴战岭地区，以一个师位于宁远，并以该师一部位于德川向阳德方向游击活动。同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彭德怀司令员提出的上述方针、部署，并指出：“德

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同时还确定第9兵团立即入朝，担任江界、长津方面的作战，转变该线战局。

11月8日，东线敌人猛犯古土里、丰山、吉州，并有迂回江界断我后路企图；西线敌人则集中兵力沿清川江北进，估计将先取德川，尔后进击熙川，待其翼侧得到保障以后，再以其八个师集中靠拢逐步压缩向西北方向推进。志愿军首长根据这一情况和毛泽东主席关于下一步任务的指示，为粉碎敌人再犯企图，提出了“决于东西两线均采诱敌深入，先歼其侧翼一路，尔后猛烈扩张战果之方针”^①。令东线第9兵团（欠第26军）以一部进至旧津里以南布置阻击阵地，主力集结于旧津里西南及东南地域，求得先歼灭向长津进犯之美陆战第1师两个团，尔后再扩张战果；令西线第38军以一个师位于球场至熙川公路上，第42军之第125师一个团位于德川西北通往球场的公路上，组织运动防御；第38军主力及第42军第125师主力位于德川以北苏民洞至内仓、德岘一线，第42军主力在第9兵团到达后移至社仓里、新邑一带，待敌深入后，该两军准备从东面猛击敌之侧背；第40军位于宁边地区，准备由西向球场方向配合第38军夹击敌人；第39军除一部于泰川地区阻击牵制敌人外，主力亦准备歼灭进犯之敌一部；第66军则集结于龟城、定州地区待机；第50军对海防严密警戒。西线，如敌人不进，则待东线第9兵团打响后调动敌人时，集中三个军出德川及其以南寻机歼敌，把战场推前，以利持久作战。9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一部署，并要求志愿军争取在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两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同时指出，如能达成这一目的，“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志愿军于11月13日召开党委会，对下一步的作战方针、任务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部署。会议决定“在我空军、炮兵、坦克尚未得到适当组成前，我军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

^① 志愿军首长1950年11月8日的电报。

线相结合的方针”，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并决定，下一次战役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敌人的部署，准备将西线之敌诱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平南镇一线歼灭之，将东线之敌诱至旧津里、长津线歼灭之。如敌不进，我即打出去。打法有二：一是围点（向东包围永兴之敌）打援，二是以两至三个军出德川直插顺川、肃川。总之“在今年还必须要打一仗，将战场推到平壤、元山地区，再消灭敌人至少六七个团，使敌人进攻转入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

会后，志愿军各部积极地进行了各项战役准备。

11月7日、12日、19日，第9兵团三个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先后由辑安、临江入朝^①，担任东线作战任务。我前线作战兵力得到加强，已达九个军三十个师三十八万余人，为敌前线地面作战部队的1.72倍。其中东线敌九万余人，我十五万余人，为敌之1.66倍；西线敌十三万余人，我二十三万余人，为敌之1.76倍。东西两线我军兵力均占优势。

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和直接配合我军战役行动，经中朝双方商定，由志愿军第42军两个营和朝鲜人民军一个联队组成游击队，于11月中旬渗透到敌后孟山、阳德、成川之间地区，积极破坏敌之交通运输线，袭扰敌人。

为了加强后勤运输，改善我军供应，保障战役的胜利，我军加强了后勤机构和运输力量：增加了一个后勤分部并对原有的三个后勤分部进行了加强，另调铁道兵第1师入朝，加强铁路线的抢修力量，同时还以各军工兵营抢修了熙川、杏川洞至宁远、德川的公路，加紧了粮弹等物资的前运。

在我军部署新的战役的同时，国内军民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防备敌人乘机侵扰中国大陆，广泛地开展了“仇视、鄙视与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和各种支前活动；加强了海防边防和剿匪肃特工作。在

^① 第9兵团第27军曾先于1950年11月4日由安东入朝，准备迎击英第27旅，至车辇馆后又奉命于7日折返安东，转向东线。11月12日该军由临江入朝。

外交战线上，我国政府有力地回击了美国对我所施加的压力和诬蔑，重申我国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一贯主张，并以伍修权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从而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进一步争取了世界舆论的支持。

三、我诱敌深入，积极进行反击准备

敌人为查清我参战兵力和意图，给它发动新的进攻创造条件，从11月6日开始，以部分兵力对我实施试探性进攻。西线敌人，首先以南第7师向飞虎山进攻，以南第8师向德川进攻。稍后，英第27旅、美第24师和美骑兵第1师也北渡清川江，分别以部分兵力向博川、宁边一线进攻。企图占领西起清川江口，向北经嘉山，向东经长新洞、龙山洞、寺洞至宁远一线，作为其发动总攻势的“攻击开始线”。东线敌人，美陆战第1师继续向黄草岭进攻，美第7师一部由丰山北犯，南首都师一部窜占明川。与此同时，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继续增兵朝鲜，还发动了以轰炸鸭绿江上所有桥梁为主要目标的、为时两星期的所谓空中战役。为了进行空中战役，麦克阿瑟命令其侵朝空军“全部出动”、“多次出动”、“以最大的力量”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和由边界往南直至战线这一区域的“所有的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①。敌人每日出动飞机达一千余架次，执行这一空中战役。

敌地面部队开始试探性进攻以后，我军当即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实施节节阻击，诱敌深入；主力亦随之向后转移。西线我军第一梯队各师（第115、第119、第112、第125师）于博川、宁边、飞虎山、德川一线节节抗击敌人进攻，并适时地举行小的反击，在给敌以杀伤后，于11月9日主动放弃飞虎山一线阵地，10日又放弃博川。东线我军于7日放弃黄草岭。

10日，西线敌人全线推进，东线敌人也自黄草岭、丰山、明川分三路继续向北进犯。这时，敌人由于有了上次分兵冒进的教训，行动

^① 美国空军大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第1册。

比较谨慎，前进缓慢。至 15 日，西线之敌仅进至博川、龙山洞、宁边、德川一线，东线之敌仅进至下碣隅里及丰山、明川以北一线，分别前进九至十六公里，距我预定歼敌地区较远。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诱敌放胆向我预定战场前进，志愿军首长于 16 日电令各军继续北撤，并停止向进攻之敌进行反击。17 日，西线我军继续后撤，主力转至云山、球场线以北和宁远东北地区；东线我第 20 军也在柳潭里以西及西北地区完成集结，并以一部接替了第 42 军主力在黄草岭以北富盛里、下碣隅里一线的阻击任务。第 42 军主力则开始向宁远东北地区转移。

这时，敌人果为我继续后退的行动所迷惑，错误地判断我军是“怯战退走”，并断定我之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断定其所实施的空中战役，已迫使我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于是，加快了它的进攻速度。11 月 21 日，西线敌军已进至其预定的发起总攻势的“攻击开始线”，完成了战役展开。美第 24 师进至博川西之嘉山，南第 1 师进至博川北之长新洞，英第 27 旅进至龙山洞，美骑兵第 1 师进至宁边北之立石，美第 2 师进至球场南之江亭，南第 7 师由军隅里地区东移德川、龙门山，南第 8 师进至宁远及其以北，美第 25 师、英第 29 旅、土耳其旅也相继由二线前调。东线敌军美陆战第 1 师进至下碣隅里以北，美第 7 师主力进至丰山，其先头团进至鸭绿江边之惠山镇，南首都师进至清津以南之永院洞，南第 3 师正进犯合水，美第 3 师进至咸兴、永兴。此时，我军主力已全部转至预定的集结地域。西线第 50、第 66、第 39、第 40、第 38、第 42 军主力已分别转移至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及宁远东北地区。东线第 9 兵团第 27 军已到达旧津里地区，第 26 军进至厚昌江口地区，至此，第 9 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已全部秘密地完成了战役集结（该兵团开进和集结的行动，不仅未被敌发动的空中战役所阻止，而且也未被敌察觉。因此，美舆论界人士惊叹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在我军主力完成集结之后，各部均抓紧时间进行了战役准备：总结初战经验，进行战役动员，组织各军侦察部队深入敌后破坏交通、侦察敌情地形，以及组织后勤保障（准备了五至七天的生、熟给养，一个到一个半基数的弹药）等。同时我军还释放了一百名战俘，以瓦解敌军。

扩大我军政治影响。

西线敌人进抵其“攻击开始线”后，我判断英第27旅可能向新义州、美第24师可能向朔州、美骑兵第1师可能向碧潼或昌城、美第2师可能向楚山、南第2军团所属三个师（第6、第7、第8师）可能经熙川向满浦等地进攻。为歼灭进犯之敌，志愿军首长于21日下达命令，准备在西线南第6、第7、第8师进到熙川以南妙香山、下杏洞之线后，首先以第38、第42军和第40军一部，分从该敌之东西两翼实施侧后攻击，歼灭该敌，并在占领德川、宁远后，分向军隅里、三所里方向进攻，断敌退路，以打开战役缺口，造成整个战役扩张战果之战机；得手后，即集中主力攻歼清川江西岸之敌，视情况或先歼灭美第24师于龟城、泰川地区，或先歼灭美骑兵第1师、美第2师于温井以南利洞、龙浦洞之线。在东线，我第9兵团准备以第20军、第27军歼灭美陆战第1师第5、第7两团于长津湖地区，得手后再歼灭美第7师一部；第26军暂留厚昌江口地区（因前方粮食困难），准备阻击可能沿鸭绿江西进的美第7师和随时投入第一线作战。

23日，西线，南第7、第8两师进抵德川、宁远线，并继续向北推进；南第6师由价川地区东移北仓里、假仓里；美第2师已接替南第6师价川地区防务（球场至德川以西西仓线）；美骑兵第1师、第24师、英第27旅及南第1师均已进至球场、龙山洞、博川线。东线，美陆战第1师主力和美第7师一部已分别进至柳潭里、下碣隅里和新兴里地区；美第3师第65团及南第3师第26团已东移宁远东北横川里、社仓里。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情况（特别是西线情况），于是日21时电示志愿军，指出：我在清川江东岸发起进攻后，美第2师、骑兵第1师有向东增援的可能。如该两敌东援，我位于清川江西岸之第39、第40军均难达到配合第42军、第38军歼灭南第7、第8两师之目的，因而可能影响到下步的作战。同时，也将因第42军、第38军所形成的迂回突击力量不够，使战局难以发展。因此建议：以第40军东进与第38军靠拢，增强我军左翼的突击力量。而以第42军三个师全部首先歼灭宁远地区之南第8师，然后向孟山、北仓里进击南第6师，以第38军全力首先歼灭德川地区之南第7师，以第40军对付球场、院里方面可能向东增援之美2师和骑1师，以保证我第38、第42军首先歼灭南第

7、第8两师，并对下一步对美敌作战造成战役迂回的有利条件。同时指出：如果第40军东移，则同时应令第39、第66、第50军向前推进至适当地区牵制美2师、美24师等东援。在东线歼击美陆战第1师第5、第7两团的部署中亦应加强向敌后迂回的力量。

志愿军首长根据军委上述指示和当时敌情的变化，决定将歼敌部署作如下调整：第38、第42军由韩先楚副司令员直接指挥，首先分别歼灭德川、宁远、孟山之南第6、第7、第8三个师；第40军东移新兴洞、苏民洞以北地区，以一个师接替第38军第112师防务阻击敌人，主力向杜日岭、西仓（德川西）插进，阻止美军东援；第40军东移后，第39、第66、第50军亦逐次东移，逐次接防，保持战线的完整，当我发起进攻后，积极钳制和抓住各自当面之敌，并求得歼敌一部。同时，令东线第9兵团以一个师围歼社仓里、黑水里之南第26团，得手后向黄草岭以南之上、下通里攻击，并阻敌北援；另以一个师向黄草岭、堡后庄（美陆战第1师指）攻击，得手后协同主力围歼古土里、柳潭里地区之美陆战第1师第5、第7两团；第26军亦前出至长津地区集结，准备围歼可能西援的美第7师，并准备向丰山一带美军进攻。我军进攻时间，西线为25日黄昏，东线为26日黄昏。

遵照以上部署，我军一面抗击敌人进攻，一面积极地进行临战准备。

四、西线我军举行反击，歼灭南军第7、第8两师大部，并给美第2师歼灭性打击

当西线敌军推进至其“攻击开始线”时，特别是当东线敌军推进至柳潭里、新兴里等地时，麦克阿瑟便得意地认为其实施钳形突击的东路部队已抵达对我军进行包围的重要位置上，战争正接近决定性的阶段，并于24日10时发表《公报》，向全世界宣布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与此同时，于东西两线对我展开了全面进攻。

敌人这次进攻，集中了在朝的全部美、英军和土耳其军（三个军七个师三个旅）和大部南军（二个军团六个师）；以美军作为主要突击力量。麦克阿瑟还乘飞机临空指挥。敌人甚至扬言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妄图进一步扩大侵略。

敌之进攻布势为：西线，美第8集团军以左翼美第1军指挥美第24师、南第1师、英第27旅，由嘉山、吉城洞地区分向新义州、朔州方向进攻；以正面美第9军指挥美第25师、美第2师，由立石、球场地区分向朔州、碧潼、楚山方向进攻，其二梯队土耳其旅调军隅里地区、美骑兵第1师调顺川地区机动；以右翼南第2军团指挥南第7和第8师，分由德川以北寺洞和宁远地区向熙川、江界方向进攻，二梯队南第6师位于北仓里、假仓里地区机动。英第29旅位于平壤、空降第187团位于沙里院为集团军预备队。东线，美第10军指挥美陆战第1师、美第7师、第3师，主要沿长津湖向武坪里、江界方向进攻；南第1军团指挥南首都师、南第3师沿东海岸向图们江边推进。

敌发起全面进攻以后，我军为进一步造成敌人错觉，继续以运动防御诱敌深入。至11月25日，西线各路敌军已被诱至我预定战场，分别进至定州及其东北安心洞、泰川以东延兴洞和泰川东北祈雨山、云山东南上九洞、球场以北新兴洞、德川以北牛岘洞、宁远以北丰田里、凤德山一线，呈兵力分散、侧翼暴露、后方空虚态势。此刻，我西线各军已按照预定部署进入进攻出发地位。

11月25日黄昏，西线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在正面各军积极配合下，乘敌立足未稳，出敌不意地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第7、第8两师发起反击。

第38军以三个师分三路攻击德川南第7师。该军从敌右翼向德川以南迂回的第113师，穿过南第7、第8两师接合部，由新坪里涉过大同江，击破了南第6师一个团的阻击，于26日8时到达德川以南遮日峰，切断了敌南逃退路；从敌左翼进攻的第112师，于26日5时插到德川西钱三里、云松里、安下里，切断了德川与军隅里之敌的联系；从正面进攻的第114师，于26日11时占领德川以北葛洞、斗明洞、马上里一线，并于沙坪站歼灭南第7师榴炮营，从而完成了对德川之敌的包围。该军原准备于当晚发起总攻，后发现敌企图突围，乃提前于14时发起攻击。15时，敌在大量飞机掩护下向西南突围，为我所阻。战至是日19时，我第38军将南第7师五千余人大部歼灭于南坪站附近，美军顾问七人全部被我俘获。

第42军以第125师与第124师分由正面和侧后对宁远之南第8

师实施攻击；另以第 126 师向孟山以北龙德里插进，隔断宁远与孟山之敌的联系。第 124 师和第 126 师在向敌侧后插进中为敌发觉，被位于孟山东北地区的南第 8 师二梯队第 16 团所阻。位于宁远地区的南第 8 师主力见其侧后受到威胁即开始向南收缩。我由正面进攻的第 125 师乘机向敌发起猛攻，迅速攻入宁远城，打乱了敌人指挥系统。激战至 26 日拂晓，我占领宁远，将敌大部歼灭，残敌南逃。我第 124、第 126 师又将南逃之敌截歼一部。

第 40 军主力为配合第 38 军方向作战，于 25 日晚向球场以北新兴洞、苏民洞地区之美第 2 师（一个多团）发起进攻，歼灭新兴洞之敌三个连、苏民洞之敌二百余人，余敌撤逃。次日 10 时，敌重占苏民洞，以致第 40 军未能完成向西仓穿插分割的任务。

我军在清川江以东发起反击后，清川江以西之敌，除美第 24 师一部西犯郭山外，其余基本上均停止在原地同我对峙。26 日，我军在德川、宁远地区已经打开了战役缺口，志愿军首长鉴于战场情况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为了迅速发展胜利，乃分别电令位于清川江以西的各军立即包围歼灭敌人一部，积极抓住当面之敌，不使脱逃。同时，电令第 42 军立即西向孟山、北仓里、假仓里攻击前进，在歼灭各该地之敌后，继续向顺川、肃川攻击前进，截断南第 2 军团和美第 9、第 1 军退路，以利我主力追击和侧击；令第 38 军在德川战斗结束后，主力迅速向军隅里攻击前进，一部取捷径向三所里前进，阻敌撤退和增援，以配合第 40 军围歼院里、球场地区的美第 2 师。根据上述指示，26 日晚，除第 38 军在德川地区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外，第 42 军向孟山攻击前进（27 日晨占领）；第 40 军向苏民洞之敌攻击，守敌南逃；第 39 军向上九洞、上草洞、桂林洞之敌攻击，歼敌一部，并于柴山洞利用俘虏喊话，争取了美军一个连（一百一十五人）投降；第 66 军向进至泰川东北松川洞之敌攻击，第 50 军向进至定州之敌攻击，守敌均在我发起攻击前撤逃。

27 日，敌人为堵塞战役缺口，急调土耳其旅由价川向德川方向、美骑兵第 1 师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机动，阻止我军前进。是日晚，东线我第 9 兵团亦开始向敌举行反击。志愿军首长估计，在东线我反击开始后，西线敌人有极大可能退回清川江南岸，于安州、元山间狭小地

带筑成防线，阻我南进。我为巩固德川、宁远、孟山这一敌我必争之有利地区，发展战役的胜利，决心集中力量首先歼灭美第9军两个师，并以有力一部挺进至顺川，切断敌人退路。尔后，在敌撤退中实施全线猛追、侧击，歼灭部分敌人。为此，于27日午时电令第42军按照原定计划歼灭北仓里、假仓里之敌，尔后以主力向顺川、肃川方向进攻，断敌退路；另以一个师向成川进攻，得手后，或原地阻歼逃敌，或会合敌后人民军部队向平壤、汉城间猛进。令第38军以主力向院里、军隅里方向进攻，一部向军隅里南之三所里进攻，以迂回堵击军隅里、价川逃敌。令第40军以有力一部截断球场之敌退路，如敌南逃，军主力则勇猛追击，包围该敌。令第39军在歼灭当面之敌后向院里进攻，协同第38、第40军会歼球场地区之敌。令第66军逼近古城洞、龙山洞，抓住当面之敌，并力求歼敌一部，尔后向宁边、军隅里进攻。令第50军主力歼灭大宁江西岸残敌，尔后向博川以南进攻。

27日晚，西线我军按照上述部署开始行动，至28日晨，正面第40军逼近球场；第39军进至和平洞、石城洞、立石，逼近宁边；第66军进至泰川至宁边之间古城洞、龙山洞；第50军进至纳清亭以北五龙洞；担任侧翼迂回的第42军于28日3时攻占北仓里，歼南第6师一部并继续向假仓里方向前进；第38军主力在嘎日岭、于口站地区击破了土耳其旅部队的阻击后，于28日晨进至嘎日岭以西裴德站、瓦院地区，追敌西撤。该军第113师（欠第339团）沿安山洞至三所里的小路前进，途中不顾敌机威胁，坚持白天作战，十四小时前进一百四十华里，于28日8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切断了美第9军由军隅里经三所里向顺川逃跑的退路，震撼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整个布势。

28日，清川江以西之美英军开始收缩。是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志愿军首长，指出：此时是大举歼敌的极好时机，要集中我第42、第38、第40、第39军歼灭美骑兵第1师和美第2、第25师等三个师的主力。“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随即调整了部署，除令第42、第38军迅速完成战役迂回任务，切断肃川方向敌之退路外，令第40军立即尾追由球场南退之敌，并在到达价川、军隅里后转向安州以南进攻；令第39军协

同第 66 军围攻宁边之敌，得手后由军隅里方向渡过清川江，沿铁路线转向安州进攻；令第 50 军向博川以南进攻，截断博川、宁边间敌之退路，尔后协同第 66 军围歼清川江北岸退逃不及之敌。

28 日夜，西线我军按照部署继续发展进攻。至 29 日晨，第 42 军在月浦里歼敌一个营，进至新仓里后，被美骑兵第 1 师第 7 团所阻；第 38 军主力进至凤鸣里地区，该军第 113 师主力前出至三所里以后，又机动地抢占了三所里以西龙源里，切断了敌人由军隅里通往顺川的另一退路。与此同时，第 40 军尾球场撤退之敌进至院里地区；第 39 军尾宁边撤退之敌进至宁边东南之偃武洞地区；第 66 军进至宁边以南凤舞洞；第 50 军进至博川以西大成洞。至此，美第 9 军所属美第 2、第 25 师、土耳其旅和美骑兵第 1 师、南第 1 师各一部，已陷入我军三面包围之中，只有自安州向肃川南逃的退路尚未被我切断。

29 日，西线敌人开始实施全线退却。美第 1 军由清川江北岸撤至安州，准备经肃川向平壤方向撤退。美第 9 军撤至军隅里、价川地区后，则沿军隅里经龙源里、经三所里至顺川的两条公路向南突围，同时急调位于顺川的美骑兵第 1 师及位于平壤地区的英第 29 旅各一部向北增援接应，猛攻我第 113 师龙源里、三所里阵地，企图为逃敌打开通路。志愿军首长为集中主力迅速围歼敌人，急令第 38 军主力迅速发展突击，向第 113 师靠拢；令第 42 军迅速向顺川、肃川方向进攻，并指出：“能否乘敌撤退混乱中消灭敌人主力，关键在 42 军能否先机占领肃川，断绝敌退路。”同时，令其他各军亦乘机迅速发展进攻，歼灭当面之敌。于是，我西线各军在清川江畔西起新安州，东至军隅里、价川，南至龙源里、三所里地域展开了激烈的围歼敌人的战斗。

第 38 军主力于 29 日下午在凤鸣里地区将向军隅里方向撤退的美第 25 师约一个团大部歼灭，继之于 30 日晨占领龙源里西北龙兴里、双龙里地区，与南逃之敌展开激战。第 42 军先头团于 29 日夜进至新仓里为美骑兵第 1 师一个团所阻，迟误了向顺川、肃川迂回行动。第 40 军于 30 日 3 时攻占军隅里，歼灭美第 2 师一个营后，军主力继续向安州方向进攻，在军隅里西南三浦里、马场里、松鹤里地区与敌激战竟日，12 月 1 日晨进至军隅里以西都会里、合浦站一线；一部向军隅里

以南进攻，配合第38军围歼逃敌，于1日晨攻占古吉里。第39军于29日击溃假武洞地区之敌后，于30日晨由军隅里以西渡过清川江，同第40军一起在马场里地区同敌激战竟日，后向龙伏里方向进攻。第66军在击破风舞洞地区之敌抵抗后，于30日晚尾第39军渡江进至军隅里地区。第50军于30日推进至博川以西大化洞、天化洞地区，12月1日进至博川东南西松洞、都桃味里，逼近清川江。

此时，敌人每日均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向我第38军第113师三所里、龙源里一线阵地猛攻。30日，敌曾调用了百余架飞机和百余辆坦克支援，拼命地反复进行突圍。我担任堵击任务的第113师部队，顽强阻击，守住了阵地，使突圍和北援之敌相隔不到一公里，可望而不可及，粉碎了敌人从该地区突圍的企图。为此，第38军获得了志愿军首长的通令嘉奖。

12月1日，敌从三所里、龙源里地区突圍无望，且在我正面部队猛烈突击下，又处于被分割的混乱状态，为摆脱被歼命运，被迫遗弃大量辎重装备，于8时开始转向安州方向突圍。我军各部乘机各个歼击，至19时，战斗基本结束，残敌西逃安州。我第40军紧紧尾追逃敌，于当晚占领安州。第42军由于在清溪里、新仓里受阻，未能按时插到顺川、肃川切断敌之退路（仅进至顺川东南殷山和丫波里地区），敌乘隙经安州、肃川退向平壤。

此时，我得悉：敌似有以平壤为中心，以肃川、顺川、成川、三登为外围，布置新防线，阻我前进的企图。为此，中央军委于12月2日5时，电示志愿军首长，令西线各军主力在肃川、顺川之线以北地区休息4至5天，以“整顿队势，补充粮弹，准备继续作战，配合东线扩大战果。”志愿军首长遂命令西线各军于12月2日停止攻势，主力集结于安州、价川、凤鸣里、新仓里、北仓里地区休整补充，以一部尾敌追击，向南挺进。

西线我军经数日激战，歼灭了南第7、第8两师和土耳其旅大部，并给了美第2师歼灭性打击，重创了美骑兵第1师、第25师。共计歼敌二万三千余人，缴获与击毁各种炮五百余门，坦克一百余辆，汽车二千余辆，各种枪五千余支。

五、东线我军举行反击，给美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以歼灭性打击

当西线我军发起反击时，东线之敌仍在继续向我进攻，并将美第7师主力和美第3师一部向陆战第1师靠拢，增强了长津湖方向的进攻力量；而东线我军部分兵力尚未到达进攻出发地位，故决定推迟至27日晚发起反击。

27日敌我态势：美第3师第65团和南第3师第26团位于横川里、社仓里地区；美陆战第1师第7、第5两团位于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地区，师指和第1团分别位于下碣隅里以南的富盛里和古土里；美第7师第31团位于元丰里，第17团由惠山镇沿鸭绿江西进；南第3师主力位于端川以北白岩，南首都师位于清津。此时，我第9兵团第20军已荫蔽进入柳潭里以西以南地区，第27军主力已荫蔽进入柳潭里、新兴里以北地区，完成了进攻准备；第26军主力也于26日由厚昌地区向战场靠近，开往长津东南地区。

为了抓住敌人兵力分散、尚未发现我军集结的有利时机，第9兵团首长决心于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之敌发起反击，首先歼灭美陆战第1师两个团于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之间地区；得手后再歼美第7师第32团和美陆战第1师增援部队。

27日，东线战区普降大雪，气温降到摄氏零下30度左右，气候严寒，给作战和粮弹补给带来了很大困难。

当夜，我第9兵团按照预定部署发起反击，并迅速地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从西侧实施进攻的第20军之第60师占领了富盛里、小民泰里一线，切断了下碣隅里敌人的南逃退路，第58师进至上坪里地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下碣隅里之敌。该军第59师占领了下碣隅里西北死鹰岭、西兴里阵地，割断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敌人的联系。该军第89师亦迫近社仓里。从正面实施进攻的第27军，其第81师主力占领了位于赴战湖西侧的小汉岱、广大里地区，割裂了美第7师与美陆战第1师的联系；第79师向柳潭里之敌进攻，当夜歼敌一部，与敌形成对峙；第80师（附第81师一个团）包围了新兴里、内

洞峙之敌，并歼其一部。

28 日昼间，敌人为打破被分割包围状态，沟通其互相之间的联系，开始连续不断地向我进行猛攻。下碣隅里和柳潭里之敌从东西两面攻击我第 59 师死鹰岭、西兴里阵地；泗水里、后浦里之敌从南面攻击我第 80 师新岱里阵地；古土里之敌攻击我第 60 师小民泰里、富盛里一线阵地。我第 9 兵团一面组织抗击敌人的连续攻击，一面调整部署，准备继续歼击被围之敌。

28 日晚，我第 27 军之第 80 师继续进攻新兴里、内洞峙之敌。激战至 29 日拂晓，内洞峙之敌弃尸三百余具、榴弹炮四门，窜至新兴里。我一度突入新兴里，杀伤敌人一部，后因我兵力不足，冻伤较多，主动撤出战斗，待准备好后继续攻击。我第 20 军之第 58 师于 28 日夜继续攻击下碣隅里之敌，经过激烈战斗，共歼敌八百余人，下碣隅里以东之山地全部为我控制。第 89 师攻击社仓里受阻。

经过连续两天作战，我进一步查明：柳潭里之敌为美陆战第 1 师第 7 团、第 5 团（欠一个营）和炮兵第 11 团两个营；新兴里之敌为美第 7 师第 32 团和第 31 团第 3 营及师属炮兵营；下碣隅里之敌为美陆战第 1 师师部和该师第 1 团的两个营、第 5 团一个营，另一个坦克营；社仓里之敌为美第 3 师第 7 团。这样，在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地区被围之敌，共有四个团、一个坦克营、三个炮兵营一万余人，比我原估计的敌军数量多出一倍。为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我第 9 兵团首长决心首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新兴里之敌，尔后，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为此，调整了部署：以第 27 军位于赴战湖西侧的第 81 师主力会同第 80 师围歼新兴里地区之敌。第 27 军预备队第 94 师亦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为了配合歼灭新兴里之敌，防止敌人增援，第 20 军之第 58 师、第 27 军之第 79 师也分别对下碣隅里及柳潭里之敌进行钳制性的攻击。对社仓里之敌则暂取守势。为准备下一步歼灭柳潭里之敌，将第 20 军第 59 师暂归第 27 军指挥。

在我准备集中兵力进攻新兴里之前，下碣隅里、古土里地区之敌为打开通路，于 29 日分别向我第 58、第 60 师阵地连续发起猛攻。下碣隅里之敌当日拂晓向紧靠其东南角之我 1071.1 高地进攻，第 58 师第 172 团连长杨根思率领一个排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八次猛攻。

战至 10 时，全排仅剩两名伤员，且弹药已耗尽。当我增援部队尚在中途时，敌人又发起了第九次进攻。在此危急关头，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冲入敌群，与敌同归于尽，以自己的鲜血保住了阵地。为表彰杨根思同志英勇献身的精神，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他特级英雄、特级功臣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各一枚。古土里之敌，于当日上午向我第 60 师坚守的富盛里、小民泰里一线阵地连续进行四次攻击，均被我击退。下午，敌又纠集古土里以南堡后庄、真兴里地区之美陆战第 1 师第 1 团一个营和一个坦克营、英国海军陆战队第 41 特遣队等共一千余人，坦克、汽车百余辆，在五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再次向我富盛里、小民泰里一线阵地进攻。我第 60 师进行了顽强抗击，并在击退敌多次进攻后，于当日黄昏对该敌实施了坚决反击，激战至 30 日晨 6 时，敌除部分逃窜外，大部被我歼灭。在古土里地区之敌向我进攻的同时，即 29 日 14 时，柳潭里之敌亦向其以北我军阵地攻击，并空降百余名伞兵配合，均被击溃。

11 月 30 日晚，我第 27 军之第 80 师、第 81 师主力对新兴里之敌发起进攻。激战至 12 月 1 日拂晓，将敌压缩于狭小地域。敌伤亡惨重，外援无望，被迫于 13 时在四十余架飞机掩护下，以十余辆坦克为先导，向南突围。我军立即转入尾追堵截，将敌大部歼灭于新兴里、新岱里地域。残敌南窜至后浦、泗水里地区，又被我阻击部队歼灭。

此时，西线敌人已实施全线退却，敌之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已经破产。新兴里之敌被我全歼后，东线敌人更加动摇。12 月 1 日，进至清津、惠山镇等地之敌开始向咸兴地区撤退，柳潭里之敌也全力进行突围，并于当日撤至凶水里。社仓里之敌也于 2 日南撤。第 9 兵团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关于集中全力加紧歼灭被围之敌的指示，当即调整了作战部署，令第 27 军和第 20 军之第 59 师迅速歼灭柳潭里突围之敌；令第 26 军由长津以北文岳里、袂物里地区南下，接替第 20 军攻击下碣隅里的任务；令第 20 军第 60、第 58 师前出至黄草岭地区，第 89 师留一部于社仓里警戒，师主力前出至黄草岭以南上、下通里地区，阻敌南逃北援。

1 日和 2 日，我第 27 军部队和第 20 军之第 59 师，在凶水里、死

鹰岭地区，与柳潭里逃敌展开激战。3日该敌在下碣隅里之敌接应下，在五十余架飞机掩护下，以坦克群为先导，倾其全力进行突围，猛攻我死鹰岭、獐项里、西兴里一线阵地。我第59师在敌两面夹击下，奋力抗击，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连日作战，弹药不济，冻伤及战斗减员较大，阵地为敌突破。突围之敌一部被我歼灭，大部被迫丢弃重装备逃到下碣隅里。

美陆战第1师逃集下碣隅里后，一面空运伤员，一面纠集真兴里以南之敌北援接应，准备立即突围南逃。我担任攻歼该敌的第26军，原拟于5日发起进攻，因距离较远，行动缓慢，未能按时发起进攻。当准备6日晚实施进攻时，敌已于6日拂晓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下从下碣隅里向南突围。此时，我第20军之第58、第60师已于6日前进至黄草岭南北地区；第89师亦尾追社仓里之美第3师第7团，截歼该敌一个营大部后，于6日进占下通里以北地区。下碣隅里之敌南逃后，我第20军随即依托已占阵地进行层层阻击；第26军则尾敌追击；第27军主力则从右翼经社仓里向咸兴以西地境方向进攻，以断敌退路。

12月7日，敌逃至古土里，8日7时继续在大量航空兵支援下向南突围，在古土里以南隘路处为我第58师两个连阻截。这时，敌一面在大量航空兵配合下猛攻夺路，一面调黄草岭、真兴里地区之敌北援接应。我防守部队在零下三十度左右的严寒气候下，顽强作战，激战竟日，歼敌八百余人，并将援敌阻于堡后庄地区。9日，敌突破我阵地，继续南逃。我第20军之第89师又先后于上、下通里以北水洞、龙水洞地区截歼逃敌六百余人，击毁、缴获汽车九十余辆。12日，美第3师由五老里方向北援接应，逃敌始突出我军包围，窜至五老里。

六、敌军被迫实施总退却，我军收复“三八线”以北广大地区

敌军在东西两线遭我沉重打击后，被迫放弃了在平壤、谷山、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阻我南进的企图，并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

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于12月4日指示志愿军准备先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进攻”。据此，彭德怀司令员，于是

日 24 时提出如下部署：先以三个师分三路向南推进，威胁平壤，试探敌之企图，如果敌守平壤，准备以一个军和人民军一至二个师佯攻平壤，而集中五个军首先歼灭成川、江东、遂安、谷山、新溪地区之敌；得手后，主力南进威胁汉城，调动平壤之敌南撤，乘敌南撤在运动中追击、侧击之。第 9 兵团歼灭被围之敌后，相机进占咸兴。如敌放弃平壤、元山线时，我即追越“三八线”，相机进攻汉城。毛泽东主席同意了这一部署。当晚，西线我第 40 军一个师向肃川、安州方向，第 39 军一个师向舍人场方向，第 42 军一个师向成川、江东方向，分路向敌进逼。

12 月 6 日，敌在我军压迫下，全部向“三八线”退却，我军收复平壤。战斗在敌后的朝鲜人民军和我游击支队，积极配合正面部队作战，主动截歼逃敌，先后收复镇南浦、铁原、新溪、沙里院等重要城镇。

12 月 7 日，我得悉敌人准备弃守元山。根据敌军分布和调动情况，判断敌似企图以三十九度线为运动防御线，而以仁川、汉城及开城、抱川、春川、襄阳为骨干，防守“三八线”，以达其政治欺骗、军事上拖延时间、图谋再逞之目的。

为粉碎敌固守“三八线”企图，12 月 8 日志愿军首长决定集中西线主力，于 17 日攻歼中和、祥原、遂安地区之敌。同日，彭德怀司令员还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如能歼灭上述之敌或给予歼灭性打击，我即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否则即不越过“三八线”，“因过远南进，驱退敌人至大邱、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但须派人民军 2、5 军团南进，造成带战略性的断敌后路”。

12 日，西线我六个军按照这一计划开始向“三八线”挺进。敌军未作抵抗，继续南撤。16 日，西线敌人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23 日，我军逼近“三八线”，进至金川、九化里、朔宁、涟川、铁原、华川地区集结，准备进行新的战役。人民军第 1 军团越过“三八线”进占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原在敌人战线后方的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各一部也越过“三八线”进占春川、加平。

东线，美第 7 师一部和南第 3 师、首都师自惠山镇、清津等地分

从陆路和海上撤退，于 14 日撤到兴南地区。美陆战第 1 师残部亦撤向咸兴、兴南。这时，人民军已于 9 日收复元山，切断了敌人陆上退路。于是，敌调集了三百余艘舰船至兴南港，准备从海上撤退。为给敌以更大打击，我第 9 兵团之第 26、第 27 两军，不顾连日作战疲劳，在冻饿情况下，同朝鲜人民军第 3 军团继续追歼逃敌：17 日占领咸兴，19 日占领涟浦机场并各歼敌一部；随后，直逼兴南港。敌在兴南港以陆海空火力构成严密火网，掩护其部队登船从海上逃跑。24 日 16 时，我收复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口。至此，除襄阳一地外，敌人全部被中朝人民军队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遂告胜利结束。

（本节参见附图 4、5）

七、小结

（一）第二次战役，是紧接第一次战役之后进行的。战役准备仓促，粮弹供应不足，又值严寒季节，因此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军全体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以极大的勇敢和智慧，取得了大大超出预定计划的胜利。此役，我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也死于此役），我军伤亡三万零七百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 1:0.85。我军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迅速占领朝鲜北半部的企图，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而且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釜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扭转了朝鲜战局，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战役的胜利还进一步证明，我军对付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二）这次战役，我正确地估量了敌我力量对比，适时地将第 9 兵团投入东线战场，增强了我军的优势；同时，在作战指导上，充分利用了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有计划地将主力隐蔽后撤，故意示弱，扩大敌人错觉，引敌进至我熟悉的战场上，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因而取得了战役的圆满胜利。第二次战役我军的根本任务，是要转变朝鲜战局。当时，敌不仅在技术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兵力上新调来了两个美军师和英、土军各一个旅，一

线兵力达五个军十三个师另三个旅一个空降团，共二十二万余人；而我军只有六个军十八个师，二十三万多人，兵力已不居优势。同时，第一次战役我军只打击了西线敌人，而要转变整个朝鲜战局，还必须给东线之敌以打击。因此，必须投入新的力量，保持兵力上的优势，才能适应任务的需要。第9兵团适时入朝，投入东线作战，达到了这一目的。该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虽然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因冻伤而造成的减员较大，但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该兵团“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①。在战役中，我军巧妙地利用和扩大敌人的错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是非常成功的。其效果是：进一步骄纵了敌人，分散了敌人的兵力，造成了敌人的翼侧暴露；而我军则得以以逸待劳，在已熟悉的战场上实施出敌不意的攻击，同时，缩短了运输线，减少了粮弹补给的困难。这一切，都为我取得胜利造成了有利条件。

(三)这次战役，我军充分运用了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把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军退路作为战役部署的重点，并获得了成功。在这次战役中，西线我军大胆地从敌人的右翼侧实施了双层战役迂回，加大了侧后突击的力量。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我之战役迂回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当我第113师插至三所里、龙源里切断了美第9军退路后，再加上我正面部队的突击，敌人就发生动摇，不得不实施全线撤退，使我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敌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在技术装备敌我优劣悬殊的条件下，我实施战役迂回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执行该项任务的部队，必须具有战役的全局观念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必须实施坚定而灵活机动的指挥；必须行动迅速，坚决果敢，打破或避开途中的一切阻挠，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切实切断敌人的后路；必须准备在到达指定位置后进行最艰苦的战斗。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打乱敌之部署，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目的。因此，必须周密地组织与实施。这次战役，我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翼侧薄弱部分——德川、宁远（系南军）首先打开战役缺口，尔后再实施迂回的机动样式。在实施迂回中，第113师取捷径，忍受极度疲劳，按时

^① 毛泽东1950年12月17日给彭德怀、宋时轮等的指示。

到达指定位置，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并坚决阻住了南逃北援之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对取得战役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如果担任外层迂回的部队不为敌阻，能按时到达肃川，则战役的胜利可能更大。东线如果在11月25日或26日，乘敌立足未稳，首先歼灭社仓里之敌，得手后向下通里、咸兴、永兴，威胁敌东线之陆路总供应线，可能调动和混乱敌人部署，取得战役的最大胜利。

(四) 战役迂回要同战术上的分割包围密切结合。战役迂回，只因为我从运动中歼敌提供了有利条件，要歼灭敌人还必须进行战术上的分割包围，把敌人分割成若干部分，才能各个歼灭之。因为，具有现代化装备之敌，机动快速，在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很容易组织撤退或重新调整部署，改变其不利态势，使我难以达成歼灭的目的。因此，在我实施战役迂回的同时，我之正面部队必须迅猛突击，迅速在战术上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不使敌人脱逃；而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在战术部署上亦应以主力断敌退路，作为部署的重点，并力争当夜解决战斗。否则，敌在白天即可充分发挥其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效能，在坦克、飞机掩护下突围逃跑。东线，我军由于动作迅速，当夜即切断了敌人退路，在战术上也完成了对敌人的分割包围，特别是对新兴里之敌完成包围以后，还在敌可能逃跑的方向上预先作了布置，因而敌突围后即被聚歼。西线第38、第42军于德川、宁远地区歼灭南第7、第8师大部，也是适时断敌退路，对敌构成战术包围的结果。有的部队由于未能在战术上对敌构成分割包围，形成平推；或将敌分割包围后攻击点过多，兵力分散，火力弱，当夜不能歼灭敌人，而使敌逃脱，错过了歼敌机会。

(五) 后方供应保障的状况，不仅影响着战役规模及持续时间，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战役的决心和部队的机动。这次战役，我军供应体系尚未形成，运输工具少，又逢冬季严寒，山地路险，在敌机威胁下，只能夜间运输，给后勤供应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虽然，我军加强了后勤工作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前运了大批物资，但仍远远没有满足作战需要。部队主要是依靠本身携带粮弹作战，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战役持续的时间和部队的机动都受其制约，不能放手作战，因而影响了战役的胜利和规模。此役，我曾企图在西线以两个军另两个师担任战

役迂回任务，唯因粮食困难，而改为两个军。东线第9兵团预备队第26军未能提早开赴长津湖前线，也主要是因为前线粮食困难，以致影响了东线的战果。尤其值得记取的教训是，第9兵团由于对东部战区山高路险、气候奇寒、人烟稀少等情况调查研究不够，部队又缺乏严寒地带的作战经验和准备，加上供应没有保障，以致在战斗中出现了大批冻饿减员，使作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第三节 扩大胜利，突破“三八线”， 解放汉城（第三次战役）

一、敌人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组织防御，企图争取时间，重整军队，准备再犯

敌人遭到我军第二次战役沉重打击后，被迫分从陆地、海上和空中退回“三八线”以南，暂时转入防御，并且由轻视我军转而对我军产生畏惧。

此时，敌人营垒内部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异常混乱。美国舆论界把美军这次失败称之为一场“恶梦”、“悲剧”，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败绩”。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认为美军“已经丧失了对朝鲜军事局势的控制，并且无法再希望横越朝鲜半岛守住任何一道防线”^①；朝鲜局势的发展已“使世界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②。因而，就其失败的责任问题互相进行攻击。有的指责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笨拙，要撤麦克阿瑟的职；有的则把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当局的政策。美国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专门通过建议，要求撤换国务卿艾奇逊，“彻底打扫国务院”；有的议员还建议国会弹劾总统杜鲁门。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等国则普遍对朝鲜战争局势表示忧虑，深怕把力量陷在朝鲜泥

^① 新华社新闻稿《美国侵略者在沉重打击下十分狼狈》（1950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4章。

淖里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力量，更害怕战争进一步扩大而妨害其自身利益。它们普遍希望美国政府保证“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搅进一场大战”^①。美国政府为了寻找摆脱危机、挽回败局的出路，连续召开了系列紧急会议，并多次派遣要员向前线统帅磋商。他们认为，朝鲜战争现在已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对时局的全面估计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依此“重新制定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②。当时，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一种意见认为，欧洲至关重要，美国不应该陷在朝鲜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主张“放弃朝鲜，把力量集中在欧洲”^③；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实的危险在亚洲，如果在亚洲失败，欧洲也就没有希望，主张必须在朝鲜取胜，甚至主张扩大战争范围，“袭击满洲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福摩萨的中国人”^④对付中国；还有一种意见主张，美国应将地面部队从欧洲和亚洲大陆撤出，而用海、空军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建立一个“美国堡垒”^⑤。英法等国则主张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

但是，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决意保持其在朝鲜和整个亚洲的地位。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并说“将从三个方面来应付新的局势”，即坚持侵朝战争，加强欧洲防务，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还在答记者问中公开表示打算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妄图恐吓中朝人民。但事与愿违，这一表示没有吓倒中朝人民，反倒引起了其伙伴们的普遍震惊。英国工党一百名议员联名写信给英国首相艾德礼表示抗议。艾德礼不得不匆忙于12月4日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会谈，协调两国侵朝政策。在会谈中，他们承认失败，但表示决不自动撤出朝鲜。在会谈公报中，他们重申坚持侵朝战争，同时，又假意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5章。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4章。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6章。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7章。福摩萨指我国台湾。

^⑤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6章。

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①，企图借以蒙蔽世界人民，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

美国政府根据它的上述基本政策，在第二次战役以后，立即在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2月14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并鼓吹先停火后谈判，妄图诱我停战，争取喘息时间。^②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其侵朝战争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要求将美国军队从现有的二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三百五十万人，在一年之内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五倍和四倍。为加强欧洲防务，又经与英法等国协商，决定加速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指挥的军队，并于18日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

在朝鲜战场上，敌人退至“三八线”以南后，则积极构筑工事，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部队，准备抗击我军的进攻。12月26日，美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接替了已死的沃尔顿·沃克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他一上任就表示“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29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训令，要他“以保存联合国军力量为主，进行逐次防御作战”，“尽可能在韩半岛的某一线确保防线，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中共的威望”。31日，李奇微命令其部队“防卫一条从临津江到‘三八线’的总战线”，如一旦被迫放弃阵地时，则“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并采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的办法来对付我之进攻。为此，敌在横贯朝鲜半岛二百五十公里的正面和六十余公里的纵深组成了两道基本防线：第一道防线（A线）为西起临津江口，东经汶山沿“三八线”到东海岸的襄阳；第二道防线（B线）为西起高阳，东经议政府、加平、自隐里到东海岸的冬德里。此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5章。

② 见1950年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一事的声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2页）。

外，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北纬三十七度线，还准备了C、D、E三道机动防线。C线从水登浦沿汉江南岸，经杨平、横城至江陵；D线从水原经利川、原州、平昌至三陟；E线沿三十七度线，从平泽经忠州至三陟。

此时，敌军在朝鲜总兵力已达三十四万余人。一线兵力为五个军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二十余万人。美第10军亦归美第8集团军统一指挥。其部署是：

美第1军指挥两个师又三个旅。第一梯队，土耳其旅防守盐河口至金浦地段，南第1师防守临津江口至舟月里地段；第二梯队，美第25师、英第29、第27旅分别位于汉城西北高阳及汉江南岸安养里和水原地域。

美第9军指挥三个师。第一梯队，南第6师防守舟月里至梁文里地段；第二梯队美第24师、美骑兵第1师分别位于议政府、抱川及汉城以东雌马场里、金谷里、道谷里地域。

南第3军团指挥三个师，成一个梯队展开：南第2师防守梁文里至榻豆郁地段，南第5师防守榻豆郁至背后岭地段，南第8师防守庆云山至揪田里地段。

南第2军团指挥南第3师，防守揪田里、甲屯里地段。

南第1军团指挥两个师，成一个梯队展开：南第9师防守甲屯里至道采洞地段，南首都师防守道采洞至东海岸地段。

南第7师位于春川、横城地区，为南陆军本部预备队。

美第2师主力位于堤川，一部位于洪川；美空降第187团位于军浦场，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美第10军（美陆战第1师、步兵第7、第3师）位于大邱、釜山地区整顿。

12月末，故部署就绪，其特点是置南朝鲜军于第一线，美英军于第二线，并大部集结于汉城周围及汉江南北地区之交通要道上，在全线摆出了一个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准备按计划撤退的姿态。

二、我军为扩大胜利，决定突破敌在“三八线”的防御

我军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尚未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尽管敌人已遭到严重失败，而我军要赢得战争胜利还须要作很大的努力，任务仍然是艰巨的。这是当时战争的

基本形势。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志愿军首长早在敌人向平壤和“三八线”撤退时，即正确地分析了这一基本形势，并依此对战争的发展前途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对我之战略设想和应取的方针也作了充分考虑。12月4日，中共中央向志愿军首长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毛泽东主席指出：朝鲜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还指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将其军队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南朝鲜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国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当时，战场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的分析。敌退守“三八线”以后，便为争取喘息，开始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和为了打破敌人这一阴谋，于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司令员，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并提出“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况，如敌固守汉城，我则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如敌放弃汉城，我则在汉城至平壤间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再战。12月15日，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为粉碎敌人企图利用“三八线”重整部队，准备再战的阴谋，向各部下达了向南挺进的部署，确定在汉城、原州、平昌线以北地区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部，第一步以“三八线”以北市边里、涟川为目标攻击前进。12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和部队速胜思想滋长等情况，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目前仍应采取稳进”的建议。他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军和南朝鲜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还有二十六万左

右兵力⁽¹⁾。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据此，他提出，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50军、66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南第1师，后相机打南6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南3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

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同意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意见，复电说，“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寻南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南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于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

之后，毛泽东主席根据南军及美军一部已在三十七度线至“三八线”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可使我军不用走很远的路便能寻敌作战的情况，又电告志愿军首长改变原先和人民军商定的，以人民军第2、第5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指出：南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如果人民军第2、第5军团现在插人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七度线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敌人。因此，不但人民军2、5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亦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以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感到安全，恢复其防线，利我军春季歼敌。

根据以上指示，志愿军首长和人民军协商后定下如下决心：集中志愿军六个军。在人民军三个军团协同下，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

(1) 指敌在朝地面部队的总兵力。

“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歼灭临津江东岸迄北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布防之南第1师、第6师、第2师及第5师一部。如发展顺利，即相机占领汉城和春川、洪川、襄阳、江陵一线；尔后再行休整，准备春季攻势。部署为：以五个军（军团）向东豆川、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两个军分别向济宁里、加平及春川方向实施突击，以人民军两个军团向自隐里、洪川方向实施突击。任务区分：

由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并加强炮兵六个团（第25、第26、第29、第42、第45、第46团）组成志愿军右纵队，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于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上突破，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南第6师，再歼南第1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所属各军任务：第39军由新垈、土井地段突破临津江，主力向上声洞、梧岘里、法院里方向进攻，准备打援与抓住汶山地区南第1师；另以一个师向湘水里、仙岩里实施迂回，并占领该阵地，阻击北援及南逃之敌；达成上述任务后，军主力协同第50军围歼南第1师。第40军由峨嵋里至高滩地段突破临津江、汉滩川，向东豆川方向进攻，协同第38军、第39军一个师围歼南第6师。第38军自楼垈至板巨里地段突破汉滩川，首先歼灭永平之敌，尔后向东豆川、纸杏里方向进攻，协同第40军围歼南第6师。并以一个师占领七峰山阵地阻敌北援，另以一部监视抱川之敌。第50军由茅石洞至高浪浦里地段突破，向皆木洞方向突击，配合第39军歼灭出援之敌或打南第1师。

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于东场里以东地区，向汶山方向实施佯攻，配合志愿军右纵队歼灭南第1师，另以一部于海州地区警戒海上之敌，保障我右翼安全。

由志愿军第42、第66军并加强炮兵第44团组成志愿军左纵队，由第42军首长指挥，在永平（不含）至马坪里地段突破，首先集中主力于永平至龙沼洞地段歼灭南第2师一至两个团，得手后向加平、清平里方向扩张战果、切断汉城、春川间的交通；另以一个师（欠一个团）由华川渡北汉江向春川以北之敌积极佯攻，抓住南第5师，策应左翼人民军第2、第5军团南进。所属各军任务：第42军由观音山至拜仙洞地段突破，主力向中板里、贵木洞方向进攻，歼灭南第2师第17团，并切断清平川通加平公路；另以一个师向济宁里迂回，协同第

66军主力歼灭南第2师之第32、第36团。第66军主力分别从龙沼洞及马坪里、园坪里地段突破，向济宁里方向进攻，会同第42军歼灭南第2师；另以两个团向春川以北积极佯攻，抓住南第5师，配合主力作战和策应人民军第2、第5军团南进。

人民军第2军团（四个师欠两个团）及第5军团一部（一个师），于战役发起前已越过“三八线”在洪川东南地区隐蔽集结，准备配合正面进攻；第5军团主力（四个师）和第2军团一部（两个团），由杨口、麟蹄向南第1、第2军团接合部进攻，尔后向洪川方向攻击前进，切断春川之敌退路，配合志愿军主力围歼春川地区之敌。

人民军海军四个旅担任东海岸防御，第3军团防守元山，第4军团担任西海岸防御。

志愿军第9兵团因在第二次战役中冻伤较多，集结于咸兴地区休整。

当时，我军连续进行了两个战役，部队疲劳，减员亦大，兵员和粮弹尚未补充，困难较多。为了便于尔后作战，准备更艰巨的斗争；为了保证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我军抓紧时间进行了如下工作：

第一，鉴于当时朝鲜人民军经过短期整顿，可参加第一线作战的已有三个军团（第1、第2、第5军团）十四个师，七万五千余人，朝鲜人民军的其余部队，也在积极准备投入第一线作战。战场上我方作战序列的组成同第一、第二次战役相比已经大不相同。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如何统一行动、协调一致的作战，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同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于12月上旬进行协商，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密切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问题，及有关作战的其他问题作出了具体决定。从此，中朝人民军队的并肩作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补充兵员和第19兵团准备入朝参战。为增强志愿军兵力，准备以后进行更艰巨的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第19兵团加紧入朝参战准备，争取1951年3月到达朝鲜前线。同时决定，在朝部队除准备以动员的新兵进行补充外，另从国内部队中动员八万四千名老兵进行补充，以保持和迅速恢复前线部队的战斗力。

第三，改善后方交通运输和加强后勤机构。为保证作战需要，适

应部队向前延伸的要求，决定将原有的九个大站增加到十一个大站，并实行了定向供应的体制；另外，增调铁道兵直属独立团、直属桥梁团入朝，与铁道兵第1师共同修复京义线定州至孟中里段（四十一点七公里）和满浦线（满浦至顺川）熙川至价川段（七十一点一公里）铁路，同时还增调了工兵第5、第8团（后分别改称第15、第17团）入朝，抢修了新占领区的公路和桥梁。

第四，组织就地借粮。为解决粮食困难，弥补运输补给的不足，经与朝鲜政府商定，在当地政府协助下，我军组织进行了就地借粮工作，至战役发起前，共借粮三万吨。

第五，进行临战准备。12月16日，我军进至平壤、阳德、谷山地区，稍事准备后，于18日开始按照预定战役部署向前开进，27日荫蔽地占领了战役进攻准备位置：第50军位开城以东地区，第39军位九化里地区，第40军位朔宁地区，第38军位涟川地区，第42军位铁原东南地区，第66军位金化以南及华川以北地区，人民军第1军团位沙里院及其以南地区。人民军第2、第5军团的五个师于31日前已进至洪川附近地区，其余位麟蹄地区。各部到达上述地区后立即开始了临战前的侦察和强渡江河、突破作战的各种准备。

第六，在战术指导上，特别强调了对敌既设阵地实施进攻，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首先打开突破口；突破后，必须对敌进行分割包围，并保持向敌纵深进行连续突击的充裕力量，以达成我各个歼敌的目的。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还决定将战役的发起时间定为1950年除夕——12月31日17时。

在我军部署第三次战役的同时，我国政府在政治上亦同美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28日和12月16日，我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控诉了美国的侵略罪行，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12月22日，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揭露了美国政府玩弄停战的阴谋，并再次申明我国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

三、我军突破敌“三八线”既设阵地，解放汉城，将敌驱逐至三十七度线南北地区

1950年除夕——12月31日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按照预定计划，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全线发起进攻，并迅速地突破了敌人沿临津江、汉滩川及“三八线”预设的防御阵地，继续向敌防御纵深发展。

右纵队，第39军在炮兵第45、第26团支援下，于31日17时40分突破临津江。军主力至1月1日拂晓前突入敌防御纵深约十公里，占领了大村、武建里地区，并有力地策应了第50军渡江；该军第117师在沿途粉碎了敌人五次拦阻后，至1日5时前突入敌防御纵深十五公里，按计划攻占了东豆川西南湘水里、仙岩里地区，割裂了南第1师与南第6师的联系，但未能控制公路。第40军第119师在炮兵第42团支援下，于31日18时30分突破临津江，至1日拂晓前突入敌防御纵深十二公里，占领了东豆川以西安兴里、上牌里地区，并以一个连占领了东豆川东山，将南第6师退路切断，但对情况缺乏具体了解，又将该连撤回，故形成缺口；该军第118师因配属炮兵第29团仅有一个连参战，又遇敌人顽抗，至1日拂晓始突破敌人阵地，进展不快。第38军在炮兵第25、第46团支援下，于31日18时突破敌人阵地，该军担任迂回任务的第114师坚持白天行军作战，至1日12时突入敌防御纵深二十公里，占领了东豆川东南之七峰山，但在与第39军之第117师对敌构成合围之前，南第6师大部已乘隙南逃；该军主力突破后向抱川之敌（美军一个团）攻击，于1日晚进占新邑里，抱川敌南逃。第50军在第39军的协同下，于1日2时突破临津江，突入敌阵地两公里，占领了紫长里地区。人民军第1军团于1日18时渡过临津江，2日前出至汶山附近仙游里、坡州里地区。1日晚，我右纵队继续发展进攻。第50军于2日11时，先后占领汶山附近之栗谷里、文平里、黄发里地区。第39军主力于2日拂晓亦进至汶山以东梧岘里、梧林岘地区。汶山地区之南第1师在我第39、第50军攻击下于2日12时南逃。第40军和第38军至2日17时先后进至议政府东北、抱川以南地区。至此，我右纵队各军已推进至坡州里、仙岩里、七峰山及议政府东北

一线，突入敌防御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

左纵队，第42军在炮兵第44团支援下，于31日18时20分突破敌人阵地。该军担任迂回任务的第124师不顾敌机威胁，于昼间继续发展进攻，在沿途打破了敌十次阻击以后，于1日12时前出至济宁里以南石长里地区，切断了南第2师之退路，并继续向上、下南淙地区突击，2日协同第66军主力将该地区之敌歼灭，圆满完成了断敌退路、围歼敌人的任务；该军主力1日前出至花岘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了南第2师一个多营，并以一部兵力继续向加平方向发展进攻，但在我切断敌人退路之前，加平之敌已南逃。我于2日10时，占领加平。第66军主力于31日20时30分突破敌人阵地，1日至2日先后占领修德山，上下红碛里，上下南淙地区，会同第42军歼灭了该地区之南第2师第31、第32团和南第5师的第36团大部及南炮兵第24营，缴获加农炮、榴弹炮等三十余门，俘敌七百余人，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为此，志司致电祝贺第66军取得的重大胜利。该军向春川方向佯攻的第198师（欠一个团）尚在前进中，春川以北之敌即开始南逃。2日15时，我进占春川。

人民军第2、第5军团的五个师，于战役发起前越过“三八线”，分别向洪川、横城、原州方向渗透迂回前进，其第12师31日晨前出至洪川西南新垈里地区，威胁了敌人后方，迫使南第3师南逃。战役发起后，其余部队继续越过“三八线”，随主力向南进攻。

此时，敌军在我连续突击下，第一道防线已全面崩溃，特别是其右翼已经完全暴露。敌畏我从其暴露的右翼实施深远的迂回包围，使其十多万军队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而陷于危险境地，被迫于1月2日开始实施全线撤退，只以一部兵力在汉城以北之高阳、道峰山、水落山一线进行掩护，继续阻止我军进攻。

彭德怀司令员鉴于敌人无意坚决抵抗，逃跑甚快，有可能放弃汉城，或退守汉江南岸防守，或继续南退，随即决定乘胜扩张战果。1月3日，令志愿军右纵队协同人民军第1军团相机占领汉城、仁川、水原、杨平；令志愿军左纵队协同人民军第2、第5军团乘胜占领洪川、横城、襄阳、江陵。在占领该线以后，我军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而让敌退守平泽、安城、忠州、堤川线，以利我军将来南进歼

敌。

当天(1月3日),我军即转入追击。右纵队第50军在高阳以北之碧蹄里地区击退美第25师一个营的抵抗之后,在高阳以南佛弥地截断了英第29旅的退路,并于当晚全歼英第29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及英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三十一辆。第39军在议政府西南回龙寺与美第24师第21团遭遇,歼其一部,以后又在议政府以西釜谷里歼英第29旅两个连。第38、第40军追击至议政府东南之水落山地区,击溃美第24师第17团。左纵队第42军主力和第66军一个师分别由加平、春川渡过北汉江向洪川方向追击。人民军第2、第5军团则继续向洪川、横城方向截击南逃之敌。

敌人在我军猛力进击下,异常恐慌,被迫于3日15时开始自汉城撤退。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他为了保证其第8集团军迅速撤退,还下令部队:如果南朝鲜“难民”争夺汉江大桥,影响其撤退行动,就开枪射击。

4日,我第50军与第39军各一个师及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进占汉城。为不使敌人据守汉江南岸、控制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威胁汉城,妨碍我进行春季攻势的准备。中、朝两军商定一鼓作气逼退汉江南岸之敌。人民军第1军团以一个师留守汉城,主力准备渡过汉江,相机占领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志愿军第50军以有力一部控制汉江桥,抢占汉江南岸滩头阵地,准备配合主力攻击南岸之敌,如敌继续南逃则尾追至水原待命;第38、第39、第40军准备在清平川附近渡过北汉江,攻歼杨平、利川之敌,尔后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广州、水原、永登浦地区之敌。

1月5日,第50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渡过汉江,敌已南逃。我右纵队除以主力在汉城东北和议政府东西地区待命外,第50军继续向南追击,并于果川、军浦场歼敌一部,7日进占水原、金良场里。人民军第1军团5日占金浦,8日收复仁川港。

左纵队第42、第66军于4日先后占领洪川及其西南之阳德院里。第42军于6日占领龙头里、砥平里,并于横城西北梨木亭地区歼灭美第2师一部;至8日,又先后占领杨平、梨浦里、骊州、利川。人民军第2、第5军团于6日占横城,8日占原州,并继续向荣州方向追

击。

战斗至1月8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已将敌人驱逐至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鉴于我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似在有计划地实施撤退，有诱我深入而后在我侧后实施登陆，对我进行夹击的企图，为避免前进过远为敌所乘，亦为利于我军尔后作战，彭德怀司令员乃果断决定停止追击。第一次战役遂告结束。

(本节参见附图6)

四、小结

(一)第三次战役是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七昼夜的连续进攻，突破了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向前推进了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歼敌一万九千余人，解放了汉城，将敌驱逐至三十七度线南北地区，粉碎了敌人妄图据守“三八线”既设阵地，整顿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敌人内部矛盾和失败情绪，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推动了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持续高涨。

此役，我军伤亡八千五百余人（含朝鲜人民军两千七百余）。敌我伤亡对比为1：0.43。

(二)这次战役，我军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我军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没有休整补充，部队相当疲劳；再加战线南移，运输线延长，供应更加困难。同时，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只有六个军二十三万余人。朝鲜人民军虽有三个军团参战，但兵力仅七万余人，总计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共三十万人；而敌人在“三八线”部署了十三个师（旅）二十多万人的兵力，从东线咸兴方面撤下的美军和南朝鲜军也在向“三八线”增防。仅就敌我第一线兵力对比而言，我之兵力亦嫌不足。因此，我曾考虑第三次战役推迟至第二年的二三月再打，即待我军经过休整补充、第19兵团入朝之后再举行第三次战役，以求歼灭更多的敌人。毛泽东主席依据当时形势，为粉碎敌人妄图以诱我停战求得喘息、伺机卷土重来的阴谋，决定趁着敌

人内部混乱、举棋未定的时机，立即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这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也是有利的。当时，毛泽东主席在给彭德怀司令员的电示中明确指出：如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民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战役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这次战役，我军在作战指导上是积极而稳妥的。当时，战场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但因没有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已经显露出来。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的指示，明确地提出我军“仍应采取稳进”的方针，确定此次战役以歼灭临津江至北汉江段的第一线南军为目的；在越过“三八线”之后不作过远南进，以免为敌所乘或迫使敌人退集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使我难以各个歼灭。同时，还确定如敌放弃汉城，我则占领之；如敌坚守汉城，我则暂时不去攻击。当解放汉城后，我军乘胜扩张战果，也只是将敌逼退至三十七度线为止，以便为我春季攻势创造条件。这些，都是积极而稳妥的。特别是适时停止战役追击，是非常正确的。当时，敌虽遭我沉重打击，但主力未明显削弱；战役发起后，敌人未作有力的抵抗，甚至有的未经接触便迅速后撤，可见敌人是有计划的退却，有保存实力、诱我深入、伺机反击之企图；同时，我军以步兵追击敌摩托化部队亦难奏效，且我继续南进，势必造成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给敌以可乘之机。一旦敌人从侧后登陆，我军将处于极端被动地位。实践证明，我军采取相机追击、适时收兵、不过远南进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战争指导上深谋远虑的表现。

(四)这次战役，我军成功地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我军是由一百八十公里以外的远距离向敌开进而后发起进攻的。为了隐蔽战役企图，中间曾在平壤、阳德、谷山一线稍事集结，进行一般准备，并派出先遣支队实施战役侦察，主力直至战役发起前一周始荫蔽地占领进攻出

发阵地。同时，又选择了 1950 年的除夕，出敌不意地发起进攻，从而得以比较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经营已久的“三八线”阵地。

(五) 这次战役，在战术上有以下几点是成功的：第一，从正面进行多路突破，并在突破后迅速投入第二梯队师昼夜不停地向敌纵深渗透迂回，断敌退路，配合正面突击，形成战术合围，分割围歼敌人。战役中，左纵队第 124 师，右纵队第 117 师在突破后均迅速达成了迂回任务，造成了歼敌的有利条件，取得了全歼南第 2 师两个团和歼灭南第 5 师一个团大部、南第 6 师一部的胜利。第二，利用敌东线兵力薄弱、防御空隙较大的弱点，充分发挥人民军人情、地形熟悉的长处，在战役发起前，以人民军五个师先行楔入敌人防御纵深，钳制了东线之敌，威胁了敌主力的翼侧，有力地配合了整个战役行动。第三，在我炮兵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集中使用炮兵于主要突击方向，支援步兵打开突破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受着山地、夜间、装备、道路等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敌空军的威胁，使我炮兵尚不能随伴步兵进入纵深支援战斗。第四，坚持白天作战才能取得较大的战果。实践证明，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但在我突入到敌人纵深，或追击溃敌的情况下，白天作战仍然是可能和必要的。因为，此时敌我双方态势犬牙交错，敌机对我威胁已大大减少。这次战役，许多部队坚持白天作战取得了较大战果，但也有的部队因顾虑敌机威胁而丧失了战机。

第四节 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实施积极 防御作战的胜利（第四次战役）

一、我军主力转入休整，准备发动春季攻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我军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自 1 月 8 日起，以第 50 军和第 38 军第 112 师及人民军第 1 军团两个师位于汉江以南，负责警戒海防和控制汉江南岸桥头阵地；以第 42 军第 125 师位于南汉江以东，警戒当面之敌；志愿军主力和人民军第 1 军团一部则分别集结于汉城、高阳、东豆川、磨石隅里、加平及金化地区休整；人

民军第2、第5军团除以一部兵力警戒当面之敌外，主力集结于洪川、横城以东地区休整。

此时，我军经过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已取得了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异常高涨。但是，减员甚大，兵员没有得到补充，而且第9兵团尚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第一线兵力只有志愿军六个军二十一万余人，人民军三个军团七万余人，而敌人有二十三万余人，我仅略占优势。同时，随着战线南移，我运输线已长达五百五十公里至七百公里，再加敌机狂轰滥炸，运输更加困难，粮弹物资供应严重不足。部队所需之粮食大部要靠就地筹借，而群众余粮有限，也难以保证需要。我军所面临的困难已非常突出。另外，我军在连战连捷的情况下，部队中也一度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

当时，虽然敌人由于连续失败正在议论着自朝鲜撤退问题，但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估计，仍如第三次战役前所指出的那样：敌人在其主力未被击破之前，是不会自动撤出朝鲜的。因为美国侵略者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充分准备，进行几次激烈的大规模作战，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给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中又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还对敌人可能采取的决策做了如下的估计：“（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作充分准备才能再战。”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精神和我军实际情况，计划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于3月间发动春季攻势，并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在春季攻势作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中朝两军于1月25日至29日在成川郡之君子里（成川西南五公里）联合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首相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司

令员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前三个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会议指出：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但只要我军依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必须是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逐个地歼灭敌人；在战术运用上，应力求夜战（在渗入敌人纵深或迂回敌后，或追击溃敌的条件下，白日作战仍是可能和必要的）、近战，力求实施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分割，勇敢地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混乱敌之部署，以造成我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条件。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志愿军的指示。毛泽东主席在指示中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军学习；要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并指出，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这次会议，统一了作战思想，增强了中朝军队的团结，鼓舞了斗志。

为了加强后勤工作，改善我军供应状况，1月22日至30日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及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副主席讲了话。会议认为，在物资主要依靠国家后方供应的情况下，运输工作是后勤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后方战场上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因此，会议着重研究了改进交通运输工作和建设好兵站线的问题，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会议决定迅速抢修铁路，赶筑公路，加紧储备作战物资。

为了掩护我后方交通运输线，经同苏联政府商定，自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运输供应。与此同时，志愿军空军亦加速参战准备，开始进行小规模实战锻炼，并于1月21日、26日首创了击伤、击落敌机的记录。

为准备春季攻势和尔后进行更加艰巨的作战，中央军委决定：加速装甲兵的参战装备，加速完成高炮三个师另二十二个营、战防炮两

个师、火箭炮九个团、榴弹炮三个团的训练，并决定改装在朝部队和即将入朝部队的轻武器，第一步先改装三十六个师。

为了坚持长期作战，2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令第3兵团（第12、第15、第60军）、第20兵团（第67、第68军）和第47军自3月起陆续入朝参战。入朝后，同即将入朝的第19兵团（第63、第64、第65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部队。

二、敌人力图挽救败局，准备进行反扑

敌人在我军第三次战役打击下，丢失了汉城，败退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内部愈加混乱，失败情绪愈加严重。美国统治集团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认为这是“美国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失败”，尖锐地抨击杜鲁门政府奉行了“使美国在世人眼中威信扫地的政策”。英国则为在朝鲜的失败担心其以后的自身利益，于1月上旬举行英联邦总理会议，公开提出“不应使美国的政策把联邦牵累太深”，主张同我进行谈判。

此时，美国统治集团又对朝鲜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撤是守，发生了争论。早在第三次战役前，侵朝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即主张：或者扩大战争范围——“袭击满州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福摩萨〔台湾〕的中国人”；或者撤离朝鲜——“逐渐缩小我们在朝鲜的阵地，一直到只剩下釜山滩头堡，然后再从那里撤退”^①。第三次战役后，他仍然坚持上述主张，特别是扩大战争的主张。1月上旬，他特邀国民党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到东京会谈，策划利用蒋介石军队的问题。美国政府基于保持其“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和团结”^②的基本政策，则既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撤离朝鲜。虽然美国总统杜鲁门此时也认为“这种撤退似乎已经强加在我们〔美国〕头上了。”但是，为了贯彻他既定的除非军事需要决不退出朝鲜的方针，不得不反复说服麦克阿瑟。为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9日给麦克阿瑟发出训令，说明了美国当局对他的各项主张的考虑。训令中说，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7章。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7章。

他所主张的封锁中国海岸、涉及英国的利益，英国不会同意；以海军和空军进攻中国军事目标，只有当中国军队在朝鲜以外进攻美国军队时才可以考虑实施，否则，将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利用蒋介石的军队增援朝鲜，也“不可能对朝鲜的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求麦克阿瑟坚持美参谋长联席会议 1950 年 12 月 29 日所确定的方针：“逐步坚守阵地，尽可能给敌以重大打击。”并要他首先考虑他的部队的安全问题和他保卫日本的基本使命。如果根据他的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不得不撤退，那末，他可以将他的部队撤到日本去。但是，麦克阿瑟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于是，杜鲁门又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麦克阿瑟，并派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飞赴东京和朝鲜进行视察，向麦克阿瑟进一步阐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所要达到的目的。^① 他要求麦克阿瑟为了实现其侵朝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要尽力在朝鲜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如不可能，也要坚守朝鲜沿海岛屿，特别是济州岛。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在军事上被迫撤出，也不承担撤离的后果，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

美国政府为贯彻其既定政策，在协调其内部矛盾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采取了强化战争的步骤：在联合国，它大肆活动，玩弄阴谋。1 月 13 日，它操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所谓“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即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在我揭露了美国利用停火争取喘息的阴谋后，美国又挟持联合国大会于 2 月 1 日非法通过了颠倒是非的诬蔑我国为侵略者的美国提案，妄图破坏我国威望。在国内，则继续加紧扩军备战：（一）1 月 6 日，杜鲁门签署了增拨二百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本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四百五十亿美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3 月 9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人力法案”，将征兵年龄从十九岁扩大到十八岁，并延长了服役期限；（三）将国民警卫师编入现役，并加紧后备部队的训练；（四）大力增加军工生

^① 杜鲁门向麦克阿瑟所阐明的其侵朝目的大意为：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对付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打击新中国；增强非共产党国家的斗争意志；保障日本的安全；推动西方国家扩充军备；提高美国的威望和地位。（《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第 26 章。）

产，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新式飞机和三万五千辆坦克；（五）为了加强其全球战略部署，1月7日派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的军队，1月25日派杜勒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和约，和加速武装日本的问题。

在朝鲜战场上，敌退至平泽、忠州、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之后，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为贯彻美国政府确定的方针，在继续加紧部署纵深防线（包括釜山一带防线）以作退守之计的同时，积极地调整部署，进行补充整顿和实施战役侦察，准备按照他一上任就设想的：一旦时机成熟便马上恢复攻势。

此时，美国利用其良好的运输条件，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大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部队，并加强了坦克和野战炮兵，改善了后方供应。同时，还将美第10军调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即说，敌入很快就恢复了实力，整顿了队势，且兵力已形集中。这时，敌地面部队已达二十五万余人。

1月15日，敌入为了消耗疲惫我军，查明我军情况，开始采用“磁性战术”^①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进攻。每日以汽车搭载步兵，配合少量坦克，采取多路小股的方式，在宽大正面进行威力搜索，不断地对我进行小的攻击。一周之内，敌曾三次进出乌山里，四次进出金良场里，三次窜占利川。18日后，敌又以同样的方式向原州，宁越一带作试探性进攻。除此，李奇微还乘飞机至我军阵地上空亲自进行侦察。

通过连续几个战役的较量，敌入对我军作战特点已有一定的了解，已发现我军粮弹补给困难，每次战役攻势只能持续七至十天（称我军为“礼拜攻势”），并认为我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同时，还发现了我第9兵团没有向前推进，估计我军第一线兵力约为十七万四千人，兵力不足，短

^① “磁性战术”，是敌人在摸到了我军供应困难的弱点之后，企图依恃其现代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的优势，始终同我保持接触，以进行消耗战的办法来制约我军的一种战术。即在大规模交战之前，以少量坦克和汽车搭载步兵与我保持接触，或进行武装侦察，或抢占我某一地区，或迟滞我之行动，掩护其主力转移，以此来消耗、疲惫我军。

时间内不可能发动进攻。因此，敌人认为尚可在朝鲜打下去，不致遭受严重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为了挽回其失败的影响，缓和内部矛盾，开始积极准备实施反扑，以便夺回汉城，将我军压回到“三八线”以北，破坏我军休整。

三、敌人开始进攻，我军由休整转入防御，准备对敌实施反击

敌人依靠现代化技术条件，在迅速地完成了部署调整和补给之后，自1月25日开始，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

这次进攻，敌人集中了五个军十六个师又三个旅、一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地面部队共二十三万余人。美英军主力及南军一部于西线（南汉江以南）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美军一部及南军主力在东线（南汉江以东）实施辅助突击。其布势为：

西线：美第1军以土耳其旅、美第25师、美第3师、英第29旅为第一梯队，在野牧里、水原、金良场里三十公里地段上展开，向汉城方向实施突击；以南第1师位乌山里以南地域为预备队。美第9军以美骑兵第1师、英第27旅、美第24师为第一梯队，在金良场里以东至骊州三十八公里地段上展开，向礼峰山方向实施突击；以南第6师位长湖院里地域为预备队。

东线：美第10军以美第2师、空降第187团、南第8、第5师为第一梯队，在骊州至平昌以东之乌洞里七十二公里地段上展开，向横城、阳德院里、清平川方向实施突击；以美第7师位堤川地域为预备队。南第3军团以南第7师为第一梯队，在乌洞里至旌善以东之北洞里三十公里地段上展开，向下珍富里、县里方向实施突击；以南第3师位春阳地域为预备队。南第1军团以第9师、首都师为第一梯队在北洞里至玉溪三十公里地段上展开，沿东海岸向北配合进攻。美陆战第1师于义城地域、南第11师于大田地域为战役预备队。

敌人这次进攻的特点是：（一）美军与南朝鲜军混合编队由美军担任主攻，美军主要在西线，南军主要在东线，并加大了战役的纵深配备；（二）为防我实施反击，被我分割包围，也一反过去分兵冒进的做

法，而改取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法，力求东西呼应，互相支援，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三）针对我装备劣势和供应困难的情况，实行了所谓“磁性战术”、“火海战术”^①，始终同我保持接触，对我实行消耗战；同时还对我运输线实施猛烈的轰炸，企图断绝我之供应。

当时，我军虽然也曾估计到形势的发展有可能迫使我军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但是，没有料到敌人会很快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主要是把精力放在春季攻势的准备上。当我判明敌人企图之后，遂于1月27日停止休整，准备作战，并将正在进行中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改为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的动员会议。

这时，我军转入休整不久，基本状况尚未得到改善，运输补给仍然极为困难，兵员也没有来得及补充，而且战争又将是长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决定，采取“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②。在此方针下，决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则让敌深入，尔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进而向敌纵深发展突击，从翼侧威胁西线敌人主要进攻集团，动摇其布势，制止其进攻。对于战局的发展，当时估计：如我反击得手，可能迫使敌人停止前进或退回原阵地，但也有可能在敌人发现我西线兵力薄弱后继续在西线进攻，以迫使我在东线后退；如我反击受阻，敌人将进出“三八线”。如出现后一种情况，我则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给敌人以坚决回击。为此，同人民军商定作如下部署：

西线，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简称韩集团），在金浦、仁川及野牧里至骊州以北六十八公里地段上组织防御，坚决抗击敌人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以人民军第1军团位于金浦、仁川港、永登浦、汉城地区，担任海岸防御及汉城守备任务。以

^① “火海战术”，是敌军依恃其优势的炮兵、航空兵火力，以及坦克的火力对我军进行的一种密集的高度炽烈的火力突击，以杀伤我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手段。

^② 彭德怀1951年2月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

第50军（配属炮兵第26团两个营）展开于野牧里至庆安川以西地区，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衡山等要点构筑第一线防御阵地，依托博达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筑第二线防御阵地，坚决抗击由水原沿铁路两侧向汉城方向进攻之敌。以第38军（配属炮兵第27团两个连）主力集结在磨石隅里以南地区进行作战准备，以该军第112师展开于利川以北、庆安川以东至南汉江之间地区，于堂谷里、泰华山、广岘、天德峰地区构筑第一线防御阵地；于旺谷、新垈里、中悦美、南治岘构筑第二线防御阵地，坚决抗击由利川沿公路向汉城方向进攻之敌。

东线，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简称邓集团），于龙头里、阳德院里、洪川及横城以北地区集结，准备向原州、横城方向实施反击。由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指挥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展开于三巨里、大美洞、宝来洞以北地区四十五公里地段上，掩护邓集团集结，并准备以第3、第5军团在邓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实施反击。

为防止发生不利情况，避免陷于被动，同时令位于我国山东省的第19兵团由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迅即向安东、凤城集结，准备随时入朝参加西线作战；令第9兵团之第26军立即向铁原集结，作为志司预备队。为了防备敌人从侧后登陆，除以人民军后方部队继续担任东、西海岸防御外，又以正在元山一带休整的第9兵团的两个军加强了东海岸防御。

四、汉江南岸坚守防御及横城反击作战

1月25日，西线美第1军首先在野牧里至金良场里地段上发起进攻。接着，美第9军亦于1月28日在金良场里至骊州地段上发起进攻。敌进攻重点为水原至汉城公路、铁路两侧约二十公里的地段；进攻方式亦改变了过去那种主要沿公路进攻的做法，而注意爬山头、抢占制高点、实施宽正面的多路进攻（有时多达十五路），每路约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对我防守的各要点同时实行攻击。

敌进攻开始后，我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在天寒地冻、粮

弹供应困难、工程器材异常缺乏的情况下，依托一般野战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斗异常激烈艰苦。每一要点都要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使敌付出重大代价。我防守部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志愿军首长于1月31日分别通令表扬了第50军（特别是第148师）的全体指战员及该军的第443、第444、第447团防守部队。该三个团在敌人飞机、坦克和炮兵猛烈轰击下，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并给了进攻之敌以大量杀伤。

西线我军展开坚守防御作战不久，志司即根据第148师实施防御作战的情况和经验，及时向部队发出了战术指示，强调进行野战阵地防御，必须做好工事，采取疏散的纵深的兵力配备（每一阵地只以少数兵力加强轻火器进行防守），才能减少伤亡，保持防御的稳定性；必须以短促、突然、猛烈的火力配合阵前反击，才能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必须作好对敌实施反击的充分准备、较大的反击必须于夜间进行，才能收到大的效果；同时还特别强调，不能死守一地，在争取到一定时间或无力防守时，应主动地转移阵地，并尽力坚持夜间转移，以减少伤亡。志司的战术指示，及时地指导了我军汉江南岸的防御作战。

2月3日，西线进攻之敌占领了我修理寺南山、军浦场、光教山、文衡里、发利峰、天德峰、梨浦里一线阵地，我军转至第二线阵地继续防御。4日，我第38军对渗入该军侧后洗月里、山中地区之敌进行反击，歼敌四百余人。此时，西线我军已连续作战十昼夜，在敌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猛烈突击下，伤亡较大。为了保持汉江南岸阵地，继续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保障我军主力在东部战线实施反击，中朝两军决定缩小第50军防御正面，加强纵深防御力量，于2月4日将原归第50军防守的南泰岭、果川、军浦场及其以西十四公里正面划归人民军第1军团防守，另以第38军主力进至汉江南岸，加强第112师的防御。同时，命令第9兵团之第26军于2月15日进抵议政府、清平川地区建立纵深防线。

西线敌人在占领我第一线阵地后，继续猛烈进攻，战况更为激烈。敌每日均分多路在数十辆坦克、数十架飞机和大量炮兵支援下进行轮番攻击，特别是2月5日，敌在其三个师的进攻正面上即使用了一百余架次飞机、二百多辆坦克及大量火炮进行支援。我防守部队以高度

的英勇顽强精神与敌展开激战。至 2 月 7 日，敌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之后，占领了虎岘、安养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一线阵地。此时，汉江局部地段已开始解冻，我在汉江南岸之防御地幅已缩小。为避免背水作战，2 月 7 日晚，人民军第 1 军团和志愿军第 50 军，奉命除留一部兵力控制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外，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第 38 军奉命仍留汉江南岸坚守原阵地，以掩护我军主力向横城地区集结，保障我东线部队的侧翼安全。

在我第 50 军和人民军第 1 军团主力撤至汉江北岸后，自 2 月 8 日起，美第 1 军积极向汉江逼近，并于 2 月 10 日占领仁川；美第 9 军则集中美第 24 师、美骑兵第 1 师、英第 27 旅、希腊营和南第 6 师等部，在大量炮兵、坦克、航空兵的配合下，猛攻我第 38 军阵地。我第 38 军在上樊川里、回德里、京安里、武甲山、长深里、南治岘、外杜陵里一线，英勇战斗，坚决抗击敌人进攻，战斗空前激烈。每一阵地我均与敌人进行反复争夺，多者达五六次。敌人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也异常猛烈。我一夜修筑的工事，一小时内即被敌摧毁。我防守部队在缺少工事依托、缺少炮兵支援的异常艰苦条件下，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坚守住了阵地，并大量地杀伤了敌人。

在东线，敌人为配合其主要方向上的进攻，于 1 月 31 日开始，以美第 2 师和南第 8、第 5 师由南汉江以东至原州、武陵里地段，分向砥平里及横城方向发起进攻。随后，美第 7 师和南第 7、第 9、第 3 师、首都师也分由堤川、宁越、旌善、三陟、春阳等地向北推进。我邓集团除以南汉江以东之第 42 军第 125 师在砥平里东南九屯一带进行阻击外，当即令第 42 军主力从加平地区南下，控制砥平里附近之注邑山、德村里、下高松一线，令第 66 军第 198 师进至洪川以南五音山地区，阻击美第 2 师、南第 8 师的进攻。人民军第 5、第 2 军团亦就地于横城至芳林里地区展开防御。在东线我军以一部展开防御的同时，邓集团主力于 2 月 5、6 两日相继出动，分由高阳（第 39 军）、东豆川（第 40 军）、金化（第 66 军主力）地区向阳德院里及洪川以南集结地域迅速开进，人民军第 3 军团则迅速由金城地域前调，准备进行反击。

至 2 月 9 日，东线进攻之敌美第 2 师第 23 团及法国营被我阻止在砥平里地区，南第 8、第 5 师进抵横城以北之丰水院、上苍峰里、釜洞

里、梅日里一线，南第7、第9师及首都师进占大美山、下珍富里、江陵之线。在整个战线上，横城、砥平里地区之敌已形突出，造成了我反击的有利态势。此时，横城及其附近有美第2师第38团一部及荷兰营，美第2师师部及其第9团尚在原州地区，美第7师一部及美空降第187团进至原州东北之下安兴里地区，南第3师两个团奉命由平昌附近向横城东北之大门洞、松前里地区推进。

根据这一情况，中朝两军决定立即对东线之敌实施反击，以打破敌之进攻。关于歼击目标，经反复研究，认为砥平里地区和横城地区两处敌人都已突出，利我歼击，但以我军现有兵力尚不能同时攻歼。先打何处则各有利弊：如先打砥平里之敌，可直接震撼西线敌主要进攻集团，我东西两战场亦可紧相联接，直接配合。但该敌兵力集中，战斗力较强，且已构筑了工事，我不易迅速将其分割歼灭。如我一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利川以南之英第27旅、南第6师及原州、堤川之美第2师和美第7师均可来援，横城以北之南第5、第8师与下安兴里之空降第187团亦可策应西犯或北犯。如我两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西面水原方向之美军也可能抽出两至三个师东援。这样，我将处于不利地位。横城之敌虽多，但战斗力弱，又处于运动中，态势突出，翼侧暴露，有利我围歼，我军初战就把敌人打乱打乱的把握较大。因此，中朝两军于2月9日决定首先歼灭横城之敌，求得先歼灭敌人三个团，得手后再歼敌两三个团，以稳定局势。此时，敌已发现了我军集结，为抓住战机，我决定于2月11日晚开始反击。

邓集团根据已经确定的作战意图，决心歼灭突出于横城西北之南第8师，在横城方向打开缺口，然后向原州、牧溪洞方向发展进攻。其部署为：第42军（配属第39军第117师及炮兵第25团第1营）以第124、第117师经上物安里、都仓村，向横城西北鹤谷里、上下加云方向进攻，切断南第8师退路；以第125师（欠一个团）前出至横城西南介田里、回岩峰地区，阻击原州方向可能出援之敌，并策应第66军作战；以第126师（配属第125师第375团）配置于注邑山及砥平里以北地区，继续钳制砥平里地区之敌。第40军（配属炮兵第29团第1、第3营）由正面向横城西北之丰水院、梨木亭、广田地区之南第8师突击。第66军（配属炮兵第29团两个连），以第196、第197师经

横城东北之弓川里、介田里向横城东南方向突击，首先攻占德高山、典桥里，切断横城敌之退路，并以有力一部准备阻敌增援，尔后向横城突击；该军第198师由横城以北之五音山向雉洞、草塘方向突击。第39军（欠第117师）为预备队，配置在龙头里东南地区，战役发起后逼近并监视砥平里之敌，如该敌南逃，则应以勇猛动作截歼之。

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决心以第3、第5军团首先歼灭横城东北釜洞里、于屯里之南第5师一部，然后向横城东南鹤谷里、乌原里方向突击；以第2军团配置于自主峰、泰岐山地区继续防御，积极钳制敌人，阻止南第7、第9师西援。待反击成功后，各军团继续向平昌、宁越方向发展。

2月11日，我邓集团主力先后进至进攻出发地域。第40军位于横城西北贡谷、花田里、桃源里地区，第42军主力位上古论里、上佳邑地区，第66军位于横城东北博只坪、堂巨里地区，预备队第39军位于白安里、几柴里、龙头里地区，并且都完成了进攻准备。是日17时，邓集团和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的第3、第5军团按预定计划开始了战役反击。

邓集团第42军突破后，第124师迅速攻占了上物安里和531高地，并于12日6时前出至鹰峰、鸭谷里、石子洞地区，继向福祚洞、广田进攻；第117师经上物安里、仓村、昆矣洞，向横城西北方向进攻，一夜前进三十多公里，于12日6时30分前出至鹤谷里、夏日地区，将横城西北之南第8师的退路截断，造成了歼灭该敌之有利态势；第125师（欠第375团）经居瑟峙、下物安里、石花村，于12日8时进到横城西南之回岩峰，截歼了来自横城方向的逃敌一部。第40军由正面下高垈、新垈里向敌发起突击。该军第118师突破后，以勇猛动作迅速割裂了南第8师的部署，于12日9时前出至广田、碧鹤山、下草院里地区；第120师突破后，攻占了圣智峰等地，牵制了当面之敌，支援了第118师向纵深发展，并于12日6时攻占梨木亭。第66军第198师由五音山突破后，向草塘突击，歼敌一部；第196、第197师突破后在红桃山、国士峰受阻（南第3师的两个团已进至横城东北地区，我未发觉）。此时，南第8师在我猛烈攻击下，战斗队形全被打乱，被迫向横城方向逃窜。邓集团当即令第66军主力按预定计划向横城以南

急进，切断横城之敌南逃退路。12日，我第117师和第118师将南第8师大部包围于下加云北山、鹤谷里地区，第120师与第124师也于广田地区包围敌军一部。经一天激战，我将南第8师三个团全部歼灭。由于第66军主力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横城东南曲桥里、德高山地区，切断敌人退路；同时，进至回岩峰的第125师也未能及时渡过蟾江阻截逃敌，致使横城地区美第2师一部、南第8师师部及南第3师大部得以逃脱。

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第3、第5军团由横城东北之荃村里、下琴台里向釜洞里、花田里、铜山地区之敌发起攻击，于13日进至横城东南之鹤谷里、乌原里、下安兴里地区，歼灭了南第3、第5师各一部，有力地配合了邓集团反击作战的胜利。

我在横城地区的反击作战于13日晨结束。在这一反击作战中，我歼灭了南第8师三个团、美第2师一个营、美南军四个炮兵营和南第3、第5师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其中俘敌七千八百余。原在该地区的南第3、第5师余部及美第2师两个团、空降第187团被迫退集原州、宁越地区；东面南第7、第9师也分别自下安味里、下珍富里向平昌、旌善撤退；西面砥平里之敌仍在原地未动。

当时，我判断砥平里地区之敌可能南逃，退集原州之敌亦有继续撤退的可能。为了扩大战果，决心以现有的机动兵力——第39、第40、第42军共八个团于13日晚歼灭砥平里地区之敌；以第42、第66军主力及第120师前出原州以北及其西南地区，阻敌西援并抓住原州之敌。同时，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除以一部兵力于正面牵制南第7师外，以主力向平昌、旌善扩张战果。

13日晚，我军向砥平里之敌发起攻击。由于对情况判断有误，以为敌已逃跑一部，剩下不足四个营的兵力（实际为美第2师第23团全部、一个法国营和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中队、共六千余人，并已构筑了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怕敌人跑掉，因而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采取了野战进攻的方法，仓促投入战斗，再加上我军参战部队建制多，通信联络、协同动作差，以致当夜仅歼敌一部未能解决战斗。14日，西线美骑兵第1师、英第27旅、南第6师开始东援。是日晚，我调整部署，继续以六个团的兵力进行攻击，并将敌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

狭小地区。但是，敌已形成据点式防御，兵力、火力集中，我火炮少，弹药又不足，因而仍未能解决战斗。

15日，援敌美骑兵第1师第5团由后浦里进至曲水里，在坦克三十余辆、飞机百余架次掩护下，向我第116师和第126师阻援部队攻击，我将敌步兵击溃，但敌坦克二十余辆突入砥平里与守敌会合；由骊州方向出援的南第6师和英第27旅的先头部队也抵近砥平里。这时，美骑兵第1师、英第27旅、南第6师主力在骊州、长湖院里已部署了纵深防御，东线敌人也在原州、武陵里一线形成了新的防御。我向原州西南发展进攻的各军被阻于原州以北地区，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向平昌、宁越方向发展亦不顺利。

志愿军首长及时分析了当时的战场形势，认为：如继续组织力量攻击砥平里之敌，即使能够攻克，就整个态势来说，再各个击破敌人、造成战役的有利形势，已慢了一步；除非我在攻克砥平里的同时，能够击溃并歼灭相当数量的援敌，我军主力能适时进至长湖院里以南地区，即敌之主要进攻集团侧后，才能迫使敌人全线退却，但依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因此，志愿军首长于15日17时30分决定停止对砥平里之敌的进攻。16日拂晓前，我进攻部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前出至原州附近之各军也同时向北转移。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于19日收复平昌，逼近旌善，将南第5、第7师压缩在堤川、宁越以北地区，威胁了敌人的侧背，有力地配合了正面作战，获得领导机关通报表扬。20日以后，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也开始逐步向北转移。

我在东线实施反击过程中，西线敌人仍继续对我坚守在汉江南岸的部队进行猛攻。第38军在汉江以南之武甲山、南治岘一线，第50军留下的一一个团在广州附近地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抗击了敌人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猛烈炮火支援下的连续进攻，始终守住了基本阵地，钳制了敌人主要进攻集团，有力地配合了我在东线的反击作战。为此，第38军获得了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砥平里战斗停止后，该两军部队亦先后于16日和18日撤至汉江北岸。

至2月16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我共作战二十三天，毙、伤、俘敌两万二千余人。

五、进行运动防御，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我军第一阶段作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消灭敌人不多，还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因此，估计敌经过稍事整理后，还会继续北犯。此时我第一线部队已十分疲劳，兵员减少，准备补充的新兵和老兵尚未到达；战略预备队除第19兵团已于2月15日入朝正向预定地区开进外，第3、第9兵团及其他部队要在4月初才能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集结。如果让敌人很快进至“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据此，中朝两军于2月17日决定：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准备争取两个月时间，以集结兵力、改善交通运输、囤积作战物资，待引敌深入，置汉江于敌背后，再行反击。

我军防御布势为：第一梯队展开八个军，在西起汉江口，沿汉江北岸，经杨平、中原山、横城、烽火山、酒峰、芳林里至下珍富里（正面一百五十余公里）地区，构成第一线防御阵地。以韩集团之人民军第1军团防守汉江口至汉城东南麟岛地段，正面三十二公里；第50军（配属炮兵第26团第2、第3营）防守麟岛至上八堂（均含）地段，正面十七公里；第38军（配属炮兵第46团两个连）防守上八堂至曹佐里（不含）地段，正面三十一公里。以邓集团之第42军（配属炮兵第44团）防守曹佐里（含）至鹰峰（含）地段，正面二十二公里；第66军（配属炮兵第29团第1营）防守鹰峰至井金山（含）地段，正面十九公里。以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之第5军团防守井金山至下大谷（含）地段，正面十七公里；第3军团防守下大谷至芳林里东北河支洞地段，正面十九公里；第2军团于下珍富里以西地域，随时机动。我第一线防御纵深约二十五至三十公里。要求各军在此一防御区抗击一个月时间。

第二梯队展开三个军另一个师，在西起汶山、经议政府、铸锦山、青雨山、座防山、洪川江北岸至洪川、丰岸里地区，构成第二线防御阵地。以人民军第1军团之第19师配置于汶山地域，志愿军第26军配置于议政府、铸锦山地域，第40军配置于座防山、洪川以西地域，第39军配置于洪川、东幕山地域。东幕山以东至东海岸仍由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担任防御。

2月19日，敌人首先在东线发动了进攻。当时，敌人战线西起汉江口沿汉江南岸经金浦、广州、砥平里、原州、旌善至江陵一线，呈凹形状态。敌人为了将其战线拉平，一方面在西线加紧进行强渡汉江的作战准备；另一方面，则以美骑兵第1师、美陆战第1师、英第27旅、南第6、第3师在大量飞机、坦克、火炮的支援下，首先向砥平里以北曹佐里至横城一线我第42、第66军阵地发起攻击。接着，又以美第2、第7师、南第7、第9师于23日起向我左翼人民军阵地发起进攻。我防御部队在粮弹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依靠一般野战工事，节节抗击、迟滞敌人的进攻。敌人进展缓慢，至3月6日始将其战线拉平，推进至杨平、横城、下松宾迄东海岸之江陵一线。美第9军军长布赖恩特·穆尔在指挥其部队进攻中，于2月24日坠机身亡。

此时，西线敌人已完成了渡江作战准备。于是，从3月7日起，敌便集中五个军共十四个师三个旅又两个团的兵力，在全线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从中间突破，造成由东北迂回包围汉城的态势，以夺取汉城，进而向“三八线”推进。其布势为：美第1军之美第3、第25师、英第29旅、土耳其旅、南第1师在金浦至检川里五十五公里地段展开，向汉城、开城方向及议政府、涟川方向进攻；美第9军之美骑兵第1师、美第24师、英第27旅、南第6师在检川里至鸭谷里四十九公里地段展开，向清平川、加平、芝浦里方向进攻；美第10军之美陆战第1师、美第2、第7师、空降第187团、南第5师在鸭谷里至芳林里四十八公里地段展开，向洪川、春川、华川及丰岩里、杨口方向进攻；南第3、第1军团之第3、第7、第9师、首都师、陆战第1团在芳林里至东海岸五十二公里地段展开，向麟蹄及杆城方向进攻。

3月7日，美第25师分两路在南北汉江汇流处附近牛川里及八堂里强渡汉江。我第50、第38军随即在陶谷里、礼峰山、云吉山、芙蓉山一线阻敌前进。与此同时，位于战线中部的美第9军及第10军一部亦向中元山至横城东北之国士峰一线我第42、第66军阵地猛攻，画彩峰、中元山战斗最为激烈。我第42、第66军阻击部队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于3月9日转移至凤尾山、鹰峰山、梅花山、五音山一线继续阻击敌人。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我担任防御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有的

连队战至最后一人也不撤离阵地，但在战术上不够灵活。为此，中朝两军都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很好研究敌人的进攻特点，改进我之战术，并且明确指出：我之作战方针是“积极防御，纵深设防，利用良好地形（山区、河流）节节阻击，迟滞和杀伤敌人，赢得时间，以待后续部队到来进行战役反击”；同时指出：战役上的积极防御，在战术上应是节节阻击和反击相结合的办法。另根据敌人每次进攻之前，必以其优势的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火力，先对我阵地进行毁灭性的轰击，尔后步兵才实施冲击这一特点，还提出在兵力配备上“必须确实贯彻前轻后重原则”^①，指出：“在现代作战中，尤其在敌空军、炮火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的原则，必须是控制要点要道、荫蔽疏散、宽大纵深、前轻后重的配备”，“火力组织应以反坦克与杀伤敌步兵为火力网重点”，并“宜将步兵火器尽量配属前梯队，加强前沿火力”^②。这些原则，即后来所说的：“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器配备前重后轻”的原则。它适时而有力地指导了我军正在进行的运动防御作战。

3月9日，中朝两军根据当时战场形势，为了节省兵力、减少伤亡、缩短供应线和保持主动，决定第一梯队各军自3月10日起，按照预定计划逐步向北转移，准备以四至五天时间，撤至高阳、议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岸至丰岩里一线后，由第二梯队军接替，继续采取运动防御到“三八线”以北地区。交接部署为：人民军第19师接替人民军第1军团，第1军团主力转移至开城、延安地区休整。志愿军第26军接替第50军，第39军接替第66军，第50、第66军回国整补。第40军则接替第42军的防御任务，第38军、第42军分别撤至肃川和元山以西地区整补。人民军第3军团主力转移至县里、麟蹄地区布置纵深阵地，第2、第5军团依托现阵地，取运动防御，逐步向北转移。3月12日起，我第二梯队接替了原第一梯队防御，开始同敌接触。至3月14日，夹北汉江两岸而进的美第25、第24师已占清平川以南之九岩里，截断了春川至汉城的公路；向洪川江推进的美骑兵第1师、陆战

① 志愿军首长和人民军首长1951年3月8日12时发出的指示。

② 志司1951年3月10日给各部队的《战术指示》。

第1师、英第27旅已过洪川江，占领洪川；东线人民军第5、第2军团当面之南第1、第3军团也推进至草岘里、下珍富里之线。我军为争取主动，待机歼敌，14日晨主动撤离汉城，美第3师和南第1师于15日进占汉城。

此时，我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已集结于安东、凤城地区，准备立即入朝；第9兵团主力亦准备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估计该两兵团需于4月中旬完成集结，我4月下旬才能发起战役进攻。根据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开进情况及“三八线”以北附近的地形情况，为了给下一战役创造有利条件，中朝两军于3月14日商定下一战役的进攻出发位置为西起西海岸之长渊，东向新院里、白川里、漏川里、朔宁、芝浦里、华川、杨口、麟蹄、襄阳一线。为了控制这一进攻出发位置和使我新入朝兵团有进行作战准备的时间，要求各防御部队从第二线防御阵地至“三八线”要阻滞敌人二十至二十五天，即到3月底4月初；从“三八线”至我预定进攻出发位置，再争取二十至三十天时间。

3月16日以后，敌人继续采取“主力靠拢”、“等齐发展”和“磁性战术”逐步推进，企图依靠其机械化装备和优势的火力同我进行消耗战。我军则在宽大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部署，实行“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原则，以阻击结合反击、伏击、袭击等各种手段，依托每一阵地节节阻击敌人，大量地杀伤消耗敌人。

3月23日，敌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瓦野里、注文津一线，并以飞机百余架次，将美空降第187团（约四千人及少量坦克、火炮）空降于汶山地区，企图切断正在向后转移的人民军第1军团之退路。同时，以南第1师向汶山进攻。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此时已撤至临津江以北，尚在江南之部队当即组织抗击，敌企图未逞。24日，美空降第187团同其正面进攻部队会合。25日，该团东转，推进至东豆川西南之湘水里、发云里地区，出现在我第26军翼侧；第26军当即以一部兵力进行反击，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是日晚，第26军转移至仙岩里、七峰山、海龙山、旺方山、云岳山一线继续防御。28日，敌进攻旺方山时第一次使用直升机，载步兵三十余人，于我阵地侧后实施

机降，攻占我两个班的阵地。是日，第26军扼守七峰山、海龙山的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十一次，杀伤敌一千余名，并创造了一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坦克九辆的模范战例。

战至3月底4月初，我全线部队逐步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继续阻止迟滞敌人进攻。4月初敌人越过“三八线”，并于4月10日前后，进至其所谓的“堪萨斯线”，即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襄阳一线。

4月15日，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第3兵团（三个军）已在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两个军）亦在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第19兵团（三个军）则早于3月18日在南川、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了集结。新入朝参战的野战炮兵第2师、第8师之第31团，反坦克炮兵第31、第32师，火箭炮兵第21师，高射炮兵第61、第62、第63、第64师等亦分别配属第一线部队作战或担任后方掩护任务。从国内抽调的四万名老兵和八万名新兵也于3月底以前补入部队。此时，敌已发觉我第二番兵团到达，加上经过八十余天连续作战，部队损失严重，异常疲惫，因而除在铁原、平康、金化地区继续其进攻行动以破坏我之反击准备外，其他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进攻。

我军为做好反击准备和便于出击，于4月上旬以后，调整了部署，以第二番入朝作战的部分军，陆续加入了防御作战序列。调整后的部署为：人民军第1军团防守长渊里至汉浦里（含）段；志愿军第19兵团第63军防守汉浦里至朔宁（含）段；第3兵团第60军防守临津江以东至场巨里（涟川北）段；第9兵团第26军防守场巨里（含）至龙潭洞段；第40军防守龙潭洞（含）至上万山洞段；第39军防守上万山洞（含）至北汉江段；北汉江以东地段的防御仍归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至4月21日，敌人被我扼制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三串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我准备发动的战役反击即将开始，第四次战役遂告结束。

战役的第二阶段自2月17日至4月21日止，我共毙、伤、俘敌五万六千余名。

（本节参见附图7、8）

六、小结

(一) 这次战役，我军进行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多种样式的作战，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名，使敌人平均每天要付出九百人伤亡的代价，才前进一点三公里。我军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在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我军依靠一般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此役，我军战斗减员五万三千多人，敌我伤亡对比为1：0.67。

(二) 第三次战役后，我军曾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发动春季攻势，但却被迫立即转入防御作战。这一情况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我军对敌人现代化技术装备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给敌人造成的优势和给我军造成的危害，还认识不足，没有料到敌人会很快恢复攻势，向我发动全线进攻。敌人拥有现代化运输手段，可以迅速进行整补；敌人拥有制空权，不受空中威胁，可以在白天进行各种军事行动；敌人拥有高度机械化装备，可以迅速实施机动，调整部署，整顿队势，可以迅速由进攻转入退却，也可迅速由退却转入进攻。这次敌人能很快地发起大规模进攻，正是由于它占有这些有利条件，而我对此却缺乏足够的估计。其次，我军当时已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没有得到休整补充，第一线兵力又不占优势，也给作战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当敌人发动进攻后，我军很快地判明了敌人企图，采取了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的措施。首先，根据当时情况，正确地决定在西线以坚守防御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而在东线有计划地让敌前进，待敌突出、翼侧暴露时，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以动摇敌之进攻布势，粉碎敌之进攻。在我取得反击作战胜利，向纵深发展受阻未能打破敌人进攻时，又适时地决定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我战略预备队集结后再转为进攻。这无疑是正确的。由于我军灵活地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把运动战与阵地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并为下一步进攻准备了条件。

(三) 我军在横城地区实施反击，歼灭了南第8师三个团及南第3师、美第2师各一部，迫使东线敌人后退二十六公里，对完成防御任

务起了一定的作用。而正确地选择反击方向和目标，恰当地掌握反击的时机和进行正确的部署，则是取得这次反击胜利的重要因素。我军反击的方向选择在东线的横城地区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这里南军多，是敌人部署中比较薄弱的部位，我易得手和继续发展胜利；第二，从这里向南发展，可以威胁西线敌主要进攻集团的侧翼，较易动摇敌之进攻布势，粉碎敌之进攻。在东线诸敌中，我选择了态势突出、翼侧暴露且处于运动中的南第8师作为首先歼击的目标，并集中了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在浅近纵深采取多层的合围部署，实施了远距离的开进，突然地发起攻击，因而一夜之内便达成了合围，打乱了敌人。次日昼间，又乘敌混乱之际，大胆而坚决地进行战术分割包围，因而取得速决歼敌之效。然而，在砥平里战斗中，我军由于对敌情判断失误，没有料到敌人会固守一点，而用野战的方法去攻击已形成据点守备之敌，以致受挫。

(四)这次战役证明，依托一般野战工事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的进攻，实行坚守防御作战是极其困难的，一般不宜采取。当然，有时为了集中兵力在另一个方向上实施进攻，而在局部地区实施带某种机动性质的坚守防御作战，以牵制敌人，保障主力进攻的胜利，也是必要的，但付出的代价将是相当大的。我军在汉江南岸的坚守防御作战说明了这一点。砥平里反击战后，我军在全线实施了长达六十四天的运动防御，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防御任务。经验表明，敌人装备的优势，朝鲜战场的狭窄，以及我军运输补给系统需要保护等因素的存在，也给我军实施运动防御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机动性受到了限制。虽说是运动防御，但却必须有相对固定的防线，而且在既定的防线上必须按照统一计划争取到一定的时间，而不得随意撤守。其次是实施运动防御的阵地也必须是有重点的纵深的多道的，而且要构筑比较坚固的工事，否则，在敌人猛烈的火力突击下，也难以达成预定目的。这次战役，我军根据朝鲜的地形、我战略预备队完成集结的时间以及敌人前进的速度，在一定的纵深之内设置了几道防线，规定了每道防线所必须坚持的时间，实行有计划的节节阻击，从而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同时，为了抗击敌人的猛烈的火力突击，减少我之伤亡，在战术上采取了“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原则，即：在兵力

配备上，以少数兵力（三分之一或更少）进行防守，而以多数兵力置于翼侧作为机动；在火器配置上，则在坚持火器分散、火力集中、荫蔽配置的原则的同时，把主要轻火器配置在第一梯队，以加强第一线的火力。这样，就能较好地把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统一起来。在这次战役中，敌人除使用了大量航空兵、炮兵、坦克兵进行突击外，还实施了空降和机降两种方式的空降作战。事实表明，面对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的进攻，我军在组织实施防御作战中，除了要注重反坦克作战之外，还必须充分重视对空防御和反空降作战，才能保证防御的稳定。

（五）艰苦而持久的防御作战，要求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第四次战役是在比前几次战役更加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军在连续三次作战之后未得休整补充，部队十分疲劳，减员甚多，粮弹极为缺乏，又时值严寒季节，战役持续了近三个月之久，战斗异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是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威力的结果。加强防御作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着重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要大力宣传防御作战的意义，防止和纠正那种“宁愿攻几个山头，不愿守一个钟头”的情绪，树立积极防御的思想。二要及时宣传胜利，表扬英雄模范人物和单位，以鼓舞士气，保持部队旺盛的战斗意志。三要注意边打边整顿，及时将减员较多、建制不完整的分队进行整编。动员机关勤杂人员充实步兵连队，及时调配干部，以适应连续作战的需要。四是在物资供应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要直接参加和领导筹粮、运输和救护等战勤工作，千方百计地保证部队的粮弹供应和伤员的后送，用实际行动鼓舞部队。经验证明，政治工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对于防御作战来说，尤为重要。

第五节 为争取主动，举行反击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第五次战役）

一、敌人继续向北推进，妄图配合侧后登陆，“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

1951年3月下旬，即在我第四次战役运动防御阶段，敌军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地区时，美、英、法等国对于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又开始发生争论。英、法等国惧怕长期卷入侵朝战争而削弱西欧力量，影响欧洲的稳定，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的“心理时机”，公开主张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同我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有的基本同意英、法等国的主张，认为美国的战略“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①，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必将削弱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影响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主张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有利地位之后，同我进行停战谈判；有的则坚持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一直到取得胜利，建立“统一的朝鲜”为止，甚至不惜为此把战火扩大到中国。3月24日，侵朝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极端狂妄的声明，说什么：“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声明，引起了敌人内部更大混乱。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②；其盟国则纷纷函电美国政府，指责与质问美国的

^① 马修·李奇微：《朝鲜战争》第6章。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27章。

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马修·李奇微为美国远东军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由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关于侵朝政策，美国当局在几经争论和同其盟国磋商以后，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最后决定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前提下，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待占据有利地位后，即“以实力政策为基础”，或与我进行外交谈判，或继续其军事行动，以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侵朝敌军根据杜鲁门政府的这一政策，当即于4月初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三十九度线及其以北地区，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①。敌人认为这条线正面狭窄（一百七十公里），地形有利，进可攻，退可守，又是朝鲜北部的腹地；占领这条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可取得有利地位。

至4月10日前后，敌军进抵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襄阳一线。与此同时，敌空军对我后方交通线、物资囤积地、军队集结地域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敌海军也加紧对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封锁和对东西沿海岛屿的侦察、袭扰活动。4月中旬，美国民警卫第40、第45师由美国本土调赴日本与原在日本的美步兵第34团组成第16军，准备使用于朝鲜战场。另外，还加速整训在日本的南朝鲜军三个师，扩建釜山、金浦等空军基地。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似在加紧进行登陆作战的准备。

当敌发现我战略预备队集结、估计我军可能于4月下旬或5月初发动攻势时，除继续以美第9军及美第1军一部在铁原、金化、金城地区保持进攻外，其他方向均暂时转入防御，准备抗击我军的战役反击。

此时，敌拥有地面作战部队（不含勤务部队）为六个军十七个师又三个旅、一个团，共三十四万余人。其第一线兵力为十二个师另两

^① “蜂腰部”是敌军对朝鲜地理形态某一部位的一种形象称谓，形容整个朝鲜半岛为蜂形，蜂腰部指朝鲜半岛最狭窄的部位；该部位又有两种说法，一是平壤、元山线，一是安州、元山线，并无固定的地理概念。

一个旅；第二线及后方有五个师另一个旅、一个团，分别置于春川、县里、水原、原州、江陵、大田地区。

二、我军为争取主动，粉碎敌人登陆计划，决定进行新的反击战役

在横城反击作战胜利之后，我军为了争取时间，集结兵力，准备新的反击战役，扭转朝鲜战场一时的被动局面，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异常艰苦的运动防御作战。当时，我军的意图是：在敌之地面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暂不进行战役性出击，如敌逼我应战，“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①，争取在新的战役中能有志愿军九至十一个军及炮兵七至八个师、坦克三至五个团和人民军两个军团参战。当时，我估计敌占领“三八线”以后的行动有三种可能：第一，乘我疲劳继续北进；第二，暂时（十天至二十天）停止于“三八线”；第三，较长时间（两三个月）停止于“三八线”，进行永久筑城，待阵地大部巩固后再进。这三种可能以前两种可能为多。但敌发觉我有大量援兵到达时，第三种可能不仅存在，而且还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变为长期相持于“三八线”。而此种形势我应力求避免。所以，我准备趁敌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时对敌实施战役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南朝鲜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②

4月6日，志愿军党委召开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和决定举行第五次战役问题。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争指导方针，总结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提出了实施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

会议认为，战争仍处于艰苦紧张的阶段。各方情报及种种迹象表明，敌军进占“三八线”以后还要继续北进，而且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为大。估计敌实施登陆的地区可能是东海岸的元山、通川；正面进攻的方向，可能是平康、洗浦，即首先占领东部山区，尔

①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给彭德怀的指示。

②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给彭德怀的指示。

后再从西海岸镇南浦登陆，配合西线敌军向北进攻。如敌纠集的兵力较大（如六万人），则可能于东西两岸同时登陆。其目的，是要占领三十九度线，即安州、元山线。会议认为，如果敌人这一阴谋得逞，我军主要供应线将被切断，将对我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对敌人登陆企图要做切实的估计，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粉碎敌人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阴谋，迅速夺回主动权，会议决定在敌人登陆之前，我军实施反击。按照当时敌人已很疲惫，伤亡、消耗尚未补充，预备兵力尚未赶到等情况，我立即组织反击最为有利。但是，我战略预备队尚未完成集结，因此，决定将敌大体放至金化、文登里、杆城一线，然后反击。如敌进展快，我于4月20日左右开始反击；如敌进展慢，我即于5月上旬开始反击。

会议决定，我军实施反击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实施反击的主要地域为西线汶山至春川间。该地域有南第1师、英第29旅、美第3、第25、第24师、土耳其旅和南第6师。同时，根据敌战役布势纵深小（基本上只有战术纵深），其援兵主要来自横的方向，还决定我军在战役指导上，实行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战役包围迂回同战术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以一部兵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东西割裂，不使敌东西增援；与此同时，以第3兵团由正面突击，第9、第19兵团则分从东西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南第1师、英第29旅、美第3师（欠一个团）、土耳其旅、南第6师，尔后再集中力量会歼美第24、第25师。为防敌登陆和空降，以第42军位于元山、阳德地区，第38军位于肃川，第47军位于平壤；另建议朝鲜人民军以第2军团位于淮阳、华川地区，第6军团主力位于沙里院、载宁地区。如敌实施登陆，准备待敌登陆后消灭之。

为了争取战役的胜利，会议还对战役准备做了如下部署：第一，立即抓紧时间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术教育；第二，组织第一批参战部队的干部向新参战部队介绍作战经验，并派出顾问协助指挥；第三，按照作战区域划分，严密组织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第四，加紧囤积粮弹物资，规定各参战部队自带五天干粮，各后勤分部准备五天干粮随部队跟进，并要求后勤部门对如何克服“三八线”南北三百华里无粮区、

保证部队粮食供应作出专门布置；第五，要求卫生部门作好收容四至五万伤员的准备；第六，工兵部队立即着手抢修熙川经德蚬里、宁远、孟山到阳德公路，准备在敌一旦登陆、我西线交通被切断时，作为主要运输线。

4月11日和18日，志愿军司令部为了贯彻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根据敌人进攻的特点，下达了《战役指导与战术思想指示》，进一步阐明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强调“只要我军能紧紧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原则’，在战役上把敌人东西割裂，并以足够的兵力把并进之敌割为几大块，同时在战术上再把几大块分割为几小块，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迅速分别歼灭，我们就一定取胜”。同时指出，此次战役能否大量歼灭敌人的重要环节，在于全军能否坚持白天作战。为此，要求各级首长和司令部，必须周密准备，深入指挥，及时了解战场情况，适时组织部队的机动与协同，积极组织对空防御，使部队敢于白天作战。

4月19日，志愿军首长又发出政治动员令，指出这次战役“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号召全军动员起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无比的勇敢和智慧，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争取每战必胜。同时还指出了我之胜利条件和困难条件。

当时，我第9兵团和新入朝的第3、第19兵团已经完成了集结，我第一线作战兵力，已有三个兵团十一个军三十三个师和三个地面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师，共五十四万八千余人（不含人民军），敌我地面作战兵力对比为1：2.02，我已居优势，而且士气高昂。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于3月底来到朝鲜，部队更倍受鼓舞。另外，后方勤务机构和后勤部队也均有加强，已增加到六个分部、两个口岸办事处、三十一个大站、三十九个医院、十一个汽车团、十七个辎重团、八个人力运输团又八个运输营、八个警卫团又七个警卫营、十一个担架团，共十八万余人；后方供应已基本形成四条固定供应线和连点成线的部署，并实行了“分段包运”制度，提高了运输效率，改善了物资供应状况。到4月初，我已囤积粮食三千万斤，弹药三至五个基数。为了进一步加强后勤工作，中央军委于4月16日发出指示，决定在安东与志司驻

地之间，组织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5月19日正式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兼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以统一对后勤工作和后方部队的领导。但是，我军供应情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供应，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同时，新入朝的部队尚无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敌情地形不熟，而且准备不足，均使作战受到一定影响。

4月中旬，敌人发现我军战略预备队集结后，虽然在铁原、金化、金城方向仍在继续进攻，但进展缓慢。我军为了便于出击，决定再诱敌深入一步。15日令第39、第40、第26军主力于17日夜开始向我预定之进攻出发阵地逐步后撤。同时令其他各突击集团向进攻出发阵地开进。

我军后撤后，敌又继续北进。19日，美第25、第24师先头团进至铁原附近之药泉洞、文惠里地区。鉴于铁原正面之敌态势已经突出，并将继续推进，中朝两军遂决定于4月22日黄昏向敌发起反击。

三、我军集中兵力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逼近汉江，歼敌两万余

4月21日，进攻之敌被我军扼制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三串里、芝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其态势：

美第1军指挥的南第1师（附南青年团）位于开城、汶山、廉安里（高浪浦里以南）地区；美第3师（欠一个团）附英第29旅、菲律宾营位于廉安里、麻田里、三串里（涟川以北）地区；美第25师附土耳其旅位于涟川及芝浦里以西古南山地区；美第3师第15团为预备队，位于议政府。

美第9军指挥的美第24师位于文惠里、汉滩川（芝浦里）、自等里地区；南第6师位于上海峰、头流峰地区；美陆战第1师附南陆战第1团位于将军山、大利里地区；英第27旅为预备队（后由英第28旅接替，英第27旅回香港整补），位于加平。

美第10军指挥的美第2师附荷兰营、法国营位于九万里、杨口地区；美第7师位于杨口、加儿里地区；南第5师位于加儿里、元通里地区。

南第3军团指挥的南第3师位于元通里、寒溪岭地区；南第7师为预备队，位于县里、美山里地区。

南第1军团指挥的南首都师位于寒溪岭、华彩峰地区；南第11师位于达摩峰、杆城地区；南第9师为预备队，位于江陵地区。

美骑兵第1师、空降第187团、南第2师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分别置于春川、水原、原州地区。

是日（21日）午前，我各突击集团均已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完成了战役展开。中朝两军商定第五次战役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27军及第39、第40军，配属炮兵第1师之第25、第26、第27团、炮兵第2师之第30团第1营、炮兵第7师之第11团和防坦克歼击炮兵第401团，从左翼突击。以第20、第26、第27三个军向万世桥里及机山里、抱川方向实施主要突击，首先歼灭上海峰、白云山地区之美第24师、南第6师各一部，尔后协同第19、第3兵团主力会歼美第24、第25师。第40军向加平方向突击，切断春川至加平公路，割裂东西线美军联系，并以一部前出到华川、春川间之马坪里地区断敌退路，配合第39军歼灭逃敌和阻援。第39军以一部兵力于华川以北钳制敌人，主力向论味里、原川里方向突击，钳制美陆战第1师、骑兵第1师不得西援，保障兵团左侧翼安全。

第3兵团指挥第12、第15、第60军，配属炮兵第2师第28、第29团、第30团（欠第1营）和防坦克歼击炮兵第403团，从正面突击。首先歼灭涟川地区之美第3师主力及土耳其旅，尔后向哨城里、钟悬山突击，协同第19、第9兵团主力会歼在永平、抱川地区的美第24、第25师。

第19兵团指挥第63、第64、第65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配属炮兵第8师之第31团、第44团，从右翼突击。在扫除临津江以西之敌后，在德岘洞、无等里地段上突过临津江，首先歼灭绀岳山地区之英第29旅，尔后向东豆川里、旺方山、抱川方向突击，协同第3、第9兵团会歼美第24、第25师。突过临津江后，以一个军迅速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之。人民军第1军团首先歼灭开城、汶山地区之敌，尔后向高阳、汉城方向突击，占领汉城后担任该城守备。

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指挥人民军第3、第5军团，以一部兵力于杨口以北地区积极钳制美第2、第7师，主力向南第3、第5师接合部西湖里、麟蹄地区突击，首先歼灭南军一两个团，得手后向平昌、江陵方向发展进攻。

4月22日昼间，西线敌人继续向铁原、金化方向进攻，其他方向之敌仍处于守势。是日黄昏，我各突击兵团按照预定计划向敌发起全线反击。

左翼第9兵团迅速突破敌人防御，进展顺利，23日夜完成了第一步任务。第20、第27、第26军前出十五至二十公里，进占龙华洞、外药寺洞、白云山地区，歼灭美第24师、南第6师各一部。第40军22日午后打退敌人进攻之后，主力乘胜插向敌人纵深，沿途打垮敌人五次阻拦，歼灭美第24师、南第6师各一部，缴获各种炮二十余门，坦克十二辆，汽车五十余辆，于23日24时突入敌纵深三十余公里，前出到“三八线”以南加平东北之沐洞里地区，胜利完成了战役割裂任务。第39军亦前出到华川以南之满月岘、原川里一线，将美陆战第1师隔于北汉江以东，不得西援。

担任中央突击的第3兵团，突破后在涟川以北受到美第3师、土耳其旅顽强抵抗，进展比较缓慢，于23日午后前出到涟川东西地区，之后又继续向永平、哨城里方向进攻。

右翼第19兵团之第63、第64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在扫清临津江西岸之敌后，第一梯队师于23日凌晨突过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第63军攻占了江南要点绀岳山和瓮店洞以南398.1高地，歼敌一部，以后继续向磨叉山、神岩里英第29旅阵地进攻。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64军攻占长坡里、高士洞一线后，在江南岸弥陀寺以北地区受阻，未能迅速突破南第1师主阵地。人民军第1军团于22日晚占领开城，23日占领长湍，各歼敌一部，之后，继续向汶山方向进攻。

24日，我军继续发展进攻，全部进抵或越过“三八线”。第9兵团当面之敌，在我军猛烈突击下，逐步后撤。我军乘机多路猛进，于是日前出至云山里、坡州洞、国望峰一线，逼近“三八线”，并在永平、金谷（坡州洞北）、龟汀洞等地分别包围了美第24师五个营、连建制单位，但因我炮兵在敌机威胁下不能适时跟进和断敌退路兵力不足，被

围之敌大部突圍南逃。第3兵团于是日晨前出到“三八线”附近的花峰村、炭洞、板巨里之线，并在炭洞、栗隅地区包围了美第3师第35团，该敌在大量航空兵、炮兵、坦克掩护下突圍南逃；之后，我在哨城里、宝藏山、永平地区与敌形成对峙。第19兵团之第63军于是日攻占磨叉山、雪马里，歼英第29旅一部。第64军为迅速击破当面之敌，于是日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由于缺乏进行连续攻击的准备，未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炮兵被隔在临津江以北），在攻击东文里时再次受阻。而此时兵团第2梯队第65军两个师已渡过临津江，致使我军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长坡里、高士洞、马智里以北、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影响了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第29旅的任务按时达成。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24日由高浪浦里以西渡过临津江，逼近汶山，一部转向议政府、高阳之间地区进攻。

西线我军发起进攻后，东线人民军第3、第5军团亦向杨口、元通里一线敌军发起进攻。23日，第5军团在麟蹄以北西湖里地区歼灭南第5师第36团大部，24日又在麟蹄、县里间歼灭北援之南第7师第5团大部。

此时，敌人在我军连续两日的猛烈突击下，一面以美第1军指挥的南第1师、英第29旅继续扼守汶山、弥陀寺、神岩里一线阵地，掩护位于其右翼的美第1军主力和美第9军撤至磨叉山、哨城里、钟悬山、姜氏峰、王女峰、龙华山一线组织新的抵抗。另一面则迅速调英第28旅、加拿大第25旅两个营和美骑兵第1师第7团增强加平地区的防御，阻止我第40军向其暴露的翼侧发展进攻；调美骑兵第1师（欠第7团）至汉城、南第7师至麟蹄、南第9师至县里，加强该三个地区的二线兵力。

为了发展胜利，右翼第19兵团根据上级领导机关关于速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的指示，经过调整部署，于25日18时继续向当面之南第1师、英第29旅进攻，突破了敌人工阵地，于24时前顺利占领了汶山、法院里、葛谷里、中牌里、七峰山一线。先后歼灭南第1师一部和英第29旅格特斯特郡团第1营及坦克团大部，共四千余人。该兵团第64军先遣支队以坚决勇猛动作突入敌纵深二十五公里，前出到

议政府西南之道峰山，对敌侧后造成了威胁。第 63 军第 189 师在上桥场包围敌二千余人，激战一小时后，因断敌退路兵力单薄（仅一个营），敌在二十余架飞机支援下，以八十余辆坦克为先导，突围南逃。中央第 3 兵团于 25 日攻占哨城里、钟悬山、宝藏山地区，歼敌一部；该兵团第 15 军一个营在哨城里东北大田里地区歼灭美第 3 师两个连。左翼第 9 兵团继续向当面之美第 24 师突击，至 25 日晚占领清溪山、云岳山和中板里、永阳里地区，并歼敌一部。

我军连续作战三昼夜，虽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对敌翼侧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敌人在我打击下，于 25 日逐步撤至锦屏山、竹叶山、县里、加平、春川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

26 日，彭德怀司令员就战役进展情况和下一步作战打算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其要点是：（一）此役，我为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提前于 4 月 22 日开始，各项准备不充分。敌军兵力部署齐头靠紧，没有间隙；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我插入敌纵深必须经严重战斗，才能打开缺口，故作战三昼夜，没有达成迂回议政府、截断敌人归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二）朝鲜地势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且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便利条件。敌大量援兵到日本，在我后方登陆的企图似更加明显。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我军在朝作战，如不能大量歼灭敌之登陆部队，则其登陆野心始终不会放弃；同时，朝鲜地势狭窄，如敌不登陆，兵力集中，亦不易分割。不如利用敌之登陆，隔离其联系，反而有利于各个击破。（三）如敌很快登陆，我虽有准备，但尚难应付两面作战；如能将敌登陆推迟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即能同时应付两面作战。（四）根据以上所述，此次作战，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两个军团（共五个军）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以小部队监视之袭击之，使敌预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以便歼灭之。我军主力则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机动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

中央军委同意了上述作战方针和部署，并指出：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及在此以前的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但敌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而我只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向南进逼，估计敌人在未得到大量补充（估计5月份将有一批新兵）或援兵（即运日的军队）能使用以前，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们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此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们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或向北进攻，以便我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

依据上述精神，我军于26日继续向敌防御纵深发展进攻，并于当日占领了敌人锦屏山、县里、加平第二线阵地。至28日，右翼第19兵团攻占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人民军第1军团在梧琴里歼灭南第1师一个营大部；第63军在道乐山包围美第3师一个团，敌在大量航空兵、坦克掩护下突围南逃。中央第3兵团进占自逸里、富坪里地区。左翼第9兵团攻占榛伐里、祝灵山、清平川、加平、春川地区。东线人民军部队在麟蹄以南地区，以积极动作钳制了当面之敌，配合了我西线作战。

是日（28日），敌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美骑兵第1师西调汉城之后，在汉城周围组成了绵密的火制地带，妄图诱我攻城，给我以大量杀伤。我军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战机已失，主力遂于29日停止了进攻，而以一部兵力逼近汉城，前出至汉城近郊之北岳山；一部逼近汉江，占领退溪院里、九陵山、金谷里、磨石隅里一线地区；一部渡过昭阳江，占领春川以东之九峰山、坪村里地区，与敌保持接触，掩护主力在高阳、议政府、抱川、华川及春川以北地区整补，准备新的作战。第40、第26军则北调沙里院及平康以北地区，准备对付敌人可能的登陆。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遂告结束。

此阶段作战，我共歼敌两万三千余人。

四、我军转移兵力，向东线敌军发起进攻，歼灭南军第3、第9师大部

我军第一阶段进攻作战，迫使退守汉城及汉江、昭阳江南岸后，整个战线形成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斜线态势，东线敌人明显突出，而且自隐里至东海岸均系南军。在西线，美军主力则逐渐向水原、杨平、洪川线以北集结。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首长根据4月26日所确定的行动方针，为了继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贯彻多歼南军，以孤立、分散美军，创造今后消灭美军有利战机的精神，于4月28日经与人民军商定，立即转移兵力，以南军为主要歼击目标，举行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令第3、第9兵团稍事整补后即隐蔽东移，在杨口、麟蹄线发动新的进攻，求得歼灭南军两三个师及美第7师一部，以利尔后作战。同时，为了迷惑与钳制西线敌军，令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江下游（汉城以西）、第19兵团在汉城以东实施渡江佯动，并令第39军主力南渡昭阳江，进至春川、洪川间，以掩护第3、第9兵团东移。

4月30日，敌人为了查明我军动向，破坏我军进攻准备，掩护其调整部署，开始以一部兵力向我发起进攻。至5月8日，先后进占高阳、水落山（议政府东南）、禾也山（清平川南）、原昌里、富坪里至襄阳以北之龙浦里一线。此时，敌人判断我军可能向其中部战线发动新的进攻，遂即转入防御，并将美第7师西调北汉江以东揪谷里、龙头里地区，将预备队南第2师北调禾也山、鼎排地区，增强了中部战线的兵力。其布势：

西线，即勿老里（自隐里西北）经原昌里、九岩里、高阳至西海岸，有美军六个师，英、土（耳其）军两个旅，南军三个师，以汉城为重点，成一线密集配置。东线，即勿老里经富坪里、寒溪岭（968.1高地）、龙浦里至东海岸，有南军六个师，亦成一线配置。美第3师、英第29旅、美空降第187团，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分别置于京安里、永登浦、金浦地区。

5月6日，中朝两军下达战役第二阶段预备注命令，决定以第9兵团和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县里地区

南第3、第5、第9师（后加南第7师），尔后视情况歼灭南首都师、南第11师；以第3兵团割裂美南两军联系和阻击美第10军不得东援；以第19兵团在西线积极行动，配合东线作战。5月8日，中朝两军又对第二阶段作战指导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实现战役意图的几个关节：一是第19兵团在钳制方向上要认真地积极地实施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二是第3、第9兵团要很好地组织开进，切实隐蔽我军企图，绝不能事先被敌人发现我大军东移；三是全歼县里地区三个南军师的关键，在于几把合围的钳子能按时到达预定的合钳位置，迅速达成两翼迂回，多路切断，层层包围；四是能否掌握战机，及时集中力量歼敌的关键，在于各部队特别是执行钳击迂回任务的部队能否及时报告敌情和自己的位置并采取实际的积极的行动。

5月8日和9日，第3、第9兵团和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在第9兵团司令部驻地召开了联合作战会议，会后确定战役部署如下：

第9兵团（欠第26军）附第12军，配属炮兵第25、第26、第11、第28团，为主要突击集团。第12军以主力由勿老里、三街里段向东南方向突击，歼灭踏凤里地区之南第5师，以一个加强师向长水院、长坪里、束沙里方向行战役迂回，与人民军第2军团合钳，阻敌向南和向东南逃窜。第27军在于论里、阴阳里间突破，首先以有力一部迅速抢占砧桥、梨岘地域内之要点，与人民军第2军团在长津坪合钳，截歼南逃之敌；军主力攻歼上南里、坊内里地区之南第7师，另以一部配合第12军攻歼南第5师。第20军在富坪里、桢稳里间突破，首先以有力一部迅速向东南插进，抢占后坪里、美山里附近要点，与人民军第5军团合钳，截敌南逃；军主力迅速割裂南第7、第9师联系，向县里方向突击，在人民军第5军团协同下歼灭县里地区之南第9、第3师，另以一部配合第27军攻歼上南里地区之南第7师。

人民军第5军团（附第3军团第1师）从军粮田、贵屯里、五柞洞南第3师翼侧突破，以有力一部猛插镇东里（县里东南）、旺盛谷，与第20军合钳；主力由番伊堡、大鹤洞向县里方向突击，协同第20军歼灭县里地区之敌。第2军团由马山里及其以西之南首都师与南第3师接合部突破，以一个师向南猛插，抢占束沙里，与第12军合钳，并适时围歼下珍富里地区之敌；军团主力抢占桂芳山、苍村里、长津坪

诸要点，与第 27 军在坊内里、梨岘合钳，截歼南逃之敌。第 3 军团（欠第 1 师）尾第 2 军团之后迅速抢占寒溪岭、望对岩山、琉璃峰、西林里地区，堵截县里地区之敌东逃和由襄阳西援之敌，保障翼侧安全。

第 3 兵团（欠第 12 军）附第 39 军两个师，配属炮兵第 29、第 30 团各一个营和防坦克歼击炮兵第 402 团。以第 15 军与第 9 兵团并肩由坪村里、上杰里突破，向九城浦里突击，割裂美、南两军联系，力求歼灭第 2 师一部，尔后视情况机动。第 60 军在楸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第 10 军，力求歼敌一部。第 39 军（欠 1 个师）于春川地域集结，为兵团预备队。

志愿军第 19 兵团（配属炮兵第 31 团）和人民军第 1 军团，在高阳至加平宽大正面上钳制西线美军主力，于议政府以南水落山地区及汉江北岸之磨石隅里、清平川地区，选择敌人两三个目标（每个目标一个营左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彻底歼灭之。第 19 兵团主力位于清平川西北地区，准备第二步适时渡汉江，扩张战果。

当我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的意图确定之后，5 月初，西线第 19 兵团和人民军第 1 军团即开始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展开了积极的战斗活动，不断地袭击敌人，同时，还在清平川、磨石隅里及汉城以西，公开调查汉江以南兵要地志，摆出我军迂回汉城及渡江南进的姿态。人民军第 1 军团还曾以一部在汉城以西渡江。此时，侵朝军总司令李奇微也确被我军佯动所迷惑，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

我第 3、第 9 兵团经十天整补后，从 5 月 9 日开始，在第 39 军掩护下挥师东向，至 15 日相继隐蔽地进入春川至兰田里（麟蹄西南）间的北汉江、昭阳江两岸地区；朝鲜人民军第 2、第 3、第 5 军团亦同时进占麟蹄及其以东地区，按时完成了战役展开和进攻准备。

5 月 16 日 18 时，我各突击兵团按预定计划先后向敌发起猛烈突击。

第 9 兵团突破敌人防御后，第 20 军于 16 日 24 时由九万里以东渡过昭阳江，攻占富坪里一带南第 7 师第 8 团阵地。该军第 60 师迅速向敌纵深勇猛穿插，至 17 日 3 时，突入敌纵深二十五公里，按时抢占了后坪里、五马峙、美山里、旺盛谷地区，歼敌五百余名，切断了县里

地区南第3、第9师南逃退路。第27军于17日3时进占桃水庵、美也洞、院巨里一线，一部攻占了于论里附近地区；担任迂回任务之第81师不惜伤亡，不为小敌所诱，不停息地交互攻击前进，经大小战斗十八次，于17日5时突入敌纵深二十八公里，按时抢占了严达洞公路两侧高地和砧桥、坊内里诸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西南退路，并会同第60师在上南里地区全歼南军五个营（三千余人），将南第5、第7师击溃，缴获大量装备，残敌仓皇南逃。人民军第5军团于17日午前占领了贵屯里、镇东里、芳台山诸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东南退路，与第20军对县里之敌构成了合围。第12军突破后，主力于三巨里歼南第5师一部，继在自隐里北侧与美第2师及法国营（战前了解自隐里地区系南军）展开激战，前进受阻。该军担任迂回任务的第31师主力被敌阻隔，只有一个团从敌左翼绕道插入敌人纵深，于18日拂晓攻占长水院，因而未能按时达到向丰岩里、束沙里迂回的目的。人民军第2军团自战役发起即因山大、积雪，行动困难，受阻于雪岳山地区。第3军团（欠第1师）因第2军团受阻，改尾随第5军团进入战斗，进占望对岩山、琉璃峰、西林里地区。此时，我军虽已切断了县里地区之敌退路，但尚未完成对该敌的外层包围。中朝两军当即发出指示，要求第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前指所属部队必须贯彻大胆迂回与分割包围，以达全歼敌人的作战思想，必须利用天候和敌溃乱时不放松白天作战的任何机会，以争取战役的全胜。根据这一指示，第9兵团第12军第31师按计划继续迅速地向束沙里、下珍富里攻击前进；人民军第2军团主力亦继续向下珍富里以东前进。同时，为构成严密包围，第81师迅速抢占了苍村里、三巨里。

18日晨，县里地区之南第3、第9师开始分经龙浦、芳东里、镇东里向南及东南方向突围。我第20军和人民军第5军团乘机分从东西两面出击，战至19日，将该敌大部歼灭在县里及其以南地区，缴获了敌人全部重装备。敌一部溃散于山林，我军当即于现地展开搜剿作战。

在我军围歼县里地区之敌时，南第5、第7师残部于18日逃至洪川东北之城山里和横城东北之柳洞里地区；靠东海岸的南首都师、第11师亦畏歼南撤，退至注文里、江陵地区。

19日，为继续歼灭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之敌、我第12军在自隐

里地区歼灭了美第2师两个营及法国营大部之后，军主力及临时加强该军之第60军第181师即前出至踏枫里、上莲洞、新村、九屯峙地区，其第31师一个团于20日晨前出到束沙里南之兄弟峰。第27军于20日占领讷言里、判官垈、苍村里地区，并歼敌一部，一个团前出到束沙里。人民军第5军团占领广院里、清道里地区，一部前出到下珍富里以北皮木亭，歼南第3师残部七百余人。人民军第3军团21日收复襄阳。

第3兵团之第15军发起进攻后，至17日晨攻占沙五郎峙、双德洞、古约洞及三年洞等地，歼美第2师一部。18日继占板项里、大水洞及德田岘地区，并在大水洞将美第2师第38团团部及第1、第2营大部歼灭。因美第2师与陆战第1师在寒溪、也是垈里、都十里之线继续顽抗，我前进受阻，未能进一步实现战役割裂任务。第3兵团当即令第60军第179师机动至春川以东地区，增强第15军方向上的突击力量，歼灭寒溪及其以东之敌。因敌主力已经靠拢，亦未实现。第60军之第180师以积极行动攻击当面之敌，16日夜攻占汗谷、塔洞、鳩岩里一线，19日攻占洪川江以北法所里地区，牵制了当面之敌美第10军之美第7师不得东援。

第19兵团以四个师兵力，分别向高阳、道峰里、退溪院里、金谷里、磨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之敌进攻，17日攻占上述各地，并歼敌一部。18日4时，第63军南渡北汉江，占领通方山、罗山、凤尾山、508.7高地。在抗击敌人反击中，歼美军一个营和南军三个连的大部。

20日，西线敌军为减轻我军对其第9、第10军的压力，开始以美第1军三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向我展开进攻，我第19兵团遂转入防御。此时，东线敌军在我连续突击下，已撤至九成浦里、丰岩里、苍洞里、下珍富里、铁甲岭、仁邱里地区布防。美第10军主力已沿战线向洪川、清凉里逐次东移。美第3师则由汉城东南之京安里迅速东援，于19、20日先后进至丰岩里、下珍富里，堵塞了战役缺口，增强了防御。南第8师亦由大田北调平昌、堤川，建立了纵深防线。于是敌又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线。这时，我军在一个月之内已连续进行了两次作战，部队相当疲劳，且弹粮将尽，雨季又已接近，江湖沼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中断，我军补给将遇到更大困难，顾

虑更大。另外，此役未消灭美军师、团建制单位，敌还有北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继续前进，不仅不易消灭敌人，反而会增添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更为主动。于是，中朝两军决定停止进攻，于 21 日结束第二阶段的作战。

此阶段作战，我共歼敌两万三千余人。

五、我军向北转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之后，中朝两军“为争取主力集结休整，总结作战经验，造成而后有利战机，以便更多的歼灭敌人”，于 5 月 21 日下达指示，决定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之线及其以北地区进行休整。部署：第 19 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人民军第 1 军团主力转移至开城地区休整，留一部于汶山、坡州里以南阻敌。第 3 兵团主力移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留一个军从加平、春川（不含）线开始布防，利用华川以西山区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 19 兵团以机山里、文岩里、汉滩川（铁原不含）之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 19 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 3 兵团。第 9 兵团主力转移至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一个师利用昭阳江及华川湖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 3 兵团以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金化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 3 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 9 兵团。人民军前指各军团主力转移至麟蹄、杨口、襄阳之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以一至两个师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线及以南采取机动防御，阻击敌人。人民军前指所属部队与第 9 兵团以大同里、四明山及北汉江为分界线，以西属第 9 兵团（线上含），以东属人民军。部署规定各部统于 23 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并要求在转移时各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必须确实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特别加强工事，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尤须严密组织与发挥炮火的威力，予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对突出之敌，在有利我出击的情况下应即行组织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一

个连至一个营，南军一个营至一个团为目标，以滞止敌人的进攻，争取更多的时间，利我主力部队休整。5月22日，志司在答复第19兵团关于我军最后抵抗线的请示电中又指出：根据敌人以前习惯，在我进攻停止后，往往利用其高度机械化条件，对我进行所谓“磁性战”，企图消耗疲劳我军。我军主力北移休整时，敌尾我北犯是肯定的，但前进速度，要看敌人的兵力大小和我军实施机动防御打得好坏而定。我军最后抵抗线，亦即我下一战役的出击线，大体是秀龙山、朔宁、高台山和汉滩川以东大得峰、福柱山、巴浦里之线（即原第五次战役反攻发起阵地）。

5月22日，志司为避免我军转移时部队拥挤，令原任第3兵团预备队的第39军提前于22日黄昏转移。第3兵团令第15军亦提前于22日黄昏转移。

23日晨，敌人在我主力尚未转移时，即利用我军补给困难的弱点，开始有计划地猛力反扑。

敌在反扑中共集中了三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并有大量的航空兵和远程炮兵支援，主要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多路向我实施反扑。其部署：美第1军沿汉城——铁原轴线实施主要进攻；第9军向春川、华川方向进攻；第10军向麟蹄、杨口方向进攻。南第1军团沿东海岸北犯，以为配合。

我军向后转移，本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但是，由于对敌有计划地实施这种规模、这种形式的反扑估计不足，以致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有的需要两天的行程，作横向运动方能进入防御地区；有的部队虽进入防御地区，但未很好控制要点与公路，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因此，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敌“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造成了我在转移初期十分被动的局面。战场情况的发展是：

23日，西线，南第1师进攻汶山、高阳地区，人民军第1军团节节抗击，逐步撤至临津江附近地区（汶山至高浪浦里段），敌进至马智里、斗浦里一线；美骑兵第1师、第25师、英第28旅、加拿大旅、南第2师及美第24师与我第65军对战在议政府、清平川一线。中线，南

第6师、美第7师、陆战第1师、第2师进至加平、汗谷、正屏山、大龙山（均位春川以南相东南）、寒溪（自隐里以南）线。我第60军之第180师位于北汉江以南之汗谷、正屏山地区，第179师位于大龙山及其以东地区，抗击敌人的进攻。东线，敌无大动作，我第9兵团主力按时向北转移。这时，战场形势是：第65军右翼已经暴露；在第3、第19兵团接合部加平方向则出现了缺口。

25日，各路敌军继续北犯。我第65军自议政府、清平川一线后撤二十至三十里，收缩至龙岩里、旺方山一线，使第3与第19兵团接合部间本已出现的缺口又进一步扩大。第60军则因战地尚有大批伤员等待后运，奉命仍在原地阻击敌人，掩护伤员转移，而未能进入指定防御地区布防。此时，南第6师、美第24师已突进至春川西北之济宁里、城隍堂，并控制了加平以东北汉江南岸之江村里渡口；美第7师、陆战第1师一部已接近春川及春川以南之新延江。我第180师仍顽强战斗在北汉江南岸汗谷、正屏山地区，两翼完全暴露，北移路线已受到威胁。第9兵团第20军于24日晨，已由县里及其以南地区转移至杨口、麟蹄之间地区，一部于富坪里以西之九万里。此时，该兵团正面美第2师、空降第187团已由洪川方向进至富坪里、九万里地区，美空降第187团一部在九万里实施空降，企图堵截我军，同我第20军部队发生战斗。南第5师主力已进至县里附近地区。我第9兵团之第27军被隔阻在富坪里以南、洪川至麟蹄公路东西两侧桃木洞、玉山洞（路西）、鹫峰山及县里（路东）地区，已不能执行原准备利用昭阳江（新延江至大同里段）阻敌任务。据此，第27军首长当机立断，立即令第79师于富坪里、麟蹄以南地区，阻击敌人的进攻，令第81师于县里地区阻击敌人进攻。原配属第9兵团作战的第12军主力由丰岩里出发，24日转移至自隐里、于论里地区，被敌割于洪川至麟蹄公路以东，其第91团则被远隔于下珍富里以北三巨里地区。这样，截至24日晚，我军最初所确定的机动防御开始线未及形成，即被敌突入，并且还在两个方向上，即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被敌分割，形势对我不利。志愿军首先根据这一情况，于24日22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并选择有利地形，采取伏击、反击的手段，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停止敌人的进攻；否则，我不仅不能安

全转运伤员，主力亦难以得到休整，甚至可能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25日，敌主力全部展开，分多路继续向北进攻。西线，我第65军在节节阻击之后，除一部于七峰山、海龙山阻敌外，主力于26日晚撤至汉滩川以北地区，未能按计划完成在议政府至清平川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的任务。中线，我被隔断之第12军主力已于24日晚乘敌先头部队向前推进的空隙，越过洪川至麟蹄公路，正继续分向华川、杨口方向转移。第60军主力于25日晨渡过北汉江转至华川以南坪村、大加马尹（第181师）、西上里、梧口南里、马坪里（第179师）地区。第180师亦由春川以南之汗谷、正屏山地区全部撤至北汉江以北之鸡冠山、明月里、九唇垈山、北培山、上下芳洞地区（均在春川西北），同第179师一部继续抗击敌人进攻。战至25日黄昏，由春川方向进攻之美第7师占领了我第179师西上里、退洞里阵地，由西面江村里进攻之南第6师占领了我第180师鸡冠山阵地，由城隍堂进攻之美第24师占领了我第180师右侧后之烛台峰、间村阵地，我第180师被割于北培山、驾德山、梧月里地区。为准备抗击敌人进攻，第181师和第179师主力奉命转移至史仓里、滩甘里、马坪里地区。东线第9兵团第27军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在杨口、麟蹄以南富坪里、县里地区英勇抗击敌人进攻，将敌阻于昭阳江南北地区，有力地掩护了我军伤员的后送及主力的转移。

5月26日，志愿军首长鉴于战线中部由芝岩里、官厅里至机山里线（加平东北至抱川东北之间）我有一大空隙，同时，得悉敌人有乘我疲劳以美第1军向铁原、美第9军向金化、美第10军向杨口方向继续北犯的企图，为迅速稳定局势，停止敌人进攻，即令第65军以一个团确实控制机山里、清溪山阻击当面之敌北犯；令第60军迅速转移至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均在机山里东北）地区，坚决阻止北进之敌；令第15、第12军主力速向金化以南实乃里、多木里地区集结，加修工事，准备迎击敌人进攻；令第9兵团在芝村里、华川、山阳里一线及东西地区，迅速作纵深防御配备，准备消灭沿春川、华川公路北犯之敌。同时指出：在此情况下，只有克服一切困难，给北犯之敌以打击，才能取得休息，否则，松懈战斗意志，将遭受严重损失。

这时（26日），西线，南第1师已占汶山并越过临津江，美第1军

已沿京义铁路线两侧推进至绀岳山（东豆川里西）、逍遙洞（东豆川里北）、梁文里（永平东）及机山里线，继续向我第 65 军前沿铜幕里、哨城里、钟悬山、艮子里进攻。东线，麟蹄、县里方向之敌被我第 27 军所阻无大进展。中线，加平、春川方向之敌继续向我第 60 军第 180 师和第 179 师阵地进攻，并突入我军阵地背后。由该方向行正面进攻的南第 6 师占鸡冠山后继续向北推进；由右翼进攻的美第 7 师已占领梧口南里、马坪里、方下桥（华川南）；由左翼进攻的美第 24 师已占领松亭里、滩甘里。我第 180 师几乎完全处于被敌包围的态势。此时，第 60 军为接援第 180 师，已不能执行在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部署阻击的任务。因而，志司改令第 15 军负责该线防御，并令其将防御地区西延至自逸里。26 日，第 60 军令第 181 师向滩甘里反击，接应第 180 师，因通信联络失灵，未能实现。第 180 师当晚向史仓里方向突围，27 日晨占领鹰峰后受阻，突围未成。27 日敌占史仓里、华川，我第 60 军于是日晚又以第 179 师接应第 180 师亦未果。此时，第 180 师主要指挥员犹豫动摇，未能很好查明情况，集中全力从敌间隙中坚决突围，而采取了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遭到严重损失。

27 日，进攻之敌进占汶山、永平、华川、富坪里、麟蹄线，仍企图向铁原、金化、杨口进攻（南第 1、第 3 军团仍在沿东海岸继续北犯）。中朝两军为稳定局势，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计划，立即转入防御，迅速将第 63、第 64、第 15、第 26、第 20 军及人民军第 5、第 2、第 3 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这时，我第 12 军主力已绕过杨口向金化地区转移，该军被远隔在下珍富里地区的第 91 团亦从下珍富里以东越过雪岳山同主力会合。第 9 兵团第 27 军开始向华川、杨口方向转移，第 20 军主力已进至华川以北地区。28 日至 30 日，我第 65 军对进占涟川以南地区之敌、第 20 军对进占华川地区之敌实施反击，各歼敌一部，并收复了华川。6 月 1 日，我第 47、第 42、第 20、第 27 军于新幕、伊川、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了纵深防线。此时，随着我军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敌之追击行动已被我阻止。整个战局已趋于稳定。至 6 月 10 日，我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之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敌

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我军在二十天的转移和阻击作战中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

(本节参见附图 9、10、11)

六、小结

(一) 第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了十五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五十天，歼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我军在第四次战役时所处的被动局面，并使我新参战兵团受到锻炼，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同时，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也迫使敌人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此役，我军亦付出了相当代价，战斗减员为八万五千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 1：1.038。

(二) 这次战役，我军之所以取得胜利，作战指导方针的正确、特别是战役中各重要转换关节处置得正确适时，是其重要因素。这次战役，我军根据敌人的布势和战术特点，在作战指导上，采取了以一部兵力直捣敌人战役纵深，将敌人整个部署割裂为东西两大部分，而集中主力对预期歼灭之敌实施两翼迂回，多钳合击，同时结合正面突击和战术上分割包围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首先集中主力在西线实施进攻，给了西线之敌以有力打击。当取得第一阶段作战胜利，敌军主力退守汉城及汉江、昭阳江南岸建立了新的防御时，我军果断地停止了在西线的进攻，并抓住东线南军突出的有利时机，迅速调整部署，转移主力向东线南军实施进攻，一举取得了在县里地区歼灭南第 3、第 9 师大部的胜利。当县里地区作战结束，敌人已在全线构成了新的防御，我军补给发生了困难，主力再进也不易击破敌人时，我军毅然停止了战役进攻，实行向北转移休整。在转移过程中，又根据敌人依恃其机械化装备实施尾追、我军一度陷入被动的情况，及时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从而又很快停止了敌人进攻，从被动中恢复了主动。在以上这些重要关节上所采取的战役指导措施都是正确的，它体现了战役指挥上的灵活性。

(三)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胜利很不圆满，其主要原因，在作战指导上有以下几点：一是“打得急了一些”。当时，我军根据敌人增兵日本、敌舰在朝鲜东西海域频繁活动等征候，判断敌人有在我侧后登陆的可能，为此，采取某些相应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对敌人实施登陆作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特别是时间条件则缺乏具体的分析，而急于破坏敌人登陆行动，提前发起战役，以图尽早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这样，就使得战役准备十分仓促。当时，我战略预备队刚刚集结，只作了必要的临战准备就投入了交战；特别是新参战兵团对敌情、地形还不熟悉，又是第一次同美军交手，战术准备亦不足，而且粮弹储备不多，以致使作战行动受到很大影响。二是“打得大了一些”，即在歼敌目标上企图大了一些。第一阶段预定歼敌五个师（其中三个美军师）另两个旅，第二阶段预定歼敌六个南军师，这在当时敌我技术装备悬殊、我无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在客观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歼敌目标的确定之所以脱离客观实际，主要原因是，对敌我双方力量缺乏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敌军技术装备的优势给我军作战所带来的影响和敌军在战术上的改变缺乏深刻的认识。我第二番兵团人朝后，则又过分地看重了我军力量的增强，而对我新参战兵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却估计不足，由此对“准备长期，争取短期”的战争指导方针在掌握上偏重于“争取短期”，同时，把进行第五次战役的作用也估计过高，将其成果的大小，看成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①。三是“打得远了一些”。这次战役，由于企图较大，因而对敌进行了较深远的突击，而这与我军当时所处的条件也是不相适应的。因为，我军的补给能力还很低，战役向敌纵深发展，运输线延长，我军供应和伤员转运将更加困难，影响部队的机动。同时，胜利之后敌进行反扑时，使我不能迅速地脱离战场。战役第二阶段我停止进攻后，曾原地停留两天等待补给，转运伤员，这也是造成转移初期被动的因素之一。另外，这次战役胜利所以不圆满，在战役部署上，也存在着缺点：第一阶段，当第20、第40军突破后向敌纵深胜利发展时，我无后继力量投入战斗，致使我打开的战役缺口没有

^① 志愿军首长1951年4月19日发布的《第五次战役政治动员令》。

起到应有的作用。如将第3兵团及第26军东靠，将第27军作为第9兵团的二梯队，第27军同第20军重叠，从南第6师缺口打出去，那将要好些。同时，第3兵团在十五公里狭小正面上成一个梯队展开突击，造成部队拥挤，也影响了进攻速度。

(四)这次战役进一步证明，在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特别是我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①。因为，美军全系摩托化装备，有大量的炮兵、坦克和航空兵，机动快，火力强。我军则主要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主要是在夜间作战，部队的机动、作战的时间和后方供应都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实施大的迂回包围，向敌深远的战役纵深发展突击，歼敌重兵集团，客观上是困难的。我发起战役进攻后，如不能在第一个夜晚基本上完成战役迂回任务，打乱敌人战役布势，而在战术上又未能完成分割包围并打乱敌人，则尔后战役的发展将十分困难。因为敌人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技术装备条件迅速改变其不利态势：或迅速增援其被围部队，凭借其优势的炮兵火力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进行突围；或将已被打开的缺口迅速堵塞；或收缩兵力形成新的防御。而这些，依我军当时条件又难以制约敌人。战役第一阶段，我在正面实施突击的各军，由于第一个夜间未能实现战术分割包围，敌便利用我大兵团在白天不易作战、不便机动的弱点，先将主力转移，而以快速部队同我保持接触；当黄昏我发起进攻时即迅速撤退，每次撤退也仅二十至三十公里，恰为我一夜追击行程；当翌日晨我迫近敌人时，敌主力早已占领阵地，我处于敌炮火控制之下而难以继续发展。在战役第一阶段中，我进攻部队曾分别包围了敌营、团兵力十股之多，但未能歼灭。这除了作战指挥和战术动作方面的原因，如未能切实截断敌人退路、或断敌退路的兵力单薄之外，主要原因还是敌我装备悬殊，我火力弱，往往当晚不能歼灭被围之敌，结果翌日昼间敌便在航空兵、炮兵、坦克的支援下和援兵的接应下突围跑掉。战役第二阶段，虽然我打开了战役缺口，将县里地区之敌大部歼灭，但敌依其机械化装备很快就堵塞了缺口，建

^① 毛泽东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指示。

立起了新的防御，使我难以继续发展。在第五次战役中出现的这些情况，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军在当时条件下，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比较适宜的办法是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以打小歼灭战逐渐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待我军装备得到改善，战术、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之后，再逐步转为打大歼灭战。

(五) 在现代条件下，组织大兵团转移，是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不允许有任何疏忽大意，特别是在进攻胜利之后、敌之有生力量未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组织转移尤应注意。因为，敌人拥有快速的机动能力和先进的运输工具，补给快，部署调整快，攻防转换快。在其主力没有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随时都可集结力量进行反扑，恢复其攻势。第五次战役时，敌已摸到了我军的作战特点和我军供应困难的弱点，更把实施有计划的反扑，始终同我保持接触，以消耗疲惫我军作为其作战指导方针。所以在战役第一、二阶段，我停止攻击之后敌人马上就进行反扑，在第二阶段我停止进攻之后，敌还特以其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割裂我军部署，造成我一时被动。经验证明：同具有高度机械化的敌人作战，在组织我军转移时，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对付敌人的反扑，特别是敌人快速部队的反扑，以便稳妥可靠地控制战局，保持我军的主动。这次战役，我军向后转移时之所以一度陷于被动，主要是战役指导上的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向我转入反攻和追击，特别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快速部队为先导进行反攻和追击，因而，对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周密；加之第 65 军在议政府至清平川段未能坚决完成阻击任务，有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没有严密控制公路和要点，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我防御纵深，造成了我军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一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具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组织大兵团的转移，实质是组织和实施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防御，即以运动防御掩护主力和后方部队撤离战场。因此，必须有运动防御阵地的设置（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四线），必须控制要点和交通要道，必须组织好防空、防坦克、防空降及接合部保障，必须依托阵地相互掩护交替转移；同时，必须树立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适时抓住战机组织反击，以保护自己的主动，使主力逐次地、有秩序地向预定地区转移。

在转移中，特别要注意敌以坦克加强的快速部队乘隙突入，割裂我军部署。万一被敌隔绝，指挥员一定要紧紧掌握部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冷静地处置各种情况，特别是在处境困难时，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机智地摆脱敌人或坚决突围。这次战役转移阶段，第12军第91团被隔绝在较深远的敌后三巨里地区，该团主要领导干部不畏艰难，率领全团绕道突围而出，胜利返回。第27军在最后转移，敌又曾在九万里空降，企图切断该军退路，但该军首长能紧紧掌握情况，适时定下阻敌决心，改变转移道路，同样也顺利地实现了转移。而第180师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师长处置失当，未能有效地组织战斗，以致遭受严重损失。这些正反两面的经验是很值得记取的。

(六) 后方勤务保障的程度，对战役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影响。此役，更突出地暴露了我军后勤供应的能力不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要求。战役中，我军日平均消耗量已达五百五十吨，而我军供应能力只能达到此数的二分之一，而且仅能维持七至十天作战。因此，战役第一、二阶段，均因缺粮少弹，不得不中止进攻。战役第二阶段在县里地区歼敌后，曾停止两天等待补充，粮弹仍供应不上，不仅失去战机，而且迫使部队忍饥转移。另外，我军转运伤员的条件也差，在转移时尚有八千余伤员未及后送，严重地影响了部队行动。实践证明，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数量的增多，作战规模的扩大，对后方供应的要求愈来愈高。没有强大的、与作战规模相适应的后勤保障，使参战兵团能够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要歼灭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的重兵集团，是极为困难的，或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作战胜利，我军必须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由多种专业部队和掩护部队所组成的、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后勤队伍；必须有一个与现代化战争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军事科学知识、高度组织才能和高度工作效率的后勤指挥机关。如此，才能完成现代化战争赋予军队后勤机构的任务。

第三章

战争转入相持，我军愈战愈强， 敌人被迫签字停战（阵地战时期）

第一节 停战谈判开始，我军“持久作战、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已经歼灭了敌军二十三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争转入相持局面。

这时，敌我双方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较量，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敌人投入到战场上的兵力，已由志愿军入朝时的四十二万人增至六十九万人；我志愿军参战兵力已由入朝时的三十万人增至七十七万余人，朝鲜人民军由十一万人增至三十四万余人，我方总兵力共达一百一十二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1.6，我居优势。但在技术装备上，我仍处于异常悬殊的劣势。敌有轻迫击炮以上火炮三千五百六十余门，坦克一千一百三十余辆，飞机一千六百七十余架，舰艇二百七十艘。我仅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的数量、质量亦远不如敌人。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握在敌人手里。

敌人虽在技术装备上占绝对优势，但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战略预备队只有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南军三个师，美国国内仅剩下六个半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面对步兵占有巨大优势且已构成绵亘防线的中朝人民军队，敌人以其现有兵力，不仅已无力像战争初期那样长驱直入，即

使突破我军防线某一部分，也十分困难。

我军虽然步兵占有很大优势，炮兵、坦克部队和后勤保障工作也得到了部分加强，但由于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军在白天仍无行动自由，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因而仍难以充分发挥我军的作战效能。历次战役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企图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是困难的，而我要解决朝鲜问题，其关键又在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个敌我力量消长的过程，改善我军技术装备、提高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战争的长期性已经非常明显。

战争相持局面的出现和战争的持久，对我并无大的不利，而对敌则很是不利。

美帝国主义在为时一年的侵朝战争中连遭失败，其实施侵略的行径和“纸老虎”的本质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它在战争中已付出了十万余人的伤亡，耗费了一百多亿美元的军费，这两项损耗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多一倍，而战争又毫无胜利的希望。这不仅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随之而来的反战情绪的日益高涨，而且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麦克阿瑟被撤职以后，美参议院曾围绕着这一事件辩论争吵达五十多天之久。同时，英、法等国也因战争胜利无望，已不愿意跟着美国长期把力量消耗在朝鲜战场，而喊着要走“中间路线”了。美帝国主义已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

本来，美国统治集团就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打乱了它的侵略步骤而惶惶不安。五次战役后，战争的发展明显地趋向持久，美国统治集团已察觉到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同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矛盾。杜鲁门惊呼，决不要忘记主要敌人是苏联，决不能在苏联没有参战的情况下把力量全部消耗掉。同时，经过与我较量，美国统治集团也已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因此，它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我进行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停战

谈判结束敌对行动。6月中旬，美国又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使节向我国政府进行试探。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实施全面进攻的行动而转入战略防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战争的持久性以及迫使敌人同我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早就有所考虑和准备。在我军参战之前即指出：在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①，若想大量歼灭美军需待我军装备起来。我军同敌进入交战以后，虽然顺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巧妙的指挥连续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给我军造成的困难情况并未改变，因此在整个运动战阶段，我军都把准备持久作战列为战争指导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三次战役前，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第四次战役期间，毛主席更进一步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②，并为坚持持久作战确定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当时，我军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准备长期，争取短期”。第五次战役之后，我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美方已被迫表示愿意同我进行谈判。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6月中旬适时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③的指导方针，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④的战略方针，即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作战，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党委于6月25日至27日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持久作战、

① 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的指示。

②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的指示。

③ 转引自彭德怀1951年7月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

④ 转引自邓华1953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三年来的胜利》一文。

积极防御，打仗的规模要和经济力量相适应，以及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总结了我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并于会中和会后作了如下部署：

一、在全体指战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克服速胜思想。

二、为了便于机动和减少供应困难，为了使敌不易登陆，或即使登陆我也易于对付等，决定“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①地区，并在该地区构筑三道防御阵地。

三、鉴于同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我军死守一地不易，而攻击敌坚固阵地也不易，因此，确定今后我军作战方式为“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亦即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②。实行这种方式，就是采取纵深配备，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以少数兵力扼守前沿阵地，抗击敌人与消耗杀伤敌人；如敌正式进攻，我即主动收缩，不作坚守，但需不失时机地对敌实施反冲击或战术反击，以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如此同敌周旋，待将敌削弱到一定程度，再选择突出薄弱之敌进行战役反击，以歼灭敌人。

四、在作战指导上，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历次指示，采取“零敲牛皮糖”^③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要求以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为主，每次战役的企图不要太火，以每一战役平均一个军能全歼美军一个营，对南军则要求每军平均能歼灭敌一个团为原则，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同时，还要求“要稳步地进攻”，每次战役不作过远出击，只“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超过南汉江、昭阳江”^④，即在汉江、昭阳江以北及北纬三十八度五以南地段进行反复拉锯战。在战术上则要求，必须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必须在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的同时，注意将战术分割包围同战役分割包围结合起来；必须要有二梯队或预备队，以扩张战果，预防万一。

①② 邓华 1951 年 7 月 8 日《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

③ 毛泽东 1951 年 5 月 27 日接见陈赓、解方时的指示。

④ 邓华 1951 年 7 月 8 日《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

五、关于我军的行动方针，确定在两三个月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准备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军事分界线，“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①。在部署上，为照顾海防和供应情况，决定以十八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九个军担任正面作战，第二线九个军分置于东西海岸与阳德、谷山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并防敌登陆。另以两个军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作战略预备队。一、二线部队每两三个月轮换一次，如伤亡过大，短期难以恢复者，视情况可调回国内由新部队接替，即以轮番和换班相结合的方式，坚持长期作战。为开展敌后游击战，分散、钳制敌人，决定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抽调若干部队组成游击支队（志愿军组织四个中队，朝鲜人民军组织两个中队）深入敌后，在战略上、战役上配合正面主力作战。^②

六、为及时补充兵员，保持部队战斗力，决定每军经常保持一个三千人的补充团和一个教导团；国内动员的新兵，亦须经过基本的战术、技术训练方能补入部队。

七、努力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加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的建设，争取空军能于9月出动。同时，调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共四个师）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入朝，第50军军部率第149师亦入朝，担负修建机场任务。

八、为了加强后方建设，改善供应运输，决定在后方铁路、公路沿线修建大量荫蔽仓库，囤积作战物资，并积极修建熙川、孟山、阳德公路，以及佳丽州至洗浦里、昌道里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横向公路，以防敌一旦在元山登陆切断我东线交通后，能保障我之物资供应。

此外，在国内，为动员人民支援志愿军进行持久作战，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继续深入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普遍推行以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并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捐款为志愿军购置武器装备（当时称捐献飞机大炮），进一步做好优待烈属军属

① 彭德怀1951年7月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

② 游击支队于1952年9月撤销，其中志愿军人员改编为志愿军独立团，直属志愿军指挥。

工作。至 8 月底，全国人民共捐献了人民币三亿八千三百八十多万元，可购买飞机两千五百五十八架或大炮四千二百六十四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1951 年 6 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两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和美国政府所表示的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向，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6 月 30 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 月 1 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知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会晤。经双方代表商定，1951 年 7 月 10 日在战线西部我方一侧的重要城市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本节参见附图 12）

第二节 粉碎敌人 1951 年夏秋局部攻势

一、为配合停战谈判，敌我双方积极进行作战准备

1951 年 7 月 10 日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形势一度趋向缓和。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多属于小部队进行的频繁的前哨战斗，战线比较稳定。敌我双方仍对峙在西起临津江口，向东经高浪浦里、涟川、铁原、金化、登大里、月山里、沙泉里至东海岸一线。

这时，敌人采取的行动方针是：在谈判期间，不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①，以消耗我军，破坏我军可能的进攻，或借以对我施加压力；同时，视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如有需要，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作战，并预先制定了向平壤、元山线——朝鲜蜂腰部推进的所谓“势不可挡行动计划”^②。为此，敌一面加强阵地，防我进攻，一面积极地进行向我发动局部进攻

① 马修·李奇微：《朝鲜战争》。

② 同上。

的准备。至8月中旬，敌先后建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即与我接触线，名为“耳明线”；第二道防线，西起铁原西南的263.4高地，东经读书堂下、地境洞、大成山到北汉江西岸之小高飞云伊，全长六十公里，为中间阵地，名为“怀俄明线”（距第一道防线约十公里）；第三道防线西起临津江口之鳌头山，沿江而上，经积城、道城岘、华川湖南岸、杨口、兜率山、山头谷山至东海岸杆城以北之马达里一线，全长二百二十公里，名为“堪萨斯线”（距第二道防线约二十至三十公里）。各道防线均构筑了坚固工事，设有大量的地雷和铁丝网。另外，敌人还积极扩建金浦、水原、大邱等原有机场，新建了瓦草里、东亚川、永平、麟蹄等十八处前沿机场，增辟了原州、镇海、群山、济州岛等十四处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在此期间，美军有六个师、南军有四个师先后撤至二线，进行了1至2个月的休整。美军及英、法、土等军亦补充、轮换近十九万人。同时，还扩编了三个南军师，并将空降第188团和两个轰炸机联队由美国调到日本，增强了其机动力量。为了统一指挥，英第28、第29旅和加拿大第25旅等英联邦国家军队于7月28日合编为英联邦第1师。

在我军方面，对于停战谈判开始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和敌之行动企图，早在准备同敌进行谈判时就作了充分的估计，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在谈判期间，敌人可能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总之，停战谈判将是非常困难和曲折的，我军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必须“极力提高警惕”，“积极注意作战”，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袭，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①根据上述指示和既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军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后，即一面积极打击敌之窜扰活动，掩护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一面则积极地进行对敌实施战役反击的各项准备

^① 毛泽东1951年7月2日给志愿军首长的指示。

工作，并预计 8 月中旬完成，准备待敌进攻时举行战役反击，以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如敌不进攻，则视情况于 9 月举行战役反击。

至 8 月中旬，我第一线阵地西起土城里，经松岳山、五里亭、平康、登大里、艾幕洞、西希里、沙泉里至东海岸之高城，东西绵延二百五十公里之防御工事已经全部完成，并在西起南川店，经市边里、安峡、玉洞里、新城山、云磨山、乍德山、昌道里、龙门山、竹叶山、国上峰至东海岸高城，构筑了第二线阵地。熙川、孟山至阳德之间运输线，佳丽州至昌道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东西运输线，以及阳德、成川、遂安地区，新溪、伊川地区的仓库设施（四千多个）亦按照计划完成。我第 20 兵团（辖第 67、第 68 军）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下，于 6 月间入朝。炮兵第 7 师师部及经过改装的预备炮兵又有四个团和一个军属炮团于 6、7 月间入朝，炮兵第 1 师则回国改装。在部分步兵师中已先后组建了 37 毫米口径高炮营（以下简称 37 高炮营），同时，我军部署亦进行了调整：西线以第 47 军、人民军第 1 军团各一个师进入开城及其以南地区，保卫开城谈判会场区域；中线第 27 军接替了第 20 军防务；原在西线的人民军第 6 军团调至东线化川里地区，以加强东线防御力量。到 8 月中旬，全军已进行了一至两个月的休整，补充了兵员十余万人，并储备了一个月的粮弹。但是，7 月下旬朝鲜发生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灾害，加上敌机乘机轰炸，我军交通运输线遭到了严重破坏，给物资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这时，敌军第一线兵力为十四个师又两个团，第二线兵力为四个师（欠两个团）一个旅又一个空降团。我第一线（正面）兵力，志愿军为八个军，人民军为三个军团，共十一个军；第一梯队展开八个军，第二梯队三个军。第二线包括担任东西海岸防御的兵力，志愿军为九个军，人民军为四个军团，共十三个军。

二、粉碎敌人夏季攻势

时至 1951 年 8 月中旬，朝鲜停战谈判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尖锐复杂的谈判斗争证明：美国政府虽然已被迫同我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由于它惧怕立即实现停战会动摇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同时，还由于它仍在迷信其技术装备的优势，认为依靠这一优势可以赖在朝鲜同我

抗衡，进行政治上的讹诈。因而，谈判一开始，便采取了拖延政策，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7月12日，即开始谈判后的第三天，对方便以新闻记者采访这一枝节问题中断会议^①。随后，又在谈判中无理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谈判议程。7月26日，当谈判进入划定军事分界线这一实质问题时，对方竟以海、空优势要在陆地分界线上得到“补偿”为借口，拒绝我方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而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方严词驳斥和坚决拒绝后，敌又更狂妄地发出“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叫嚣。

敌人为了紧密配合其在谈判中实施政治讹诈，在军事上亦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活动。7月13日，敌军总司令李奇微命令其空军加紧战斗活动，说什么要“充分发挥空中威力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效果，来惩罚在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②。接着，加紧了对我方交通线和其他军事设施的轰炸。7月30日，敌集中了一百余架飞机轰炸平壤，三百五十余架飞机轰炸其所谓的“特定的军事目标”，妄图在心理上给我施加压力。与此同时，还加紧了其地面上的作战活动。

7月26日开始，敌以美第2师猛攻东线人民军第2军团大愚山一线阵地。连续激战五天，每天均以团以上兵力轮番攻击，并有两个营的伞兵配合，最后以伤亡二千二百余人的代价占领该地。在其他地段上，敌人也不断地以营以上兵力向我攻击。不久，便与8月18日向我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空中攻势（即“绞杀战”，见另节），并在谈判的中立区^③进行挑衅：枪杀我方军事警察，轰炸我方代表团驻地。

为了打下敌人的气焰，我方谈判代表于8月23日宣告停开谈判会议。同时，在作战行动方面，亦做了相应的部署。为掌握主动权，遵

^① 谈判开始后，未经双方协商，对方即带新闻记者参加谈判会议，为我方拒绝，对方即借此枝节问题中断会议。

^② 转引自美国空军大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

^③ 为了便于进行停战谈判，7月15日经双方代表团商定，以开城中心为圆心，半径五哩以内为谈判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撤出一切战斗部队，仅留少数武装人员担任警察任务。

照中央军委8月19日关于作战要与谈判相配合，以保持主动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8月21日的指示，决定停止原拟定的9月份对敌实施战役反击的计划（只加紧准备而不发动），而准备对敌实施战术反击，以配合谈判，并借以“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的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巩固程度”^①，为我尔后实施战役反击创造条件。

敌人所发动的夏季攻势，共持续了一个多月，先后动用了美军两个师、南军五个师的兵力，主要进攻方向为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正面约八十公里。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夺取我东线突出部阵地，拉平登大里、五味里至芦田坪地段的战线，以与其中部战线取齐，改善其防御态势，并防我举行战役反击。在该线防守的部队为朝鲜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担任第一线防守的有六个师，第二线为三个师。战役经过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18日开始，至31日结束，敌首先以美第2师，南第7、第5、第8、第11师和首都师各一部，共约三个师的兵力，实施全面进攻。进攻重点为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接合部。在第5军团正面项岭至第2军团右翼之后项谷十五公里地段上，敌使用了南第7、第5师各一部共三个团，美第2师四个营，并有四十多辆坦克配合。在第2军团左翼芦田坪至第3军团右翼新炭里十三公里地段上，敌使用了南第8、第11师及首都师各一部共两个多团。在其他地段上则以一部兵力实施助攻。敌在进攻中，每天都有大量的航空兵、炮兵支援和坦克的配合，而且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朝鲜人民军在洪水为害、交通运输困难、粮弹供应不足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利用野战工事，进行了顽强的阻击和积极的反击。激战三天，敌仅占我部分前沿支撑点。8月21日，敌被迫转入重点进攻，战斗更加激烈，有的阵地双方反复争夺达十余次之多。至8月24日，朝鲜人民军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共毙伤俘敌一万六千余名。8月25日和26日，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为打击进攻之敌，夺回部分阵地，乘敌疲惫之际，先后进行了两次局部反击。第5军团以第6师和第12师各两个团，反击进占杜密里以北之敌，第2军团以第27师，在第5军团第6师一部配

① 毛泽东1951年8月21日给彭德怀的指示。

舍下，反击大愚山之敌。战至 27 日夜，第 5 军团先后收复了 983.1 高地、773.1 高地、752.1 高地、三台洞、陈岘、鸠岘等阵地。第 2 军团对大愚山之敌的反击，因敌工事坚固，防守兵力较大（两个营），当夜未能解决战斗。30 日，敌以一个多团的兵力增援，实施连续反扑。人民军进攻部队，根据上级关于“凡属不易收回之阵地，暂不必强求，以免伤亡过大”的指示。于 8 月 31 日主动撤出战斗。两次反击作战，朝鲜人民军共毙伤敌八千余人。整个夏季防御作战第一阶段，共毙伤俘敌二万四千余人。朝鲜人民军英勇顽强的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仅第 5、第 2 军团阵地被敌突入二至六公里，第 3 军团阵地屹立未动。

第二阶段，从 9 月 1 日开始，到 18 日结束。在第一阶段作战即将结束时，敌我双方为了加强各自的兵力，准备再战，都迅速地调整了部署。朝鲜人民军以第 6 军团接替了通川、高城至新炭里第 3 军团两个师的防务，第 3 军团则西靠接替了新炭里至西希岭第 2 军团两个师的防务，从而缩短了第 2、第 3 军团的防御正面，加大了防御的兵力密度。敌人将美陆战第 1 师由洪川调至第一线，接替了南第 8 师加田里以西部分防务，南第 8 师则向北延伸至松支谷一线；另将位于县里地区的南第 5 师师部和一个团调至第一线，加上该师原配属给美第 2 师的一个团，接替了美第 2 师大愚山地区的防务，从而也加大了其主要进攻正面的兵力。

9 月 1 日起，敌人又重新发起攻势，不断地以营、团兵力向我攻击（敌称“对有限目标发起一连串进攻”），而以项岭地区，杜密里以北 773.1 高地（敌称该线为“血岭”）地区，大愚山以北加七峰、1211 高地地区及加田里以北地区，战斗最为激烈。至 9 月 8 日，敌仅占人民军部分前沿阵地。9 月 9 日，敌转入重点进攻，首先由黄基（加田里北五公里）至松鱼月四公里地段开始，南第 8 师每日均以一个多团兵力进行连续攻击。在该地段防守的人民军第 3 军团一个团顽强抗击，昼夜反攻，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12 日，该团向松鱼月南无名高地之敌反击，一举歼灭敌一个营大部。敌进攻四天，人民军阵地屹立未动。13 日，敌之重点进攻开始由黄基向西延伸至道味岘。美陆战第 1 师、南第 8 师集中了四个多团的兵力，在大量飞机和猛烈炮火支援下，向道味岘至松鱼月十二公里地段连续猛攻。与此同时，其左翼南第 7 师、美

第2师和南第5师亦各以一至二个营的兵力向杜密里以西581.7高地及其以北三台洞、894.3高地、930.6高地、加七峰以北高地进行连续进攻。道味岘以东人民军第3军团防守的地段上，战斗最为激烈，每一阵地均击退敌六至八次冲击，有的阵地击退敌十八次冲击。14日，敌又将进攻重点集中在道味岘至芦田坪四公里地段，每日以四至五个营的兵力进行轮番攻击。人民军第3军团顽强防守，敌连续攻击四天，仍寸步未进。在杜密里以北894.3高地至大愚山以北1211高地地段上，敌仍不断以营以上兵力进行攻击，并占领了581.7高地和894.3高地。至9月18日，故除了在杜密里以北851高地（故称“伤心岭”）至1211高地地段继续保持进攻并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以外^①，在其他地段已被迫停止进攻。敌所发动的夏季攻势，终于被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所粉碎。在这一阶段，朝鲜人民军共毙伤敌两万二千余人。

在东线朝鲜人民军粉碎敌人夏季攻势过程中，我志愿军第一线各军，为了打击敌人，推前接触线，配合朝鲜人民军作战，积极地进行了战术反击。位于北汉江以西的第27军，于9月1日至3日，以三个团的兵力，在五个炮兵营火力支援下，向注坡里（金城以南）东西一线地区之敌七处阵地实施反击，包括打敌反扑，共歼敌一千九百余人。第64、第47、第42、第26军各一部，于9月5、6两日，分别向德寺里、338.1高地、中马山、西方山、斗流峰等敌军阵地（各由美军一至二个连防守）实施反击，除第42军攻击中马山未能成功外，其余均达到预定歼敌目的，共毙伤敌两千余人，并占领了西方山、斗流峰等要点，改善了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

在粉碎敌夏季攻势作战期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全线共毙伤敌七万八千余人（内美军两万二千余人），敌在东线仅突入我阵地二至八公里，占我一百七十九平方公里土地。

① 9月初，敌即不断地以营团兵力向该地段进行攻击，尤以文登里东南三公里851高地和加七峰以北1211高地战斗最为激烈。敌因伤亡惨重而无所获，故把851高地称为“伤心岭”。但敌不甘于失败，所以在其他地段停止进攻后，仍继续对这两高地进攻。10月10日至13日，美第2师为“结束伤心岭战事”曾集中兵力，在大量坦克和飞机配合下猛攻851高地，但在朝鲜人民军坚决抗击下仍未得逞，才被迫停止。

三、粉碎敌人秋季攻势

敌夏季攻势被我粉碎之后，并不甘心失败，仍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我屈服，达到其在谈判桌上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因而在继续准备新的进攻。我军则一面积极准备抗击敌人再次进攻，一面准备对敌实施反击。

9月4日至10日，即在敌夏季攻势第二阶段初期，志愿军党委根据当时战场形势，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的方针和确定当前的军事部署，召开了由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在敌我力量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和平对美国垄断资本并不利（军火没了销路，经济危机可能加速），而大打又有困难，这是目前美方所以拖延停战谈判的原因。我在美方故意拖延的情况下坚持进行谈判，其意义在于揭露、孤立敌人，动摇敌军的士气，同时，也是为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当前，美国还不愿意放弃战争政策，停战谈判一时尚难有明确成果。因此，我军必须加强作战准备，提高联合兵种作战的水平，坚持持久作战。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会议还明确指出：我军以后进行“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战”机会日益见减少，而“阵地战的战争形式”则一天一天的明显。因此，要求我军“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提出今后我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必须进行反复争夺，不得轻易放弃阵地，〔要〕采取不断的阵地反击及小出击，歼灭出犯或突出部之敌，以求得多杀伤敌人，争取时间；在进攻中，如无特别有利时机，技术条件还未得适当解决前，不宜进得太远……必须稳扎稳打。”最后，会议作了如下部署：第一，第一线部队，时刻准备打击可能进攻之敌，和随时准备歼灭小股出扰之敌。同时，还要积极准备打一些以消灭敌人突出部为目的的小型攻坚战。求得每次歼灭美军一个连至一个营，以取得攻坚作战经验。第二，为随时防范与还击敌人从正面进攻和在东西海岸登陆，要求全军把进一步加强防御阵地作为战略任务，大力加强第一线和第二线阵地的工事，并着手构筑东西海岸纵深工事和第三线（西起海州、东经麒麟里、南川店、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至化川里）阵地的工事。第三，为加强中间运输线，保障

供应运输顺畅，全军立即按照防区修建阳德、谷山、伊川线（第3兵团负责）；阳德、马转里、佳丽州、洗浦里线（第9兵团负责）；市边里至南川店，市边里至遂安，市边里至五里亭、朔宁线（第19兵团负责）；洗浦里以东之线（第20兵团负责）；伊川至玉洞里之线（第42军负责）等几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标准公路。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已确定的关于工事构筑的具体部署和要求（“我重要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①），均以构筑工事为重点，全面地加强了作战准备工作。同时，为了增强防御力量，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攻势，还进一步调整了部署：除在8月末已将第65军调至开城地区（原在该地的第47军一个师和人民军第1军团一个师均归还建制）加强开城和朔宁方向的防御、将第68军由阳德地区调至洗浦里地区准备接替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防务外，9月上旬，又以第20兵团第67军接替了第27军金城地区防务，第27军撤至马转里、阳德地区整补。另给主要防御方向上的第一梯队军各加强二至三个榴弹炮兵团，一个火箭炮兵团，一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及一个坦克团。在便于敌坦克突入和空降的地区，各军均增强了防坦克火器和高射火器，设置了反坦克、反空降地域。为了准备空军参战，第23兵团已于9月7日入朝担任修建南市、泰川、院里机场任务。此后，为了加强东西海岸防御，防止敌人在我侧后登陆，中央军委于9月17日决定，调第16军至东北通化地区待机，所属第47师则先期入朝，进至咸兴、兴南地区，归第9兵团指挥，担任海防守备任务；调第11军至凤城、安东地区待机，准备支援朝鲜西海岸作战。同时，为了统一海岸防御作战指挥，经同朝鲜人民军总部协商，决定分别成立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西海岸指挥所由韩先楚任司令员，人民军第4军团军团长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和人民军第1、第4军团。东海岸指挥所由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兼任司令员，人民军第7军团军团长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第27军和第16军之第47师以及朝鲜人民军第7军团。

^① 中朝两军1951年9月16日《关于小型作战的指示》。

敌人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9月29日开始发动秋季攻势。

在此之前，敌人为了隐蔽其在西线发动进攻的企图，试探我新接防的第67军战斗力，以及进行其所谓的“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试验”，于9月21日以美军第25师、第7师、南军第2师、第6师各一部，共八步兵营，在七十五辆坦克、一百余门火炮及大量飞机支援下，向第67军阵地甘凤里（金化以东一点五公里）至北汉江一线发动了猛烈进攻。激战终日，敌仅占我前沿三个支撑点，我毙伤敌一千四十余人，击毁敌坦克十五辆。

9月29日，敌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首先在西线开始了进攻。其直接目的是企图迫使我军放弃临津江左岸至铁原以西一线阵地，解除我军对其涟川至铁原交通干线的威胁，并从侧翼威胁开城，为尔后夺取我开城要地创造条件。

敌发起进攻后，首先以位于铁原地区的美第3师两个团，在一百门火炮和六十辆坦克配合下，以夜月山为重点，向我第47军阵地夜月山、天德山至大马里（铁原以西八至十公里）地段猛攻。我防守夜月山之一个连，在炮火支援下，与敌激战终日，连续击退敌人十四次冲击，最后，工事全部被敌摧毁，坚守主峰之一个排全部牺牲，阵地亦被敌占领。此战，我共杀伤敌人八百余。在天德山方向，我阵地屹立未动。

10月2日，中朝两军发出指示，令第19兵团坚决抗击敌之进攻，大量杀伤敌人，并在有利情况下实施反击，以粉碎敌人攻势。同时，指示中线、东线各部队，亦随时准备反击可能进攻之敌。据此，三军各部队进一步加强了防御。

10月3日开始，敌军集中美骑兵第1师全部、美第3师两个团、英联邦第1师等，在二百余辆坦克、三百余门火炮（105毫米以上口径）和大量航空兵支援下，又向我第64军、第47军防守的防内洞（高浪浦里北六公里）、高旺山、高作洞、天德山至大马里一线四十公里正面发动了猛烈进攻。我防守部队在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¹⁾的指导原则下，有重点地部署兵力、火力，以坚决阻

(1) 彭德怀1951年9月8日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纪要。

击与连续反冲击，同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每一阵地均经数次至十数次反复争夺，我有的连队减员到只剩十至三十余人，仍坚守阵地，战斗异常激烈。

在第 64 军防御正面，进攻之敌为英联邦第 1 师和美骑兵第 1 师第 5 团一部。其进攻重点为高旺山、马良山。每天，敌均以一至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激战至 4 日 16 时，我主动撤离高旺山及其以西 227.0 高地。10 月 5 日以后，敌将进攻重点指向马良山及其西南 216.8 高地，并改取集中兵力、火力逐点进行攻击的战术。每天敌均以一个多团兵力在猛烈炮火（最多一日发射炮弹三万发）支援下，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马良山阵地曾五次失而复得。我防守 216.8 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掩蔽部（即贯通的马蹄形防炮洞），曾在一天之内连续击退敌二十一次冲击，毙伤敌七百余人，而我仅伤亡二十六人，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激战至 8 日，我军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至黄鸡山、基谷里、白石洞、伍炭里一线继续防御。这时，英联邦第 1 师因伤亡过大被迫停止进攻。经五昼夜激战，我毙伤敌二千六百余，敌仅前进三公里。

在第 47 军防御正面，进攻之敌为美骑兵第 1 师、美第 3 师等共 5 个多团的兵力，其进攻重点首先是指向天德山及其以西 418 高地。我防守该两阵地的第 141 师一个营，每天抗击敌人两个步兵团的连续进攻，平均击退敌十余次冲击。激战至 5 日，阵地变为焦土，人员大部伤亡，最后只剩下副团长带十余名轻伤员坚守天德山，在遭敌三面包围的情况下，才主动撤离阵地。我共毙伤敌四千五百余人。6 日以后，敌开始每天以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在大量炮兵、坦克、飞机支援下，逐点攻击我 334 高地（天德山西）至高作洞地段。我军在该地段之 346.6 高地、287.2 高地、345.6 高地与敌展开反复争夺，给了敌人大量杀伤。11 日，我向进占上浦防之敌举行反击，全歼美骑兵第 1 师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火器连。至 18 日，我主动放弃该线阵地，敌在西线发动的攻势亦因伤亡惨重被迫停止。我共毙伤敌二万二千余人，敌仅前进三至四公里。

在西线之敌转入重点进攻之时，东线人民军第 5 军团正面之美第 2 师两个团、南第 8 师一个团，于 10 月 5 日开始向我文登公路两侧阵

地发动进攻，并于10月6日先后占领了公路两侧我930.6高地和665.6高地。10月7日，我第68军遵照志司的命令，开始以第204师和第202师一个团（配属预备炮兵一个团又两个连）接替久战疲劳的人民军第5军团北汉江至文登里以东635.8高地一线防务。此时，中线金化、铁原方向之敌亦在蠢蠢欲动。为此，志司及时指示第一线部队提高警惕，加紧准备，如敌进攻，我对所有重要之点必须准备坚守，不得随便放弃。

从10月8日起，敌之攻势转向东线我第67、第68军防御正面，即北汉江东西地区。是日，敌乘我第68军正在接防之际，首先，以美第2师（附法国营）、南第8师全部，在四十余辆坦克配合下，向文登公路至北汉江地段发起进攻。在进攻中，敌人集中大量坦克沿文登公路向北突击，实施所谓“坦克劈入战”。我第68军在敌情、地形不熟的情况下，一面接防，一面抗击敌人进攻。至10日，我接防完毕，敌已突入我阵地六公里。该军接防后，为阻止敌坦克集群的进攻，在文登公路两侧地区设置了附有大量防坦克障碍物的反坦克阵地，并集中了一个师的反坦克武器，组成反坦克大队，专门打击敌人坦克，仅12日至14日三天，即击毁敌坦克十八辆，击伤八辆，从而阻止了敌人坦克集群的进攻。13日以后，敌之进攻重点转向文登公路以西，以南第8师全力向白石山至北汉江段实施猛攻，先后占领我1050、650、890.8等十七个高地，至10月20日，我第68军在左翼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下，经十三昼夜激战，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共毙伤敌七千六百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三十六辆，粉碎了敌人夺占文登里的企图。

敌人在我第68军正面把进攻重点转向文登公路以西的同时，从10月13日开始，以美第7、第24师，南第2、第6师共四个师的兵力，在十四个炮兵营、二百余辆坦克及大量航空兵支援下，向我第67军西起芳通里（金化东北七点五公里）、东至旧岱以南二十四公里防御正面发起猛攻。敌在进攻中，利用这一地区道路、山沟较多，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条件，广泛采取了以大量坦克引导步兵实施战术迂回的战法。敌每天发射炮弹五至十万发，出动飞机最多时达一百三十架次，对我每一个连的阵地均集中密集火力，以营团兵力进行轮番攻击。我第67军配属炮兵六个营依托阵地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在战斗中，该

军特别注意了对敌坦克的作战，第一梯队师、团均组织了反坦克部队，在便于敌坦克通过的道路上均设置了大量的防坦克障碍物，从而有效地抗击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坦克不敢大胆楔入，并给了敌以大量杀伤。鏖战三天，我即毙伤敌一万七千余人，敌仅前进二公里。美军第7师因伤亡惨重，被迫于15日撤至二线休整。

敌全面进攻连连受挫后，从16日起，被迫转为集中兵力，火力对我若干要点逐次进行重点攻击。主要目标为月峰山、602.2北无名高地、梨船洞东北无名高地、芦洞里北山等要点。我第20兵团为了加强防御，于16日夜以第67军之第201师接替了第199师防务，以兵团预备队第68军之第203师接替了第200师防务，并调兵团预备队第68军之第202师（欠一个团）进至炭甘里（金城以北六公里）地区作为第67军预备队。

敌转入重点进攻后，战斗更加激烈。敌对每一进攻重点目标均使用了两个营以上的兵力，进行支援的坦克少则二十辆，多则四十至六十辆；对每一阵地发射炮弹少则一万发，最多达三万发。我防守部队顽强战斗，边打边补充，边打边组织，边打边抢修工事，昼间抗击，夜间反击，与敌进行反复争夺。在梨船洞重点地区的战斗中，我防守部队三个连，从15日起，抗击了敌人一至三个团在六十余辆坦克、十余架飞机支援下，连续四昼夜的轮番攻击，共毙伤敌达四千余人。我伤亡六百余。最后因阵地突出，我主动撤出。

战至18日，敌先后占领上述诸要点。由于我未及时收缩次要阵地的兵力，加强重点的守备，再加上二线工事薄弱，以致我撤出梨船洞地区后，敌很快迫近了我第一梯队团预备队阵地。19日以后，敌之进攻能力已逐渐减弱，不得不进一步削减进攻目标，改为集中攻我552.8高地、烽火山、轿岩山等少数要点。激战至21日，上述要点先后为敌占领。22日，敌无力再战，于是全部停止了对金城地区的进攻。至此，敌之秋季攻势被粉碎。我在金城以南地区与敌激战十昼夜，共毙伤敌两万三千余人，击毁敌坦克三十九辆，击伤八辆。敌突入我阵地六至九公里。

我在一个多月的秋季防御作战中，共毙伤俘敌七万九千余人，敌仅占我方土地四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四、我军举行局部反击和攻岛作战

敌连续发动的夏秋局部攻势，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遭到巨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以承认其飞机“误炸”开城为转机，表示愿意恢复停战谈判，企图以谈判缓和我可能的反攻。

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了停战谈判。在谈判中，美方虽然放弃了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的荒谬主张，但在其提出的新的军事分界线方案中，仍企图使我退出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土地，并把开城划归敌方。

在这种情况下，志司为了增加对敌方的压力，打击敌人的士气，收复一些阵地和表示我之力量，以促进停战谈判，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以每军歼灭敌人一个连至一个营为目标举行小的局部反击。为此特意下达了作战指示，指出：“此次攻击意义甚大，必须取得胜利。”各军一定要有妥善的准备，周密的计划与准确的火力组织，每攻占一地必须决心巩固之。不得轻易放弃。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打敌反扑，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杀伤敌人。为了粉碎敌人占我开城的企图，志司还于10月29日专令第65军加强开城地区及临津江以西防御兵力，如敌进攻、坚决防守，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并应尽可能的向前推进，消灭敌之小部队。以后，又于11月中旬以第63军进至开城东北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第65军打击向开城进犯之敌，并令第40军之第119师亦准备随时参加保卫开城的作战。

我志愿军第一线之第64、第47、第42、第26、第67（第67军于11月7日由第12军接替）、第68军共六个军，遵照志司的指示，经过充分准备后，自10月30日起至11月底止，分别在各自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守备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计对敌马良山、高旺山、正洞西山、394.8高地、注字洞南山、灰古介东南500高地、科湖里西山、938.2高地等二十六个目标，进行了三十四次进攻战斗，并在攻占敌人阵地后抗击了敌人无数次猛烈反扑，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其中11月4日，我第47军以两个步兵团十一个连的兵力，在一百一十四门火炮，十一辆坦克支援下，进攻美骑兵第1师三个连防守的正洞西山，经三小时战斗，即将守敌全部歼灭。次日，敌

以两个营反扑，我又在打敌反扑中给了敌人大量杀伤。敌重新占领该阵地后，我乘敌立足未稳，以三个多营的兵力再次反击，又全歼美骑兵第1师一个营另一个连大部，创造了在阵地进攻作战中打小歼灭战的光辉范例。同日，我第64军以三个营的兵力，在六十门火炮支援下，出敌不意地在白天向马良山之敌进攻，经四小时激战，全歼英联邦师第28旅一个营。5至7日，又连续击退敌多次反扑，共毙伤敌一千七百四十余人，巩固了这一要点。

此次反击作战，我取得了很大成功。计全歼敌两个营、十三个连、五个排和六个连的大部，共毙伤俘敌一万余人，攻占敌阵地二十一个，经与敌反复争夺，我巩固地占领了九个。

另外，我为了驱逐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破坏骚扰的南朝鲜军，于11月中旬，以第65军部分兵力，对该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将阵地前推到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扩展土地二百八十平方公里，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在我沉重打击下，美方被迫于11月27日同我达成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准，双方各后撤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从达成协议之日起，如三十天内停战协定尚未签字，则按将来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

在正面各军对敌进行小的局部反击的同时，我为解除西部沿海岛屿敌特武装对我侧后的威胁，配合我在板门店“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的谈判^①，决心收复这些岛屿。自11月5日开始至11月底，我第50军根据志司确定的“由近而远，逐岛作战”的方针，连续组织了四次渡海作战，攻占了椴岛、艾岛、炭岛、大小和岛、大小加次岛、牛里岛、云雾岛等十余个岛屿，共歼灭敌匪特武装五百七十余人。在攻占椴岛战斗中，我航空兵首次直接配合步兵作战，以战斗机掩护船只集结和返航；并在攻占椴岛后，又出动轰炸机九架，在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大小和岛。与我第50军攻岛作战同时，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第26

^① 在谈判军事分界线时，美方无理提出，如从其所占军事分界线以北我后方沿海岛屿撤退，需以我方割让开城地区的相当土地来交换。

旅和第 23 旅亦相继攻占了大同江口之避岛、青羊岛及瓮津半岛附近之龙湖岛、昌麟岛、巡威岛、褚岛、六岛等岛屿，歼灭敌特武装二百余人。至此，敌人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各海岛的情报基地已被我清除。

（本节参见附图 13、14、15）

五、小结

（一）我军夏秋防御作战，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此期间，朝鲜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洪水灾害，敌人又趁洪水泛滥向我发动了以破坏我军后方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所谓“绞杀战”。洪水泛滥和敌机的狂轰滥炸，给我军后方供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难，部队粮食弹药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朝人民军队以无比顽强的战斗意志，日以继夜地连续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且还胜利地对敌实施了小的局部反击，共歼敌十六万八千余人（加上 6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夏季防御开始以前的歼敌数，共歼敌二十五万余人，我军共伤亡九万一千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 2.7：1）。这不仅给了迷信武力的美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而且使我国取得了进行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作战的初步经验。敌人虽以重大的伤亡代价占领了我方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不仅未能达到其通过发动局部攻势压我屈服的预期目的，而且在我严重打击下，不得不同我恢复停战谈判，并放弃了它原来的无理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承认了美国这种作法是在战略上的失败，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说：李奇微“所施行的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术，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有的美国参议员则说，这种打法是得不偿失的。

（二）夏秋防御作战，敌我双方都是以配合停战谈判作为直接目的的。因此，在朝鲜战场初次显示了作战与谈判密切配合的特点。在朝鲜战场上，我之主要对手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经过较量，它虽然承认了中朝人民的力量，被迫同我进行停战谈判，但并不甘心失败，仍在迷信武力，总想以军事压力迫我在谈判桌上屈服。因此，在停战谈判开始后便进行政治讹诈，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并横生枝节、制造障碍、阻挠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在谈判开始后的四十四天内即

中断谈判三次，最后，竟以发动夏秋局部攻势对我施加压力。我针锋相对，以英勇顽强的防御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接着又以有力的局部反击打击敌人。结果，迫使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我达成了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协议。由此可见，在敌我双方处于相持局面下进行的停战谈判，实有赖于军事上的密切配合，有赖于作战的胜利；只有以军事作后盾，时刻准备回击敌人在战场上的挑衅，并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才能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并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三) 夏秋防御作战，是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对于敌之进攻，我采取了带有坚守性质的机动防御的方针，亦即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方针。既不轻易放弃阵地，也不单纯死守。敌人进攻，我坚决阻击，并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小规模的反击；敌人不进攻，我则寻敌弱点主动地进攻敌人，以此不断地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在作战过程中，我军根据情况的变化，将原拟定实施战役反击的计划，适时地改为战术性的局部反击，打小歼灭战，这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使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保持了主动。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

(四) 夏秋防御作战进一步证明，我军面对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进攻，进行坚守性质的阵地防御，依靠山地有利地形和一般野战工事，以及灵活的战术，虽然可以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在一定时间之内亦可以守住阵地，但在敌人猛烈的炮兵火力、航空兵火力和大量坦克突击下，很难做到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持久和稳定。在这次作战中，有的地段敌突入我军阵地较多，我伤亡较大，除了组织指挥上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阵地工事不坚固，不适应现代条件下防御作战的要求。战斗中，群众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贯通两个防炮洞的马蹄形的掩蔽部，即坑道工事的雏形，初步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它的出现，为我军以后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五) 此次作战经验表明，要保证防御的稳定性，除了要有坚固的阵地工事条件以外，在实施防御的组织指挥上，还必须注意下列各点：一要扼守要点，有重点地部署兵力、火力，切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

二要掌握足够的预备队，以随时加强第一线防御和不失时机地组织反击；三要严密组织部队的换班，并掌握好换班的时机，避免为敌所乘；四要特别注意炮兵的使用，一定要在防御的主要方向上集中使用炮兵火力，并依据情况变化适时地进行机动，以有效地支援步兵作战；五要组织好反坦克、反空降，以防止敌坦克的楔入和敌以空降对我侧后攻击。在夏秋防御作战中，对于这些问题，凡属掌握较好的部队都较圆满地完成了防御任务，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很少丢失阵地，而且大量地杀伤了敌人有生力量；凡属掌握不好的部队，则丢失阵地较多，自己伤亡亦大，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对于反坦克作战，第 67 军、第 68 军在这次防御作战中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他们在便于敌坦克行动的地区，集中所有的反坦克火器和工兵分队，组成了专门的反坦克部队，设置了反坦克阵地，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大量坦克的进攻。第 68 军在文登公路地区粉碎敌“坦克劈入战”的过程中，共击毁敌坦克二十八辆，第 67 军共击毁敌坦克三十九辆，击伤八辆。10 月 16 日，在争夺月峰山的战斗中，我炮兵一举击毁敌坦克十三辆。敌人由于在秋季攻势中使用大量坦克进攻遭到失败，后来在长期对峙作战中，就未再使用大量坦克直接配合作战。

第三节 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

1951 年 8 月，敌在其地面部队发动夏季局部攻势的同时，以大量航空兵对我军发动了“绞杀战”，并于 1952 年初结合“绞杀战”又发动了细菌战，企图以这两种特殊手段，瘫痪我军后方，窒息我前方作战力量，破坏我军防御的稳定，达到其在谈判中迫我就范之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罪恶企图，取得了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

一、反“绞杀战”的胜利

敌人依赖其优势的空军力量，对我军后方设施和交通运输线进行封锁破坏，一直是其侵朝战争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战

争的发展一再加强。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敌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各种类型飞机，已由战争开始时的五百五十三架，增加到一千一百余架，其中用于轰炸破坏我军后方的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主要攻击我军集结地域、补给基地、公路铁路桥梁、交通枢纽和运输车辆等，给我军造成了极大危害。至 1951 年 7 月，敌投入到战场上的航空兵部队又有大量增加，已达二十四个大队又十个中队，各种类型飞机约一千七百架，其中有 F—84 型喷气式战斗机三百架，F—86 型喷气式战斗机（当时美军最先进的飞机）七十五架。即是说，不仅飞机数量有了进一步增加，而且飞机的作战性能亦有很大提高。同时，随着停战谈判的开始，更加剧了对我军后方的轰炸破坏。

志愿军入朝初期，对空防御力量和后勤保障能力很弱。1950 年底以前，防空部队只有一个高射炮兵团，对敌航空兵的斗争，主要是采取伪装、荫蔽、疏散等防护手段，一切较大作战活动和后勤活动均在夜间进行。后方领导机构和后方部队则处于边打边建边加强的状态，而且多是临时抽调组成的。至第二次战役时才有四个分部、十一个大站、三个汽车团（一千余辆运输汽车），共约两万五千余人，在敌飞机轰炸封锁下，工作深受影响，车辆损失很大。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8 日，十五天即损失汽车三百三十九辆，占我汽车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强。第一至第三次战役期间，粮食供应仅能达到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五，第四、第五次战役时，也仅为百分之五十，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1951 年 1 月，为了加强我军后方对空防御，改善我军供应运输，经商定，苏联空军出动两个米格 15 型歼击机师协助掩护清川江以北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志愿军空军为积极准备参战，亦派出一个大队开始实战练习，并在 1 月 21 日和 29 日两次空战中击落美 F—84 型飞机一架，击伤两架。为了很好地协同朝鲜人民军对空作战。3 月间，成立了以刘震为司令员的空军司令部。我高射炮兵部队从 1 月起也陆续加强，至 7 月下旬已有四个师（第 61、第 62、第 63、第 64 师）又三个团（城防高射炮第 505、第 513、第 524 团）和五十个独立营，共有 76.2 毫米和 85 毫米口径的高射炮七十二门、37 毫米口径高射炮七百三十三门。其中三个师（第 62、第 63、第 64）又一个团（第 524 团）用于掩护机场修建，一个师（第 61 师）又两个团（第

505、第 513 团) 六个营用于掩护交通运输线，大部分独立营则配属在各兵团各军，掩护前线作战活动。与此同时，我军后方勤务部队和后方勤务工作也陆续得到加强。在沈阳召开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以后，逐步提出了建立“钢铁运输线”的任务，开始建立固定的兵站线，并沿公路干线设置了夜间对空监视哨^①。这时，后勤保障部队已达六个分部^②、二十四个大站、十一个汽车团(三千余辆汽车)，共八万五千余人。另配属有公安部队一个师(第 18 师)负责后方保卫；工程兵六个团又两个营(即第 1、第 7、第 10、第 15、第 17、第 18 团和第 21、第 22 团各一个营)，其中除第 18 团和第 21 团一个营负责修建机场外，其余负责抢修道路桥梁。供应体制亦改变为以分部为单位分区供应同军以下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体制，撤销了各兵团后勤部。铁道兵部队已增至四个师一个团(即第 1、第 2、第 3、第 4 师和铁道兵团直属桥梁团)、另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为了加强在朝鲜铁路运输线上的组织指挥，更好地同敌破坏进行斗争，提高运输效率，经与朝鲜政府商定，于 8 月成立了铁道运输司令部，负责管理协调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此时，铁路运输线已由 1950 年底的三百四十余公里增加到一千二百余公里)和铁路线的抢修维护。采取以上这些措施以后，虽然使我军后勤保障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供应不足的状况。

1951 年 7 月下旬，朝鲜发生了四十年来未见的特大洪水灾害，并一直延续到 8 月底。我军后方交通运输线受到严重破坏：铁路桥梁被冲毁九十四座次，线路被冲毁一百一十六处次，中断运输最长者达四十五天，最短者为十三天；公路桥梁百分之五十被洪水冲毁。这更增加了我军粮弹供应的困难。

8 月中旬，敌人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在其地面

^① 夜间对空监视哨，通称防空哨。在公路干线上每隔一至三公里设一组，任务是监视敌机活动，发现敌机即鸣枪报警，汽车司机闻警马上闭灯行驶。采取这一措施，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运输车辆的损失。

^② 1951 年 11 月志愿军进行精简整编，编为五个分部。以第 1、第 2、第 3 分部为一线分部，分别负责对正面中部、东部、西部战线部队的供应；以第 4、第 5 分部为二线分部，分别负责东、西海岸及管区内其他部队的供应，并负责囤积物资，支援一线分部。

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又乘洪水灾害，以其空军对我发动了以分割我军前线与后方、切断我军运输线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绞杀战”，亦称“空中封锁战役”。敌为了实施“绞杀战”，动用了其空军力量的百分之八十，其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几乎全部投入使用，并计划以三个月的时间全部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使我方“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我军后方所有部队，在中朝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在技术装备落后和物资器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以无比顽强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

我军反“绞杀战”斗争，共分三个阶段。

1951年8月中旬至8月底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抗洪与反“绞杀战”同时进行。敌人利用洪水灾害，以铁路线为主要目标，对朝鲜北方交通运输线实施全面轰炸封锁，主要是逐段轰炸铁路路基和反复轰炸铁路桥梁，并阻我修复。重点地区为满浦线（满浦至顺川）的价川至顺川段，京义线（汉城至新义州）的定州至宣川段、黄州至黑桥段。

敌为全面实施“绞杀战”，从7月起进行了试验和准备（主要是轰炸铁路路基）。8月中旬以后，敌对我交通线的轰炸破坏即全面展开，表现更集中、更有计划，其各战斗轰炸机大队一般每天均以三十二机到六十四机的大编队出动两次。鸭绿江和京义线之西清川江、肃川江，满浦线之百岭川、熙川江、东清川江、秃鲁江，平元线（平壤至元山）之德池川等桥梁均遭敌机连续轰炸。至8月底，计铁路桥梁被破坏一百六十五座次，线路被破坏四百五十九处次，尚能维持通车的线路仅有京义线之新义州至孟中里段、满浦线之球场至顺川段、平元线之顺川至长林段和价川线（新安州至价川），总长仅约二百九十里。平德线（平壤至德川）则由于大同江与沸流江桥梁被破坏，全线失去作用。整个铁路交通处于前后不通中间通的状况。敌在集中轰炸、封锁铁路交通线的同时，对公路运输线及运输车辆的轰炸破坏亦较前更为加剧。

这时，我军后方正集中精力同洪水灾害作斗争，对敌人的“绞杀战”尚无充分准备，所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以掩护交通线的高射炮兵（即原有的一个师又两个团六个营）防护重点目标；以铁道兵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集中兵力抢修被破坏的桥梁和线路；以工兵和汽车运

输部队在桥梁、线路被破坏地点组织漕渡或实施分段倒运，使各段线路有机地连接起来，以保持运输不中断。这样，我争取到了部分线路通车。整个8月份，我军抢运到前线的作战物资共一千一百三十四车箱，约合三万四千吨，初步改善了前线的粮弹供应。

9月至12月为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反“绞杀战”斗争全面展开，敌轰炸封锁的重点转向平壤以北铁路枢纽——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并阻我修建机场。

8月底，朝鲜雨季结束。敌对铁路线的轰炸封锁更为加紧，并逐渐将轰炸重点转向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该地区是连接京义、满浦（均纵向）平元线（横向）三条铁路线的枢纽，是我方铁路运输的咽喉。这一地区被破坏，我军南北东西的铁路交通运输将同时中断；且西浦至新安州段两侧多为水田，顺川至价川段则路基较高，被破坏后修复也困难。故将轰炸重点转至三角地区后，对京义线渔波至新安州段和满浦线顺川至价川段，平均每日出动五批一百余架次飞机集中进行轰炸，并逐渐压缩轰炸范围，至11月，更将轰炸范围收缩至肃川至万城之间“317”至“318”一公里地段，以及泉洞至龙源里之间“29”公里处的一两点上，企图在这一两点上造成深度破坏，使我无法修复，以中断我之运输补给。在三角地区的几段仅长七十三点五公里的线路上，四个月中共中弹三万八千一百八十六枚，平均每两米中弹一枚。这几段铁路的长度仅占我军使用全部铁路长度的百分之五点四，其被破坏的处次却占被破坏总处次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二，致使该区四个月中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不能通车，给我军供应造成很大困难。

9月，随着雨季的结束，我军后方部队亦开始转以全力进行反“绞杀战”斗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早在8月26日，我志愿军航空兵即奉命同苏军航空兵一部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和掩护安州地区机场修建的任务。经过准备之后，9月下旬开始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陆续投入作战。到12月底，先后出动作战的有第4、第3、第2、第14、第6师，共五个师，飞机三千五百二十六架次，击落敌机七十架，击伤二十五架。我航空兵的积极作战，很快迫使敌将战斗轰炸机的活动空域撤到清川江以南，并迫

使敌 B—29 型战略轰炸机从 10 月份起转入夜间活动。

9 月 15 日，中央军委作出加强铁路及江桥方面的防空力量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我军于 9 月下旬从掩护机场修建的高射炮第 62 师抽调了一个团（37 毫米口径）、从在后方休整的各军中抽调了十一个独立高射炮兵营和六个高射机枪连，加上原有高射炮兵部队，在铁路线上组成了四个防空区（平壤、安州、定州、价川、顺川区；殷山、新仓里区；阳德、龙池院里区；平壤、物开里区），进一步加强了铁路线上的防空力量。10 月中旬开始，又将掩护机场修建的大部分高射炮兵部队调往三角地区和其他重要铁路地段。另外，还从国内抽调了一个雷达连、五个探照灯连，配合高射炮兵航空兵作战。为了统一指挥，还成立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并按照“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原则，调整了整个防空部署。至 12 月，掩护机场修建的高射炮兵第 62 师、第 63 师（欠一个团）、第 64 师及第 524 团陆续到达指定区域，加强了对铁路运输线的掩护力量，使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部队达到在朝高射炮兵部队总兵力的百分之七十，共十一个团又十一个营，另两个高射机枪营，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配置在三角地区。随着我防空力量的增强，对敌机的打击也越来越大，仅 12 月份即击落敌机三十八架，击伤六十八架，对保护目标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

在加强对空防御的同时，亦进一步加强了铁路线的抢修力量。9 月中旬，中央军委给铁道兵配属了五个新兵团，另还补充了新兵九千人，加上铁道兵原有部队和朝鲜铁道工程旅，我铁路线上的抢修力量已达七万余人。在抢修斗争中，根据敌机轰炸情况和我之需要，采取了重点抢修的方针，即集中主要兵力（铁道兵第 2 师全部、第 1 师一个团、工程总队一个大队和朝鲜铁道工程旅两个联队）确保三角地区及东、西清川江和东大同江三座桥梁，而暂时放弃了平壤以南至物开里段的抢修工作。抢修部队发挥了最大积极性、创造性，如采取架设活动桥梁（白天移开，晚上移回）、以枕木排架法填补大弹坑等方法，既节约了抢修兵力和抢修时间，又迷惑了敌机，减少了桥梁损失，提高了运输效率。至 12 月底，共修复路基土石方四十九万三千二百多立方米，三角地区全部恢复通车。

在铁路运输方面，采取了密集的“列车片面续行法”^①，和在火车受阻地段上，用汽车实行长区段的倒运办法。为解决运输力不足的问题，还动员了全军三分之一的兵力抢运冬装。

12月间，又专门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简称“前运司”），在铁道运输司令部的领导下负责统一指挥铁路运输线上的防空、抢修、抢运工作，从而加强了铁路线上反“绞杀战”斗争的领导。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公路线上的抢修力量，解决长期以来公路线上因错车不便而造成的交通梗塞、运转不灵的状况，志司组织了第4、第7、第10、第15、第16、第17、第18团共七个工兵团和在二线休整的各军及各兵团直属队，在朝鲜人民的协助下，普遍加固加宽了原有公路，并开辟了一些新的公路线。至12月底，共加固加宽公路二千一百五十八公里，新辟公路二百九十二公里，大大改善了我在公路运输的状况。

由于我航空兵、高射炮兵积极地同敌机进行斗争，和铁路抢修、抢运组织周密、指挥得当，以及铁路全体员工和指战员英勇奋斗，至10月中旬，我铁路运输情况一度好转，曾争取到连续半个多月的时间通车，仅10月16日至22日七天中，通过东、西清川江桥的物资即达一千九百四十七车箱，其中21日一个夜晚即通过西清川江桥四百九十车箱，创造了我军人朝以来的最高纪录。为此，我铁路员工、铁道部队、航空兵部队、高射炮兵部队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10月下旬，敌机轰炸封锁更为加剧，三角地区铁路运输再度中断。经过重新部署力量，至12月，终于彻底打破了敌对三角地区的封锁。据不完全统计，在此阶段，我铁路运输抢运过封锁区的作战物资共达一万五千四百多车箱。同时我公路运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汽车运输能力较4至8月提高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从而逐步改善了我军供应状况，保证了我军作战的基本需要，并使前线各军开始有了粮食储备。

1952年1月至6月为第三阶段。

^① “片面续行”，即在一个或几个区段上，两个以上列车取一定间隔，连续向同一方向运行，不对开。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持续时间较长，敌对铁路线的破坏更为严重；而我军斗争经验则愈来愈丰富，并最终粉碎了敌之“绞杀战”。

至 1951 年底，敌人实施“绞杀战”，虽已超过了其原计划时间一个月，但并未达到其预期目的。侵朝军总司令李奇微也承认其所实施的空中封锁战役“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指我军）运输其进行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入北朝鲜”。但他认为“如果中止空中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或者缩小这种活动的规模，那么敌人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积聚起足够的补给品，从而有能力发动一次持续的、大规模的攻势”。因此，敌人不甘心就此罢手，为防我发动攻势，于 1951 年 12 月下旬决定继续对我进行“绞杀战”，并宣称要一直进行到“战术态势或停火协议使我们（指敌方）必须做出改变时”为止^①。

这时，敌航空兵又有了加强。1951 年底，敌又从日本抽调了一个 F-84 型战斗轰炸机中队（飞机二十五架）到朝鲜，并将一个 F-80 型战斗截击机大队改装成 F-86 型战斗截击机，使 F-86 型战斗截击机由七十五架增加到一百五十架。同时，还补充了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

在 1952 年 1 月至 3 月，敌航空兵为了避开我军日益增强的对空炮火，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昼夜轰炸破坏，而采取了机动的重点突击与轰炸铁路线的两头，即封锁我作战物资的来路和去路的战术，对我方铁路运输线实施了更为疯狂的轰炸破坏。其目标区为：京义线的宣川至定州段、定州至岭美段、新安州至顺安段，满浦线的价川至熙川段（以上均为我物资来路）；平元线的顺川至阳德段；平德线的三登至新成川段；元罗线（元山至罗津）的元山至高原段（以上为我物资去路）。3 月以后，又对上述地区采取了所谓“饱和轰炸”战术，即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铁路线任务的飞机对铁路线上的几个小段实施攻击。在此阶段，铁路被敌破坏较第一、第二两阶段的总和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尤其是 1 月更是我军入朝以来铁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月，桥梁被破坏一百三十六座次，线

① 美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 1951 年 12 月 26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路和车站被破坏二千二百零二处次。

我军根据敌机轰炸破坏战术的变化，及时地采取了相应回击策：

在对空作战方面，我歼击航空兵继续采取轮换作战的方法，经常保持有三个师的兵力同敌航空兵进行斗争，先后参战部队有第3、第4、第6、第14、第15、第12、第17等七个师，第18师也于8月份参战；高射炮兵则改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以师为单位并配属若干独立团和独立营，划分了三个作战区，以中高炮保卫桥梁、车站等重点目标，以小高炮执行机动作战任务。这时，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又增加了第508团。4、5月间，又以第502、第509、第511、第522团分别轮换了第505、第508、第513、第524团；3月至5月又增调了探照灯兵二个连和雷达兵三个连入朝，协同航空兵、高射炮兵作战。

在铁路抢修方面，我军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即在确保三角地区通车的原则下，对敌轰炸明显的重点区亦适当地配备了较多的兵力，对其他地区，则视敌机破坏程度临时机动兵力进行抢修。为了对付敌机对铁路桥梁和重要地段的轰炸，还修筑了大迂回线和便线、便桥，以保证顺畅通车。

在铁路运输方面，我军针对敌机实施夜间轰炸多在月明期和每夜22时至24时的规律，采取了利用月亏期集中突运，“抢22点”和“空、重车循环输送”等斗争方法。

在公路上，我则继续加宽、加固原有公路和构筑新的公路，并在主要河流渡口处增设便桥，在公路沿线增设汽车待蔽所和对空监视哨（在大小三十二条运输线，二千五百公里的主要干线上共设置一千三百零八组），以保障公路运输顺畅，减少车辆损失。

由于我军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积极地同敌机进行斗争，结果仅本阶段铁路各线通车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点九至百分之九十六，公路运输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七十，至5月份即超额完成了半年的运输任务，并提前完成了朝鲜政府的物资运输和接运救济粮的任务，有力地保证了军需民用。

在敌集中轰炸铁路线两头的同时，敌亦曾不断地对我兵站基地的某一点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如5月8日，敌出动三百六十余架次（敌人自称四百八十五架次）飞机对我遂安以北之楠亭里仓库区持续进

行了十三个小时的轰炸，投掷各种炸弹二千余枚，是为规模最大的一次。我兵站基地在同敌机斗争中，除了以高射炮兵积极打击敌机外，还采取了抢卸、抢装，及时疏散、转移，加强伪装和大力修建坑道仓库等措施，有效地保护了作战物资的安全，并给了敌机以严重打击。5月8日，高射炮兵第24营在楠亭里对空作战中创造了一天击落敌机七架、击伤十八架的记录，获得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这个阶段，我高射炮兵共作战三千二百七十七次，击落敌机一百九十八架，击伤七百七十九架；我航空兵共出动二千五百八十八架次，击落击伤敌机四十八架（缺1月份统计），给了敌机以沉重打击。4月间，敌战斗轰炸机实力降到了最低点（有两个大队几乎降到了编制数的一半），已无力对铁路两头同时进行“饱和轰炸”，而只能轰炸清川江以北的一头了。6月下旬敌被迫放弃了“绞杀战”，将其轰炸重点转移到电站、工厂、矿山、重要城镇和我军防御正面八十公里纵深的目标。我军同敌航空兵斗争的重点亦逐渐转移到正面战线。

至此，敌人的“绞杀战”被我彻底粉碎。1952年5月31日，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供认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战后，美国空军官方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一书亦承认，“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十个月的全面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这就是说，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遭到了失败。我军则在十个月的反“绞杀战”斗争中，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反“绞杀战”斗争中，我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方勤务部队，以无比的英勇和智慧，同敌人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有在我国解放战争中荣获登高英雄称号的铁道兵第1师第1团第1连副连长杨连弟，他为抢修东清川江桥于1952年5月15日英勇牺牲，后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在这一斗争中，我军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仅

高射炮兵和铁路抢运、抢修部队即伤亡二千三百余人，另损失飞机八十余架、高射炮三十门，被炸坏火车机车五百零二台、车辆四千五百五十节。

1951年7月——1952年6月我军击落击伤敌机统计表

时 间	战 果 分 区	地 面 部 队		空 军		合 计	注 记
		击 落	击 伤	击 落	击 伤		
1951 年	7 月	177	120	23	2	322	(1)此表含友军航空 兵战果。 (2)据战后美国空军 编写的历史材料：1951 年 8 月至 1952 年 4 月，仅第 5 航空队即在“绞杀战”中 损失战斗轰炸机 243 架， 另有 290 架其他战术飞 机受到严重损伤。
	8 月	87	118	18	2	225	
	9 月	173	129	93	17	412	
	10 月	147	153	113	43	456	
	11 月	81	94	95	26	296	
	12 月	63	127	111	13	314	
1952 年	1 月	93	166	62	15	336	
	2 月	91	188	27	9	315	
	3 月	107	263	54	24	448	
	4 月	133	281	52	18	484	
	5 月	193	275	39	24	531	
	6 月	146	226	13	4	389	
合计		1491	2140	700	197	4528	

反“绞杀战”期间我方铁路被炸与运输情况比较表

(被炸数和运输量均以 1951 年 1 月为 100 计算)

比 较 区 分	1951 年						1952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被 炸 数	500	650	1900	3780	5460	4870	6340	5410	4340	3270	3780	2060
运 输 量	230	166	167	281	257	305	267	188	190	261	271	281

二、反细菌战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开始利用日本细菌战犯积极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美军侵朝以后，1950年12月向南撤退时，曾在黄海道等地撒布过天花病菌。1951年又多次在中朝军队被俘人员中秘密地进行细菌性能试验。1952年1月，美军在继续进行其“绞杀战”的同时，又以制造疫区、残害朝中军民、削弱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秘密地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1月28日，我军在铁原郡之外远地、龙沼洞地区首次发现敌布撒带菌昆虫；1月29日至2月17日，又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多次发现敌布撒带菌昆虫及鼠雀一类小动物。2月下旬至3月上旬，我国东北及青岛等地亦有发现。经检验查明：敌布撒的昆虫和鼠雀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余种。敌将这些菌毒经过人工繁殖，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蚂蚁、蜘蛛、鼠、兔、鸟等动物身上，或附在树叶、棉花、食品、宣传品等杂物上，制成细菌弹，由飞机投掷布撒，或由火炮发射布撒，并多以污染水源、交通孔道与居民集中点为目标。其危害对象除我军人员及居民以外，还包括家禽、牲畜及农作物。3月以后，敌布撒细菌的范围日渐扩大，遍及朝鲜北方的七个道四十四个郡。因朝鲜西部地形开阔、人口多，又为我主要交通运输线所在地，因此，敌之布撒地域又以朝鲜西部为重点。据“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所公布的材料，截至3月底，敌布撒细菌即达八百零四次之多。由于细菌战违反人道主义与国际公法，因此，敌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亦严格保密，称细菌弹为“不爆炸的炸弹”。

敌人所实施的细菌战，曾给中朝人民军队及朝鲜人民造成了一定危害，使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重又发生。2月20日至3月9日，在朝鲜北方的居民中，有十三人被传染患了霍乱，其中九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六百人的村庄，就有五十人患了鼠疫，其中有三十六人死亡。3月份，在志愿军中，

患鼠疫者十六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四十四人（死亡十六人）、患其他急性病症者四十三人（死亡二十人），一度造成部分军民的紧张心理。

为了揭露和战胜敌人的细菌战，朝中两国政府从政治外交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暴行，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的组织者的国际责任。2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坚决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美国政府对朝中两国政府的声明，始则保持沉默，继则进行抵赖。但当1952年6月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却又无理地予以否决。

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我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地调查。接着，朝中两国政府又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现地调查。三个调查团先后公布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都从事实上和学理上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这期间，我国还在北京和沈阳举办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实物、图片展览。1952年5月以后，我新华社又陆续地公布了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其中有三个上校军衔的战俘还分别供述了美国官方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从而更加有力地驳斥了美国政府的无耻抵赖，取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性的民主组织都纷纷谴责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在揭露敌人进行细菌战罪行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军

民在战场上亦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斗争。

当首次发现敌实施细菌战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给予了高度重视，从组织方面、物资器材和医药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2月下旬，中央军委连续发出两次指示，要求志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遵照这一指示，志愿军于1952年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在该委员会领导下，以国内派来的四十余名专家和医务人员同志愿军卫生部的医务人员组成了四个防疫检验队（其中三个分别配属给一线各兵团）、一个机动防治队和七个传染病医院。各军、各师及各后勤分部、大站亦分别建立了中小型防治队九十二个，负责本单位的防治工作。同时，根据部队任务及驻区范围，还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并在全军上下普遍地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普遍地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开展了捕鼠、灭蝇和保护水源、清理驻区的卫生运动。在驻地及交通线附近的朝鲜居民中，也普遍地注射了疫苗（约达一百三十万人次），从而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至1952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经过将近一年的斗争，终于彻底战胜了美国侵略者进行的细菌战。在这期间，我军同美国进行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三百八十四人，其中有二百五十八人治愈；军民卫生健康水平，也随着反细菌战的斗争的开展，得到了显著提高。1952年同1951年相比，朝鲜北部传染病发病率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美国实施细菌战，不仅未达到其预期目的，相反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本节参见附图16、17、18）

三、小结

（一）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是中朝军队与中朝人民、前方与后方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使得美国侵略者依赖某一兵种、某种武器、某一战法就能决定战争命运的幻想遭到破灭。在斗争中，我军逐渐完善了为适应现代化

战争所需要的后方保障体系，建成了钢铁运输线，基本上解决了入朝以来一直存在的补给运输的困难，使后勤工作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二) 反“绞杀战”的斗争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后方供应有着其特殊的战略地位；而后方供应能否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其中心问题是交通运输问题，即需要有一个打不垮、炸不烂、畅通无阻的交通运输线；而建成这样的运输线的关键又在于组织好对空防御。实践证明，虽然我军技术装备处于劣势，但只要善于组织力量，充分发挥群众智慧，是完全可以取得对空防御作战胜利的。集中我数量不多的对空作战力量，用于防护影响全局的要害部位，并根据敌机轰炸特点的变化，随时改变战法，这是我军在反“绞杀战”中取得对空防御作战胜利的重要经验。防空、抢修和运输部队，实行统一指挥，使之形成“三位一体”的整体力量，这是我军保证运输和物资供应不致中断的又一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军在未来战争中组织后勤保障仍有指导意义。

(三) 反细菌战斗是战争中的新课题。我军在反细菌战中取得的初步经验说明：第一，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战，必须随时警惕敌人使用一切卑鄙手段于战场。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起码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因此，往往是以隐蔽方式使用，这就更须随时提高警惕，以便及时发现和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粉碎敌之企图。第二，敌人散布的细菌多种多样，散布的区域包括我军整个前线和后方。因此，必须全面动员，展开全民性的斗争。第三，敌使用细菌武器具有相当的试验性和破坏性，我必须组织科学技术人员进行强有力的检验工作，以准确掌握疫情，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第四，敌实施细菌战虽具有巨大的危害作用，但只要我发现及时，防治及时，敌人的细菌战是完全可以粉碎的。

第四节 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

1951年我军粉碎敌夏秋局部攻势以后，战场形势处于相对稳定状

悉，敌我双方均无大的行动，兵力和部署亦无大的变化。敌军第一线兵力有美军六个师，英军一个师，南军六个师，共十三个师；第二线兵力有美军一个师，南军两个师及土耳其旅，共三个师一个旅。我军第一线兵力有志愿军八个军，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十一个军（军团）、三十三个师（第一梯队展开二十二个师）；第二线有志愿军三个军，人民军一个师，共三个军、十个师。另部署于东、西海岸的有志愿军六个军，人民军三个军团，共九个军（军团）。

这时，敌人虽然在我军打击下，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并同我达成了以现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的协议，但是，当11月27日进入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和12月11日进入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谈判时，仍继续阻挠和拖延谈判的进行，蛮横无理地提出限制战后我方修建和改善机场，并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阴谋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在战场上，敌人从1951年夏秋局部攻势失败中认识到，在当时情况下，在其新的战略未确定前，对我进行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是得不偿失的。因而，被迫改取所谓“攻势防御”的方针，只进行维持现防线所必需的小规模进攻，以不断消耗我军，配合其谈判。于是，自1952年春季开始，敌除了继续对我实施“绞杀战”和细菌战以外，在正面战线则一面加强阵地、一面不断地以小部队对我进行袭扰和进攻，并加强了其航空兵、炮兵对我前线的破坏活动。此外，敌人为了支持长期作战，还利用战线相对稳定的时机，采取了一些巩固后方和加强实力的措施：1951年11月底，敌抽调了两个南朝鲜师（第8师、首都师）开始“清剿”在其后方智异山（庆尚南道）、云长山、回文山（全罗北道）地区活动的朝鲜人民游击队；12月开始，以在日本之美步兵第45、第40师，同在朝之美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进行轮换，并在美军中实行“记点”轮换制度^①；另外，还

① 在朝美军除采用建制部队轮换办法外，还采取了人员“记点”轮换的办法。规定获得三十六点的官兵，即可离开朝鲜返国。这一“记点”的方法是：在前线战斗区执行任务的每月记四点，在支援战斗区执行任务的每月记两点。由于兵员不足，从1952年4月1日起，又改为三种“记点”地区，即在原基础上增加了中间区，在该区的人员每月记三点。实行这一办法，美军官兵要分别在朝服役九个月、一年、一年半始能返国。

加紧了对南军的训练和扩编，计划在现有的十个南军师中，每师组建四个榴弹炮兵营。

1952年4月，美国政府以侵朝美军司令李奇微接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务；侵朝美军司令职务由美国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任。克拉克于5月到任后，继续推行上述方针，并拟定了除正面战场以外的军事和政治的“八项措施”^①。据战后克拉克透露，其内容为：军事上，轰炸水电区，轰炸平壤，轰炸主要补给线，轰炸包括部队集结地域、仓库、车辆在内的无数小的军事目标；政治上，释放战俘^②，停止谈判会议，扩编南朝鲜军队和视情况利用蒋介石的军队。克拉克并自认这是“挑战性的行动”，妄图以此迫使我军屈服，达到其所谓的“光荣的停战”。

我军在取得了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胜利之后，面对敌人在谈判中仍在节外生枝，不愿公平合理解决问题，以及仍在不断地对我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一面在谈判中继续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则保持高度警惕，积极进行持久作战的准备，以对付敌人拖延甚至破裂停战谈判，以及可能发动的任何规模的进攻。

1952年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而进行我国经济建设，需要积累更多的资金。但是，1951年我国的财政预算，已较1950年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的32%又直接用于朝鲜战场。如不采取适当措施，则无法解决战争与经济建设需求这一矛盾。为此，中共中央于1951年10月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着手整编部队，精简机关，节约开支，以继续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保证国内财政状况的好转及市场物价的继续稳定。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确定：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也要“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

① 克拉克著《从多瑙河到鸭绿江》。

② 自战俘问题开始谈判以后，美方便一直阴谋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美军第76号战俘营的我方被俘人员，为抗议美方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所使的暴行，曾激愤地扣留了美战俘营负责人杜德准将。但是，美方并不甘心，不顾我方坚决反对，以“释放战俘”为名，以扣留朝鲜人民军部分被俘人员。

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此时，我军阵地尚不巩固，装备尚须改善，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仍须大力加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志愿军首长决心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在积极开展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斗争的同时，大力加强和巩固现有阵地，积极开展小部队战斗活动，以各种手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杀伤消耗敌人。同时，大力加强和巩固我军后方，改善供应运输，加强部队的装备和训练，以进一步壮大自己，增强我军战斗力，坚持持久作战。

一、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形成。“坚守防御”思想的进一步确立

我军在 1951 年夏秋防御作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其基本原因是：在敌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下，我军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很难做到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持久的防御作战。

夏季防御作战期间，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士兵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加深的防炮洞（俗称“猫耳洞”），并逐渐把它发展成为马蹄形小坑道，从而出现了坑道工事的雏形。这种初级坑道工事的出现，对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稳定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志愿军司令部充分地肯定了这一群众创造，并立即向全军推广。秋季防御作战以后，为了加强和巩固现有阵地，志司又专门发出构筑阵地工事的指示，要求各部在防守的各要点上都必须构筑坑道工事。于是，我军在全线掀起了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土石坚硬，作业工具、器材特别是炸药不足，更缺乏技术指导和作业经验。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各部队充分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工具不足，自设小铁匠炉，搜集各种废弹、弹片和废铁，制造工具；炸药不足，专门成立技术小组，拆卸敌投射的未曾爆炸的炸弹、炮弹，从中取出炸药；作业技术缺乏，发动群众及时总结、交流作业经验等等，保证了工事构筑的顺利进行。

敌发现我普遍构筑坑道工事以后，从 1952 年 1 月即开始有计划地

以重炮和重磅炸弹进行破坏，并频繁地施放毒气。我少数坑道由于厚度不够或坑道口不够荫蔽而遭致破坏，受到损失。3月3日至4月9日，一个多月的时间，敌机炸毁我坑道四十二处，我伤亡二百三十六人；2月27日至4月9日，敌向我第一线阵地施放毒气三十二次，使我二百一十六人中毒。有些坑道因地质选择不当，土质松软，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现象，也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针对这些情况，志愿军司令部及时发出指示，提出了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要求，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接着，4月26日至5月1日又召开了军参谋长会议，总结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经验，统一了对构筑坑道工事的认识。会议明确指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因此，坑道工事必须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和生活设施，以使之更符合战术要求，成为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同时，会议还统一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要求坑道一般厚度在三十米以上，坑道口厚度十至十五米，每条坑道要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幅员宽一点二米，高一点七米。会后，我军坑道工事的构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技术要求上或战术要求上都更加完善起来。1952年5月底，我第一防御地带（第一梯队师）坑道工事基本完成，与之相配系的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各种火器掩体等野战工事亦同时完成。至此，全线已基本上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随着坑道工事的基本完成，我军阵地日益巩固，伤亡亦不断减少。4月间，敌以小部队向我攻击六十余次，我阵地无一丢失。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时，敌平均发射四十至六十发炮弹杀伤我一人；1952年1月至8月，敌平均发射六百六十余发炮弹，方能杀伤我一人。5、6月间，我坑道工事更经受了战斗考验。第39军在190.8高地的防御战斗中，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八昼夜，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第12军在官岱里西山的防御战斗中，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十昼夜，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在这两次战斗中，我退守坑道部队曾多次粉碎了敌人以放毒、喷火、爆破、堵塞等手段对坑道的破坏活动，并不断地依托坑道向占领表面阵地之敌进行反击，或配合第二梯队反击敌人。

这些均显示了依托坑道进行防御作战的优越性，也为坚守坑道战斗提供了宝贵经验。另外，在我军对敌部分前沿警戒阵地进攻中，亦开始运用挖坑道的办法，即在敌阵地前荫蔽地区构筑半坑道式的屯兵洞，作为冲击出发地域，或将我军后续梯队置于前沿坑道，以缩短冲击距离，减少部队伤亡，使坑道工事在进攻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形成，极大地增强了我军防御的稳定性。同时，在这期间，我军经过休整，官兵充实，火力增强，物资供应也有很大改善。5月2日，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也达成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党委于6月6日至9日，召开了兵团干部会议，对我军作战指导方针、部署调整和纵深防御工事的构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会议认为，朝鲜战争无论是停还是拖，我军“在思想上、组织上必须坚决地准备打下去”，必须“坚持持久作战与贯彻积极防御的两条基本原则”。会议指出，根据我军当前情况，贯彻积极防御的原则在要求上应与过去有所不同。在1951年6月以前，我军所进行的积极防御是带运动性的，这是因为我之阵地工事一般是野战式的。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之后，我军工事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坑道工事，并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利于我军进行坚守。但是，如此坚固的阵地如果被敌占去，也将对我造成不利，加之朝鲜山地地形也利于进行坚守，所以“现在的积极防御，内容上是带坚守性的”，特别是主阵地不能轻易放弃。同时指出，积极防御的内容还包括在不举行战役进攻的情况下，要在“战术上采取积极活动的方针”，不放过一切有利战机，不断地主动地袭击敌人，挤占敌人地方，或选择敌之弱点，对敌一线阵地实施强攻，成排成连成营地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使敌总处于防我进攻的被动地位。如果敌以一两个师向我一个军的防御阵地实施局部进攻，则准备以第二梯队实施稳扎稳打的反击，其他方向则以积极的战术性进攻来配合。

会议还认为，我军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以后，已有完全可能节约我之防守兵力。因此，为增加机动力量，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决定从西线第19兵团防御正面抽出一个军，置于礼成江西岸，作为该兵团第二梯队，并防止敌人从海州登陆；另建议人民军总

部从正面抽出一个师，置于通川地区，担负海防。经与人民军商定，对指挥关系也作了如下调整：第19兵团指挥第39、第40、第63、第65军（第63军为二梯队）；第3兵团指挥第38、第15、第60军（第60军为二梯队）；第20兵团指挥第12、第67、第68军（第67军为二梯队）；人民军前指指挥第1、第2、第3军团；东海指指挥第20、第27军和人民军第7、第5军团（第20、第27军为二梯队，第26军奉命回国，遗防由第15军接替）；西海指指挥第42、第64、第50军和人民军第4军团及游击队（第42、第64军为二梯队——该两军原在一线，5月间分别由第38、第40军接替）；第47军为志司预备队。经过如此调整，各兵团及东、西海指均掌握有一至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可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

会议还确定，在朝鲜建立一条东西海岸防线同正面防线相连接的马蹄形（东达图们江口，西达鸭绿江口）的有纵深的坚固防线，阵地工事也“要由野战筑城向永久筑城方面发展”，首先选择要点，构筑一些永久性的工事，然后再逐渐联贯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的建立，不管战争停下来还是拖下去，都必须完成，以作为长期的战略准备。另还要求各军于7月20日前即雨季到来之前，基本完成第二防御地带（第二梯队师阵地）工事；对第三防御地带工事（第二线军阵地）的构筑亦作了部署。

会后，我第19兵团将第63军从第一线调出，置于礼成江以西漏川、白川、温井地区；人民军将第2军团从第一线调出，置于化川里、末辉里、蓬岘里地区，加强了东西海岸的防御。其他各军亦于7月中旬完成了部署调整。此时，坦克第3师已奉命入朝，同坦克第1师轮换完毕。至8月底，第一线各军的第二防御地带阵地工事基本完成。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梯队军仅志愿军六个军即完成坑道一百九十多公里，堑壕、交通壕六百五十公里，各种火器掩体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多个。至此，我横贯朝鲜半岛二百五十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形成了具有二十至三十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而且位于深远纵深的第三防御地带部分重点地区的核心工事，也在开始构筑。东西海岸及正面地形平坦、不便构筑坑道工事的重点地区亦在开始进行构筑永久性（钢筋混凝土）工事的准备，并计划在11月底基本完工。

这样，我军整个防御阵地，不仅较前更加巩固，而且也更臻于完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军防御的稳定性。

二、以积极的小部队战斗活动和狙击活动打击敌人，作战重点逐渐推向敌人阵地

我军为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和大量消耗敌人，在展开大规模筑城活动的同时，积极地展开了小部队的战斗活动和狙击活动。

3月底以前，我军阵地尚不巩固，一线部队正在积极构筑坑道工事。这时我军作战活动，主要是粉碎敌人小规模的进攻和小分队的侦察、袭扰活动。同时，也组织连以下小分队，采取伏击、反伏击、偷袭等战术手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并开展狙击活动（当时称冷枪冷炮活动），即选择优秀射手，以单枪、单炮、单辆坦克，依托固定阵地或采取游动方式，杀伤敌暴露的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之武器装备，掩护我军的筑城。在此期间，敌因对我军动向不明，曾于2月11日至16日进行了一次佯动，并称之为“诱捕作战”^①，即：连续几天在全线基本停止炮击和作战活动，并在部分地区拆除铁丝网、工事和施放烟幕，做出撤退模样，企图诱我出击予以杀伤。我识破了敌人企图，敌计未能得逞。

当我坑道工事具有一定规模之后，志司根据我小部队战斗活动的经验，特别是主动进攻敌之阵地的作战经验，于3月19日发出指示，要求第一线各军在3月底4月间，各组织一两次小型的以歼敌连以下部队为目标的“有准备、有计划、有节制的主动攻击”战斗。3月26日，又明确提出以“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地方”作为我之作战方针。此后，我军小部队战斗活动有了新的发展。自4月初起，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挤占敌我双方中间地带和攻取敌突出的连、排支撑点的作战活动。5月开始，随着我军阵地的日益巩固，此种作战逐渐在全线普遍展开。我军愈来愈主动，很快将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推向了敌军阵

^① 美国空军大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

地，战斗也十分激烈。敌对我所攻击的阵地是“有失必反”，必定实施连续反扑。因而，往往形成在一点或数点上双方均陆续投入众多兵力、兵器的反复争夺的局面。如我军三次进攻石岘洞北山战斗、四次进攻座首洞东南无名高地战斗，反复争夺四昼夜的双岭洞以西无名高地战斗，断断续续反复争夺五十五天的上浦防东山战斗，以及古直木里地区反坦克战斗（敌集中12辆坦克向我进攻，我依托预设的反坦克阵地，一举击毁、击伤敌坦克六辆，缴获一辆），都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在这些战斗中，我军高度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第12军第104团副排长杨春增在进攻座首洞东南无名高地的战斗中，为了粉碎敌人的反扑，巩固已占领的阵地，在紧急时刻抱着反坦克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从而保住了阵地。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了表彰他这种英勇献身精神，特追认他为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并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我军在这一段战斗中，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并取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在我挤占中间地带、攻取敌前沿支撑点的同时，狙击活动亦在全线普遍地开展起来，并且日益活跃。这时，我军每一个阵地都组织有特等射手、神炮手，依托阵地捕歼敌之暴露目标。除此之外，还组织了游动火炮，实施机动射击，打击敌运动中的坦克和车辆，另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摧毁敌军炮兵阵地。据不完全统计，5至8月的狙击作战即歼敌一万三千六百余名（不含游动火炮狙击战果），大量地杀伤了敌之有生力量，有效地限制了敌人在其基本阵地的昼间活动。

三、巩固后方，改善装备，提高我军战斗力

我军在加紧进行巩固阵地的作战期间，还进一步采取了巩固后方，改善装备，提高战斗力的措施。

首先是组织部队清剿匪特。1952年以来，敌武装匪特在我后方进行侦察破坏的活动日趋增多。为确保后方安全，我二线部队和后方机关，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先后几次在朝鲜人民配合下，对我军驻区附近之敌武装匪特进行了清剿。截止9月中旬，共捕获匪特三百四十余名。为了予敌武装匪特以更大打击，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在

9、10月间又组织了除担负第一线作战的所有的前后方部队，协同当地朝鲜政府，采取统一动作，对各自驻区及附近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剿活动，又歼灭匪特二百七十二名，有力地打击了敌特活动，使我军后方安全有了进一步保障。

二是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的方针和进一步提高我军战斗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志愿军同国内部队一样，于1951年11月中旬开始进行精简整编，并于1951年底至1952年初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同时，为了减少我军供应困难，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不影响作战情况下，把负责完成修建机场任务的第23兵团调回国内。经过精简整编，全军精简回国就粮的共二十余万人，平均每军精简五千一百余人，而作战连队却普遍得到了充实。有的军在整编前，步兵连队平均一百六十人，整编后增加到一百九十人。我军的装备，特别是航空兵、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火器也进一步得到加强。1952年9月同1951年11月比较，全军山炮、野炮、榴弹炮、火箭炮及反坦克炮、重迫击炮，已由一千七百一十五门增加到一千七百八十九门；高射炮由七百一十九门增加到九百八十八门，无后坐力炮由六百一十三门增加到一千零三十门，可轮番出动掩护交通运输的歼击航空兵由五个师二百五十架飞机增加到九个师四百五十架飞机。

三是各军根据志司指示，利用作战间隙，在总结以往攻防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了军事训练。通过训练，部队战术、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

四、小结

(一) 我军在巩固阵地作战时期，共进行各种样式的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歼灭敌人十一万七千余人（含人民军歼敌三万余），占领了外谷南山、159高地、库藏洞东山、116.9高地、榆岘北山、新村南山、官垈里西山等地，把敌我中间地带和敌之部分警戒阵地、突出的支撑点变成了我军前沿阵地，从而改善了我之防御态势。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军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已经形成，阵地空前巩固；通过精简整编、“三反”运动和改善装备等一系列措施，我军

战斗力也进一步得到提高；特别是随着阵地的巩固，我军面对现代化装备之敌，已不仅可以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作战，而且还可胜利地进行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作战，并取得了不少经验。这为我军进一步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尔后进行较大规模的阵地攻防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此一阶段，我军共伤亡三万六千余人，敌我伤亡对比是 3.17：1。

(二) 我军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军阵地防御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解决了在敌强大火力突击下我军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和武器弹药的储存问题，同时也改善了我军阵地生活条件。因而，相应地解决了我军进行持久的坚守防御的问题。过去，我军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对付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进攻，为了减少伤亡，一般多取运动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准备尔后进行反击，但伤亡大，防御不能持久。有了坑道工事，阵地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变。阵地的空前坚固，不仅节约了一线防御兵力（使正面担任防御的军减少了五分之一），加大了纵深机动力量，而且还可以适当地加大第一、第二阵地上的兵力、兵器，从而大大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这样，就为我军由机动防御转为坚守防御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我军适时地实行了向坚守防御的转变，从而使我军实施积极防御作战更前进了一步，在战场上也愈来愈主动。

(三) 坑道工事的出现，发展了防御阵地体系，同时也引起了防御战术方面的变化。在这一阶段，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进行防御，在战术上出现了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敌以优势的炮兵火力、航空兵火力实施猛烈突击和连续进攻下，我野战工事被毁、表面阵地无法坚守时，仍可退守坑道，继续坚持坑道战斗，最后配合上级预备队举行反击，歼灭敌人，恢复阵地。即是说，表面阵地虽被敌占领，只要坑道在我手，整个阵地就不会丢失，而且表面阵地在我纵深反击部队配合下亦比较容易恢复。二是我依托坑道阵地无论进行防御或进攻，均可在一点数点上同敌形成反复争夺，迫使敌投入众多兵力、兵器，而达到我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目的。除了阵地防御作战之外，在阵地进攻战术中，坑道工事亦为之增加了新的因素。即

我军实施阵地进攻时，可以在前沿坑道工事内，预先屯积兵力，进行攻击准备，或在敌警戒阵地前沿或翼侧秘密地构筑坑道式屯兵洞，作为冲击出发阵地，以缩短冲击距离和后续梯队的运动距离，减少伤亡，增强战斗的突然性，保证攻击的成功。

(四)积极开展小部队战斗活动，是我军在停战谈判期间阵地尚不巩固的情况下，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零敲牛皮糖”的指示所采取的一种积极手段，是我军阵地防御获得空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其特点是：它不只是侦察分队或少数战斗人员的活动，而是以步兵分队为主，且有炮火和预备队的支援；其活动方式不仅是巡逻、侦察，而且是以伏击、反伏击、袭击为主要手段。在开始阶段，多属于防御性质，主要打击敌之侦察袭扰活动，掩护我军构筑工事和保障我主阵地之安全；在我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以后，则多属进攻性质，即逐步转到争夺中间地带和攻取敌突出的前沿阵地和连排支撑点，使用的兵力较大，已具有正规攻坚战性质。狙击活动，也是我军在这一时期的积极的作战手段之一。其特点是，它不仅是少数狙击兵的活动，而是整个战线前沿阵地所有步枪、轻重机枪特等射手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狙击战斗活动，还包括在有坑道依托的发射阵地和临时发射阵地上的单炮或炮兵连对敌暴露目标进行有组织的射击。我军在这一时期所开展的小部队战斗活动和狙击活动，都是符合当时主客观情况的，体现了我军素来所主张的在什么条件下打什么仗的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因而是积极而有效的。它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大量地杀伤消耗了敌人，而且使我军逐渐地赢得了主动。

第五节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和 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2年秋季，战线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敌我双方的作战活动仍属于前沿前侦察、警戒战斗和小规模的阵地攻防战斗。停战谈判则因敌方顽固地坚持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立场，自

5月起便一直陷入僵局。

这时，我军经过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正面阵地更加巩固，海岸防御得到加强，交通运输和物资供应都得到进一步改善，特别是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以后，更加加强了我军在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同时，兵员充足，士气高涨，并取得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我军所处条件已较以前任何时期为好。敌军则相反：此时，虽然继续保持者技术装备的优势，并也构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阵地，但兵力不足，士气不振，其优势的炮兵、航空兵火力，在我军坚固的坑道阵地面前，已大大降低了作用；进攻屡屡受挫，防御往往人地两失。在整个战线上，形势愈来愈对敌不利。

一、我军准备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

1952年7月，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竞选活动开始，联合国第七次大会即将召开，敌人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活动亦随之活跃起来。

7月13日，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朝鲜前线视察。18日，美海军作战部长威廉·费克特勒、远东海军司令罗伯特·布里斯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海尔、第7舰队司令杰塞普·柯拉克等人在朝鲜东海面美海军主力舰依阿华号上举行会谈。8月中旬，侵朝敌军司令马克·克拉克偕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及美第1、第9、第10军军长等人，巡视中部战线金化地区美第7师防区。不久，范佛里特与李承晚又接连视察中部战线美第7师、南第9师、南第2师防务，并在美第7师司令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随后，范佛里特等人又视察了西线汶山地区美陆战第1师防务。与此同时，中部战线敌军调动、运输频繁，并积极进行各种战斗演习。8月15日，美空降第187团由巨济岛前调，加强了美第7师防务。在西线，位于西海面的美第90特种混合舰队同位于西线汶山地区的美陆战第1师和在日本休整的美骑兵第1师正在建立通信联络。之后，该舰队又与美陆战第1师进行了两栖登陆演习。美航空母舰独角兽号、西西里号和主力舰依阿华号相继开往西海面。南朝鲜特务则奉命加紧收集延安、白川地区我军情报，并称“有左右时局之重要性”。另据俘虏供称：敌所以拖延停战谈判，目的在于夺取延安半岛上的开丰郡和延白郡。在东海岸，敌海军部队亦小有动作。

根据上述情况，我估计敌人为了适应其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和配合停战谈判，有再度发动秋季重点攻势之可能，有可能集中两个师左右的兵力，在海空军配合下，于延安半岛实施登陆作战，以迂回我军西部战线侧背，或占领延安、白川地区造成包围威胁开城之势；同时，为配合其登陆作战，还有可能向我军正面实行牵制性进攻，进攻重点可能置于平康地区。根据上述判断，志司和人民军总部于8月28日令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21旅，立即调整部署，准备坚决抗击敌人登陆和保卫开城；令正面各军加强侦察，严阵以待，如敌进攻，必须予以坚决回击；同时，令东西海岸部队亦作必要的战斗准备。随之，我军各军立即投入了防敌进攻的准备工作。志愿军实施轮换作战则仍按原计划进行，9、10月间以第23、第24、第46军入朝，轮换第20、第27、第42军回国。

二、为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我军先敌举行战术反击

9月上旬，我军防敌局部进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此时，美骑兵第1师仍在日本，美陆战第1师仍在原防未动，正面战线除中部敌军活动仍较频繁外，其他方向转向沉寂。据此，我估计敌人在雨季后向我翼侧进行登陆的可能性不大，但向我正面发动局部进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为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计划和锻炼部队，取得经验，中朝两军决定，在第一线第39、第12、第68军于10月底交防（已确定该三个军分别由第47、第67、第60军接替）之前，以该三个军为重点各选择三至五个有利目标（其他各军各选择一至二个目标），对敌进行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并于9月14日下达了战术反击的作战命令。命令规定，进行战术反击的时间为9月20日至10月20日之间，对每一目标的具体反击时间则由各军自行确定，以准备好为原则。命令强调，要作到攻必克、攻必歼，并力争打阵地前的歼灭战，即攻占敌阵地后，要准备抗击敌人的连续反扑，在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中歼灭敌人；如一旦攻击受挫，则要迅速撤离，不应恋战（在实施过程中又及时指出，对于攻克的阵地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放弃）。为达到这一目的，命令要求：第一，必须准备好了才打，防止仓促发起攻击；第二，必须在反复侦察、切实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组织好步炮

协同，并大胆使用坦克协同步兵作战；第三，要组织实施战前训练和战斗演习，并要在冲击出发地区构筑好屯兵洞，以减少伤亡和保持战斗的突然性；第四，要集中使用兵力火力，在战斗中根据情况适时投入二梯队，以保证反击的胜利。根据上述作战命令，我正面各军，迅速在原防敌进攻准备的基础上完成了战术反击的准备工作。

这时，正面战线敌我双方的布势是：敌军第一线展开十五个师，第二线三个师。我军第一线展开志愿军七个军、人民军两个军团，第二线志愿军三个军、人民军一个军团。

9月18日，我军开始在全线发起战术反击作战，至10月31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9月18日开始至10月5日结束。

参加这一阶段反击作战的部队有志愿军六个军，朝鲜人民军两个军团。第39军由于准备得早，提前于9月18日开始反击，第65、第40、第38、第12、第68军和人民军第3、第1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反击。

这一阶段，总共对十八个目标的敌军反击十九次，其中有美军防守的七处，南军防守的十一处。敌之防守兵力：四个连的一处，一个连或一个加强连的四处，一至二个排的九处，一个班的一处（不含人民军反击的三个目标）。作战结果：各军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巩固占领者六处），歼灭了防守之敌，共计毙伤俘敌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美军二千余人）。我伤亡二千余人。在这一阶段反击官堡里西山战斗中，我第12军第100团2连连长伍先华，打得非常英勇顽强。他奋不顾身率领全班连续炸毁了敌人四个暗火力点，迅速占领了敌人阵地。在肃清坑道内敌人时，由于敌人以猛烈火力拦阻封锁，全班大部伤亡，他也身负重伤。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迅速歼灭敌人，挺身抱起炸药包，跳入敌人坑道与敌同归于尽，取得了此次反击战斗的胜利。

这一阶段作战的特点是：一、在组织实施上，以准备好为原则，在统一方针要求下不等齐地陆续发起战斗。只第20兵团之第12军、第68军为改善北汉江两侧阵地，在兵团统一计划下，于28日向敌相邻的五个阵地同时发起反击。二、在兵力使用上，突击部队同支援部队相

比，突击部队（步兵）相对减少，支援部队（炮兵）则相应加大。这次我军实施反击的兵力，与敌对比，一般为2：1或1：1；支援炮兵则平均攻击敌一个连的阵地，要集中使用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八至十个连（四十门左右）。这主要是敌阵地坚固和需要压制目标附近的敌炮兵阵地所形成的，另我军炮兵也增多了。三、速战速决，伤亡小。大多数部队在三十分钟内即攻占敌军阵地，敌我伤亡对比为4：1。这主要是因为我组织计划周密，步炮协同密切，炮兵有力地支援了步兵作战。另外，由于在冲击出发阵地构筑了屯兵洞，不仅大大减少了冲击过程中的伤亡（不少部队攻入敌军阵地前无一伤亡），而且也相应地缩短了战斗持续时间。四、敌有失必反。我每占一地一般均须打敌反扑，而且要经过反复争夺，才能巩固占领。这次，我反击作战，依据地形和敌军阵地情况，有的在攻歼敌人以后即主动撤离目标；有的则在攻歼敌人之后与敌反复争夺，在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敌人，视情况或者撤离、或者固守。通常我攻占敌军阵地之后，敌即在飞机、大炮、坦克配合下实施连续反扑。如我第68军部队攻占572.4高地、662.0西南无名高地（歼敌两个连另两个连大部）以后，敌纠集了六个营的兵力，在八十八架次飞机、十八辆坦克和大量炮兵支援下反扑了六十五次，我在打退敌人连续反扑，毙伤敌约三千人之后，始巩固占领了572.4高地。在整个阶段，我共打退敌一个排至一个团兵力的反扑一百六十余次，大量地杀伤了敌人。

第二阶段 从10月6日开始至10月底结束。

我军第一阶段战术反击，虽然规模很小，但声势（全线实施、炮火猛烈）较大，所以开始不久便震动了敌人。敌人以为我将发动全面攻势。9月24日，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特意飞抵前线，与范佛里特及各军长开会研讨对策，并将预备队美第45师前调，接替了南第8师防务；将预备队南第1师前调，接替了美第3师防务。

由于敌情尚未发生大的变化，我军决心按原定计划继续发展胜利。10月3日，中朝两军下达作战命令，根据第一阶段作战经验，决定第二阶段战术反击作战统一于6日开始，如有的部队尚未准备好，亦应进行佯攻予以配合，以便分散敌军兵力火力，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10月6日黄昏，第二阶段作战按计划开始。志愿军第一线七个军、

共组织了一个团另十三个连又二十三个排、三十五个班的兵力（按使用的建制单位计算）在七百六十门火炮支援下，在一百八十公里正面同时向二十三个目标（其中有六个是第一阶段打过的目标）的敌军发起攻击，除第38军攻击394.8高地（南军两个营）和攻击281.2高地（南军两个连）未成之外，其余目标均于当夜或翌日攻占，全歼守敌。8日至21日，第65、第39、第15、第12、第68军又先后进攻了十一个目标的敌军，其中四个目标攻击未成，其余亦均达成预定目的。在这次反击作战中，10月12日，我第15军反击391高地时，为缩短冲击距离和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事先将冲击部队于敌前潜伏。该军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炮击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为了不使敌人发现，保证潜伏部队的安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仍然严守潜伏纪律，直至壮烈牺牲，以生命保证了战斗的顺利发起。他这种英勇壮烈的行动，赢得了全军的尊敬。

按计划我原定10月22日停止反击，转入正常防御，以便按预定步骤交接防务、轮换休整和抗击敌人可能的报复。以后，鉴于敌人已于14日开始以上甘岭地区为目标，向我发动了“金化攻势”，战况日益激烈，志愿军首长为了配合上甘岭地区作战，乃决定将战术反击延续到10月底。遵照这一决定，23日以后，第65、第40、第39、第38、第15、第12军又先后攻击了十四个目标，除三个目标攻击未成，一个目标的守敌撤逃之外，其余均为我攻克，全歼守敌。10月31日，我军结束了第二阶段战术反击作战。

这一阶段，我共对敌四十八个目标攻击五十八次，其中有美军防守的九处，法国、荷兰、加拿大军队防守的三处，南军防守的三十六处。敌防守兵力：两个营的一处，近两个连的三处，一个连或加强连的八处，一至二个排的三十处，一个班的六处。我共毙伤俘敌一万八千九百余，巩固占领敌军阵地十一处。其作战特点是：一、我吸取了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更加重视了对炮兵的使用，更加重视了打敌连续反扑和实施连续反击的准备。在兵力部署上，特别注重了作纵深梯次配备（一般为三个梯队）和实施多箭头的侧后攻击。二、在组织实施上，改变了原来依各自准备情况分别发起攻击的方法，而采取了按统一规定的时间同时发起攻击和在一个方向上同时攻击数点（相邻

的两点以上)的方法。从实际效果看，在敌已形成防御体系的情况下，攻敌一点不如同时攻敌数点有利。同时攻敌数点，不仅能节约炮兵火力(因攻敌一点亦须压制目标两侧的敌人和敌炮兵)，而且可以收到分散敌人兵力火力、使之左右难顾的效果。三、敌人已经有所准备(因为敌人已遭到我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打击，有所警觉，同时在个别方向上，我军暴露了作战意图)，以致反击未成的比例较第一阶段为多。四、持续时间较长，反复争夺激烈。仅6日至15日，我攻击部队在所占之点即打退敌连以上兵力的反扑共二百五十余次，第12军攻占栗洞东山后至翌日晨即打退敌十三次反扑。第38军攻击394.8高地与敌反复争夺达十天之久。

我军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对敌连、排支撑点及个别营防御阵地共六十个目标攻击七十七次(其中朝鲜人民军对三个目标攻击三次)，最后巩固占领敌连排支撑点十七处，共打退敌排以上兵力的反扑四百八十余次；全歼敌两个营指挥所、十一个连、六十九个排、八个班，大部歼灭敌两个团、一个营、七个连、八个排、五个班，共毙伤俘敌二万七千二百余人(内人民军毙伤俘敌一千七百余)，我军伤亡一万零七百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54：1，其中在打敌反扑与反复争夺中共毙伤敌一万九千五百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3.2：1，共缴获敌各种火炮三十二门，各种枪二千三百七十三支，击毁敌各种炮五十七门、坦克六十七辆、汽车七十四辆，击落敌飞机一百八十三架，击伤二百四十一架。在整个作战期间，敌疲于奔命，八个师频繁调动(其中五个师调动两次)，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10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特为此次战术反击作战的胜利，致电志愿军首长，表示祝贺。

10月底和11月初，第60、第67、第47军，分别接替了第68、第12、第39军防务，第68、第12、第39军分别开往洗浦里、谷山、成川地区休整。

战术反击作战一览表
(1952年9月18日—10月31日)

部 别	进 攻 目 标	进 攻 次 数	攻 占 后 巩 固 的 阵 地
第 65 军	西场里北山、67高地、86.9高地、29.5高地、45.4高地、50高地、七井洞南山（共7点）	10	西场里北山、67高地、86.9高地（3点）
第 40 军	坪村南山、柞木洞北山、项洞里西山、松隅村北山、201西北无名高地、坪村南第一第二无名高地（共6点）	7	柞木洞北山、项洞里西山、松隅村北山（3点）
第 39 军	222.9东无名高地、高阳垈西山、水都市北山、198.6高地、高阳垈北山、高阳垈东北山、上浦防南山南小高地、高阳垈东山、高阳垈北山南小高地、高旺山西及西北山腿（共10点）	10	高阳垈西山、水都市北山、高阳垈北山、上浦防南山南小高地、高阳垈北山南小高地（5点）
第 38 军	石岘洞北山、394.8高地、281.2高地、风树洞北山、198.3高地（共5点）	6	
第 15 军	上佳山西北山、381东北无名高地、399.8高地南山、391高地、391南峰、275东无名高地（共6点）	10	上佳山西北山、391高地（2点）
第 12 军	官垈里西1.5公里无名高地、690.1东北500米无名高地、座首洞南700米无名高地、栗洞东1.5公里无名高地、栗洞南500米高地、灰古介东北无名高地、690.1北600米无名高地、芳坪里东北200米无名高地、科湖里东南300米处、690.1西北700米处、芳坪里东偏北800米无名高地、746.5南500棱线、科湖里东南500米处（共13点）	18	栗洞东1.5公里无名高地（1点）
第 68 军	572.4高地、方形山（662.0西南一公里无名高地）、1089.6高地北山、883.7东山腿（510南高地）、883.7西山腿、938.2东北一公里高地、方形山东山腿、方形山西山腿、902.8东山腿、1089.6西山腿（共10点）	13	572.4高地、1089.6高地北山、883.7东山腿（3点）
人民军 3军团	854.1高地、811.7高地（共2点）	2	

部 别	进 攻 目 标	进 攻 次 数	攻 占 后 巩 固 的 阵 地
人民军 1 军团	351 高地 (1 点)	1	
合 计	60 点	77	17 点

三、敌人发动攻势，我军取得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

在我军实施战术反击作战过程中，敌人一直在注视着我军行动，猜测我军意图。10月6日，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等人再次到朝鲜视察，同范佛里特和李承晚进行磋商、谋划。此时，敌人在我连续打击下，认为它已经在作战上丧失先攻之利，在战争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作战主动权已经转到我军手里；同时，还认为我之战术反击作战，目的在于迫使其接受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于是，为了迫使我的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和谋求其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决定马上组织进攻作战。10月8日，美方片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敌军于14日便向我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作战”）。第二天，敌又在东海岸库底以东海面，集中了六艘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三十多艘驱逐舰，以及美骑兵第1师一部，进行了一次近于实战性质的登陆演习，敌称为“敌后实际演习”。演习中，敌舰炮和航空兵对我海岸阵地进行了猛烈轰击，敌登陆部队则进行转乘、编队等练习，并有三十余架运输机从我正面战线通过，以显示空降配合。

上甘岭位于我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金化以北）南麓，其以南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是我五圣山主阵地前的两个连的支撑点，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敌之金化防线。敌人发动“金化攻势”的直接企图是：破坏我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占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改善其防御态势，并借以试探我军防御的稳定性，为尔后扩大进攻、伺机夺取五圣山创造条件。

敌人担任这次进攻的部队，为原在万渊里（铁原东北九公里）、后川里（金城西南三公里）地段上防守的美第9军之第7师和南第2师。在进攻前，敌人调整了部署，将南第2师一个连防守的鸡雄山（上甘

岭南王公朝)阵地由美第7师一个团接替，以作为实施进攻的依托。另将其军预备队美第40师由加平前调至金化西南芝浦里、云川里地区，原属美第1军之美第3师调至铁原西南地区归美第9军指挥。

在敌人发动“金化攻势”之前，我一线各军即根据志司关于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秋季攻势”的指示，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在上甘岭地区担任防御的第15军曾制定了在西方山、五圣山方向上粉碎敌人三至四个师进攻的防御计划，并调整了部署。10月5日，南第2师一个参谋向我投诚，供称敌将向我发动攻势。我防守上甘岭一线阵地的第45师第135团，当即加强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阵地的兵力、火力。同时，第44师亦加强了西方山方向的守备。10月6日至12日，第15军参加全线战术反击，并先后歼灭了四个点的敌人。在敌发动“金化攻势”之前，该军第45师正准备攻歼注字洞南山(上甘岭东北)之敌。

10月14日，敌人发起“金化攻势”，我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坚守防御作战，至11月25日结束，共持续了四十三昼夜，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抗击敌人进攻，实施连续反击(10月14日至20日)。

10月12日起，敌预先以航空兵、炮兵对我五圣山、上甘岭及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阵地，实施了连续两天的火力突击。14日3时起，敌又进行了持续达两个小时的猛烈的炮火准备。接着，于凌晨5时，以美第7师、南第2师各一部共七个营的兵力，在10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三百余门、坦克三十余辆、飞机四十余架的支援下，分六路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阵地发起猛攻。与此同时，美第7师、南第9师各一部共四个营兵力，分别向我第44师、第29师正面之391高地、上佳山西北山、芝村南山、419高地实施牵制性进攻。是日，敌人对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以一个排至一个营的兵力采取多路多波的方式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冲击，发射炮弹三十余万发，投掷炸弹五百余枚，战斗异常激烈。我防守部队(两个加强连)在仅有山、野、榴炮十五门和82迫击炮十二门支援作战(午后山、野、榴炮增加到十四个连四十三门)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战至13时左右，我野战工事几乎全部被毁，人员伤亡较大，表面阵地大部被

敌占领，我防守部队转入坑道作战。19时，我乘敌立足未稳，组织四个连的兵力实施反击，又恢复了表面阵地。是日，我毙伤敌近两千人。在反击597.9高地战斗中，我第135团第7连排长孙占元，在自己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连续夺取敌两个火力点，歼敌八十余人，最后在敌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他以英勇献身的行动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敌之进攻企图更加明显。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抗击敌人进攻，我第45师于14日晚调整了部署，将准备用于反击注字洞南山的两个炮兵营调至上甘岭地区，以第134团两个营和第133团一个营分别加入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防御，将师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岘。15日，志愿军首长指示第15军暂时停止反击注字洞南山之敌，而集中力量准备粉碎敌入对上甘岭地区的任何进攻。

15日至18日，敌又先后投入了两个团又四个营的兵力，在大量炮兵、航空兵支援下，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进行连续的猛烈进攻。我防守部队与敌反复争夺，阵地昼失夜复，战斗异常紧张激烈。至18日，我两高地的表面阵地全部被敌占领。19日晚，我第45师分别以三个连的兵力，以坚守坑道的部队配合下，对占领该两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实施反击，并一举恢复了阵地。在反击597.9高地的战斗中，我第135团第2营通信员黄继光为打开冲击道路，掩护分队突击，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机枪工事的发射孔，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20日，敌又以两个营的兵力，在飞机三十架和大量炮兵配合下向该两高地进行轮番攻击。激战终日，除597.9高地西北山腿的三个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又相继为敌占领。我防守部队再次退守坑道坚持战斗。

这一阶段作战，敌我双方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均投入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敌投入了七个团共十七个步兵营，我投入了三个团共二十一个步兵连），使用了异常猛烈的炮兵火力（敌使用炮兵十八个营三百余门火炮，另还有飞机、坦克；我使用山炮以上火炮十九个连四十六门、火箭炮六个连二十四门），进行了夜以继日的反复争夺。敌人白天进攻，我军入夜反击，几成规律。在七天作战中，除昼间不断地

实施阵前反击以外，仅我有准备有计划地实施夜间反击即达七次，其中三次全部恢复阵地，四次局部恢复阵地。战斗十分激烈，人员物资消耗亦大。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伤敌七千余人，我伤亡三千二百余。

第二阶段 坚持坑道斗争，为实施决定性反击作准备（10月21日至29日）。

敌人连续七天猛攻，伤亡惨重，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美军头目为了“挽救”其盟主的“面子”，仍不愿放弃进攻。21日以后，敌人一面以各种手段围攻我坑道部队，一面为继续实施进攻进行部署调整：将遭到重创的美第7师汉滩川以东的防务和进攻597.9高地的任务交给了南第2师，美第7师则西移，防我从汉滩川以西向其左翼出击；将南第2师的部分防务交给了位于其右翼的南第6师；另以美第3师接替了南第9师在铁原地区的防务，南第9师则东调金化以南史仓里地区作战役预备队。

此时，我第45师由于人员物资消耗较大，已暂时无力组织较大的反击。志愿军首长为了取得此次防御作战的胜利，及时地给第15军发出指示，指出：敌人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我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地斗争下去，可制敌于死地。第15军根据这一指示，为进一步坚守和实施反击创造条件，乃令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以争取时间，为进行最后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的决定性反击作准备。

敌人为了巩固已占阵地，以便进一步向我纵深扩展，对我坚守坑道的部队采取了封锁、轰炸、爆破、熏烧、堵塞坑道口或向坑道内投掷毒气弹等残暴手段进行围攻。我有的坑道被炸塌，有的坑道口被堵塞，再加上坑道内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污浊，氧气不足，我坚守坑道的部队所处的条件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他们依靠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及时地调整了组织（有的坑道由十六个连队番号的人员合编成一个连），高度发扬了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积极歼敌的思想指导下，在纵深二线部队和炮兵的支援下，团结一致，积极作战，不断地以小型反击来粉碎敌人对坑道的围攻。从21日至29日，我坚守坑道部队共组织班、组兵力，以突袭手段出击一百五十八次，除九次未能奏效外，其余均获得成功，共计歼

敌二千余人，并恢复了七处阵地。在此期间，我二线部队为了支援坚守坑道的部队作战，曾以两个班至五个连的兵力，在炮兵和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上，向 597.9 高地反击五次，向 537.7 高地北山反击七次。每次反击都使坚守坑道部队得到了兵员和物资的补充，尤其是把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和慰问品送进坑道，使坚守坑道的部队受到了极大鼓舞。在坚持坑道作战中，我炮兵部队（此阶段参战炮兵共十九个连四十四门火炮）以准确而猛烈的火力支援，有效地保护了坑道口的安全，给了占领表面阵地之敌以大量杀伤，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炮兵，对取得坑道作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直接配合坑道作战和进行反击准备，第 15 军以第 29 师和第 44 师先后攻歼了上甘岭以西柏德里东山和平康以南万渊里地区之 381 高地、391 高地之敌，共歼敌三千余人。

我军在坚持坑道作战的同时，紧张地进行了对敌实施决定性反击的准备工作。10月 20 日，第 3 兵团根据志愿军首长的指示，决定将刚从一线阵地撤出、正向休整地域谷山开进的第 12 军调往五圣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准备视情况陆续投入作战；以第 15 军第 29 师接替第 45 师除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以外的全部防务，以使第 45 师集中力量用于两高地的争夺战。原第 29 师第 87 团发利峰、王在峰地区防务，则由第 44 师第 132 团接替。另将炮兵第 7 师一个营、炮兵第 2 师四个连和高射炮兵一个团加强给第 15 军。同时，还给第 45 师补充了一千二百余名新兵。

25 日，第 15 军召开作战会议，拟定了实施决定性反击的作战部署：首先集中力量反击占领 597.9 高地之敌，尔后再集中力量反击占领 537.7 高地北山之敌；以第 29 师的一个营又五个连的兵力投入反击 597.9 高地作战，以第 12 军第 31 师之第 91 团为预备队；以第 29 师的另五个连的兵力投入反击 537.7 高地北山之敌的作战。为保证所需粮弹，除组织军师后勤力量加紧运输外，另抽调第 29 师三个营及各师团机关人员，专门担任四十里山路的火线运输任务。27 日，第 3 兵团首长对实施决定性反击在作战指导上作了明确的指示，特别强调了必须树立长期打下去的思想，准备与敌进行多次的反复争夺，逐渐地消耗杀伤敌人；强调了兵力的使用要大小结合，充分发扬小兵群战术和随

伴火炮的作用。同时，为牵制敌人，分散敌炮兵火力，还强调了要组织小分队积极地进行袭扰活动。

第三阶段 实施决定性反击，彻底粉碎敌人进攻(10月30日至11月25日)。

10月29日，我军实施决定性反击的准备工作就绪(包括突击部队预先秘密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坑道)，并已进行了两天的预先火力准备，将敌占之表面阵地工事基本摧毁。

30日21时，第15军以第45师五个连、第29师两个连与坚守坑道的部队相配合，在山、野、榴炮五十门、火箭炮二十四门、迫击炮三十门支援下，开始对597.9高地之敌实施反击。坚守坑道部队三个连首先对敌发起冲击，接着，坑道外的部队七个连迅即进入战斗，对敌实施两面夹击。经五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四个连，并打退敌一个营兵力的多次反扑。至31日夜，除了一个班阵地外，597.9高地阵地为我收复。11月1日，敌集中数十架飞机、七十余辆坦克和大量火炮向我阵地轰击，共发射炮弹十二万余发，先后共用六个营的兵力，向我597.9高地冲击十四次，我坚守部队在纵深炮火支援下，均将敌击退，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是日晚，我军将预备队第12军之第31师第91团投入战斗，并增调了炮兵九个连参战(此时我支援火炮已达二十一个连七十三门，另火箭炮六个连二十四门)。11月2日，敌自7时起，又对我军阵地实施猛烈炮击达四小时之久，发射炮弹十五万余发，并出动飞机一百余架次，投弹一百余枚。12时至18时，敌集中美第7师、空降第187团各一个营，南第9师两个营和哥伦比亚营共五个营的兵力，多路多梯次的向我597.9高地攻击四十余次，曾一度突入我军阵地。我防守部队(第12军第91团和第15军第86团各一个连)顽强机智作战，在炮兵火力的有力支援下，终将敌人击退，毙伤敌一千五百余人，我仅伤亡一百九十余人。3日以后，敌每日均以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兵力进行连续攻击，至5日，第12军第93团一个营亦投入战斗，同第91团最后粉碎了敌人对597.9高地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在5日的战斗中，我第91团第5连新战士胡修道，在全班战友都伤亡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坚持3号阵地战斗，英勇机智地击退敌多次冲击，歼敌二百八十余人，守住了阵地。此次作战，共歼敌六千余人。11月5日，

志愿军首长特致电祝贺我军收复 597.9 高地作战的胜利，表彰了参战部队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并要求参战部队“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

11月5日，第3兵团首长根据志愿军首长“坚决战斗下去”的指示，对巩固 597.9 高地和夺回 537.7 高地北山的作战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第12军第31师的三个团全部投入该两高地作战；第12军第34师两个团（第100团、第106团）为预备队，准备继第31师之后投入作战；第15军之第45师除炮兵、通信、后勤保障部队外，撤出战斗进行休整。为便于指挥，由第12军首长在德山岘组织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由炮兵第7师首长组织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所配属的炮兵。该两指挥所仍归第15军直接指挥。在战术指导上确定：“我反击成功之后，除主峰基点必守之外，应该是不可不守，失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阵地被敌占去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保持战术上的主动。

11月6日，志愿军首长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坚决与敌争夺下去的决心和部署。7日，军委复电同意，并指出：“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的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

我军收复 597.9 高地以后，随即准备反击 537.7 高地北山之敌。该高地在我反击 597.9 高地时，敌我双方均在使用小分队进行反复争夺。至 11 月 10 日，敌全部占领了该高地的表面阵地。据守之敌为南第 2 师的一个营。我之作战部署为：将坚守在该阵地的第 29 师第 87 团调至二线休整，而以第 12 军第 31 师之第 92 团和第 93 团两个营担任反击和巩固 537.7 高地北山的任务；以第 91 团和第 93 团一个营担负继续巩固 597.9 高地的任务。

11月11日16时25分，我第31师第92团两个连在山、野、榴炮七十门、迫击炮二十门和火箭炮二十四门的直接支援下，分两路发起冲击，激战至17时，夺回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全歼守敌。为配合第92团的反击作战，第93团以一部兵力收复了我原放弃的597.9高地的一个班阵地。12日，敌以一个团兵力向我537.7高地北山反扑，经

激烈战斗，敌人占去我两个山脚的四个阵地。此后，敌我双方即在这两个山脚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3日，我以一个连另一个排的兵力，在野榴炮五十二门支援下举行反击，激战二十分钟，歼敌三百余人，全部恢复阵地。14日，又击退敌共以两个营兵力发动的四十余次攻击。是日夜，我第93团主力加入战斗，至17日艰苦奋战三昼夜，击退敌一个排至一个团兵力的攻击七十余次。18日，我第34师之第106团投入战斗。激战至25日，我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猖狂反扑，巩固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此时，敌人由于伤亡惨重，被迫将南第2师、美第7师撤下整补，该两师防务分由南第9师、美第25师接替。随之，敌之进攻也基本停止。上甘岭战役当即以我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上甘岭防御战役共历时四十三天，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敌我双方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均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兵器，进行了持久的反复争夺，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战役中，敌人先后投入进攻的兵力有：美第7师、美空降第187团（欠一个营）、南第2师（四个团欠一个营）、南第9师以及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共十一个团两个营（战役中并补充新兵九千余人），另有十八个炮兵营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三百余门，坦克一百七十余辆，出动飞机三千余架次，总兵力共约六万余人。我军先后投入作战的有：第15军之第45师、第29师，第12军之第31师及第34师一个团，榴弹炮兵第2、第7师，火箭炮兵第209团，第60军炮兵团，高射炮兵第601、第610团各一部，共山、野、榴炮一百一十四门，火箭炮二十四门，高射炮四十七门，另有工兵第22团第3营、担架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战役中，敌人共发射炮弹约一百九十万发，投掷炸弹五千余枚（最多的一天为炮弹三十万余发，炸弹五百余枚），我两个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成一片焦土。我军消耗炮弹四十余万发，亦属空前。在敌猛烈的火力突击下，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防御阵地，顽强抗击进攻之敌，据不完全统计，共打退敌人营以上兵力的冲击二十五次，营以下兵力的冲击六百五十多次。同时，还进行了数十次的反击，最终守住了阵地，粉碎了敌人进攻。此役，我共毙伤俘敌二万五千余人，我军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21：1；我击

落击伤敌飞机二百七十余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炮六十一门、坦克十四辆，使敌物资器材受到了大量损失（敌称：仅次于其在1950年全年的消耗）。敌人对我坚不可摧的坑道工事，已毫无办法。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指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本节参见附图19、20）

四、小结

（一）1952年秋季，我军进行的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防御战役，均取得了巨大胜利，圆满地达成了预定目的。这两次战役，再加上在整个秋季所进行的其他一些战斗，我军共歼敌十一万余人（含朝鲜人民军战绩）。敌人连遭失败，丧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器材，士气愈趋低落，处境更加被动。我军则愈战愈强，阵地更加巩固，防御更加稳定，特别是又进一步取得了依托坑道阵地对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实施阵地进攻和进行坚守防御的作战经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是攻是守更加主动。这些，都为我军尔后作战、使战争进一步向胜利方向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上甘岭战役之后，敌面对我日益坚固的正面战线，已无可奈何，再也没有发动过类似上甘岭这样规模的进攻。

（二）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都是在我军“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并已取得了一定的阵地攻防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作战指导上，主要以消耗敌人、锻炼自己为目的，贯彻积极防御的思想和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即：“敌如来攻，则坚守阵地，大量杀伤敌人于我阵〔地〕前；敌如不来，则我寻找敌之弱点，依托我之阵地去攻击敌人，整排整连地歼灭敌人”^①，不断地蚕食敌人阵地，巩固地向前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以战术动作为主的作战形式，但皆具有战役性质和规模。这次战术反击作战，是在各军防御正面上选择一点或数点，集中兵力火力，以攻歼敌营以下目标为主，但它是在统一计划下，于一定的时间内，在全线

^① 邓华1952年12月26日《关于积极防御的若干战术问题》一文。

实施的。上甘岭防御作战虽然是发生在我两个连的阵地上，但敌我双方都投入了众多兵力、兵器，进行了持久的反复争夺。双方兵力、兵器使用之多，作战影响之大，都超出了战术范围。这种作战形式的出现，是朝鲜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它受着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均势和停战谈判的约束，然而它却是我军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有效作战手段。

(三) 我军之所以采用全线战术反击的作战形式，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已构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敌虽具有航空兵和炮兵的优势，也难以轻易突破我之基本阵地；而我有坚固阵地作依托，同时兵力充足，士气旺盛，又有了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经验，使我具备了采取这一作战方式的条件。另一方面，敌军阵地也很坚固，其作战指导又是“有失必反”，不轻易放弃阵地。特别是当时停战谈判虽然中断，但并未完全破裂，双方都未封闭谈判的大门，停战谈判仍有希望。这样，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都不得不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采取在敌人浅近的战术防御纵深内进行反复作战的方式，是适当的，它可以大量杀伤消耗敌人。事实也证明，在敌我长期对峙、力量对比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灵活有效的作战形式和方法。在实施过程中，我军又根据敌人阵地的巩固程度和地形情况，采取了“攻克固守，打敌反扑；拉锯式的反复争夺；速打速走抓一把”三种方式，即：如攻击目标于我有利，且有工事可资利用，则攻克后坚决固守之，并预有准备地打敌反扑，直到最后巩固地占领，如攻击目标虽有工事可利用，但地势易攻难守，则留少数兵力据守，待敌反扑立足未稳时再行反击，如此同敌进行拉锯式的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再主动撤离；如攻击目标不利于固守，也无工事可利用，即速打速撤，完成歼敌任务后（抓一把）即迅速撤离，以免陷入被动，增加伤亡。但经验证明：要更多地消灭敌人，抓一把就走不如坚决固守，打一点不如打几点。抓一把就走，歼敌有限；打一点，敌易集中兵力、火力。只要有条件，应进行多点攻击，以分散敌人兵力、火力，使敌难以应付，而我则可集中力量歼灭更多的敌人，也易巩固已得的阵地。对于这种打法，毛泽东主席在 10 月 24 日给志愿军的贺电中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

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①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论述，透彻地说明了全线战术反击的全部含义。

(四) 上甘岭战役，是对我军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一次严重考验。战役的胜利，进一步显示了它在朝鲜战场上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我军坚守防御战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实践表明，正因为我军有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所以才能够在敌优势的炮兵和航空兵的突击下，进行像上甘岭这样的“寸土必争”的持久的坚守防御，才能迫使敌人只能实施重点进攻，不能进行宽正面的突破。而我军却可以在敌人的进攻中，依托坑道，在前沿数点上吸引敌人投入众多的兵力、兵器，尔后视情况沿正面或从纵深实施机动，对敌进行反冲击，同敌进行反复争夺，大量地杀伤消耗敌人。在反复争夺中，只要我能守住坑道，整个阵地就不会丢失，而且还可以使我每一个阵地成为消耗敌人的“无底洞”。这样，如何实施坚守坑道作战，便成了我军进行坚守防御的一个新的课题。上甘岭战役为此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当时称之为“坑道战术”。它提出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在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条件下，抗击敌人进攻，主要还是以坑道为依托，利用坑道外的野战工事阻击和杀伤敌人，退守坑道是在敌人占领了我表面阵地，即我阵地处于被敌“半占领”或“暂时占领”状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作战行动。第二，坚守坑道作战的目的在于保存有生力量，疲惫与杀伤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准备反击，恢复阵地。第三，坚守坑道作战只能在坑道内的人力、物力允许的条件下，坚持一定的时间，而且必须同上级保持通信联络，使上级得以随时了解情况，及时地实施正确的指挥；必须有防御纵深部队进行战术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援。防御纵深部队要指定专门火器（特别是炮兵）控制坑道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出版，第70页。

口，阻击敌人破坏；同时还要秘密地或以实施反击作掩护，及时向坑道内补充兵员和粮弹。第四，坚守坑道的基本手段是积极的战斗活动，即不断地组织小型的（一个班或一个战斗组）各种形式的（偷袭、强袭）反击和以狙击手射杀敌人，保护坑道口，阻止敌对坑道的破坏。第五，恢复阵地的基本手段，是在防御纵深部队配合下，组织对敌强有力的反击。反击的方式，或坑道内外互相配合反击，或以坑道为依托（事先将反击部队投入坑道，以坑道作为冲击出发地）进行反击，而且必须要有进行数次反击的准备，直到最后恢复阵地，粉碎敌人进攻。

（五）在秋季作战中，我军面对优势装备的敌人，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充分发挥炮兵的威力是其重要因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战术反击作战中，特别是在上甘岭防御作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意志，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一切难以想像的困难（特别是在坚守坑道战斗中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并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业绩，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甘岭战役中即出现了五十多名战斗英雄。全军闻名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和一级英雄孙占元、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战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炮兵是我军的火力骨干，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和进行坚守防御，没有必要的炮兵火力支援是难以达成作战任务的。我军在秋季作战中，随着装备的加强，大量使用了炮兵，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52年12月分析朝鲜战局时指出的：“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当时，我军炮兵虽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处于劣势，但较之以往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可以机动较多的炮兵支援作战。在秋季作战中，我第一线部队共配属有野炮、榴弹炮六百余门，位于第二线的机动火炮有二百七十余门，通过适时的机动，可在某一地段或某一点上造成局部的炮火优势。战术反击作战，我攻击敌一个连的支撑点，平均集中十个炮兵连四十余门火炮。上甘岭防御作战，集中了一百四十门火炮。同时，在此期间，我军炮兵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步炮协同亦进一步完善和熟练。因而，炮兵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火力骨干作用，更加有效地支援步兵作战。在秋季作战中，我炮兵作战普遍获得了步兵的好评。美国人也承认，在我军炮兵的猛烈轰击下，他们既不能巩固阵地，也难以抗拒猛烈的反攻，认为“战斗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第六节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 迫使敌人放弃侧后登陆企图

1952年冬，朝鲜战局继续处于对峙状态，停战谈判也长期中断，陷于僵局。战争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正处于转折关头。在这一形势下，敌我双方为了争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均在进行新的筹划和准备。

战争的旷日持久，愈来愈对美帝国主义不利。到1952年10月，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侵朝战争中，美国已损失官兵三十万多人，直接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达一百五十亿美元，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八百亿美元，并被迫动用了相当数量的战略原料储备，严重的战争负担和巨大的伤亡，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厌战情绪遍及全国，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呼声日益强烈。特别是美国的七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于朝鲜战争的泥沼中，破坏了它的全球战略格局，更使它忧心忡忡。英、法等国长期被美国绑在侵朝战车上，劳民伤财，人民愤怨，严重地损害了其自身利益，亦在极力设法摆脱美国的羁绊，呼吁结束朝鲜战争。战争已使美国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极力谋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新途径。

此时，在敌人营垒内部广泛议论着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以实现停战；（二）扩编南朝鲜军队，提高其单独作战的能力，使美国逐渐从朝鲜战争中脱身；（三）增调部队，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以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甚至使用原子武器来赢得战争。这第三种选择，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和斗争的日益加剧，其声浪愈来愈高。美国共和党人麦克阿瑟、罗伯特·塔夫脱、约瑟夫·麦卡锡等，大肆鼓噪“共和党取得政权以后，〔要〕全力打赢这场战

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任西欧盟军司令、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艾森豪威尔，利用美国人民要求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迫切愿望，公开许诺他当选后“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并借此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

艾森豪威尔当选以后，立即于1952年12月2日至5日，偕准备在新内阁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等人到朝鲜前线视察，与侵朝美军高级将领克拉克、范佛里特以及李承晚等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据他在战后透露，会议中“战地指挥官们同意，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指美国）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他的结论是“我们（指美国）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①。艾森豪威尔从朝鲜回到纽约后，发表了一个咄咄逼人的声明，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随后，他又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积极主战的麦克阿瑟等人举行会谈，商讨侵朝政策。

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敌人内部扩大战争的议论更加嚣张，美国军界人士还提出了各种实施方案。他们认为：面对我军壁垒森严的正面阵地，“通过常规途径进攻”，代价是惊人的。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利用海空优势，在朝鲜的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配合正面进攻。据战后美军资料透露：“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曾特意组成专门小组，制订了实施方案，呈交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并依此进行了实际准备，如频繁地进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我后方刺探东西海岸情报等。与此同时，还新组建了南朝鲜军两个步兵师（即第12师、第15师，于1952年底投入作战）、六个独立团、二十八个炮兵营。这样，敌人在第二线可保持

^①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1953—1956），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4页。

美军三个师、南朝鲜军两个师另三个团的机动兵力。12月上旬，又有消息透露，敌将于1953年2月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

对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前后敌人的战争叫嚣和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我侧后实施两栖登陆的可能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极为重视，并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计，认为：“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艾森豪威尔正为其上台后的朝鲜军事行动作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做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尽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的胜利。”^①

基于对朝鲜战局的分析，中央军委在上甘岭战役结束之后，即指示志愿军要加强海防，准备对付敌之登陆进攻。1952年11月23日，彭德怀司令员^②电告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立即着手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我翼侧登陆，配合正面进攻。12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时又进一步强调，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川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并指出，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③。1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示中说：

① 毛泽东于1952年12月16日签署的关于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方针的一个文件。

② 此时，彭德怀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③ 转引自毛泽东在邓华1952年12月16日《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工作任务以及防御战术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上的批示，及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反登陆作战方案准备》。

“（一）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①）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二）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

“（三）为此目的，我军必须：

“甲、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

“乙、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

“丙、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

“丁、我正面各军过去作战成绩很大，在1953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

“戊、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

“己、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1953年4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

“庚、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同志为西海指副司令员，西海指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四）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

^① 1952年11月17日，印度向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提案，该提案附和了美国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意愿。

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志愿军党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历次指示，于1952年12月17日至21日，先后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和军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了如何加强反登陆作战准备问题，决定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以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加强两翼海防，特别是西海岸的防御。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要坚决消灭它，绝对不准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正面部队则一面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不断地杀伤消耗敌人，以抓住敌人，破坏其登陆计划。在反登陆作战的兵力部署上，确定以一部分兵力组成具有一定纵深的海岸防御，坚决阻敌登陆，并力求歼敌于海上或滩头；而主力位于纵深机动位置，一面准备歼灭敌之空降部队，一面待一线部队将进攻之敌消耗到一定程度之后与敌决战，进行战役反击，最后歼灭敌人。12月23日，志愿军首长下达了《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从此，全军展开了以思想动员、部署调整、工事构筑、物资储备以及战备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1953年1月16日，毛泽东主席批发了总政治部拟定的《积极准备，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的政治动员要点》，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除继续加强‘三八线’作战，积极歼灭敌人外，必须用一切力量加紧侧后准备，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登陆进攻而斗争。”并指出：敌人实行登陆进攻，是敌人更为狂妄的一次冒险，是企图以此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如果我们打败了敌人的登陆进攻，美国侵略朝鲜最后失败的命运就确定了”。否则，不但朝鲜战局要恶化，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狂妄的阴谋，我们必须予以彻

底粉碎，决不许其得逞”。而且我们亦有许多有利条件打破敌人这一冒险，只要我军百倍奋起，全力动员，充分做好准备，胜利一定是我们。志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根据总政治部政治动员要点，自上而下，普遍而深入地进行了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和战备教育，纠正了麻痹思想，树立了必胜信心。全军上下求战情绪极为高涨，决心全力以赴“打好过关仗”，为祖国增光，从而为反登陆战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53年1月20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2月2日，他发表“国情咨文”，极力鼓吹其全球侵略政策，继续进行战争叫嚣，并妄图唆使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国大陆，以配合其在朝鲜进行军事冒险。2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战争叫嚣，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正地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讲话，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使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受到了莫大鼓舞，更加加紧了反登陆的准备工作。

1953年3月底，我军整个战场部署调整已经完成。第一，为了增强我军在朝兵力，第1军、第16军、第21军、第54军第130师、已改装的第33师以及担负构筑工事任务的第138师先后入朝；坦克第1师也再次入朝；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的第54军（军部率第134、第135师），已集结于东北地区，作为志愿军的战略预备队。另有地面炮兵六个团四个营（炮兵第25团、第205团、第207团、第208团、第401团、第404团，坦克第1师、坦克第3师炮兵团各一个营，坦克第2师炮兵团两个营），另两个海岸炮连，高射炮兵一个团一个营（高射炮兵第603团、第38营）先后入朝，分别加强给正面各军和东西海岸部队；空军十四个师，海军一个鱼雷快艇大队、一个海巡大队，亦准备参加

反登陆作战。第二，为了“使几个新入朝的军能依托正面工事得以锻炼取得经验，而将几个在朝鲜有战斗锻炼的军加强东西海防”^①，将第38军、第40军从第一线调至西海岸，将第15军、第12军调至东海岸，并准备将在正面第一线的第47军调至谷山地区为志愿军预备队，而以1952年9、10月间新入朝的第23军、第24军、第46军和1953年1月间入朝的第1军分别接替上述各军原先担任的正面防务；以1952年底入朝的第16军、1953年2月入朝的第54军之第130师以及第138师加强西海岸防御力量；以第21军之第61师、第62师一个团和第33师加强东海岸防御力量；以游击支队改编的摩托化独立团置于北仓里地区，作为快速机动的反空降部队。我军调整后的部署为：担任西海岸防御的部队计有志愿军六个军十九个师，人民军一个军团另一个旅、地面炮兵十四个团另九个营两个连、高射炮兵两个团另十三个营，坦克六个团；担任东海岸防御的有志愿军两个军七个师，人民军两个军团另两个旅，地面炮兵两个团另三个营、高射炮兵五个营，坦克一个团；担任正面防御的有志愿军十一个军三十三个师，人民军三个军团另两个旅、地面炮兵十四个团另十八个营，高射炮兵二十四四个营，志愿军坦克兵四个团，人民军坦克兵两个团；志愿军预备队有步兵一个军、地面炮兵四个团又两个营。第三，对东西海岸指挥机构作了调整与充实，以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及原西海岸联合指挥部人员组成了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并在指挥部内设立了炮兵和工兵主任办公室、空军前方指挥所和海军作战办公室；将第3兵团司令部与第9兵团司令部对调，由第3兵团司令部兼任东海岸指挥部。另外，以坦克第1师指挥机构为基础，加坦克第2师部分干部组成了装甲兵第二指挥所，负责指挥西海岸的坦克部队。第四，抽调了四个汽车团、三个陆军医院和十四个医疗队入朝，加强运输和战地救护力量。同时，还抽调了铁道工程第5、第6、第7、第9、第10、第11师及五千名铁路员工入朝，会同朝方铁道兵第3旅，在新建铁路指挥部指挥下，负责修建从龟城至德川间的横向铁路和价川至殷山间的京义铁路纵向辅助线，沟通京义线、满浦线、平元线三大铁路干线的联系，以改变铁

① 邓华、杨得志1952年12月17日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并彭德怀的报告。

路运输集中于靠近朝鲜西海岸的京义线的局面。另外，调工兵第12团入朝，同第21军第63师及原在朝的工兵五个团，修建公路新线，并对原有公路进行整修。后方供应部署亦作了相应的调整：以后勤第1、第2、第3分部分别负责对正面各军的供应；以第4分部负责东海岸、第5分部负责西海岸各军的供应，并加强了第5分部的力量。

1953年4月底，我军反登陆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已可保证反登陆作战的胜利。第一，在中国人民和朝鲜政府、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全军指战员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东西海岸防御阵地的构筑和正面阵地工事的加强均已完成。在东西海岸设置了两道防御地带，纵深达十公里。在敌便于空降和坦克行动的纵深地域，还构筑了反空降和反坦克阵地。共计动用人工六千多万个（平均每天五十万人参加筑城），挖掘坑道八千零九十多条，总长七百二十余公里；挖堑壕、交通壕三千一百多公里。除此以外，还构筑了六百零五个永备水泥工事及大量的火器掩体。在东西海岸和正面绵亘一千一百三十多公里的弧形防线上，已形成了以坑道或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第二，到1953年2月底，物资囤运任务已超额完成。弹药总囤积量达十二万三千八百多吨，平均每个军囤积三千二百多吨，每个炮兵师囤积一千多吨；粮食总囤积量二十四万八千多吨，可供全军食用八个半月。第三，九万名新兵已补入部队，一线部队基本上达到了齐装满员。第四，铁道兵和工兵部队以战斗姿态，对朝鲜北方的交通网络进行了改造和完善。新建铁路提前一个月完成了第一期工程，1953年4月5日，龟城至价川段、价川至殷山段正式通车。这样，朝鲜北部三大铁路干线已在我纵深地区联为一体，既减轻了新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的运输压力，又解决了在反登陆作战中一旦邻近西海岸的京义线被敌切断后我军物资供应和兵力机动问题。与此同时，对原有的铁路、公路交通线也进行了修整，计：在铁路线上新建便桥三十五座，完成迂回线路四处，并改善了给水、通信设施。在公路系统，新修公路八条，连同整修和加宽的公路共五百六十六公里，架设桥梁四十七座。以上铁路、公路的修建，使我军交通运输困难的局面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五，在进行工事构筑的间隙，担任海岸防御的各军，都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进行了紧张的战前训练和实兵演习，并对排以上

干部进行了反登陆（打敌舰艇，岛屿要塞守备，海岸防御）、反空降、打坦克的战地轮训，在战术上也为实施反登陆作战打下了基础。

敌人对我军在东西海岸大规模的筑城、全线兵力部署的调整、新生力量和大批作战物资源源运入朝鲜战场等活动，一直在密切注视，已察觉我在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同时，还判断我军可能先机发动攻势，并专门派遣特务刺探情报和进行空中侦察。

我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对敌企图进行登陆冒险的有力一击。这时，敌人在正面攻不动、我两翼海岸又森严壁垒的情况下，又被迫设法恢复停战谈判。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我方，提议在停战前先行交换伤病战俘，试图以此为转机恢复停战谈判。3月28日，我方同意了敌方这一建议，并提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随后，中朝两国政府又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方案，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英、法等国的赞同。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得不同意以我方建议为基础恢复战俘问题的谈判。4月20日，双方开始交换伤病战俘。4月26日，中断六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在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敌人为了再次试探我正面防御的稳定性，曾于1月25日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亲自授意下，策划了一次所谓“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的进攻。以美第7师一个加强营，在七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和一个战斗轰炸机联队支援下，猛攻我第23军第201团一个排防守的芝山洞南侧高地（敌称之为“丁字山”）。一天之内，敌共向我阵地发射各种炮弹近十七万发，投掷炸弹二十二万多磅。在进攻时，敌人还邀集了大批高级军官与记者观战。我守备部队依托坑道工事，英勇沉着地抗击敌军，以伤亡仅11人的代价，彻底粉碎了敌之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歼敌一百五十余人。这次战斗，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引起了极大骚动，纷纷谴责与质问美国军方：这次进攻是正当的军事行动，还是给高级宾客表演的角斗士比赛，让士兵们送命。就这样，在一片责骂声中，克拉克的协同作战试验不得不匆忙收场。此后，敌在正面战场上即没有大的作战行动。

2月10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离任回国，遗职由美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

在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我正面各军因集中力量加固阵地，囤积粮弹，准备对付敌大的进攻，也没有进行大的作战行动。这时，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如敌来攻，则坚守阵地，予敌以大量杀伤；如敌不攻，则选敌弱点，以小吃狠打、逐点歼灭的战法，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以便拖住敌人，破坏敌人的登陆企图。

当我正面二线阵地工事基本完成之后，我正面各军立即按此预定方针，从3月下旬开始有选择地歼灭敌连以下目标。在西线，我第46军在进攻马踏里西山—梅岘里东山（敌称之为“织女星山”）的战斗中，全歼守敌美军三个排另南军一个班；第47军在进攻上浦防东山（敌称之为“老秃山”）战斗中，全歼守敌哥伦比亚营一个连另三个排，一个坦克排，美军两个班。在中线，我第23军在进攻石岘洞北山（敌称之为“猪排山”）战斗中，全歼美军三个排另两个班。敌我双方在上述三线上进行了反复争夺，我共歼敌三千余人。在东线，我第67军进攻官岱里西山，歼敌三百五十余人。整个3月份，我共进行战术反击和袭击作战四十八次，加上其他战斗，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4月份，我进行战术反击和袭击作战四十六次，加上其他战斗，共歼敌一万四千多人。整个反登陆战备期间，我正面部队仅以进攻手段歼灭敌一个排到一个连的战斗即达四十七次，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和东西海岸的战备工作。

反登陆作战准备，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一个重要活动。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准备；其重要意义也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反登陆作战准备的胜利完成，使我军东西两翼海防和正面防御更加稳定和完善，不仅兵力雄厚，实力增强，阵地更为巩固，而且后方供应和交通运输亦远胜于入朝作战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我军已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样，就迫使美方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同我恢复停战谈判，从而为尔后朝鲜停战的实现铺平了道路，同时亦为我军随后发起的夏季反击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七节 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的胜利与停战的实现

一、为促进停战的实现，我军决心发起夏季反击战役

敌我双方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特别是经过我军实施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因战俘问题长期中断的停战谈判于1953年4月26日恢复，从而打破了谈判僵局。但是，在敌人营垒内部，一些好战分子，如美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罗伯特·塔夫脱以及美第8集团军前任司令范佛里特等人仍然公开反对妥协，极力鼓吹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①。李承晚集团更是极力反对停战，叫嚷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并说“在必要时单独作战”^②。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则继续玩弄两手政策，一面同我进行停战谈判，一面积极扩编南朝鲜军，作继续战争的准备。这一形势说明，停战谈判恢复之后，虽然战争停下来的可能性比过去增大，但美帝国主义一贯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在“战俘遣返”、“停战监督”等问题上，仍可能节外生枝，继续进行讹诈；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考虑，为了完成它的某些战略措施，也可能需要取得一些时间。因此，战争拖下去的可能依然存在。

这时，战场形势对我愈来愈有利。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我军可攻可守，在战略上日趋主动。敌人在战略上则日趋被动，特别是在正面战场，已处于无可奈何的地步。

1953年4月，我军反登陆作战准备完成后，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是：敌军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地面部队有二十四个步兵师。其中南朝鲜军大量增加，已达十六个步兵师，正在扩建的还有一个师，连同其海空军共有六十四万余人，装备、火力已接近美军水平。敌军阵地工事较1952年秋季普遍增强，其基本阵地构筑有坑道或坑道式掩蔽部，并有大量的地堡群和各种障碍物，已相当坚固（第二、第三阵地多为野

① 范佛里特1953年5月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的《朝鲜真相》一文。

② 李承晚1953年5月7日在汉城对记者的谈话。

战工事)。志愿军和人民军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其中志愿军一百三十五万人，人民军四十五万人；地面部队，志愿军有十九个军，人民军有六个军团，兵力、火力有了很大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亦很充足；全军上下，积极求战，士气高昂。但我军对敌坚固阵地实施进攻作战的经验不足，新入朝的七个军一个师(第1、第16、第21、第23、第24、第46、第54军和第33师)，则尚未在实战中直接取得经验。

当时，毛泽东主席根据敌我双方情况，为志愿军的行动确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①据此，志愿军首长决定：继续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工事，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登陆进攻；同时，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配合停战谈判，准备除继续进行个别的战术反击外，如5月上旬敌不向我进攻，我则于5月中、下旬举行类似1952年秋季那样的战役性反击作战。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决定。

4月20日，志愿军首长为实施战役反击预先向全军发出了战役指示，接着，于4月30日至5月4日召开了志愿军党委会议，研究和制定了战役指导方针和部署。会后，于5月5日又下达了战役补充指示，确定：

(一)战役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打击对象以美军及其他侵朝军为重点。根据敌人分布情况，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

(二)战役指导的基本精神是“稳扎狠打”。“狠”，即在我正面战线巩固，侧后也有保障的情况下，要放手作战，同敌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直到把敌人打得不敢再来反扑时为止。“稳”，即要掌握持久作战并能随时粉碎敌人进攻的原则，防止急于求成。一定要有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再实施进攻；同时要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攻击目标以不超过一个营为原则，最好每次歼灭敌一至两个排到一至两个连。另外，在歼敌之后还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类似“上甘岭”那样规模的报复性进攻，甚至两至三个“上甘岭”规模的报复性进攻。

^① 转引自邓华1953年4月20日给志愿军首长的电报。

(三)攻击目标的选择以地形对我攻歼有利为原则,即便于我兵力、火力荫蔽集结和展开,便于我突然迅速地发起突击。同时,还要同改善我军阵地结合起来。如我某些重要阵地在划定停战分界线有可能被划出时,攻击目标的选择应尽量考虑攻占后能使我的前沿阵地推前,如有空白则应挤占,以利我在停战之后仍可控制有利阵地。

(四)每次反击作战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实施方式,依攻击目标的工事和地形情况而定,基本上分为三种:第一,攻击目标工事坚固,有坑道,地形又利于我控制,则攻克后坚决固守,并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杀伤敌人。此为我反击的重点目标。第二,攻击目标工事虽较坚固,但无坑道,或地形对我不甚有利,则攻克后视情况或守或主动放弃之,然后再以第二、第三番部队乘敌立足未稳进行反击,经过拉锯式的反复争夺,达到大量杀伤敌人、阵地最后为我控制的目的。此为我反击的第二类目标。第三,攻击目标工事不强,地形对我不利,又非要点,则专以攻歼守敌为目的,达成目的后即迅速撤离(即“咬一口”就走)。此为我反击的第三类目标。为使反击作战能持续进行,每军正面可多选择几个目标,但须区分先后主次。重点目标,在同一时间内,每个军只能保持一个;第二类、第三类目标亦不能过多,最好是在同一时间内重点目标和第二类目标各保持一个。当敌反扑时,如敌投入一个师的兵力,每军可保持一个重点;如敌投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则每个兵团只保持一个重点;如敌反扑时间长、规模更大时,则全线只保持两个重点,其他方面则停止与敌争夺,以保证兵力、火力的集中和弹药、器材的供应。

(五)在战术上要“力求全歼、速歼”,“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有利则守,不利则给敌以一定杀伤之后放弃,保持主动”。为此,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周密的部署,特别要加强各军第二梯队,以保持反击的持续力和准备打敌报复性的进攻。

(六)整个反击作战采取统一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分三个阶段实施,每一阶段作战时间为十天,休息准备五天。开始阶段,全线统一动作;第二、第三阶段,或全线统一、或由各兵团统一,视情况再定。为分散敌之兵力、火力,每阶段作战最好在敌一个师的正面上选择两三点同时攻击。

(七)全线反击实施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至7月上旬结束。一切

准备工作于5月底完成。在战役未统一展开之前，仍保持积极的小型的攻点作战，借以吸取经验，以创造战役的有利条件，掩护我战役企图。

从4月下旬起，全军即根据志愿军首长指示在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的基础上，开始了战役准备工作。

为了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志司采取了如下部署和措施：第一，从二线部队中抽调了九个步兵师，从西海岸和预备炮兵中抽调了八个野榴炮营、四个火箭炮团、一个战防炮团、一个高射炮师另两个高射炮团、六个工程兵营，分别加强给参加反击作战的第一线各军。从而使第一线参战各军增强了火力，并掌握有两个师的预备队，各兵团各掌握有一个师的预备队，充实了持续作战的力量。第二，以在国内东北地区训练的新兵一部，补足各军缺额，并给正面各军各另编一个三至四千人的补充团，以保证随打随补、持续作战。第三，以第16军、第54军和榴弹炮兵第1师、第2师两个团、火箭炮兵第21师两个团为志愿军总预备队。第四，为加强侧后及后方防御力量，确定以铁道兵第7师接替第21军先期入朝之四个团于咸兴地区构筑工事的任务，第21军则全部集结，准备支援西海岸作战；同时赋予修筑新铁路线的六个铁道兵师，有支援反登陆和反空降作战之任务。第五，为了保障战役中的充分供应，命令空军和高射炮兵积极打击敌机，加强对平壤以北交通线的掩护。第六，要求来朝轮换的高级干部于5月上旬到达部队，回国的则主持反击作战之后再走，以保证作战指挥。

第一线各兵团和参加反击作战的六个军（第65军因靠近板门店谈判会址和地形不利，不参加反击作战），在战役准备期间，均根据志愿军首长指示，采取上下结合的方法，认真选定了歼击目标，总计选定五十六个。其中，按敌守备兵力区分，营的目标七个，连的目标十七个，排的目标三十二个。为了确保作战的胜利，各参战部队对选定的歼击目标均在平时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细密地组织了侦察，并特别注重了以战斗手段捕捉俘虏，了解敌情，从而查明了敌兵力、火力配备和阵地工事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制定了作战方案。同时，依据作战方案反复地进行了战斗演习。为了保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减少在接敌运动中的伤亡，各部队还普遍地在攻击目标前二百米附近秘密地构筑了冲击出发地——屯兵洞，或在便于隐蔽的地形上选择了潜伏区。至5月上旬，各参战部队

除了对重点目标的进攻准备尚未全部完成外，对较小目标的进攻准备基本完成。

二、第一次进攻——歼击敌连以下目标

停战谈判恢复以后，美方坚持反对我方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并在朝鲜境内看管的方案，而无理地提出所谓“就地释放”朝方战俘的“反建议”，仍企图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美方这一无理主张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强烈谴责，英、加、澳等国也对美国表示不满，但是，要达成协议尚需时日，尚须经过尖锐斗争。据此，志愿军首长估计 6 月份以前尚难实现停战，而这时各军对攻歼重点目标的准备工作又尚未全部完成，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掩护我军战役企图，遂于 5 月 11 日决定：凡对敌连以下目标的进攻准备已经完成的，即可开始作战；对其他歼击目标仍按照原定计划于 5 月 30 日前完成进攻准备，6 月 1 日发起进攻。

根据这一决定，第 20 兵团所属第 60、第 67 军，于 5 月 13 日以攻歼北汉江以西科湖里敌一个加强连的阵地为重点，发起进攻。随后，第 9 兵团所属第 23、第 24 军亦分别对预定的敌连以下目标发起进攻。至 15 日，我共进行了十三次战术反击作战，攻歼了九个连排支撑点的敌人，歼灭了敌人两个连、十二个排、一个班，另一个排两个班大部，并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共毙伤俘敌约一千五百余人。在科湖里战斗中，我曾击退敌一个排至两个营兵力持续一周时间的反扑，毙伤俘敌一千三百余人。

这时，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为赢得世界舆论，志愿军首长于 5 月 16 日决定“战役不采取统一时间开始”，已经开始的第 20 兵团和第 9 兵团，对准备好的各点仍继续进行攻击，25 日以后再将作战重点转向西线。同日，中央军委针对志愿军实施反击作战的计划，作了进一步指示，指出：“目前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并提出，为了准备粉碎敌人较去年 10 月规模更大的反扑和避免反击时开口过大，持续时间拖长，弹药发生困难，陷于被动，最好是将战役反击分三个步骤进行，即每一个步骤大体上以一个兵团范围为单位，于当面之敌中选数点反击之，持续时间可七至十天。然后看情况再动。敌不进行大的反

扑，我即由另一个兵团在另一地段上反击；敌若进行大的反扑，我则乘敌反扑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消耗敌人。如此则我们更加主动、更可持久。根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上述指示精神，第 20 兵团和第 9 兵团继续对敌连以下目标实施反击，至 5 月 25 日，又进行了十六次战术反击作战，攻歼了十一个点的敌人，歼灭敌一个连、十个排、两个班另两个连的大部。

第一次进攻作战(5月13日—5月26日)一览表

部 别	进 攻 目 标	作 战 次 数	收 复 土 地 (平 方 公 里)	毙 伤 俘 敌 (名)	我 军 伤 亡 (名)	敌 我 伤 亡 对 比
第 23 军	334 高地北山腿 洪元里北山 宋村洞北山	3		60	80	0.75 : 1
9 兵 团	597.9 东及东南无名高地 537.7 北山敌前沿 月井里东北无名高地 金谷里西南无名高地 松亭南无名高地 399.8 东南无名高地	7		543	158	3.4 : 1
第 67 军	科湖里东南无名高地 746.5 南 500 等高线处 直木洞南 380、400 等高线处 灰古介东南无名高地	6	1.5	1795	870	2 : 1
第 60 军	883.7 北、东北、西北山腿 1089.6 东山脊、709.6 南 1 公里处、边岩洞西北 1 公里处 552.8 东北 300 等高线处	13	0.5	1735	500	3.4 : 1
合 计		29	2	4133	1608	2.6 : 1

整个阶段，连同打敌反扑，我共毙伤俘敌四千一百余人，我军伤亡一千六百零八人，敌我伤亡对比为 2.6 : 1。

三、第二次进攻——在北汉江两侧攻击敌营团阵地

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结束之后，我第 20 兵团所属第 60、第 67 军稍事休整，即按照预定计划，于 5 月 27 日开始第二步反击作战，并在已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将攻击目标扩大到进攻敌营的阵地。当天，第 67 军攻占了栗洞南山及相毗邻的 690.1 高地东北、西北两山腿（攻克后主动放弃），歼敌一个连另六个排，并击退敌一个排至五个连反扑四十一一次，共毙伤俘敌一千七百五十余名。第 60 军攻占了 949.2 北无名高地（方形山）及 949.2 西北、883.7 西北两山腿，歼敌一个连、九个排、四个班，另一个连部、一个观察所和一个排大部，并击退敌一个排至两个营的反扑三十八次，共毙伤俘敌一千六百四十余名。5 月 28 日，西线第 19 兵团亦开始反击作战。第 46 军攻歼了马踏里西山—梅岘里东南山土耳其旅一个连另两个排，击退敌反扑二十三次；另攻歼坪村南山英军一个连大部。两次战斗共毙伤俘敌一千三百二十余名。

我军反击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5 月 25 日，美方基本上同意了我方 5 月 7 日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继续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的安排”的方案，谈判不日将达成全部协议。然而，就在此期间，李承晚集团却大肆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声言要“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①，并指使其谈判代表退出谈判；在汉城、釜山等地还导演了反对停战的所谓“群众游行”。

根据这种形势，为了进一步促进停战谈判，为了使我此次战役行动打得更策略些和使我新入朝的部队迅速开赴一线得到作战锻炼，志愿军首长于 6 月 1 日决定，将原定的以打击美军及其他侵略军为重点的计划改以打击南军为主，对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军队皆不攻击，对美军也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目标）。我新入朝的第 16、第 54、第 21 军立即开赴第一线，准备投入作战。为此调整了部署：第 54 军（军部率两个师）由西海岸开赴第一线，归第 20 兵团指挥，准备接替

^① 见 1953 年 5 月 26 日南朝鲜驻美国大使梁祐灿会见美国代理国务卿史密斯，5 月 28 日南朝鲜国民会议副议长尹其荣会见美方谈判代表哈利逊和南朝鲜发言人单独接见国际新闻记者凯塞莱的谈话。

第 67 军防务；第 16 军由西海岸开赴第一线，归第 9 兵团指挥，接替第 23 军、第 24 军平康接合部各一个师的防务；原归第 24 军指挥的第 68 军第 204 师归还建制；第 47 军准备接替即将回国换装的第 38 军在西海岸的防务；第 21 军全部入朝，主力集结于谷山地区，为志愿军总预备队。

各兵团、各军根据志愿军首长的这一指示，对作战计划作了适当调整。第 20 兵团于 6 月 4 日召开作战会议，对反击作战计划作了进一步研究。该兵团为便于所属两个军互相配合支援，决定集中力量进一步打击位于北汉江两侧的南第 8、第 5 两个师，并准备吸引和粉碎敌人可能从纵深机动两个师以上的兵力进行反扑。为保证该兵团扩大作战规模的需要，志司从第 9 兵团方向抽调了炮兵第 7 师第 20 团（欠一个营）转隶第 60 军，以总预备队炮兵第 2 师第 29 团（欠一个营）加强第 67 军。作战过程中，又将炮兵第 2 师第 28 团、第 30 团一个营前调洗浦里地区，视情况机动使用。

经过一周准备，第 60 军于 6 月 10 日以三个团兵力进攻据守北汉江以东 883.7 高地、902.8 高地一线之南第 5 师第 27 团（欠两个连）的阵地。该军为了争取战斗的突然性和减少伤亡，于 9 日夜预先将实施进攻的各路突击部队，秘密地进入敌阵地前和翼侧隐蔽潜伏。10 日晚，在迫击炮以上火炮二百五十九门支援下，采取多路多梯队的方式分从北、东两个方向突然发起冲击，经过五十分钟战斗，全歼守敌，首创阵地战以来一次攻歼敌一个团的范例。从 11 日起，南第 5 师和预备队南第 3 师连续进行反扑。至 14 日，我击退敌一个排至两个营兵力的反扑一百九十余次，先后共毙伤敌达七千余人。14 日晚，我第 60 军乘敌无力继续反扑之机，以第 180 师三个团和加强的第 68 军第 203 师一个团继续向西南方向 949.2 高地、水洞里等地发展进攻，至 15 日 8 时，共占领南第 5 师两个团防守的西起加罗峙、东到广石洞段全部阵地，又毙伤俘敌两千余人。为配合这一战斗，牵制当面守敌，位于左翼由第 60 军指挥的第 33 师亦于 14 日、15 日晚两次进攻南第 20 师第 62 团一个营据守的 1089.6 高地及其以南两无名高地（949.2 高地东南八点五公里），并击退敌人多次反扑。该军在反击作战中毙伤俘敌一万四千八百余名。14 日，敌畏我向东卷击，威胁其文登里南北公路，急将预备

队南第7师（欠一个团）前调，增援南第20师。

紧随第60军之后，第67军亦于6月12日夜以第200师两个团、第201师一个团，在迫击炮以上火炮三百余门、坦克八辆支援下，向南第8师第21团据守的座首洞南山（十字架山）发起进攻。该地工事坚固，每个支撑点均有坑道二至三条，敌称之为“模范阵地”，“京畿堡垒”。为攻歼该敌，第67军利用屯兵洞和荫蔽地形潜伏了七个连，进行了二十八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分路发起冲击，激战一小时三十分，占领敌表面阵地，并立即转入肃清坑道残敌的战斗，至13日10时战斗胜利结束。接着，又连续击退了敌师二梯队南第10团以一个连至两个营兵力的反扑五十多次。14日，我乘胜扩张战果，又占领了龙虎洞以北、狐岘公路以东南第21团全部阵地。该军在反击作战中共毙伤俘敌一万三千五百余人。

由于南第5师第一线团的阵地和南第8师一个团的阵地被我占领，15日，敌被迫从东线南第1军团正面抽出南第11师西移至史仓里地区，作为南第2军团的预备队，准备增援南第8师，而以新组成的南第21师接守南第11师的防御阵地。

在第20兵团向北汉江两侧之敌发起进攻前后，右翼第9兵团所属之第23、第24军和左翼朝鲜人民军第3、第7军团亦先后向敌二十二个营以下阵地发起进攻（其中朝鲜人民军攻击十点），共攻歼敌十三个连、九个排、三个班，另十二个连、一个排大部，毙伤俘敌一万一千余名。

6月8日，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尔后，按双方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亦将完成，签署停战协议在即。为促进停战，中朝两军于15日19时发布命令：“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于是，我第二次进攻遂告结束。

此次进攻，我军先后对敌五十一个团以下阵地进行了六十五次进攻作战，创造了对敌坚固阵地进攻中一次歼敌一个团的战例，给了南第5、第8师以歼灭性打击，在北汉江两侧占领了敌三个团正面十二公里、纵深三至六公里的防御阵地，扩大阵地面积五十八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四万一千余名。我军伤亡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名。敌我伤亡

对比为 2.1 : 1。

第二次进攻作战（5月27日—6月23日）一览表

部 别	进 攻 目 标	作 战 次 数	收 复 土 地 (平 方 公 里)	毙 伤 敌 (名)	我 军 伤 亡 (名)	敌 我 伤 亡 对 比
第 19 兵 团 第 46 军	梅岘里东南山—马踏里西山，坪村南山	2	1.5	1042	1156	0.9 : 1
第 19 兵 团 第 1 军	高栈下里新村东南山	1		15	75	0.2 : 1
第 23 兵 团 第 23 军	281.2 北高地，394.8 北 300、360 等高线处，283.5 东北侧、浦里东北侧敌前沿	4		79	77	1 : 1
第 24 兵 团 第 24 军	597.9 东及东南无名高地，399.8 南诸无名高地，381 东北无名高地，275 东无名高地，537.7 北山敌前沿，塔洞北无名高地，杏亭西无名高地	20	1	5821	2038	2.9 : 1
第 20 兵 团 第 67 军	栗洞南山，座首洞南山，690.1 及东北、西北、东南无名高地，522.6 高地，科湖里西高地，龙虎洞北高地，424.2 高地，外也洞东北高地	11	12	13548	8516	1.6 : 1
第 20 兵 团 第 60 军	949.2 及以北诸无名高地，773.7 及东北、西北无名高地，902.8 高地，628.6 高地，586.1 高地及加罗峙、水洞里、通先谷以北地区，1089.6 高地及东山脊等	16	42	14834	5848	2.4 : 1
人民军	811.7 及以东第一、第二无名高地，854.1 西南、东、东北半公里处，1026 高地，840.6 东半公里处，加七峰，351 高地（高城南），351 高地（新垈东）及以东高地，208.3 高地	11	1.5	5864	1644	3.5 : 1
合 计		65	58	41203	19354	2.1 : 1

四、第三次进攻——金城战役，迫使签订停战协定

正当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竟公然破坏协议，从6月17日深夜起，以“就地释放”为名，扣留朝鲜人民军部分被俘人员，并且继续狂妄地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李承晚集团这一公然破坏遣俘协议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各国舆论纷纷予以谴责，说李承晚是“出卖和平的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甚至要求美国“换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都谴责李承晚集团的这一行径，并抗议他“破坏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美国政府则竭力推卸责任，表明此事与其无关。鉴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主席于6月19日非常及时地指出，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当日我方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严正指出，“联合国军”方面“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必须负责立即追回被“释放”的全部战俘，“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必须就“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答复。在种种压力下，美国政府被迫于6月25日派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朝鲜同李承晚会谈。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为了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以更大压力，彭德怀司令员于6月20日22时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以便再给南朝鲜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南朝鲜军一万五千人^①。毛泽东主席同意这一建议，并非常肯定地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南朝鲜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决定立即组织夏季战役的第三次进攻，以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配合停战谈判。为此，指示各兵团、各军，对原预选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即坚决歼灭之；如

^① 此时，彭德怀正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这是他途经平壤时发的电报。

新选目标，应即抓紧时间进行准备。除南朝鲜军队外对美军及其他外国军队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这时，敌原在北汉江两侧的防御体系，经我第一、第二次进攻，已被破坏，其位于金城以南，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南军四个师的防御阵地更加突出，态势对我极为有利。同时，我在金城地域已集中有四个军和近四百门的山、野、榴炮，并已查明了该地域敌之纵深阵地工事情况，掌握了南军防御特点，取得了进攻敌营、团坚固阵地的经验，因而对突破敌人坚固阵地的信心更加充足，士气更加旺盛。这些，都为我军举行较大规模的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于上述情况，第 20 兵团遵照志愿军首长的指示精神，于 6 月 23 日决定，以现指挥的四个军（第 67、第 68、第 60、第 54 军）及志司加强给的第 21 军共五个军，在金城以南——牙沈里至北汉江间二十二公里地段上实施进攻，并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歼灭当面守敌南首都师及南第 6、第 8、第 3 师共八个团另一个营为战役目的。预定 7 月上旬完成战役准备，7 月 10 日前后发起进攻。6 月 25 日，志愿军首长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指示第 20 兵团放手作战，如反击成功、情况有利时，可继续向敌纵深作有限度的扩张；同时，指示其他正面各军，在此时只作进攻准备，基本采取守势，如敌进攻则坚决歼灭之。

战役准备工作从 6 月下旬开始，志愿军司令部为了保证这一作战胜利，特给第 20 兵团加强了炮兵第 2 师第 28 团、第 30 团一个营，火箭炮兵第 201 团，高射炮兵第 601 团，反坦克炮兵三个连，工程兵四个营。加强后的金城正面我军（含第 24 军）共有 82 迫击炮以上地面火炮一千一百余门（平均每公里四十四点四门），坦克二十辆。敌我兵力对比为 1：3，火力对比为 1：1.7。

另外，志司还向参战部队配发了渡河器材各式门桥四十七副，中型橡皮舟、折叠舟三十六只，制式浮桥两套，及必要数量的通信器材；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则调集了十个汽车团共两千台汽车赶运了一万五千吨作战物资，其中炮弹七十万发，炸药一百二十四吨。各参战部队根据所受领的任务，除了周密地进行敌情地形侦察、制定作战方案和组织协同外，并以万余人在敌我中间地带，秘密构筑了大量的屯兵洞，同时还以数万人力（仅第 20 兵团即动用了十三个步兵团）修筑了运输道路。

为了迷惑和消耗敌人，创造进攻的有利条件，第 67 军、第 60 军根据兵团指示，在战役准备期间，继续向原定的敌营以下目标实施小规模进攻。第 67 军先后攻歼了 529.3 高地（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以北）南第 3 师一个营（欠两个排）、690.1 高地南军一个排，并占领了轿岩山北山腿。第 60 军先后攻歼了北汉江以东 938.2 高地及广石洞以西高地南第 5 师、第 7 师各一个营。两军在新占阵地上同敌进行了持续一周的反复争夺，击退敌反扑二百余次，毙伤俘敌一万二千余人。

6 月 22 日至 7 月 6 日，第 20 兵团曾先后召开了兵团党委会议和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和确定了战役部署。7 月 10 日，该兵团下达正式作战命令，最后决定以所属 5 个军组成三个作战集团，首先攻歼金城西南梨实洞、北亭岭、梨船洞一线以北及金城川以北之敌，拉直金城以南战线；尔后视情况继续向三天峰、赤根山、长吉峰、黑云吐岭、白岩山之线发展进攻；胜利之后，准备打敌三至四个师的反扑，在打敌反扑中再大量地歼灭敌人。具体部署为：

以第 67 军、第 54 军之第 135 师、第 68 军之第 202 师（欠一个团）组成中集团，由官岱里至轿岩山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首先攻歼轿岩山之南第 8 师第 10 团、南第 6 师第 19 团之一个营和官岱里西南高地敌一个营，得手后，迅速向南发展，歼灭东山里、商山里一带之敌，并协同东、西集团歼灭 585.2 高地、开野里之敌；第二步协同东、西集团由北向南攻歼梨船洞以西及西北之敌。

以第 68 军（欠第 202 师）、第 54 军之第 130 师组成西集团，由外也洞至灰古介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首先攻歼 522.1 高地、552.8 高地及其以北诸高地南首都师第 1 团主力，得手后，继续攻歼梨实洞、北亭岭、月峰山、开野里一线以北地区之敌；第二步协同中、东集团由西向东攻歼梨船洞以西及西北之敌。

以第 60 军、第 21 军（欠一个师，另配属第 33 师）及第 68 军之第 605 团组成东集团。以第 60 军由松室里、龙虎洞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首先攻歼松室里、龙虎洞西山守敌，尔后迅速向西南广大洞、细岘里方向发展，控制金城川桥梁、渡口及金城至华川公路，打敌反扑与增援，同时，以一部配合中集团歼灭 585.2 高地一带之敌；第二步协同中、西集团由东及东南攻歼梨船洞之敌。第 21 军接替第 60 军原

在北汉江以东之防务，以巩固现阵地为主，并选择数个敌排以下目标进行反击，积极牵制当面之敌，不使其西援。

为确保第 20 兵团右翼安全，志司决定在第 20 兵团发起进攻时，第 9 兵团之第 24 军由阳地至杏亭地段实施突击，歼灭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南首首都师第 26 团，控制上、下九井间公路，阻击金化方向之敌东援，尔后，视情况向光峰方向发展进攻。

为了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发起进攻，确定战役发起时间为 7 月 13 日晚。

战役发起前，敌判断我将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加之我进攻轿岩山企图暴露，因而敌增强了轿岩山方向的防守兵力，并将位于史仓里地区的预备队南第 11 师前调，但其他方向情况未变，故我军仍按原定计划发起进攻。

7 月 13 日 21 时，浓云密布，大雨欲来。我军乘此时机，突然发起进攻。第 20 兵团各部及第 9 兵团第 24 军在一干余门火炮支援下，经过七至二十八分钟火力准备，同时向敌展开了猛烈突击，一小时内即全部突破敌前沿阵地。

西集团突破后，迅速向敌纵深发展。其右翼第 203 师在攻歼 522.1 高地敌一个营的同时，师主力即向芳通里方向发展进攻。该师渗透迂回支队（第 609 团一个加强营）沿 522.1 高地以东公路急速向敌纵深插进，于 14 日 2 时直插至二青洞附近，其先头分队（配属该支队指挥的第 607 团侦察排一个班）在副排长杨育才指挥下，出敌不意，以极小的代价歼灭了南首都师第 1 团（白虎团）团部，为该师迅速完成第一步任务起到了重大作用。战后杨育才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由于敌团部被消灭，其部队失去指挥，很快便发生动摇。我迂回支队当即乘机又迅速歼灭了位于敌团部附近的美第 555 榴炮营大部和乘车来援的南首都师机甲团第 2 营大部。至 14 日 6 时，第 203 师占领了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下榛岘一线以北地区。左翼第 204 师突破后，迅速歼灭了 552.8 高地守敌一个营，于 14 日 4 时 30 分进抵月峰山下，在战斗中生俘了南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第 130 师一部攻占 424.2 高地后，因未能迅速肃清坑道内之敌，延缓了向峰火山的攻击。

中集团突破后，左翼第199师进攻轿岩山遇敌顽强抵抗，于14日零时始占领中峰、东峰；右翼第200师因等待炮兵火力，23时37分始开始进攻，歼官垈里西南高地敌一个营，继沿公路向敌纵深发展，于14日6时占领了龙渊里、东山里，割裂了南第6师防御，使轿岩山和烽火山两敌侧后受到威胁，发生动摇。

东集团（第一梯队第181师附第605团），因准备时间不足，进攻正面狭窄，又是横越山脊进攻，突破后发展速度缓慢，至14日6时，仅占领北汉江以西汝文里至472.3高地一线，未能迅速进至细岘里和控制金城通华川的公路。

第9兵团第24军发起进攻后，于14日零时歼灭了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守敌二个营、四个连另一个营大部，继之向桥田里、432.8高地发展进攻。

至14日拂晓，我军在进攻正面的西段、中段突破了南首都师和南第6师左翼的基本阵地。敌为堵塞缺口，急调位于土城里（金化西南十公里）地区的美第3师至光峰、三天峰布防，并以一部向我新占阵地梨实洞、北亭岭反扑；与此同时，还以美空降第187团接替了南第9师左翼部分阵地，使南第9师防务向东延伸，增强了金化以东地区的防御。

第20兵团首长鉴于金城川以西敌基本阵地已被我突破，遂令西集团迅速向月峰山进攻；中集团迅即投入军、师二梯队，乘敌发生动摇之际，坚决攻下轿岩山；东集团迅速攻占585.2高地和细岘里。

14日拂晓后，云浓雨大，敌空军不能出动。我军乘此有利时机，不停顿地迅速发展进攻。

中集团第200师向南疾进，乘敌混乱撤退之际，于8时抢占了龙渊里、东山里公路桥，并分路跨过金城川，18时前占领梨船洞。第199师于10时25分占领桥岩山，歼敌大部。在攻占轿岩山战斗中，第199师第595团第1连战士李家发，以负伤七处的身躯堵住敌机枪工事射孔，为部队打开了冲击道路，谱写了又一曲黄继光式的英雄篇章，战后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东集团于12时占领585.2高地，17时，一部西渡金城川，在梨船洞与中集团会合；另一部于18时攻占461.9高地（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南一点五公里）。

西集团于 17 时 40 分前先后占领烽火山、月峰山。

第 24 军于 13 时 30 分攻占 432.8 高地及杨谷以北地区。控制了上、下九井间公路，保障了第 20 兵团右翼安全。

至此，战役第一步任务全部达成。我军占领了西起新木洞经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间榛岘、豆栗洞、巨里室，沿金城川至 461.9 高地一线以北地区，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向南最远推进了九点五公里。

14 日 17 时，志愿军首长鉴于战役第一步发展顺利，为贯彻“稳扎狠打”的指导方针，巩固既得阵地，乃电令第 20 兵团以主力控制现占领线，迅速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抢运物资弹药，推前炮兵阵地，准备粉碎敌之反扑；而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混乱之际，分别向南发展。根据上述电令，第 20 兵团除组织部队肃清残敌，巩固已占阵地以外，随即令各集团各以有力支队（不少于一个团）继续扩张战果，向南占领有利阵地：西集团向三天峰、杜木方向，中集团向赤根山、注波里方向，东集团向黑云吐岭、818.9 高地方向发展，并相机控制之。

根据第 20 兵团这一命令，东集团于 14 日夜以二梯队第 180 师两个团南渡金城川，迅速向南发展，至 16 日，相继占领了黑云吐岭、1118 高地、白岩山及以东之 949.5 高地至北汉江一线阵地，又向南推进了约八公里，对南第 2 军团防区南北交通干线金城至华川公路构成严重威胁。中集团于 14 日夜以第 135 师一个团另一个营继续发展进攻，15 日晨占领了 602.2 高地以南无名高地及后洞里。西集团和第 24 军在击退了敌一部兵力反扑后，亦将阵地前推至新木洞、北亭岭、间榛岘公路北侧，敌则退守公路以南。16 日，第 24 军又攻占了金化以北 537.7 高地、葛洞北山和 597.9 高地南及西南无名高地。

至此，我军达成全部进攻任务。这时，敌战役预备队南第 11 师及第 7 师已调近战场，且淫雨连绵，河水上涨，金城川桥梁全部被敌机炸毁，加之我新修公路质量甚差，泥泞难行，我军炮兵阵地前推和前线运输、通信联络均发生困难。因此，决定转入防御，准备抗击敌之反扑。

16 日，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泰勒飞抵前线，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声言要发动最大反攻，夺回金城以南失地，并于当日开始，先后纠集南第 5、第 7、第 9、第 11 师和美第 3 师，以及南第 3、第 6、第 8 师残部，全力向我反扑。其重点是我东集团黑云吐岭、

白岩山至 867 高地一线突出阵地。17 日，敌曾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在一百余架次飞机和大量炮兵支援下，向我该线阵地猛攻。我东集团在无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与敌激战竟日，毙伤敌三千余人，除 867 高地失守外，其余阵地屹立未动。在西集团和第 24 军正面，敌分别以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向月峰山和 432.8 高地反扑，均被击退。第 20 兵团首长鉴于东集团新占阵地过于突出，又处于背水作战，炮兵支援与运输补给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乃报请志司批准，令该集团除以一个营继续控制北汉江与金城川汇合处以南之 461.9 高地有利阵地外，其余部队于当夜全部撤至金城川以北。为便于防御，中、西集团和第 24 军亦适当收缩阵地，而主要固守 432.8 高地、梨实洞、北亭岭、间榛岘、602.2 高地、巨里室北山一线。

为粉碎敌之反扑，争取战役的全胜，志愿军首长于 17 日 18 时发出指示，要求进攻部队迅速动员起来，抢修新占阵地工事，组织炮火，拟定作战方案，加强交通运输，作好各种准备，粉碎敌之反扑，并在敌反扑中，予敌以更大的杀伤和歼灭性打击。同时，命令其他正面各军，以积极的动作牵制当面之敌。

从 18 日起，敌之反扑重点转向中集团正面之 602.2 高地、巨里室北山一线阵地。敌先后展开一至三个团的兵力，在四百八十余架次飞机、三十多辆坦克和猛烈炮火掩护下，进行连续猛攻。我军在炮兵火力支援下，顽强防御，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阵地屹立未动。在东集团正面，敌以营以下兵力反扑，企图夺回要点 461.9 高地，亦未能得逞。在西集团和第 24 军正面上，敌我仅有小的接触。至 7 月 27 日结束战役时，我共击退敌反扑达一千余次。敌付出巨大伤亡代价，仅失去我巨里室北山一个阵地。

在金城战役进行期间，我在其他正面上的各军和朝鲜人民军亦积极地组织了对敌连以下目标进攻二十七次，毙伤俘敌一万六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金城方向上的作战。其中第 1 军进攻 198.6 高地战斗和第 23 军进攻石岘洞北山战斗，均同敌进行了反复争夺，各杀伤敌三千余人。在石岘洞北山战斗中，第 23 军第 200 团战士许家朋，在双腿负伤和炸药失效情况下，为打开冲击道路，毅然以身体扑向敌地堡射孔，壮烈牺牲，战后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总计这次进攻作战，我共毙伤俘敌七万八千余人，缴获坦克四十五辆，汽车二百七十九辆，飞机一架，各种炮四百二十三门，各种枪七千四百余支，收复土地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我军伤亡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人。敌我伤亡对比为 2.3 : 1。

第三次进攻作战（6月24日—7月27日）一览表

部 别	进 攻 目 标		作 战 次 数	收 复 土 地 (平 方 公 里)	毙 伤 俘 敌 (名)	我 军 伤 卫 (名)	敌 我 伤 卫 对 比
第 19 兵 团	第 46 军	马踏里东及东南山、柞木洞南山、松隅村南山	7	0.5	2020	886	2.2 : 1
第 9 兵 团	第 1 军	198.6 高地、笛音里西北山、高阳垈东山、水郁市西北 100 高地、上浦防东第二无名高地	7	3	7161	1969	3.6 : 1
第 20 兵 团	第 23 军	石岘洞北山、281.2 高地西及西北高地	5	0.5	5600	3232	1.7 : 1
第 9 兵 团	第 16 军	527.7 南高地、248.8 高地	3	—	523	176	2.9 : 1
第 20 兵 团	第 24 军	597.9 东、南、西南高地、537.7 高地、塔洞北山、275 东高地、注字洞南山及杏亭西山以南地区	7	23	8429	2687	3.1 : 1
西 集 团	牙沈里至 424.2 高地以南地区	1	45	10881	5709	1.9 : 1	—
中 集 团	529.3 高地、690.1 高地、轿岩山北山腿，官垈里以西高地至 690.1 高地以南地区	4	56	25352	10290	2.2 : 1	—
兵 团 集 团	第 60 军	938.2 高地、广石洞西高地，松室里、陵洞以南地区	3	43	15767	7124	2.2 : 1
兵 团 集 团	第 21 军	1089.6 以南无名高地、岩洞西 1 公里处	3	0.5	880	186	4.7 : 1
人 民 军	811.7 以东第一、二无名高地、351 南高地、854.1 高地、345.4 高地	5	6.5	1392	994	1.4 : 1	—
合 计			45	178	78005	33253	2.3 : 1

注：金城以南地区作战各部均以一次作战计。

我军作战的胜利，终于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6月29日，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来信表示，“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7月13日至16日，美方代表哈利逊又对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所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证，其中包括：“大韩民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协定草案的实施”；如果南朝鲜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仍将保持停战状态，并不给南朝鲜以装备和供应上的支持。朝中方面鉴于美方已向我作出了保证，尽管这时我军还可乘胜取得更大的胜利，但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仍然同意了美方尽快签字的要求。于是，双方最后一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于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定。至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本节参见附图21、22）

五、小结

（一）夏季反击战役，是我军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战役。敌我双方先后投入作战的兵力，我志愿军为十个军，人民军为两个军团，敌军为十八个师。战役持续时间为两个半月。我军有计划地实施了三次进攻，共进行大小进攻战斗一百三十九次。最后实施的金城战役，一举突破了敌人四个师二十五公里的防御正面，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十五公里。整个夏季进攻战役共毙伤俘敌十二万三千余人，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密切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同时，还改善了我军阵地，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收复土地二百四十平方公里，造成了停战后的有利态势；另外，我军还取得了在夜间实施较大规模的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经验，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我军实施进攻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水平。

（二）夏季反击战役，是我军在长期防御作战与反登陆准备的胜利基础上进行的。在敌我长期对峙中，我军正确地执行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由打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的原则，不断地削弱与消耗敌人，壮大自己力量。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我军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改善了装备，加强了特种兵，现代化技术兵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质量数量都有了增强，交通运输、物资供应亦有了保障，而且还取得了丰富的阵地防御作战经验和一定

的阵地进攻作战经验，我军现代化诸兵种合同作战能力，特别是组织指挥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些都是我军举行这次反击战役的基础。夏季反击战役的胜利，进一步说明了我军“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正确，它深刻地反映了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我军愈战愈强这一战争形势的特点。1951年，在我军工事不坚、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敌发动“秋季攻势”，一昼夜的前进速度平均不足一公里。上甘岭战役，敌进攻四十三昼夜，仅占去我两个班的阵地，最后还为我收复。而我军此次对敌四个师的坚固阵地的进攻，仅二十一小时即前进了九点五公里。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所指出的，“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三) 打谈结合，是这次战役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停战谈判，争取在对我有利的形势下实现停战。因此，重点打击对象的选择，进攻发起时间和作战规模的确定，都随着谈判的进展情况以及美国、英国和李承晚集团对停战的不同态度，而加以变化。美方是作战和谈判的主要对手，故战役开始时确定以打击美军为重点；原定6月初全线统一时间发起战役，后因美方在谈判中节外生枝，借故拖延，我即改为提前不等齐地发起进攻；以后，美、英态度好转，我又改为暂时不打英军，适当打击美军，重点打击南朝鲜军，并适当扩大作战规模；当停战协定签字在即，而李承晚集团竟然破坏遣俘协议时，我又推迟了签字，以狠狠打击南朝鲜军为目的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进攻，一直把敌人打得胆战心惊。敌连连做出了遵守停战协定的充分保证，我军才结束了战役和同意签字。实践表明，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政治任务，而军事上的胜利又促进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取得军事与政治的完全胜利。

(四) 此次战役，我军采取了“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指导方针，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正确决策。这时，敌人虽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但仍掌握着制空权、制海权，具有技术装备的极大优势，阵地工事亦较坚固；我军条件虽然比过去任何时期优越，处于主动地位，但技术装备仍居劣势，而且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经验还很不足，尚无一次攻歼敌一个营以上兵力的把握，同时，还要随时防备敌在我侧后登陆。在

上述条件下，对敌坚固阵地实施进攻，客观上要求我军既要能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又要不使自己陷入被动，因而必须采取“稳扎狠打”的方针。“稳扎”，就是强调必须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确有把握才打；强调各级必须掌握强大的预备队，不仅能实施连续进攻，而且能粉碎敌人连续而猛烈的反扑，在整个战役中还要有粉碎敌人登陆的准备；强调必须实行由小到大有步骤地实施进攻，以逐步取得经验，逐步扩大胜利，始终保持战役的主动。“狠打”就是在完成准备后，对预定歼灭之敌放手作战，狠狠地打，不管守敌如何顽强，工事如何坚固，都要“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不管敌人的反扑如何连续、凶猛，都要坚决粉碎，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夏季进攻战役中，我军坚决贯彻了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因而取得了胜利。

(五)这次我军在金城地区实施的较大规模的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作战，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整个作战指导上继续贯彻了“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指导方针以外，还由于在作战指挥上正确地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进攻地段选择了金城方向上的敌战线突出部。其右翼经过我军第一、第二次进攻，原有防御体系又为我破坏，是敌战线的薄弱部分，便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实行多路向心攻击，特别是向敌侧后攻击，因而较易于取得成功。第二，在组织准备工作中，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隐匿我军企图，争取了战役的突然性。除准备工作在夜间进行外，战前我军还特意攻取了北汉江两侧的529.3高地、938.2高地和广石洞以西一线高地，特别是进攻轿岩山前沿阵地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掩护了我军企图和准备。因此，尽管战前敌军增强了轿岩山防守兵力，前调了战役预备队，但我军整个战役企图敌人并未判明，当我西集团发起攻击时，敌人还以为我是配合轿岩山进攻的佯动，因而被打得措手不及。第三，由于此次进攻是要突破敌坚固设防的阵地，且进攻纵深是要攻占敌师预备队阵地，因此，在作战指导上既要着重解决好对敌阵地的突破问题，又要相应解决好纵深作战问题。此次作战，我军紧紧掌握了这两个环节，集中使用了炮兵火力，造成了局部的火力优势，在主要进攻地段上形成了一百至一百二十门的火炮密度，对敌军阵地和敌炮兵进行了强有力的火力突击，有效地支援了步兵实施突破作战；突破后，我军又采取了多路多梯队的攻击，并

派出了渗透迂回支队切断敌人退路，割裂敌人防御部署，捣毁敌人指挥机关和炮兵阵地，因而迅速歼灭了守敌。第四，达成任务后，我军除以有力支队前伸、继续扩张战果外，主力适时地转入了防御，并为巩固新占阵地，立即采取了抢修工事、修通道路、前推炮兵阵地和前运作战物资等措施，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反扑，取得了战役的全胜。

(六) 夏季反击战役进一步证明：技术装备现代化程度愈高，战役保障工作就愈复杂繁重；而全面的战役保障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此次战役，是对敌坚固筑城阵地的进攻。在连续三次进攻中，我志愿军先后参战的有十个军，五十三万余人，火炮四千多门，其中第三次进攻——金城战役，在原来一个军的防御正面上（二十五公里），我集中了二十四万多人，一千三百六十多门火炮。战役规模大，参战兵力兵器多，持续时间长，都给我军战役保障提出了极为严重的任务。此次战役，我消耗各种作战物资达三万吨，其中第三次进攻仅消耗弹药一项即达一万九千吨（一次二十分钟的火力急袭即消耗弹药一千九百余吨），约等于运动战时期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总消耗量的二点二倍。为了完成如此巨大的物资供应任务，我战役后方采取了统一调拨物资、集中使用运输力等方法；战前大量储备物资，战中及时前运；军、师后勤则以大批的人力、畜力向一线阵地转运，从而保障了战役的需要。同时，为了构筑进攻出发阵地，保障交通运输和炮兵阵地转移，除了大力组织对空防御以外，还组织工程兵和大量步兵完成了构筑屯兵洞、修筑道路桥梁等工程保障任务，第20兵团在金城战役中即使用了十二个步兵团的兵力。整个战役保障虽然都完成了战役所赋予的任务，但由于装备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天候的影响，特别在敌机威胁、我军白天行动受到很大限制的情况下，还存在不少问题。当我军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时，后方供应、交通运输、通信联络、炮兵转移等仍未能很好解决，所以曾发生了炮兵阵地不能按计划前推，前出部队粮弹接济不上，通信联络不顺畅等问题，影响了战役指挥和部队行动。这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还不宜作更深远的进攻，而应依具体情况适当确定进攻纵深，以保持主动。

第四章

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兄弟国家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队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战争双方都使用了喷气式飞机、大口径火炮、火箭炮和坦克等现代化武器。但是，敌我双方现代化技术装备对比悬殊。敌方，拥有制空权、制海权，实行的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是高度的现代化战争。我方，实行的是步兵、炮兵和少量装甲兵的协同作战，没有海军直接参战，空军主要用于掩护后方，难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进行的还只是初级的现代化战争。

敌我现代化技术装备对比悬殊，给我志愿军作战带来了极大困难。但是，我志愿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遵循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指导路线，紧紧依靠中朝两国人民，以巨大的努力、无比的勇敢和智慧，克服了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并且愈战愈强，最后赢得了战争。

我志愿军在战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而且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现代化作战经验，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说明，在现代条件下，战争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不是物，兵民仍然是战争胜利之本。同时，还说明武器确实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它对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指导规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敢于斗争，后发制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

战争关乎国家的兴衰和存亡。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威胁，要不要奋起抵抗，这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首要的战略问题。1950年秋，当美国政府无视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肆意扩大侵朝战争规模，把战火燃烧向我国东北边境，并侵略我国台湾的时候，我国采取什么态度，举世瞩目。

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蓄意同中朝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拥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军队。它以自己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有恃无恐，到处侵略扩张。它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企图以武力扑灭朝鲜人民革命力量，由朝鲜打开一个缺口，进而威胁和侵略中国大陆。同时，还企图利用朝鲜战争，加速进行扩军备战，重新武装日本和西德，胁迫其盟国为其侵略政策卖力，以实现其独霸世界的迷梦。而我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医治战争创伤和进行民主改革的任务紧迫而繁重，军队装备又很落后，要与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较量，存在着许多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是否出兵参战，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又有二十三年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①，对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行为，向来都是坚决反对、坚决斗争的。对于自己的友好邻邦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会置之不理。我党对于朝鲜问题，不仅视为一个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视为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且视为关乎维护整个东方和世界和平与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问题。基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立场，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形势，审慎地全面地权衡了利弊，毅然作出了组织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重大决策。党中央认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同时，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我国主要工

^① 毛泽东 1950 年 6 月 28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8 次会议上的讲话。

业基地也将直接处于威胁之下，我国就不可能安安稳稳地从事和平建设。总之，在朝鲜人民处境危急、我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我们尽管有很多困难，也决不能坐视不顾。出兵参战，既是朝鲜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需要，又是中华民族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因此，只有出兵参战才是积极而正确的决策，才是对我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有利的决策。

党中央制定的出兵参战的决策，既是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光辉体现，又是将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这一决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对当时美国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基础上的。党中央认为，美国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但它侵略成性，没有人民的支持，政治上是孤立的，本质是虚弱的，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在军事上，也存在着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兵力不足、士气不高、同盟者内部矛盾重重等严重弱点。因此，貌似强大的美国侵略者并不可怕，我们有理由在战略上藐视它。正如毛泽东主席 1950 年 10 月 8 日在给志愿军的命令中所指出的，只要“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这是我制定出兵参战决策的思想基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实际斗争步骤上，即在战术上，党中央又非常重视敌人，非常谨慎，非常讲究斗争方法。早在 1950 年 7、8 月间，侵朝美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党中央就洞察到美国政府不会轻易认输，将会组织力量进行反扑（或正面增兵或侧后登陆），战争将趋于长期化。因而未雨绸缪，预先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特别是及时地抽调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准备保卫我国国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当作出参战决策之时，党中央为立于不败之地，又作了两种准备：既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侵略军，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又准备美国和我国公开宣战，至少要准备敌人使用其空军轰炸我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我国沿海地带，并依此作了相应的周密的部署。同时，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主动，尽量避免不利情况的发生，还事先向美国发出了警告，并决定用志愿军名义参战，而且是在侵朝美军向朝中边境鸭绿江边疯狂推进时才出兵参战。

这就是说，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立足于最困难的情况，争取最好的前途，要采取战略上的“后发制人”。这是我制定出兵参战决策的另一思想基础。

事实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出兵参战决策和采取的措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非常英明的。它使我在战略上一开始便处于主动地位：政治上有理，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军事上有利，避免了仓促应变，获得了战略上的突然性，得以出手即胜。这无疑是对战争全局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但是，战争的实践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教益的启示，即：从我军永远是个战斗队来说，平时一定要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和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强部队本身的快速反应能力，以便适时有效地实行由平时向战时的转变。志愿军人朝参战，从整体上看，是预有准备的，保证了党中央出兵决策的贯彻和实施。然而，具体到有些参战部队，则是准备不足的，甚至是直接由生产仓促投入作战的，因而给作战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二、善于斗争，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地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

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地分析战争的具体情况，从中找出行动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力求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这是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指导路线。抗美援朝战争，面临着新的敌人、新的战场，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继承和发扬这条战争指导路线，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国侵略军，它不仅有高度的现代化技术装备，而且其部队久经训练，指挥官的军事素质较强，且有一定的求实精神。我志愿军同这样的敌人作战，更需要有高敌一筹的战争指挥艺术，方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针对敌人情况，在志愿军人朝以前和人朝作战初期，毛泽东主席就强调指出：我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

不到的事”，“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①。他告诫全军“必须深刻的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②这就是说，要求志愿军要善于斗争，要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在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始至终都遵循上述基本原则，依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着眼于战争的基本特点，适时地提出和调整了战略计划，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战役指导，因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志愿军入朝之前，为了进行有把握的作战，曾计划先在朝鲜北部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待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入朝之后，根据敌军尚未发现我军人朝、正分兵冒进这一有利情况，迅速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充分利用战略上的突然性，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从而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初战胜利后，我军顺应战场形势的发展，仍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又连续取得了第二、第三次战役的胜利，将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当经过连续几次战役，我军已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不会自动退出朝鲜、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为了使我军坚持长期作战，妥善地解决我军休整补充问题，又及时提出了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和“准备长期，争取短期”的指导思想。以后，我军又连续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此时，敌我力量对比出现了相对的均势，短期内敌无力大举进攻，我军也难以歼灭敌之重兵集团，整个战场呈现相持局面，战争已非常明显地转向长期化。在此情况下，美国被迫采取新的战略，一面同我进行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一面又加紧扩充军备，准备继续坚持侵略战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认真地分析了这一情况，及时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的战争指导

① 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23 日给彭德怀的指示。

② 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8 日《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方针，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根据已为历次战役所证明了的我军由于技术装备条件的限制，一时尚难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实际情况，还提出了在一个时期内，对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以后再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作战指导方针。我军按照上述指导方针，实行了由运动战向阵地战的战略转变，进入了打小歼灭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军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努力积蓄力量，加紧改善装备，力求尽快地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打破相持局面。结果，我军愈战愈强，不但成功地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而且对敌坚固阵地也胜利地进行了多次战术性进攻，直至战役规模的进攻，大量地歼灭和消耗了敌人，最后迫使美方同朝中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战役指导上，我军同样坚定地遵循了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战争指导路线。在朝鲜战场上，几乎每一个战役都是关系战争全局利害的战略性战役。因此，全局在胸，正确地估量形势，紧紧掌握敌我行动规律，照顾好各战役之间的联系，把握住各战役的重要关节，提出切合实际的战役指导方针，适时决定战役的进止等等，都是作战指导上的关键所在。诸如，第一次战役，我军根据敌人分兵冒进、到处乱窜等情况，正确地采取了分途歼击、逐步扩大的作战方针，突然地给敌以迎头痛击，取得了初战胜利。初战获胜后，为了隐蔽我军力量，给下一战役创造条件，又适时地停止了战役追击。第二次战役，我军充分利用了敌人轻视我军的错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后撤，示弱于敌，将敌人诱至我预定战场，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将敌打回到“三八线”。第三次战役，我军为了不给敌喘息机会，加深敌人营垒中的失败情绪，不待休整补充，迅即突破敌“三八线”既设阵地；而当我军进至三十七度线附近，识破敌人有诱我南下、然后乘我疲劳与补给困难之机围歼我军之企图后，又立即果断地停止追击，避免了陷入被动。第四次战役我军采取了以一部兵力在西线抗击敌人主要进攻集团，集中主力在东线实施反击的正确作战方针；而当进攻砥平里受阻、向敌纵深发展遇到困难时，我军又适时地由进攻转为运动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集结，从而为举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在转入阵地战以后，在战役指导上，我军同样根据

所遇到的新情况，解决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诸如，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的创建、坚守防御的适时提出、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的实施以及反登陆作战的准备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战争的胜利发展。

上述一系列的正确的战略战役指导，是我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关键，是我军善于斗争、善于依据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的集中表现。它正确地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解决了我军在朝鲜战场这一特定条件下进行战争所遇到的一系列的新问题，体现了我军历来所倡导的在什么条件下打什么仗的原则。因此，也是我军在新的条件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三、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和夜战的特长，最大限度地限制敌人现代化技术装备效能的发挥

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历来是我军在作战指导上所遵循的原则。处于劣势装备的军队同具有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更应讲求这一原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技术装备对比上敌优我劣的情况，较以往我军所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要悬殊。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设法削弱敌人技术装备的优势，限制其效能的充分发挥，而使我军可以有效地进行作战，就成了作战指导上的一个核心问题。

运动战和夜战，是我军所擅长的传统战法，也是我军历来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有效战法。在朝鲜战场上，最突出的问题是：敌人有大量的空军配合作战，掌握了制空权，我军白天行动受到极大限制；除此，敌还有大量的炮兵和坦克兵，而且连同步兵在内已全部摩托化，火力强，突击力强，机动快速。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和夜战的特长，更成为我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中心环节。因此，我军刚一人朝、尚未同敌进入交战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把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以及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决定条件之一，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进行夜间作战和寻机同敌打运动战。在战争第一个阶段，我军在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曾以夜战为主要作战样式（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白天作战），连续进行了五次胜利的运动战战役，并把夜战发展成为战役规模。实践证明，同具有高度现代化

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运动战和夜战仍然是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因为敌之现代化技术装备，有其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它受着地形、道路以及天候的限制，而且过于依赖后方。我军只要充分利用敌人这些弱点，是完全可以战胜敌人的。

但是，在朝鲜战场上打运动战，因为受着敌我装备悬殊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第一，作战时间受到限制。由于敌人拥有制空权，我军在白天难以实施机动和发展进攻，因而多是夜间进攻，白天防御。同时，我军不便在白天进行补给活动，部队靠携行粮弹打仗，仅能维持七至十天。第二，作战空间受到限制。朝鲜为狭长半岛，三面环海，幅员较小，回旋余地有限，我军不能任意选择战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类似国内战争那样的大踏步的进退。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由于战场狭窄，我军要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兵力实施进攻，通常须在另一个方向上组织阵地防御，牵敌制人，因而运动战更要求阵地战与之相配合。第三，由于作战时间、空间的限制，再加上我军机动能力低，火力弱，因而难以包围和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往往是我实施迂回包围的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敌人已跑掉；或者，我实施迂回包围的部队到达了指定位置，切断了敌之退路，敌仍能凭借其大量的飞机、火炮和坦克，实行密集火力突击，突围逃跑；或者，我虽将敌人包围，但因我火力不足，啃不动，吃不掉，救援兵一到，而不得不放弃。第四，由于敌军已摩托化，具有机动快、补给快的特点，在遭到打击后，可以迅速改善态势或恢复攻势，因此战场情况变化急剧，攻防转换迅速，而且战役和战役之间的间隙短暂，我难以利用战役间隙进行休整补充，保持实施连续进攻的能力。总之，在朝鲜战场上打运动战，速决性提高了，流动性缩小了，歼灭敌人的难度增大了，组织指挥更加复杂化。

打夜战，主要指夜间进攻作战，在朝鲜战场上，亦与我军以往所进行的不同。它不仅广泛运用于战术范围，而且发展到战役规模；不仅广泛运用于运动战，而且广泛运用于阵地战。它贯穿于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之一。

针对在朝鲜战场上打运动战和夜战所出现的这些特点，我军在组织指挥上，战略战术运用上，特别是在组织夜间运动进攻战役上，创

创造性地采取了一些有效办法，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这主要是：

第一，强调乘敌之隙，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充分发挥战役的突然性，给敌以不意的攻击。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第二两次战役，我军充分利用了敌人轻视我军的错误，给了敌人以突然打击，迫使全线溃退；第三次战役，我军选定除夕之夜发起进攻，造成了战役的突然性，一举突破了敌人“三八线”既设阵地；第四、第五两次战役，我军乘敌立足未稳，给予猛烈攻击，也得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

第二，力争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夜间作战，并力争可能的白天作战。我军每一次反击战役或进攻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集中主力于第一个夜间突破敌人防御，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深入到敌人战役纵深，切断其退路，动摇其布势，以利于从战术上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次日昼间，乘敌混乱继续攻歼敌人，或巩固胜利，待黄昏后再继续实施进攻。这样，以连续几个夜间，完成战役任务。如果我军在第一个夜晚不能在战役上打乱敌人和在战术上打乱敌人，拂晓后敌人即可在其优势的航空兵、炮兵、坦克兵支援下，迅速改变其不利态势，或摆脱我军，或突围逃窜，待我军第二个夜晚再行进攻，即失去了战机。所以，第一个夜晚的作战任务是全战役至关重要的一着。为此，必须进行严密的组织计划，力争有更多的时间完成第一个夜晚的任务。另外，夜间作战虽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力争在有利条件下的白天作战，诸如在将敌布势打乱，敌我交错，敌空军不易支援时，或天候不利于敌空军活动时，都应当也可以坚持白天作战，以扩张战果，发展胜利。

第三，强调实施战役迂回，进行侧后攻击，断敌后路。在朝鲜战场上，我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多是在敌进攻中立足未稳时以反击的形式实施的，也有在敌已占领阵地的情况下采取有重点的多路突破的形式实施的，如第三次战役。但不论哪种形式，都强调实施战役迂回和侧后攻击。实践证明，敌机械化程度愈高，对道路和后方补给的依赖性愈大。因此，对侧后最为敏感，最怕切断后路。我军只要出现在敌人侧后，切断了敌人后路，敌人整个布势就会发生动摇，造成我围歼敌人和发展进攻的有利战机。此着，是战役胜利的关键。

第四，夜间作战，各兵种协同动作、通信联络与作战指挥都较困难。因此，除了要有周密的战役计划以外，要强调兵团和部队不作大

的复杂机动；强调各级指挥员既要灵活机断，又要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坚决完成预定任务；强调按级与越级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方法，以适时指挥不误战机。

第五，适时决定战役进止，胜利后不作深远追击。朝鲜战场狭窄，敌人全线撤退时，我军难以进行大迂回大包围，且敌人全是机械化，我军徒步追击，很难抓住敌人。同时，我军若作深远追击，供应线延长，补给会更加困难，后方海岸线亦更加暴露，将给敌以可乘之机。为保持主动，并为使敌不致过于集中，增加我军尔后歼敌的困难，所以我军进攻胜利之后只作相机追击。第三次战役以后，敌人摸到了我供应困难的弱点，改取“磁性战术”，把实施有计划的退却作为疲劳、消耗我军的手段，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我军在当时条件下只作相机追击的正确性。

由于我军紧紧依据朝鲜战场上的客观条件，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能够取得五次运动战战役的胜利。但是，我军对敌现代化技术装备在作战行动中所具有的特点及其给我军行动所造成的困难，在认识上是逐步深化的，所以在某些环节上，还未能很快适应客观情况，及时地依据新的情况改变以往国内革命战争的战法。例如，第三次战役后，未料到敌人会很快由退却转人大规模进攻，曾计划休整两个月后对敌发起春季攻势，这反映了我军对敌凭借现代化技术装备，可迅速补给、整顿队势，迅速由防御转为进攻这一特点认识不足。第五次战役后期的转移，我军未料到敌人会以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先遣支队立即向我反扑，以致一度陷入被动，这又反映了我军对在现代条件下，胜利后组织转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另外，在歼敌目标上，有的战役也企图过大（如第五次战役），更反映了我军在无空军掩护、地面火力又弱的条件下，一时尚难歼灭敌人重兵集团认识不足。这些问题，我军都及时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四、必须注重阵地战，在一定条件下阵地战已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我军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把阵地战作为辅助的作战形

式，执行防御任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战场的限制）和形势的变化，阵地战则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其地位和作用同我军以往作战相比已显著提高。这一趋向，在运动战阶段就已显示出来。但这时的阵地战，仍属于辅助的作战形式，多是为保障其他方向进攻而实行的阵地防御。当战争转入相持以后，阵地战即由辅助的作战形式转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并持续达两年零一个月之久。这时，阵地战的规模，已由局部战线发展到整个战线；阵地性质，亦逐渐由一般野战阵地发展到坚固筑城的阵地（我军是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敌人亦有坑道）；作战性质，就我军来说，已由主要用于执行防御、消耗敌人的任务，发展到攻防并重和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而且对敌人坚固阵地的进攻也由战术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现代化作战的特征亦益发明显。总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进行的阵地战，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经验之丰富，实为我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我军阵地战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阵地战之所以发展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这主要是由战争形势和战略任务决定的。第五次战役后，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敌我双方经过激烈较量，总的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敌人要想把我军赶回鸭绿江以北固属梦想，我军要很快把敌人赶下海去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敌人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于是，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在一起，军事斗争要紧密地同谈判斗争相配合，适应谈判斗争的需要，便成了朝鲜战争形势的新特点。从此，敌我双方的军事行动，不仅受着各自力量的制约，而且也受着停战谈判的影响。这时，敌我双方都在“三八线”附近转入战略防御，以坚守现阵地，积极准备条件，促使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打破僵持局面。我军总的战争指导思想亦随之由“准备长期，争取短期”，转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并改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方针。新的形势和任务，规定我军必须坚守现战线，实行由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转变，以积蓄力量，壮大自己，不断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局不断地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同时，朝鲜的地形条件（高山峻岭）亦有利于我实行阵地防御。从

解决我军后方补给来说，实行固定战线作战也较便利。但是，阵地战有利于敌人现代化技术装备充分发挥作用，我以劣势装备与之对垒，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如何打好阵地战，便成为我军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军在实践中以巨大努力，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支撑点式的坚固阵地。进行阵地战，特别是进行阵地防御，首要的是阵地条件，必须构筑有坚固的阵地，这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守，才能保持防御的稳定；攻，才有可靠的依托。在一般情况下是如此，对付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更是如此。因为现代化技术兵器的发展，对阵地坚固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个运动战阶段以及阵地战初期，我军依靠一般野战工事，抗击敌人在大量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支援下的猛烈进攻，是极其艰巨困难的，所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往往人地两失。在此期间，我虽曾采取“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力组织前重后轻”以及加大防御纵深等办法，来抗御敌人的进攻，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终因野战工事易被摧毁，而难以保持防御的稳定。1951年，我军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中创造了坑道工事，并逐渐在整个正面战线和东西海岸建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阵地，才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了构筑这样一个坚固的、完整体系的防御阵地，我军尽了最大努力，使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器材，其工程规模是十分宏伟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共构筑坑道一千二百五十公里，相当于在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了一条石质隧道；共挖堑壕、交通壕六千二百四十公里，接近于万里长城的长度（六千七百公里）；共挖土石六千万立方米，以一立方米为单位排列，可绕地球一周半。这种坚固阵地体系的形成，为我军实施阵地战打下了极为可靠的基础。我军有了坑道工事，不仅可以同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对垒，进行可靠的阵地防御，而且可以依托它进行胜利的阵地进攻，更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它不仅具有战术及战役的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在战略上，它为我军赢得了充裕时间来加强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圆满地完成了战略防御任务，同时，对我国国防建设也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第二，改善了装备，加强了我军火力。进行阵地战，坚固的阵地只是其重要条件之一，另一重要条件则是需要有必要的现代化技术装

备，其中心是要有足够的火力。在现代战争中打阵地战，若没有较强的火力，就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更不能摧毁敌之坚固阵地，大量歼灭敌人。我军在战争前期进行防御作战和对驻守敌人进攻之所以困难，火力弱是重要原因。转入阵地战阶段后，我军积极地改善装备，增加了火炮、坦克，加强了火力，便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至战争后期，我各种火炮已达一万五千门（较运动战时期增加了八千五百门），其中包括一部分性能先进的火炮，坦克增至四百余辆（较运动战时期增加了三百余辆），弹药也比较充足。因而，进行阵地战的能力显著提高，既能进行上甘岭式的坚守防御战役，又能进行金城战役那样的对敌坚固阵地进攻战役。

第三，同其他作战一样，打好阵地战的决定关键，在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导。在阵地战时期，我军遵循“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采取了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运用“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为向打大歼灭战过渡创造条件，积累经验；强调在巩固和改善自己阵地的同时，以一切积极的手段，不断地歼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迫使敌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促使战局不断地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我军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越来越丰富、有力的战法。我军在转入阵地战初期，即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时，阵地工事不强，尚难以进行坚守防御。但是，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政治上要求我军必须坚守现战线。因此，我军从实际出发，实行了带一定机动性质的坚守防御，即采取有限度的节节抗击、适时反击、同敌反复争夺的战法，不轻易放弃阵地。此外，还积极组织小型出击，用以打击与歼灭进犯之敌和突出部之敌。当1952年春季我军阵地趋于稳定之后，我军又在加强阵地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冷枪冷炮”狙击活动和小部队的袭击、伏击活动，并以小型的战术出击挤占敌我接触的中间地带。1952年秋季，随着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形成和装备的改善，我军又明确提出了“坚守防御、寸土必争”和不放过一切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实施进攻作战的作战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军进行了上甘岭式的坚守防御作战和对敌连排支撑点的攻坚战，并且还把阵地攻坚战逐渐由

战术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在作战方式和手段上也都有新的创造。我军1952年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的胜利，有力地体现了我军阵地战的发展和指导的正确。

总之，实践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我军不但能够胜利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而且能够胜利地进行阵地进攻作战，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这一定条件，就是坚固的阵地、必要的火力和正确的作战指导，三者缺一不可。

五、组织全面的对空防御，进行群众性的对空斗争

在朝鲜战场上，敌人拥有绝对优势的空军，掌握着制空权，始终把空军作战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始终把使用空军破坏我军后方设施和补给线作为实现其整个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年来，敌人空军不分昼夜地对我前方、后方实施狂轰滥炸，给我军行军作战及其他军事活动造成了极大危害，影响了我军作战效能的充分发挥。至战争后期，敌人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各种类型的飞机已达二千四百余架。据美军资料透露，在朝鲜战争中敌人空军共出动一百零四万多架次（在战争中一天出动的飞机，最多时达二千四百架次），共投掷和发射各种弹药六十九万多吨。其轰炸密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特别是对我军后方补给基地和交通线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以美第5航空队为例，出动架次中用于破坏我军后方的即占百分之三十六；以我铁路线为例，敌投弹共约十九万枚，合十万吨，平均在我通车的线路上每七米投弹一枚。由于敌人空军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军一直处于白天不能进行大的军事活动的状态。

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因此，如何组织有效的对空防御，打破敌人来自空中的进攻和封锁破坏，就不仅是战役战斗保障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战争机器正常运转的战略问题。对此，我军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获得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必须在全军开展普遍的、积极的对空作战。我军入朝参战初期，既无航空兵，也无足够的高射炮兵（仅有一个团），对空防御以加强防护为主。以后，学习了朝鲜人民军对空作战经验，全军逐渐在

前方、后方全面地展开了群众性的对空作战，将步枪、轻重机枪等武器组织起来，积极打击超低空飞行的敌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我军航空兵参战，高射炮兵、探照灯兵、雷达兵等也都陆续得到加强，对空斗争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采取边打边建、边打边训、轮番作战的方针，先后投入十个歼击机师（二十一个团）作战，经过艰苦斗争夺取了清川江以北一定空间与时间的制空权；高射炮兵有力地保卫了后方交通运输和各重要目标；各作战部队也采取打防结合、以打为主的原则，以自身火器较有效地掩护了本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全军展开积极对空作战的结果，平均每天击落击伤敌机十四点二架，大大减少了我军的损失，改善了我军行动上的被动状态。

第二，后方对空作战，必须实行统一指挥，采取重点保卫同机动作战相结合的方针。我军对空防御，在后方，主要任务是保护交通线，保证运输补给。遂行这一任务的，除了航空兵以外，还有高射炮兵、铁道兵、运输兵和抢修部队。初期，我因缺乏统一指挥，协同不好，线路、桥梁常常不能及时修复或修复后又立即被炸坏，运输补给保证不了前线的需要。以后，我军组成了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指挥掩护铁路线的各防空部队（除航空兵）和抢修、抢运部队，并根据敌机活动规律，高射炮兵实施重点保卫、适时机动的方针，抢修部队与运输部队密切配合，结果，作战效能和后方保障的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在前线，各作战部队则将各种对空射击武器，根据性能、数量，按地区区分任务，组成不同的高射火器群，重点掩护战斗队形和前方交通线上的重要目标，也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三，在积极开展对空作战的同时，还必须采取切实严密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在我无制空权、无足够的防空火器的情况下尤应注意。我军所采取的措施是：无论前方后方、机关部队均利用地形作疏散荫蔽配置，严密伪装；加强对空监视，建立严密的空情报知勤务网；加强阵地管理，严格防空纪律；营以下部队基本上均转入坑道，各种仓库、医院亦尽可能转入地下；在公路沿线设置对空监视哨，构筑汽车掩蔽部和地下交通指挥站、加油站、车辆检修站；经常配合朝鲜地方政府内务公安机关，对居民进行防空、防特教育，并进行搜山清剿，扑灭

敌特。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它大大减少了敌空袭的危害；我军只有把积极的对空作战同积极防护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对空斗争的胜利。

但是，对敌空军斗争，最基本的还是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只有有了强大的空军，才能夺取制空权，有效地保证地面部队作战。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制空权，白天没有行动自由，所以影响了战争取得更大胜利。

六、没有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和坚强的后勤保障，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遇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任务极为繁重、复杂而艰苦。主要是：一、出国作战，再加上敌人的破坏，部队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十分有限，所需一切物资几乎全部要靠国内统筹供应。二、进行的是现代化战争，物资消耗量巨大。三年来仅主副食、弹药、油料等几项主要物资供应即达近三百万吨，金城战役一仗消耗达三万四千余吨。三、后方交通运输条件远远落后于敌，而敌人又把使用空军破坏我军后方供应作为其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分昼夜地对我交通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这给我军后勤工作造成了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过去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供应原则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朝鲜战争的要求。这样，就给我军后勤保障工作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而现实的问题，即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原则和方法，实行必要的转变，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战争期间，我军后勤工作，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中朝两国人民全力支援下，经过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逐步实现了一系列的转变。首先是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由国家集中统一供应。志愿军入朝之前，党中央就明确指示，以东北行政区作为志愿军的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负责。在战争过程中，东北地区动员和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朝鲜战争。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实行了“边打、边

稳、边建”的方针，动员全国力量支援战争。因而，我军获取了雄厚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其次，军队后勤工作本身也实现了如下转变：一、由单一的陆军后勤转变为各军种、兵种的合成军队后勤；二、由主要组织物资、卫生保障，转变为既要组织物资、卫生、技术等保障，又要组织指挥后方的对敌斗争；三、由少数业务部门和勤务分队组成的保障部门，转变为既包括多勤务部门和部队，又包括防空军、铁道兵、工程兵、公安警卫部队等组成的联合部队。随着以上转变的逐步实现，我军后勤保障工作便逐步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主动；物资供应也由不能满足作战需要逐步变为基本上保证了作战需要。这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和飞跃。

我军在实行上述转变中取得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实践证明，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物资供应的多少和及时与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战役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成为指挥员定下决心、确定部署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性，重视加强后勤组织机构和本身的现代化建设，加强对后方的指挥，始终把后勤保障作为全部军事指挥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则是形成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的关键。我军入朝初期，由于认识不足，准备不够，缺乏在敌空袭情况下组织运输供应的经验，以致物资供应不能适应战争需要，部队忍饥受冻，遭受到巨大困难，往往因粮弹不济而不得不中止战斗待补，或结束战役行动，出现了前线要适应后方的反常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党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及时召开会议，明确指出了后勤保障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切实加强后勤工作的领导，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之后，物资供应状况就逐步有了改善，部队战斗力也随之有了明显提高。

第二，必须依据作战形式的变化，实行相应的供应原则。打运动战，重点是组织好跟进保障。后勤分部、兵站和部队本身均应具有快速运输补给的能力，及时延伸补给线，做到部队打到哪里，就供应到哪里，这样才能保证部队的持续进攻和发展胜利。我军在运动战时期，每次攻势只能持续七至十天，主要就是因为运输力不足，后勤跟进保障能力差。转入阵地战以后，战线比较稳定，我军实行了分区供应和

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的原则，即按作战方向配置分部和兵站，分片包干供应到军，军以下按建制逐级供应所属部队。实行这种供应体制，减少了物资转运、发放的层次，提高了供应效率。同时，后勤分部可直接接受战役方向上的兵团首长指导，可以及时了解作战意图，工作更为主动，更便于及时满足作战部队的需要。

第二，必须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这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关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工作千头万绪，但根本任务是在敌人空军封锁破坏的情况下，把国家提供的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及时运往前线。因此，建设一条巩固的完备的兵站运输线（即由兵站联结起来的运输供应线），便成为战时后勤工作的关键。在朝鲜战场上，兵站运输线是前运后转的大动脉，兵站则是兵站运输线组成的基本环节。它本身既是军队之家（部队可以在任何一个兵站取得供应），又是战时后方工作的管理机构。如维持治安、剿匪肃特、修补道路、建设仓库等，都要由兵站去完成。经验证明，建立兵站运输线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要组织好火车、汽车及人力、畜力紧密结合的接力运输。火车是主要运输工具，但线路有限，距前线较远，且目标明显，易遭敌机破坏。因此，志后各分部与各军后勤部主要是掌握汽车运输；在火线及其附近，因公路不通或敌炮火封锁，则主要靠人力、畜力运输。火车、汽车及人力、畜力是运输力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必须严密组织，并及时改善运输方法。二要组织好道路保障。铁路、公路和桥梁的维护、修建是保证运输的重要条件，必须做到随炸随修，或根据作战要求开辟新的线路。为此，我军专门组织了抢修部队。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修复铁路路基六百四十多公里，修复桥梁二千二百九十四座次，加宽公路八千一百多公里，新修公路二千五百一十公里，并新建了龟城至价川段、价川至殷山段铁路，基本上保证了运输需要。三要组织好对敌机的斗争。在朝鲜战场上，运输线上的空袭反空袭、封锁反封锁、破坏反破坏的斗争异常激烈。后勤保障工作任务能否完成，中心问题在于能否取得对敌空军斗争的胜利。为此，我军逐渐加强了交通线上的防空力量，采取积极的“打”和严密的“防”相结合的办法，将高射炮部队的积极对空作战，抢修部队的随炸随修，以及设置防空哨、修建汽车掩蔽部和地下仓库等防护

措施，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对敌机斗争的整体，从而形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七、边打边建，在战争中壮大自己，不断提高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武器装备则是战争力量的重要的物质基础。经验证明。在现代战争中，如果没有必需的火炮，便不能有效地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也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没有必需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坦克；没有必需的飞机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空军和掩护自己，更不能以航空兵直接协同步兵进行有力的攻防作战；没有必需的现代化的通信技术和侦察手段，便不能有效地实施作战指挥。总之，在现代条件下，进行现代化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一定要有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掌握现代化作战艺术的人，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在这方面远远不如敌人，居于相当悬殊的劣势。因此，战争开始直至战争全过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千方百计地来改变这一劣势。

早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准备阶段，中央军委就注意到，同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没有一定的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是不行的。并且把这一问题，作为制定我军作战方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就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为志愿军调拨补充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一面则积极地向苏联订购武器，并设想待我军装备起来之后，再协同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在战争初期，我军虽然依靠兵力的优势、政治上的优势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军受技术装备条件的限制，没有海军和空军参战，坦克、火炮也很少，再加上通信技术和侦察手段又相当落后，使得我军作战效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以致未能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初期作战的经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上的优势和兵力的雄厚，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装备方面的不足，但它不能取代技术装备的作用。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敌我现代化技术装备优劣这一形势，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视劣势，又不能甘居劣势，而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变这一劣势，逐步缩小敌我技

术装备上的差距，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对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了积极政策。在战争中实行了边打边建的方针，即一面打仗，一面加强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着重抓了两项工作：

第一，大力改善部队的技术装备，加速各军兵种的建设。采取的办法是：在国内加紧军工生产，充分利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生产当时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逐步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再是，从适应我国当时经济状况出发，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筹集资金，从国外购置自己尚不能生产、然而却很必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以此来加快特种兵建设的进程和改善部队装备的进程。到战争后期，步兵基本上都换成了苏式装备，改变了各种陈旧武器混用的局面；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初期只有地面炮兵三个师，高射炮兵一个团，工程兵四个团，铁道兵一个师；之后陆续加强，计共有地面炮兵十个师另十八个独立团，高射炮兵五个师另二十一个独立团又六十余个独立营，坦克兵三个师，工程兵十五个团，铁道兵十个师，先后入朝参战。陆军的其他兵种和空军、海军在战争中亦有较大发展，特别是空军和海军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空军很快参战（先后出动十个师），担负起了掩护后方的任务。就这样，由于正确地采取了边打边建的方针，才保证了战争的需要，使我军得以愈战愈强，最后赢得了战争。同时，也促进了我军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过渡，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具有历史性的转变，它标志着我军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组织部队轮番参战，通过实践锻炼部队，提高干部组织指挥能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有计划地组织部队轮番参战，除了可以解决坚持长期作战、充分发挥我军官兵雄厚的优势、始终保持第一线作战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以外，另一重要意义就是，可以通过实战锻炼部队在各种情况下遂行战斗任务的技能，培养和提高干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的能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军委曾先后抽调了二十七个野战军（包括修建机场的两个军）轮流到朝鲜参战，接受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此外，还有计划地组织了兵团以上的指挥机关干部和一些领导干部到前线参观见学或任

职。这样，既加强了志愿军，解决了持久作战中所需的兵员、干部的补充问题，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防建设和整个军队的建设。

志愿军在战争中也坚决贯彻了边打边建的方针，一面打仗，一面加强自身建设。利用作战间隙，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采取有力措施改善部队的装备和后勤保障，使部队的战斗力愈来愈强。结果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①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的经验进一步表明，边打边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进行战争和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积极正确的方针，是使我军愈战愈强的必由之路。这对未来战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八、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才能迫使敌人妥协，最后实现停战

1951年7月，敌我双方进行停战谈判以后，战争便出现了一个边打边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局面，其时间之长，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针对这种情况，我军采取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在谈判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军事上则继续积极准备持久作战，两者密切结合，紧紧保持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

这场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谈判开始不久，美方就以所谓“谋求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妄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入我方阵地后方，想不战而获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遭到我方驳斥后，敌便向我发动了夏秋攻势，想以军事进攻支持其谈判，迫我方妥协让步。而当我方粉碎了敌之进攻后，美方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之后，美方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词，企图强占朝鲜北部沿海岛屿。针对这一情况，我方以军事进攻收复了这些岛屿，粉碎了美方之无理要求。1952年，美方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进行讹诈，拖延将近一年。我方为配合这一斗争，于1952年秋胜利地进行了全线性的战术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击作战，并胜利地进行了上甘岭防御战役。这样，美方在我军事打击下，又不得不恢复谈判，作出让步。可是，当停战谈判接近成功之时，美方又进行阻挠，特别是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破坏停战的实现。我军为促进停战的实现，发动了1953年夏季攻势，把敌人打得走投无路，美方才被迫同朝中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

经验证明，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停战谈判，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停战谈判，斗争是极其艰巨的。敌人在谈判桌上如果达不到目的，必然企图依恃其技术装备的优势从战场上夺取。而我军在战场上如果不能取得胜利，要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斗争中一定要树立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要立足于打，以打促谈，才能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停战。谈判的局面是军事斗争胜利造成的，同样，停战的实现也要靠军事斗争胜利去争取。但是，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作战必须配合谈判。这一点，在谈判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但整个作战意图同谈判有着直接关系，而且作战规模和时间的确定，打击对象的选择，都同谈判有着直接关系，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军事斗争要服从于政治斗争这一原则。

九、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最大地发挥我军政治上的优势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进行现代化战争，必须有一定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这是不容置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舍此便不能有效地进行战争。但是，现代化武器装备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于人，人不但仍然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随着战争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人的因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敌人作战，战斗紧张、激烈、残酷，伤亡、消耗巨大，行动受到诸多限制，还存在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将革命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全体指战员高度的战斗热忱，并使我军一切技术和战术能得到最好的基础来发挥其效力，就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依据战争情况，以极大的创造性，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充分发挥了

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它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部署的实现，保证了军队的内外团结，保证了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和作战任务的完成。总之，保持并不断发展了我军固有的政治优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政治工作是非常活跃、丰富的。其主要经验是：一、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和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领域。二、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为中心，大力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保证全体指战员具有高度旺盛的士气和不怕一切困难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三、开展立功运动，开展军事民主，最大地激发全体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战斗的积极性、创造性，解决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四、大力提倡和引导全体指战员正确认识敌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战术水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由于志愿军的政治工作紧紧抓住了以上这些主要环节，并不断地在实践中丰富它，因而我军在战争中迸发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纵然战斗残酷激烈，情况复杂多变，任务紧急繁重，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全体指战员都能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极大的智慧，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涌现出了三十余万英雄模范和人民功臣。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祖国人民“最可爱的人”。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战争越现代化，越激烈、残酷、复杂，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就越重要。政治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是我军的生命线。

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人民战争，是战胜帝国主义强敌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战争是人民的事业，只有动员人民和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这是不可违反的客观规律，也是历史的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加说明了这一经验。

毛泽东主席 1953 年 9 月 12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

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①这是对这场战争之所以赢得胜利所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

历史条件的不同，人民战争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但动员人民和依靠人民这一根本是不变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在兄弟国家朝鲜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战的，同样要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实行人民战争，只是内容和形式有其新的特点。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我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尚未恢复，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同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确实是相当困难的。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我国五亿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着空前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巩固、发展和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已经成为他们自觉的行动。总之，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有利条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和政府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号召，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普遍、深入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大增强，从而迸发出了极大的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为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任各种战地勤务；工人和农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五百六十余万吨的物资；各界人民为给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了可购买三千七百架飞机的巨款，并采取寄送慰问信、慰问品和派遣慰问团到朝鲜前线等等方式，对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慰问活动。这一切，使志愿军得到了充足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和巨大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1、103页。

精神鼓舞。它说明只要充分地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战争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同时，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也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全国人民按照党中央所确定的路线和政策，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并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使抗美援朝战争有了更加巩固和强大的战略后方。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志愿军是出国作战，在实行人民战争问题上有着新的内容。它遇到的新课题是，如何妥善地处理中朝两国、两党、两军的关系，团结当地人民，取得当地人民的充分支持。我军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援助朝鲜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与朝鲜人民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这是团结当地人民的政治基础。然而，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和模范的行动，才能获得当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全力支持。我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确立了处理好两国、两党、两军关系，团结朝鲜人民的正确立场和各项政策，狠抓部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在实际行动上，切实做到了处处尊重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及其领袖金日成首相，遵守朝鲜政府的法令，尊重朝鲜民族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在作战中，凡是涉及朝鲜人民的活动，如战地居民转移、人民支前等事宜，都与当地党政机关协商确定，并通过他们去解决。同时，还一面作战，一面积极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春种秋收、修渠治水等生产活动，以及防疫救灾活动。全军曾节约口粮一千四百余万斤，救济了当地灾民。还有许多战士为从敌人炮火下、或从敌人轰炸中、或从自然灾害中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罗盛教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这一切都生动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纪律严明、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自党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战的人民军队。因而，获得了朝鲜人民最大的信赖和关怀。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领导之下，忍受着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苦难，以坚持生产、筹借粮食、修

桥筑路、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担任向导、防奸反特等积极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据不完全的统计，朝鲜人民直接为志愿军作战支前的人数达三十万以上。像著名的朴在根那样舍身抢救志愿军伤员的感人事迹，随处可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则在并肩作战中，做到了紧密团结、密切协同和相互支援，保证了各次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关怀下，在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的支援和配合下取得的。中朝两国军民在共同斗争中以鲜血结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和团结，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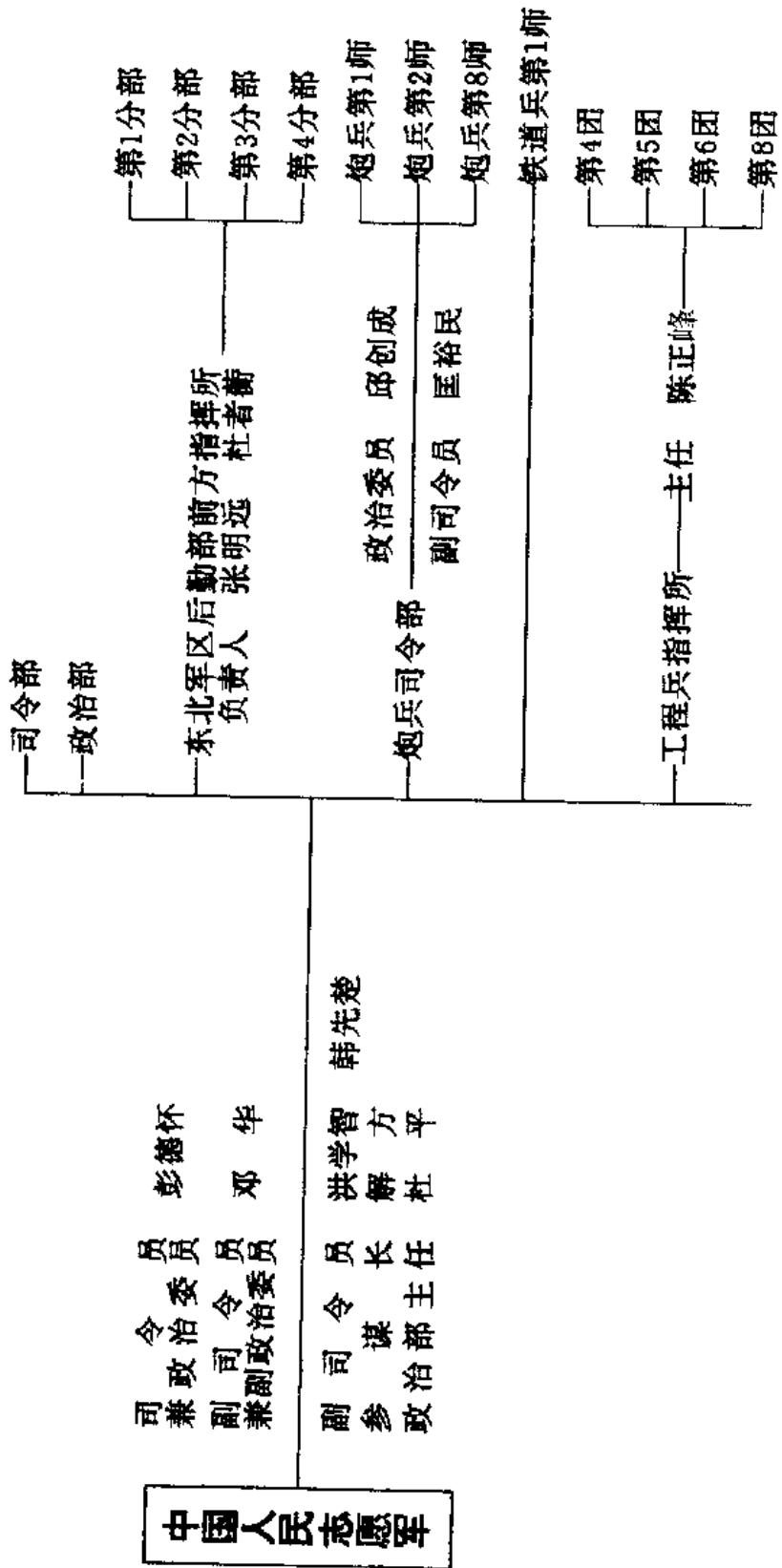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任何帝国主义强敌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广大人民，实行人民战争来击败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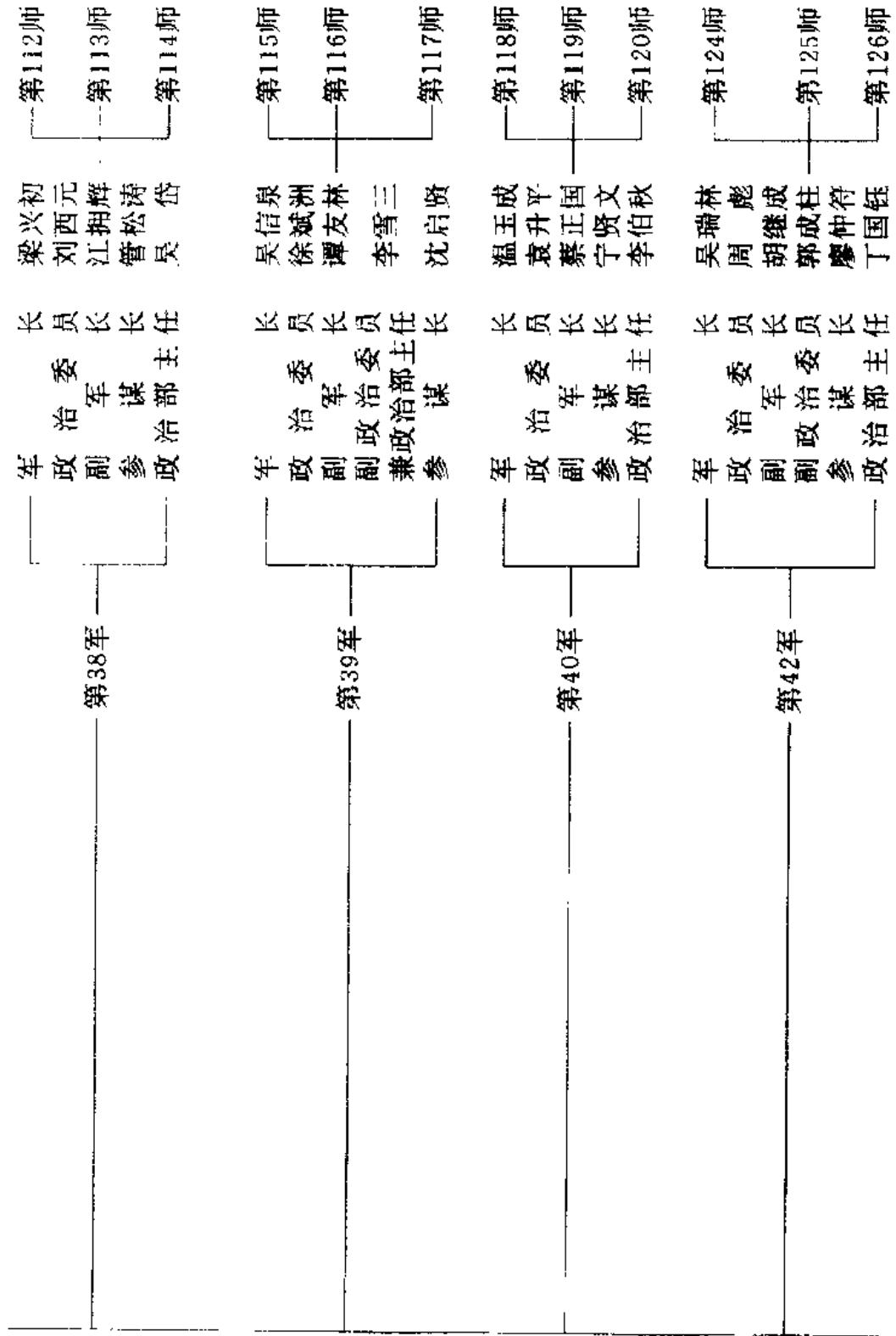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总参谋部出版部，1961年版，第249页。

附件一

**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序列表和敌军序列表**

表1：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表
(1950年10月至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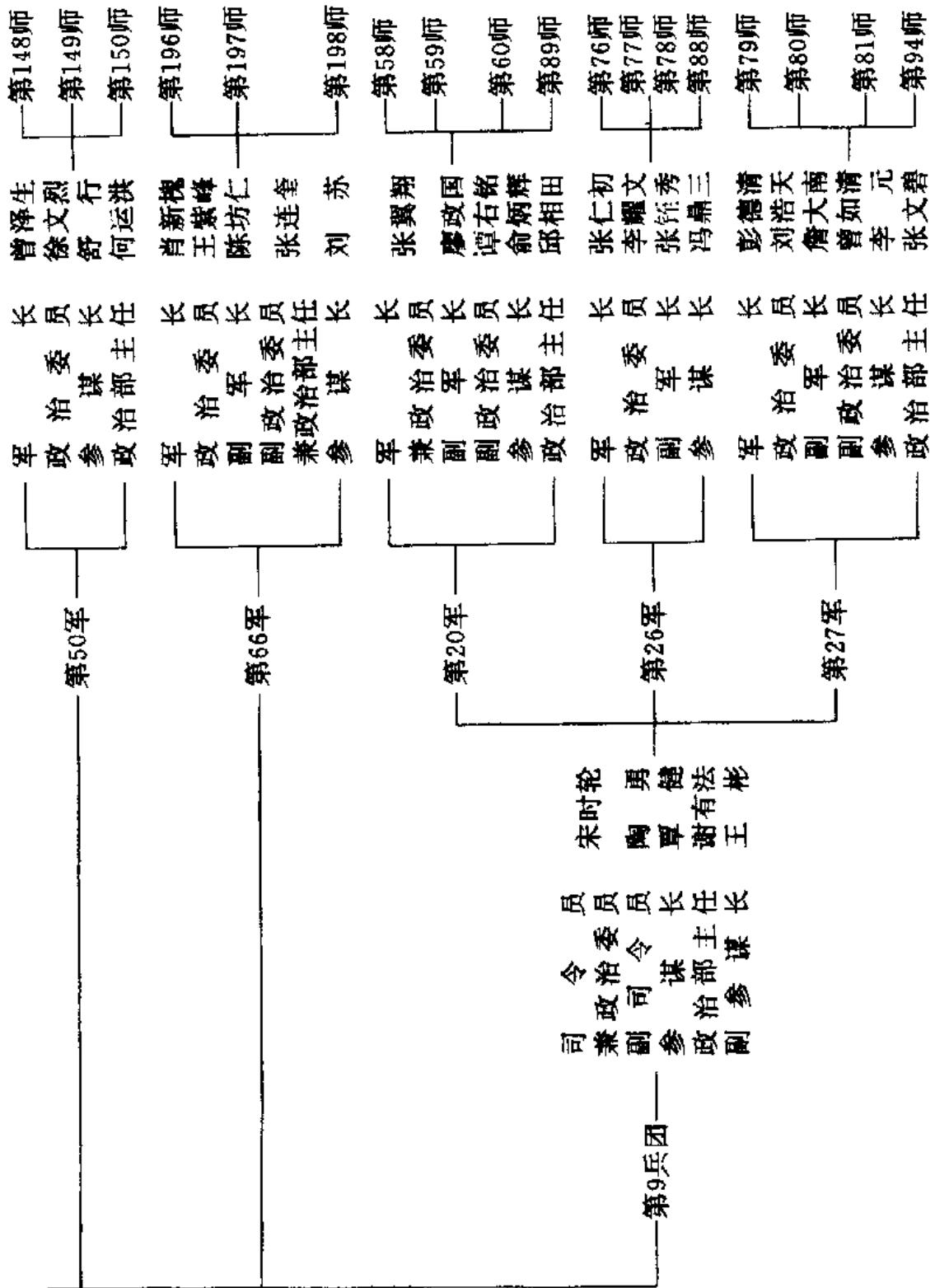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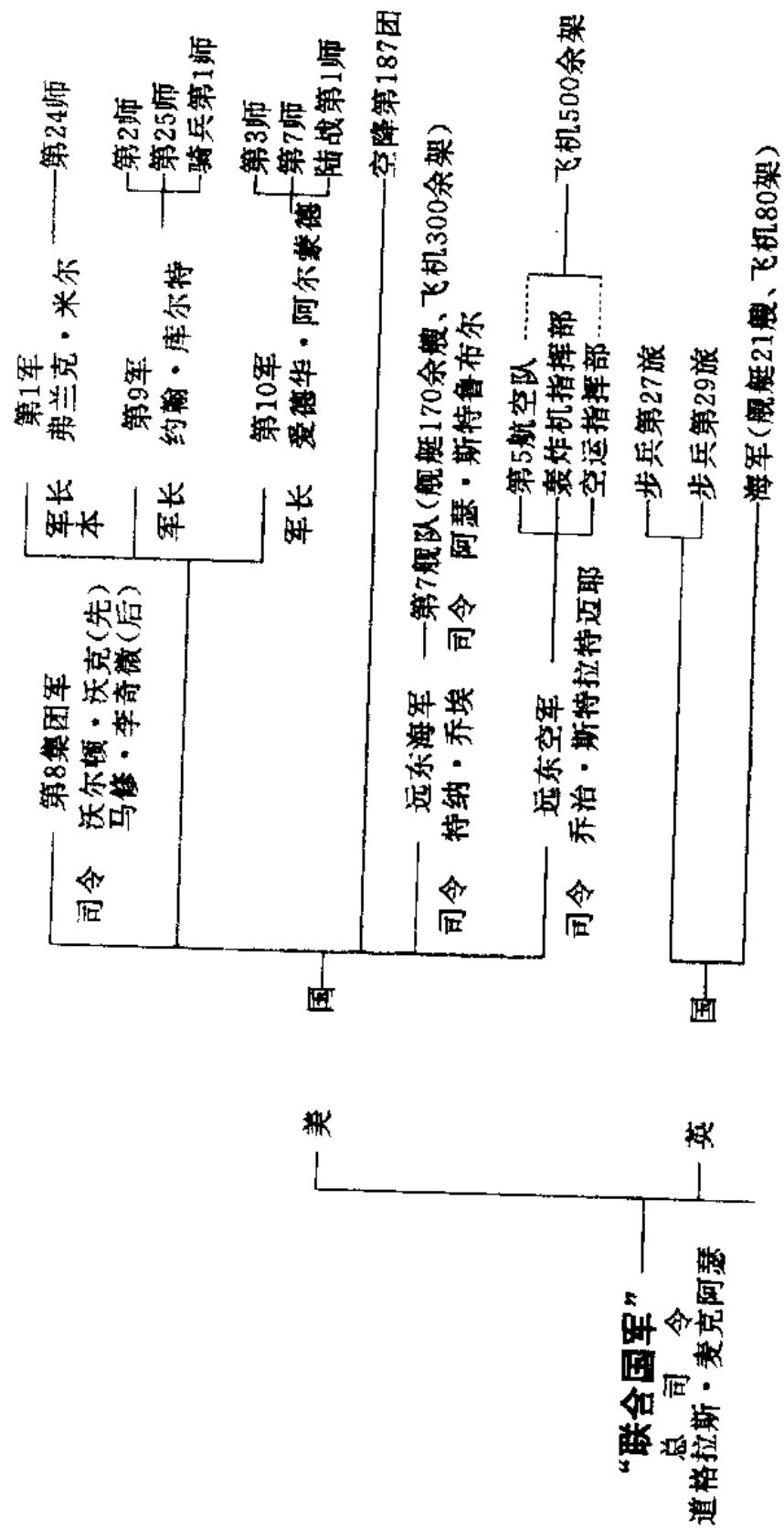


表2：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初期敌军序列表
(1950年10月至12月)



大拿加	步兵第2营 海军舰艇3艘 空军1个中队
澳大利亚	步兵第3营 海军舰艇3艘 空军1个中队(飞机35架)
法新荷	步兵1个营 海军驱逐舰1艘 炮兵第16团 海军舰艇2艘 步兵1个营 海军巡逻快艇1艘
西兰泰	海军舰艇2艘 步兵第21团 海军舰艇2艘 步兵1个营 空军飞机7架 步兵1个旅
腊其宾非	步兵第10营 空军1个中队(飞机28架)
利卢哥	步兵1个营 (1951年1月31日入朝) 步兵1个排 (1951年1月31日入朝) 步兵1个营 (1951年6月15日入朝) 海军舰艇1艘 (1951年4月30日入朝)
比亚塞	步兵1个营 (1951年5月5日入朝)

注：瑞典派出了医疗船、印度派出了医院船到南朝鲜，为战争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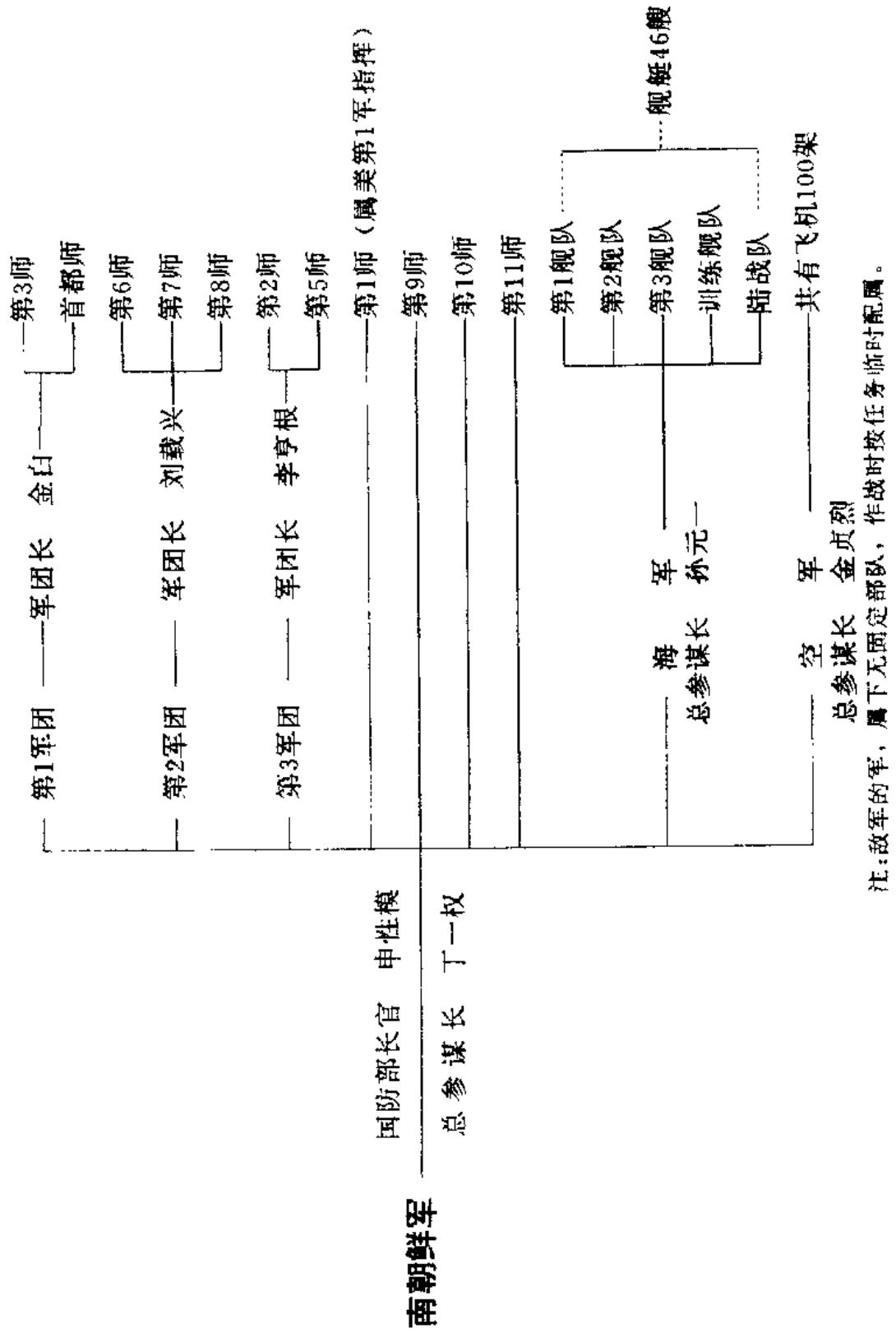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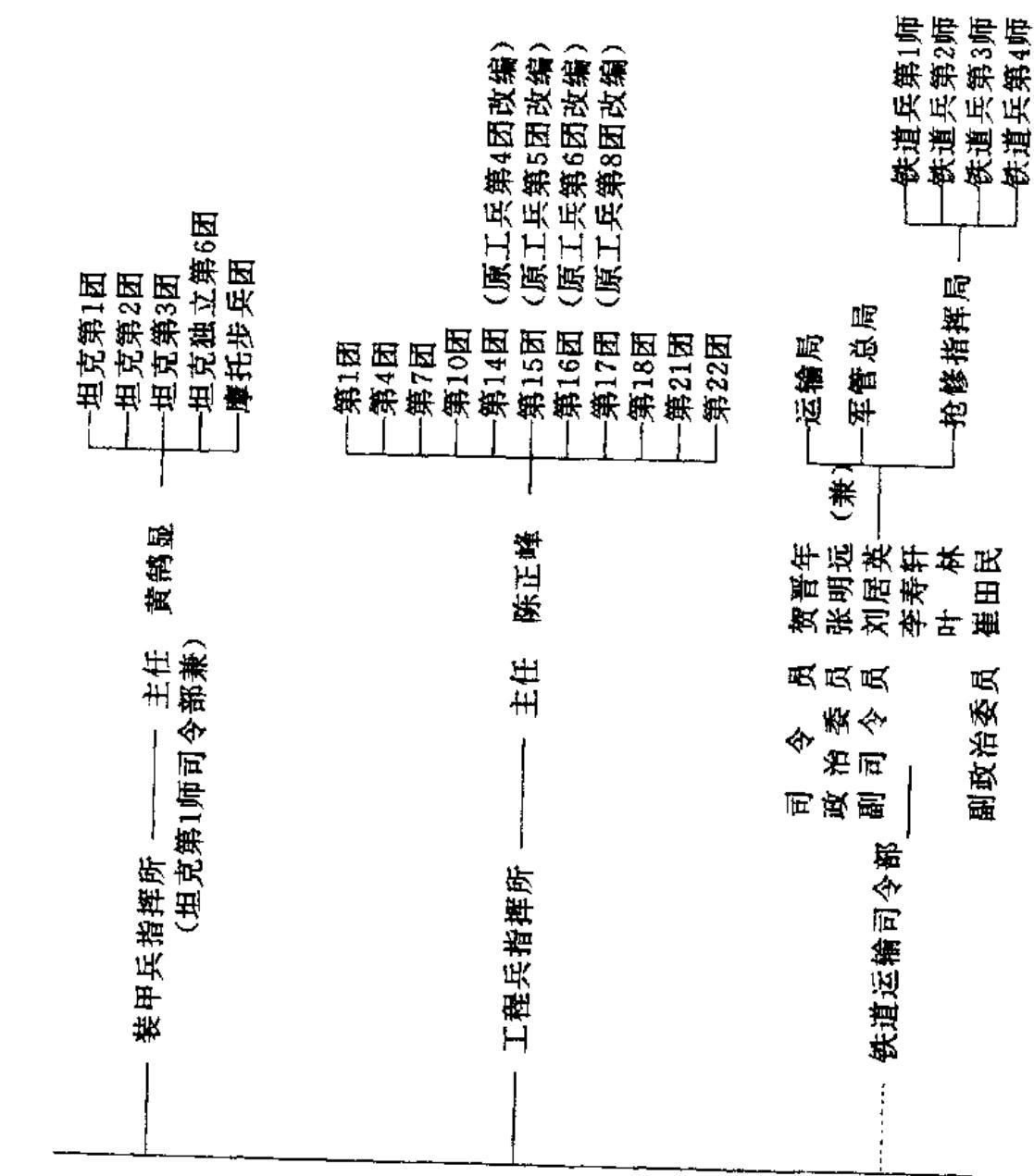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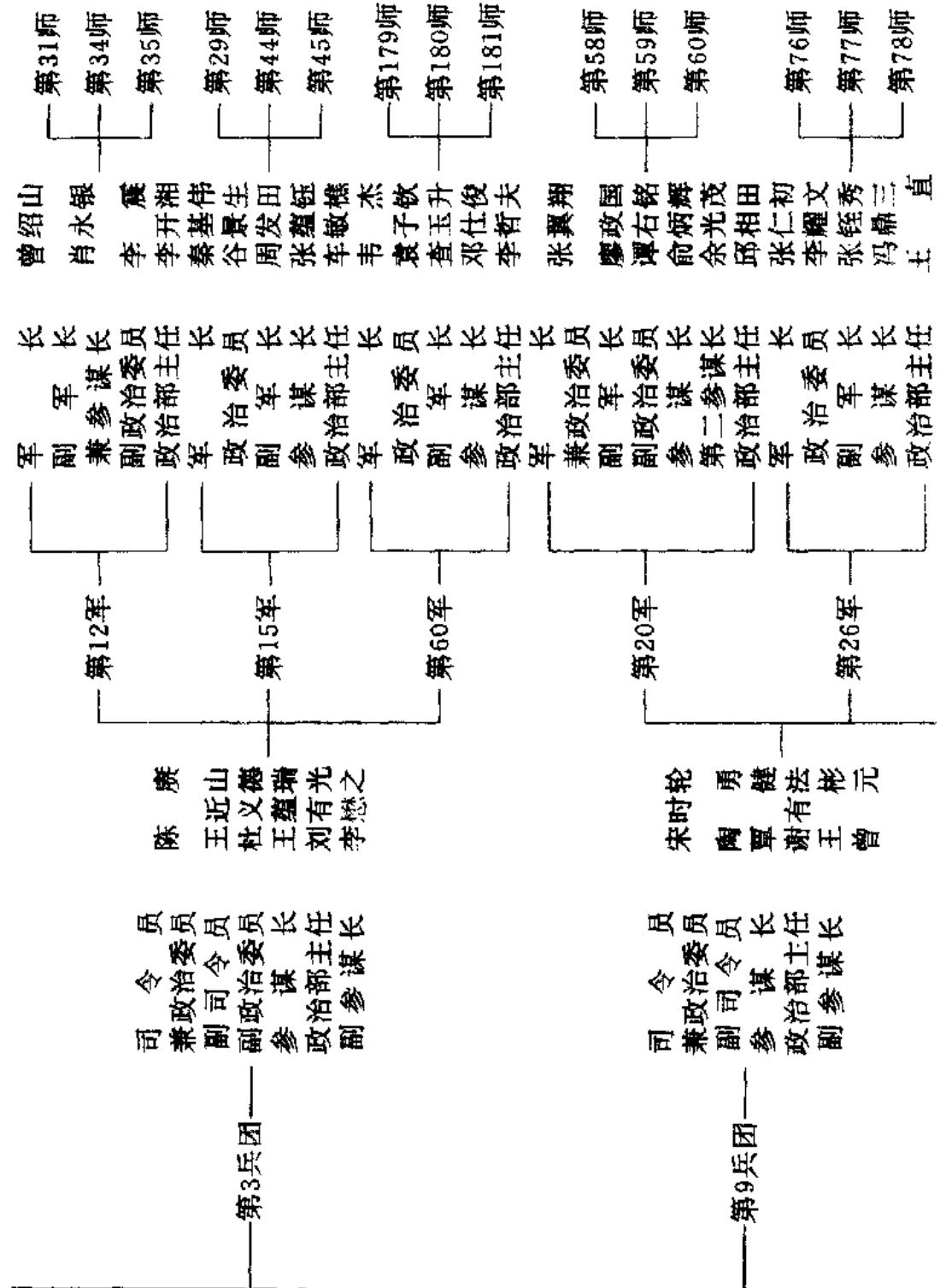
表3：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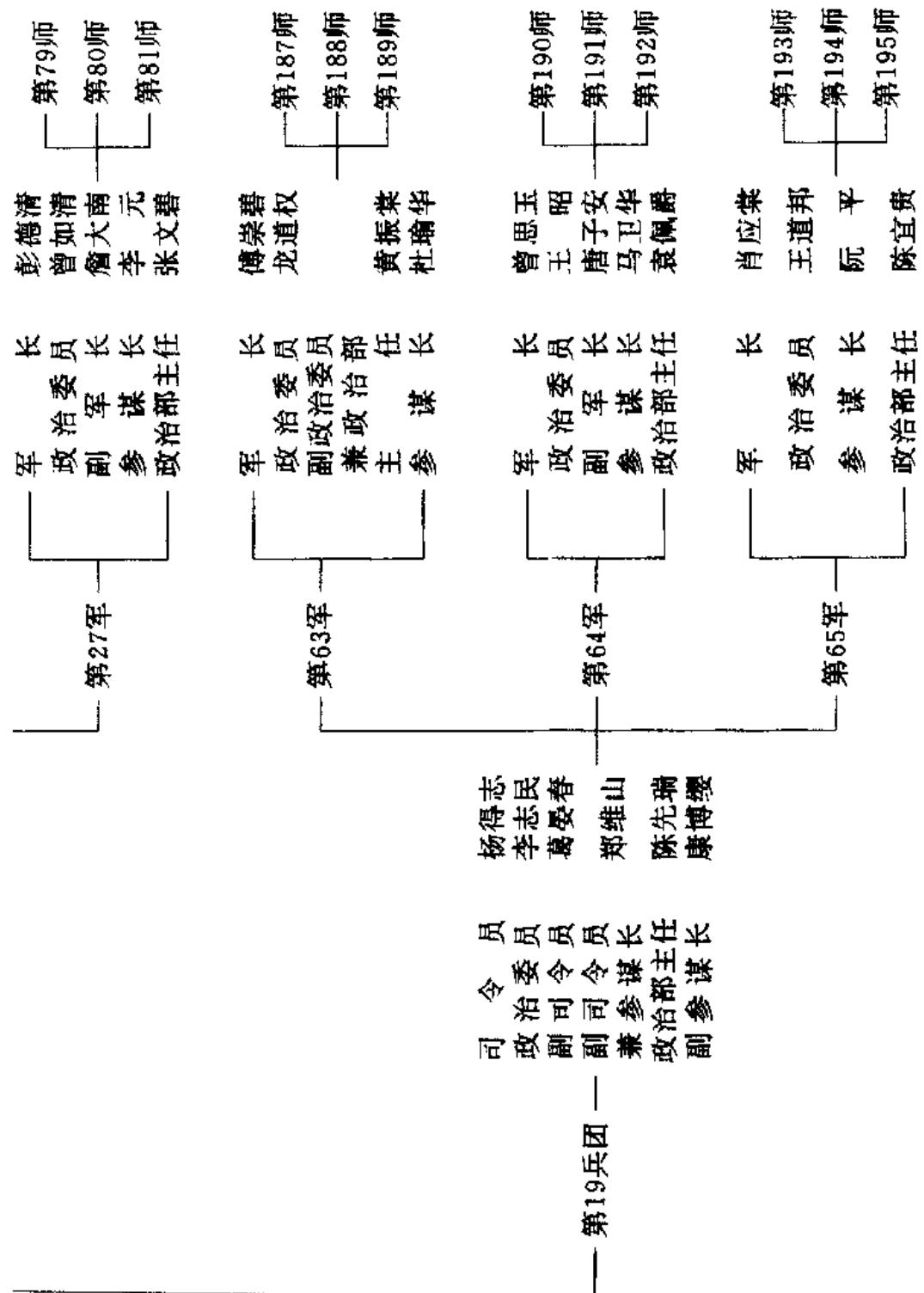
(1951年6月至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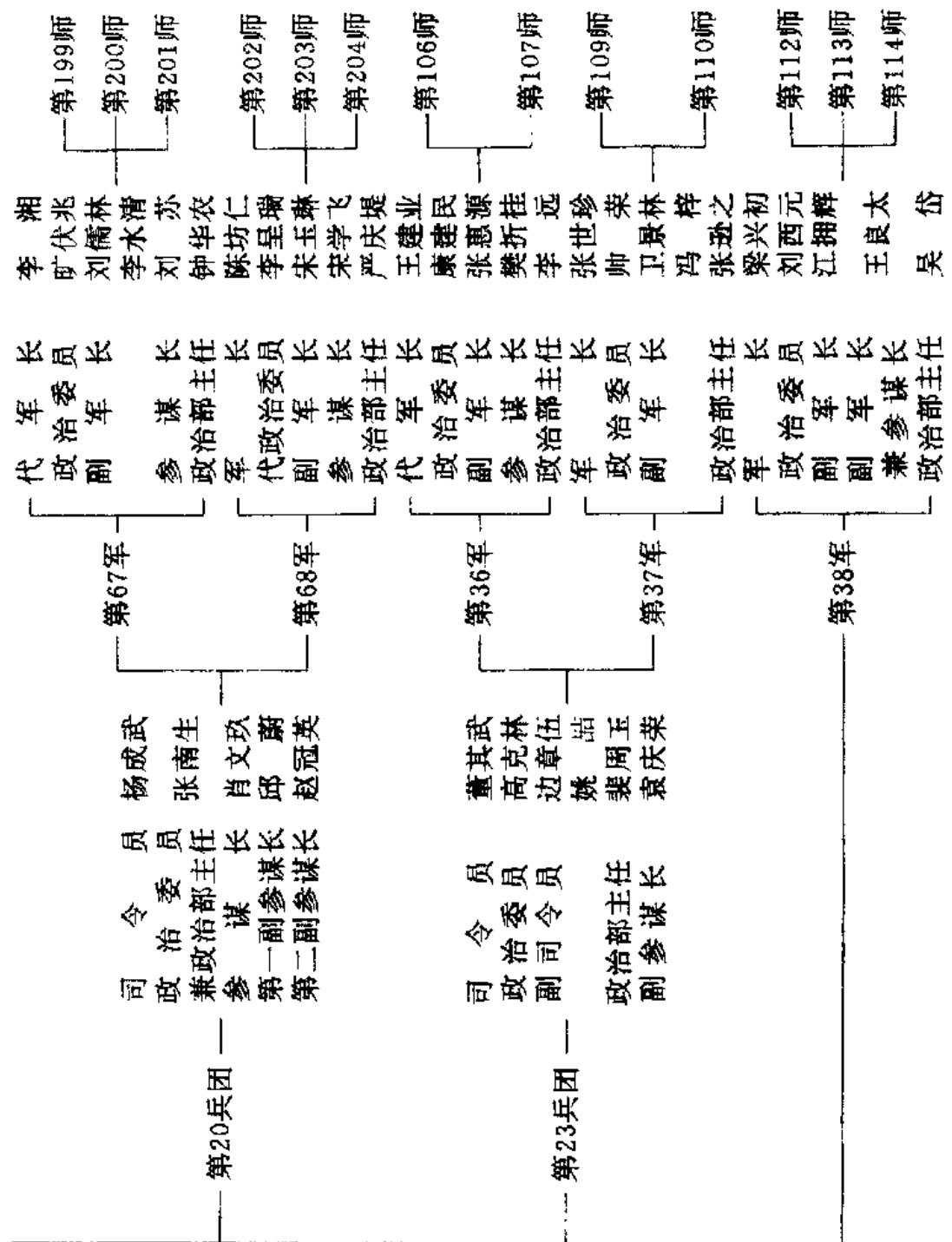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志愿军

注：1.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解放军为志愿军谈判代表。参谋长一职由张文舟代。
2. 高射炮第62、第63、第64师，此时归空军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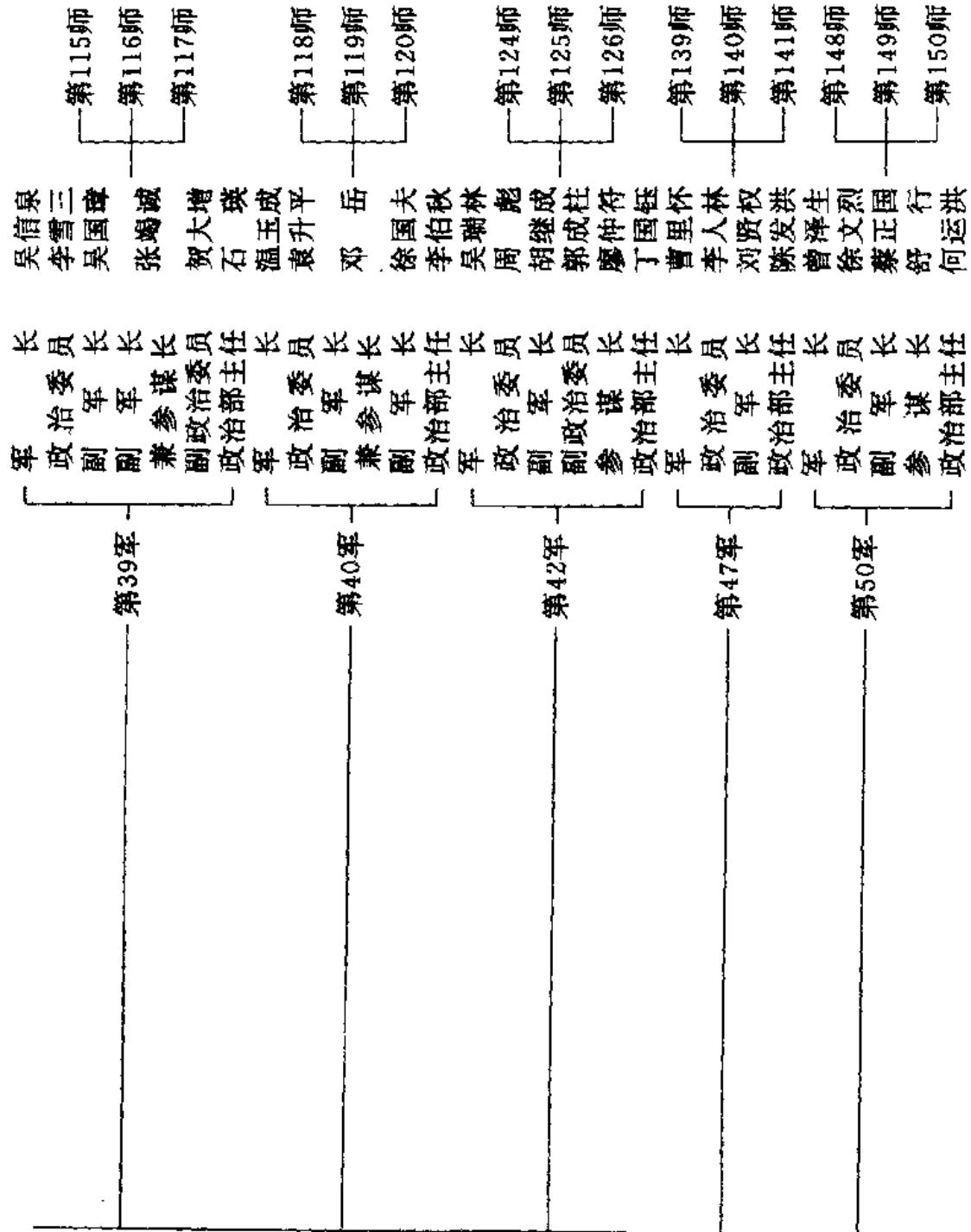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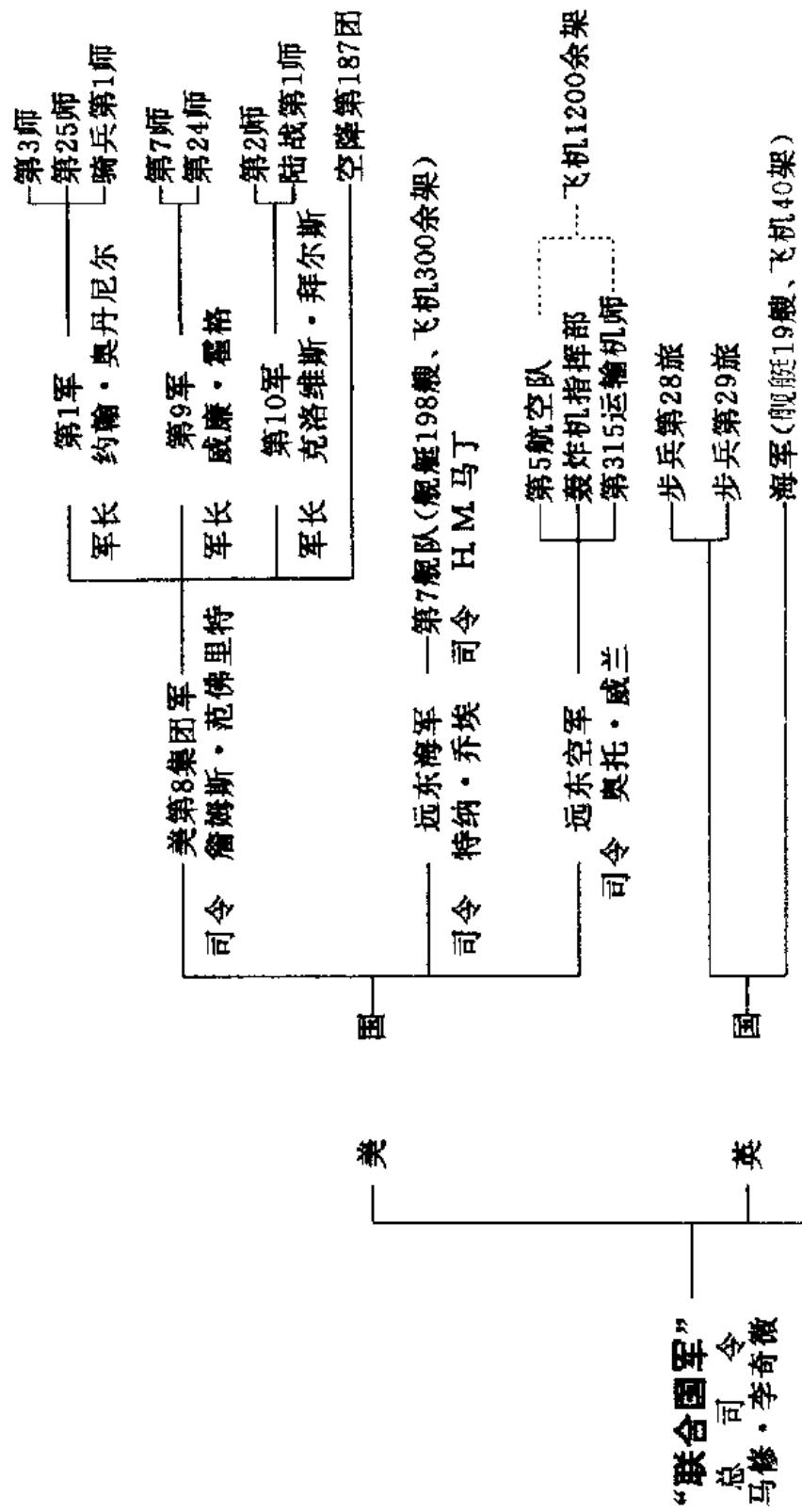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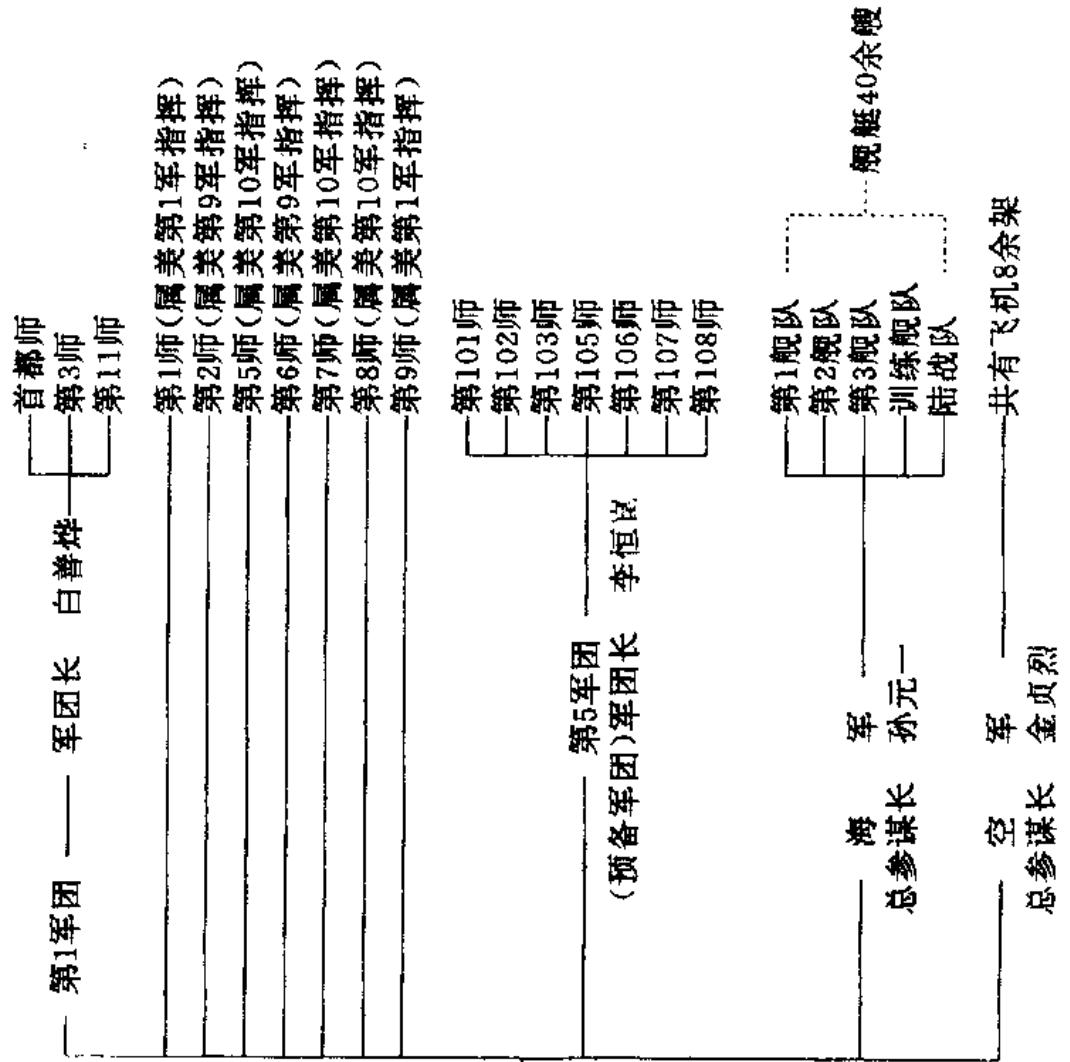


表4：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初期敌军序列表
(1951年6月至9月)



— 加拿大	步兵第25旅
	海军舰艇3艘
	空军1个中队
— 澳大利亚	步兵第2营
	海军舰艇3艘
	空军1个中队(飞机35架)
— 法国	步兵1个营
	海军驱逐舰1艘
	炮兵第16团
— 新西兰	步兵1个营
	海军舰艇2艘
— 荷兰	步兵1个营
	海军巡逻快艇1艘
— 泰国	步兵第21团
	海军舰艇1艘
— 希腊	步兵飞机3架
	空军飞机7架
— 哥伦比亚	步兵1个营
	空军飞机1架
	海军舰艇1艘
	步兵1个营
	海军舰艇1艘
— 土耳其	步兵1个营
	空军1个中队(飞机25架)
— 菲律宾	步兵1个营
	空军1个中队(飞机25架)
— 南非	步兵1个营
	空军1个中队(飞机25架)
— 埃及	步兵1个营
	空军1个中队(飞机25架)
— 比利时	步兵1个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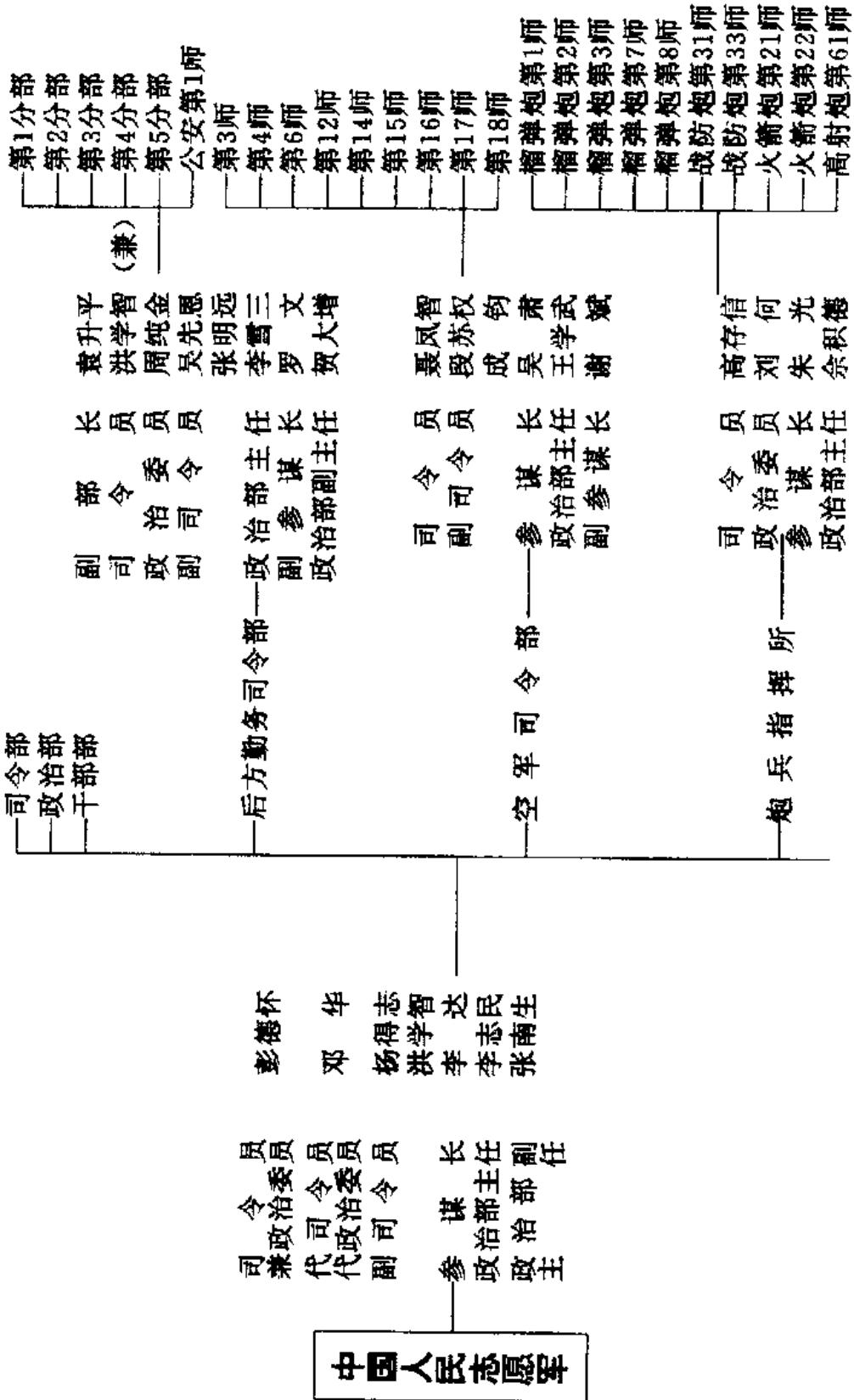
注：瑞典、丹麦派出了医疗船，印度、挪威、意大利派出了医院到南朝鲜，为战争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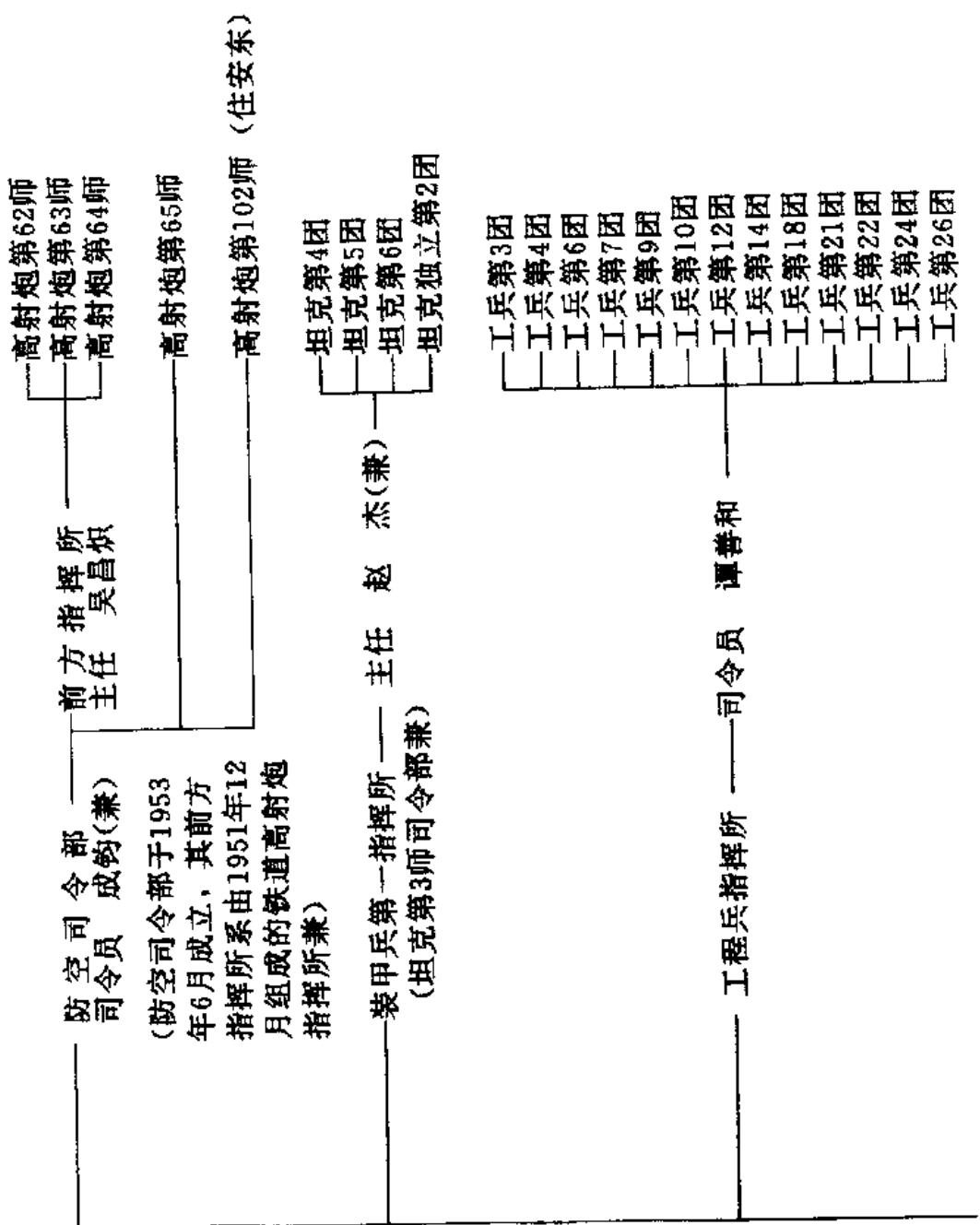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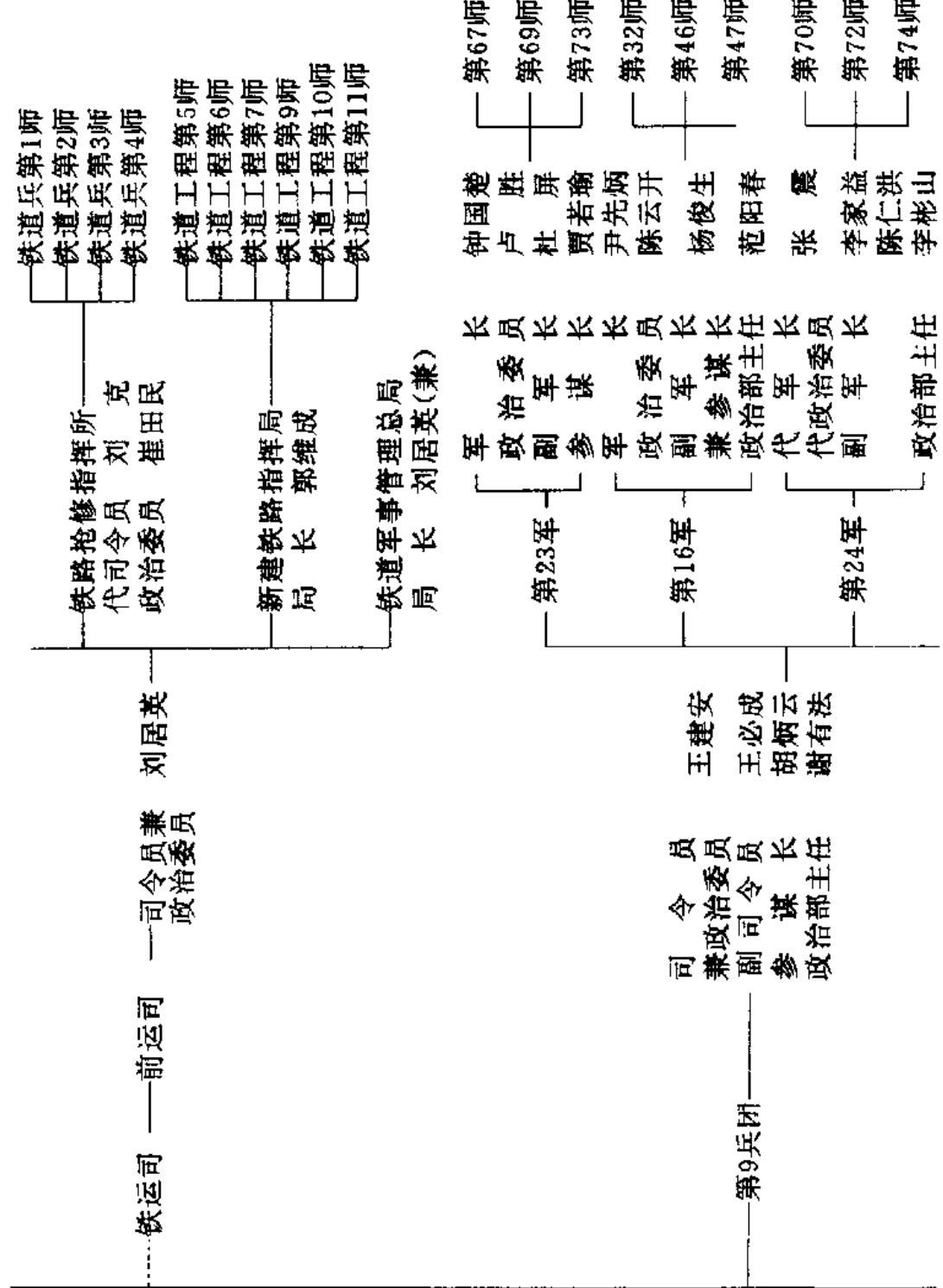
国防部长官 李起鹏
总参谋长 李钟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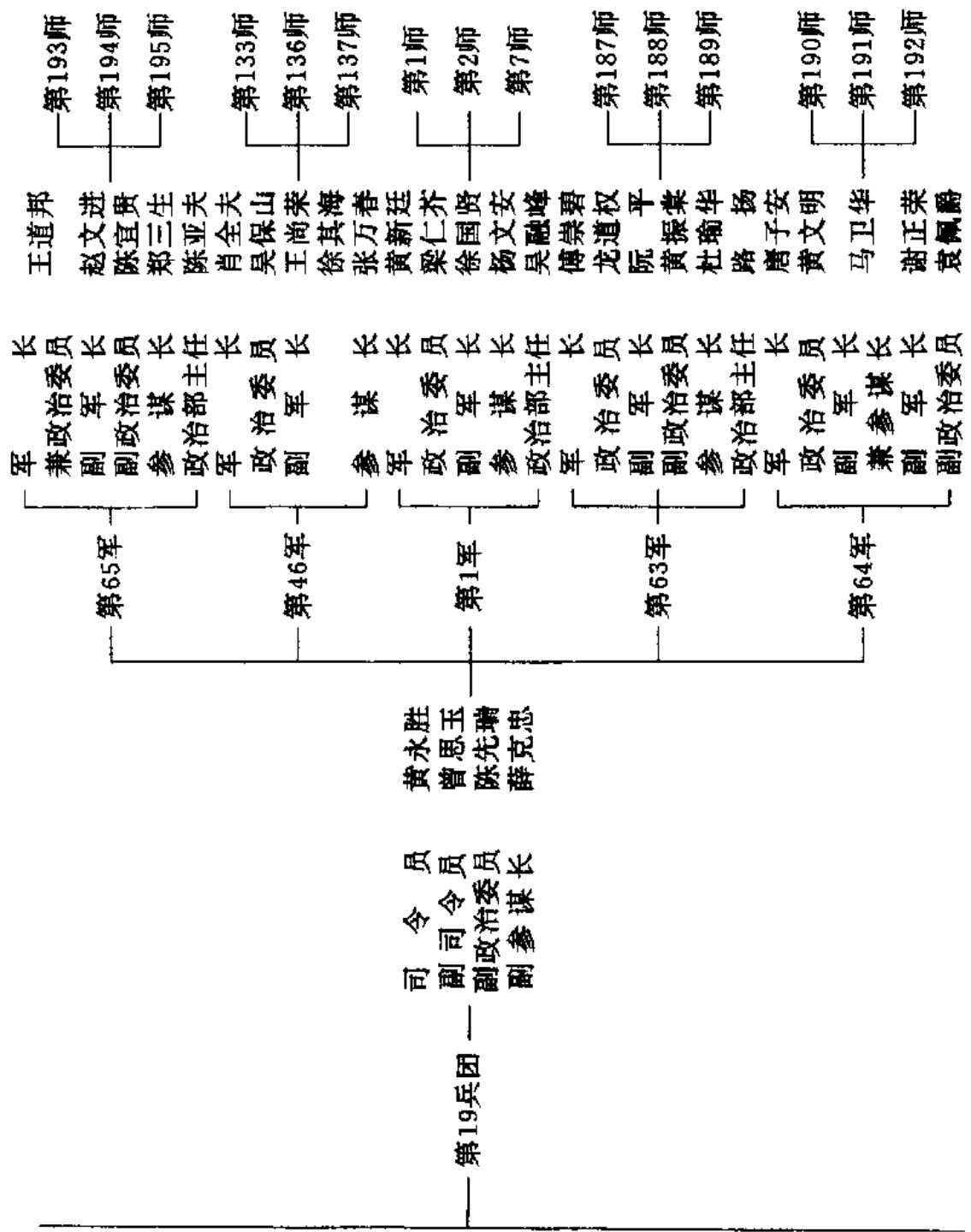
表5：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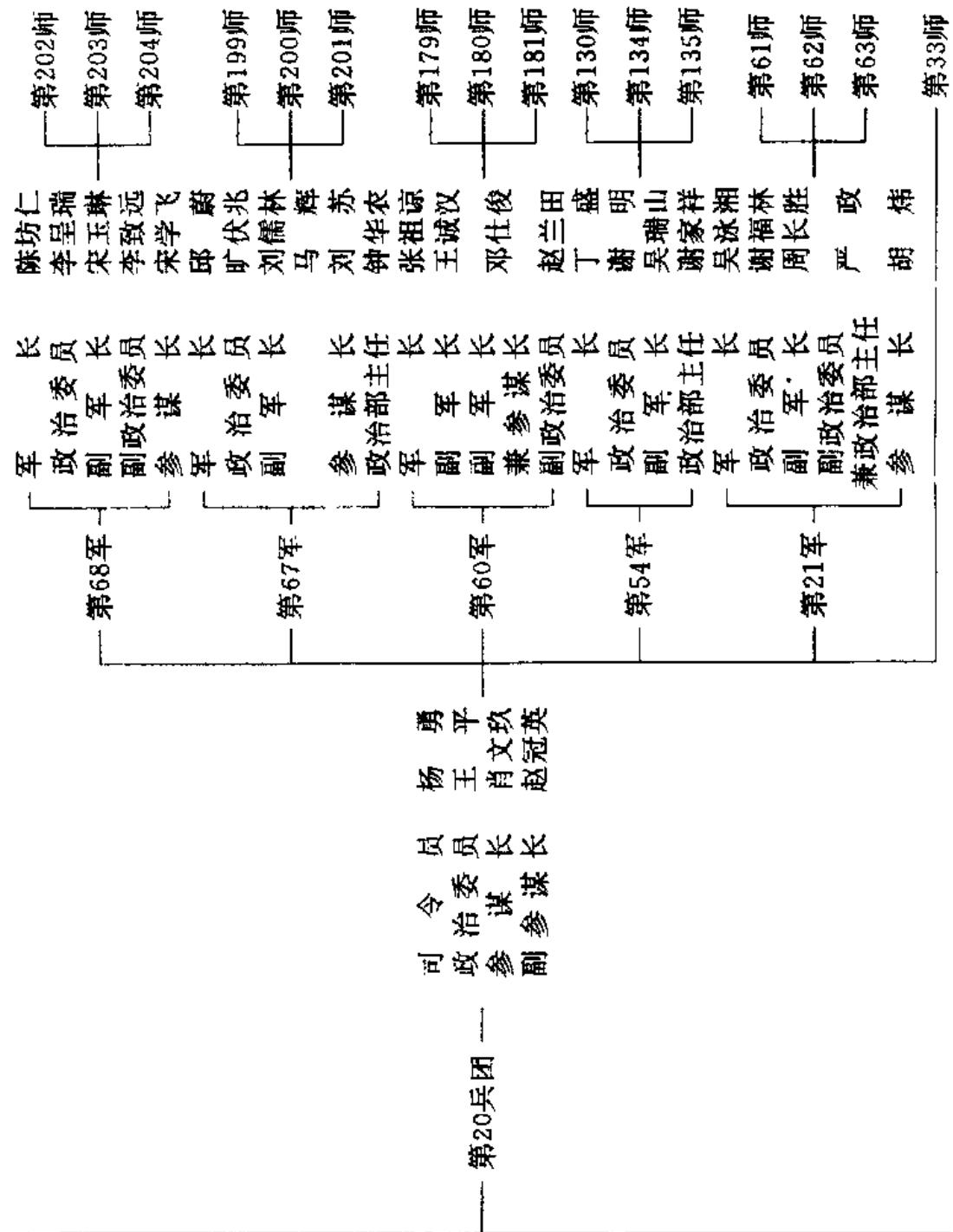
(1953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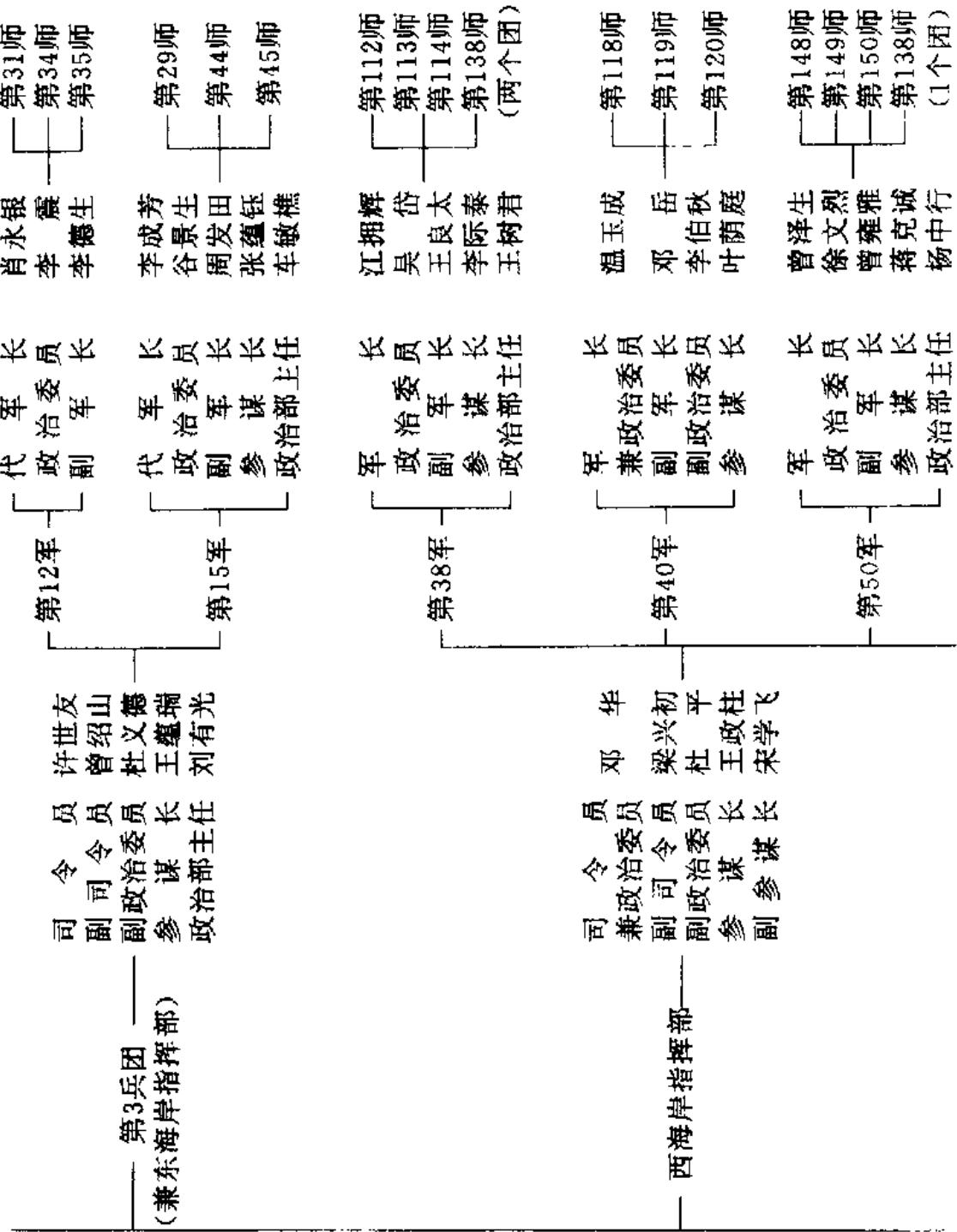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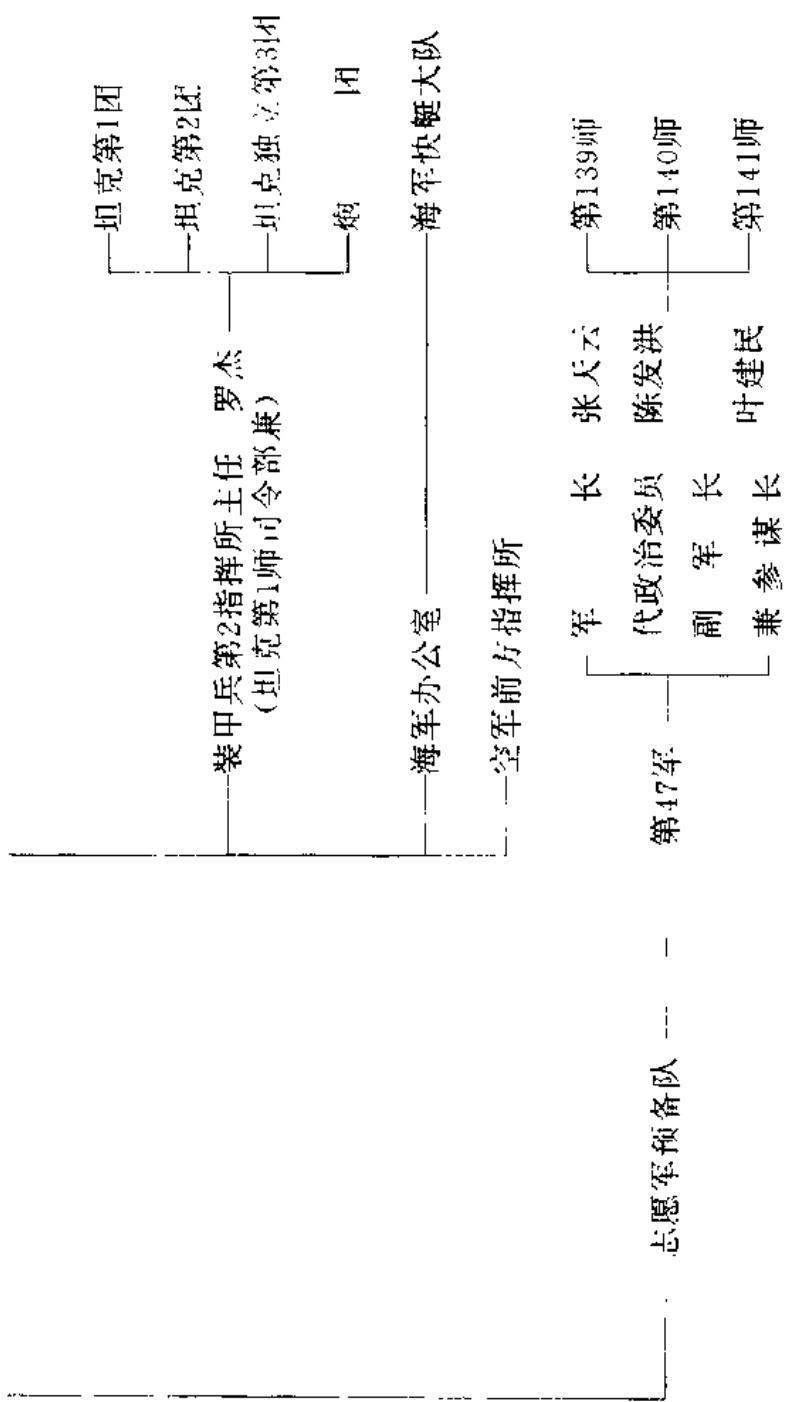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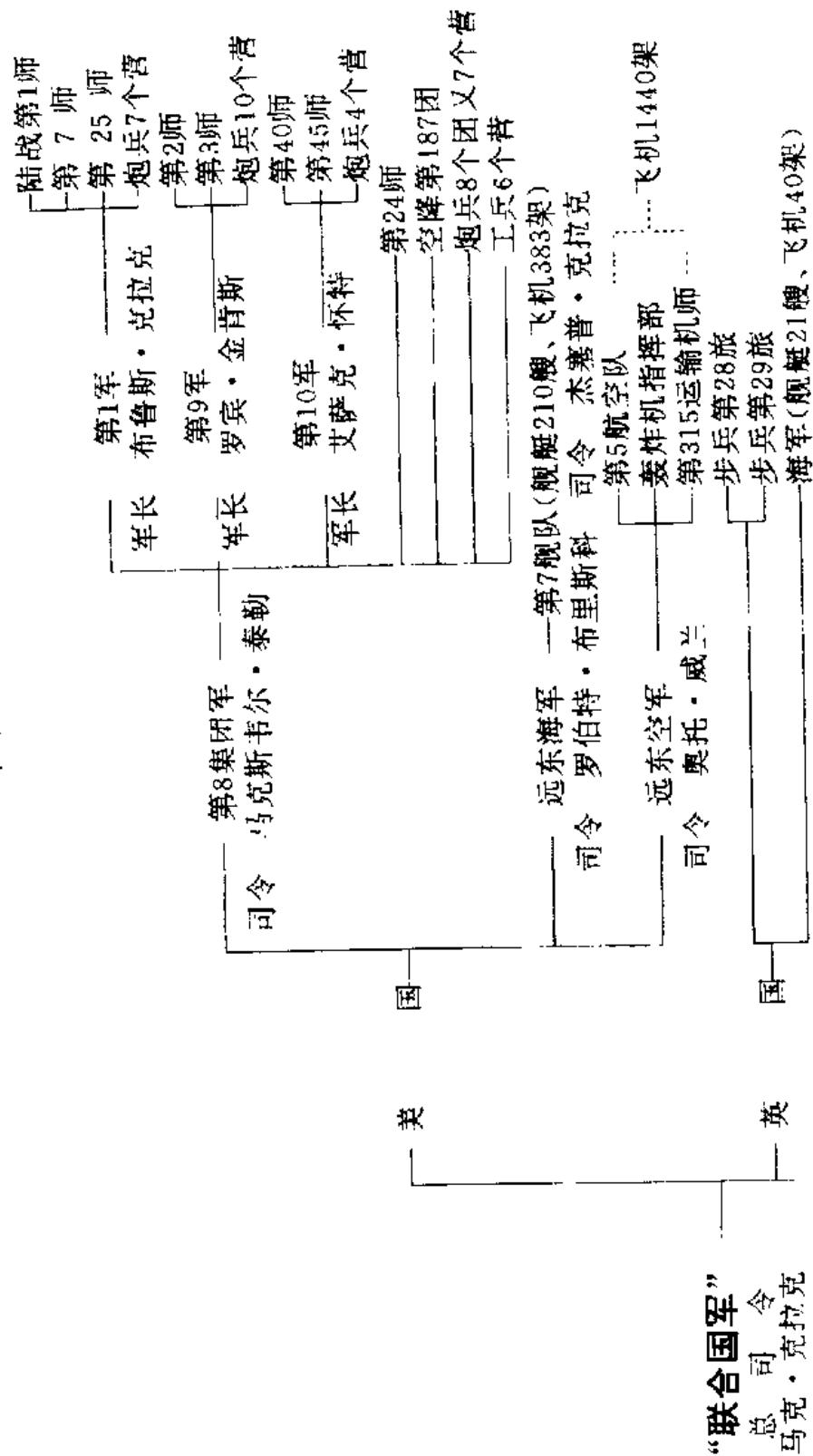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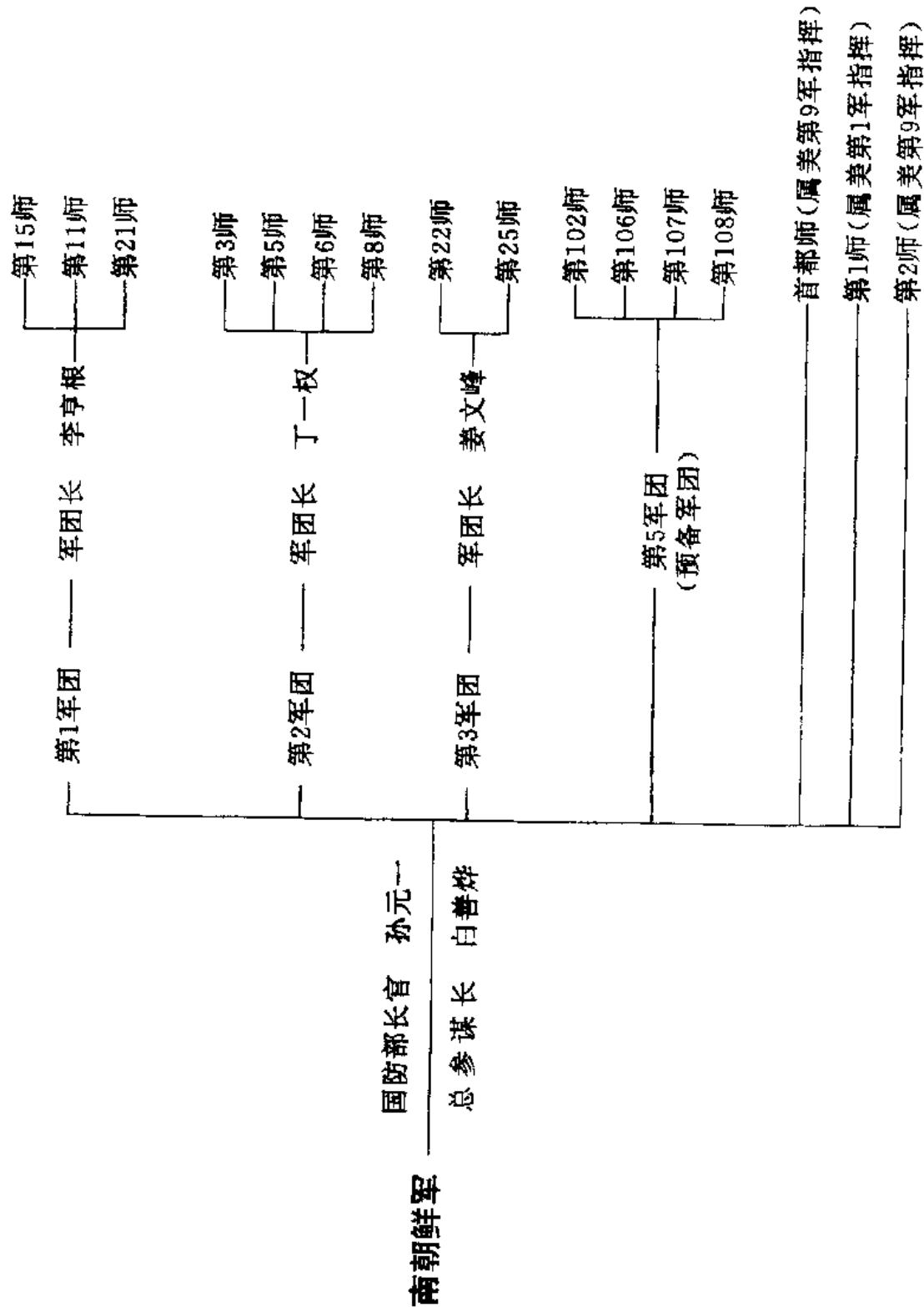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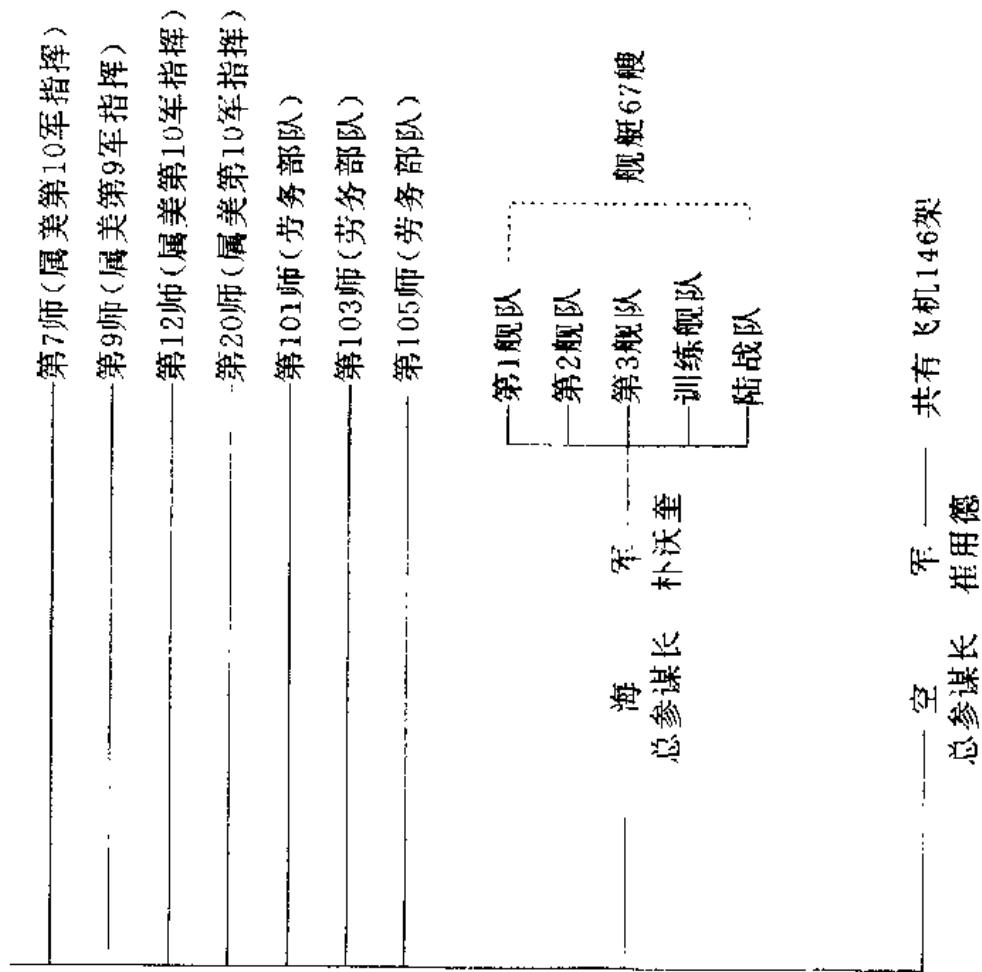
注：此表步兵按作战序列列特种兵按组织序列排列的。

表6：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前敌军序列表
(1953年7月)



注：瑞典、丹麦派出了医疗船，印度、挪威、意大利派出了医院到南朝鲜，为战争服务。





附件二

抗美援朝战争
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

抗美援朝战争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

战役战斗 名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我	敌	
第一次战役	1950.10. 25—11.5	西线：温井、 西古场、云山区	美第1军、南朝鲜第2军(以下简称南军) 第39、第40、第50、第66军，炮兵4个团 又1个空降团及1个空降团 1个旅	第38(附第125师)、 第39、第40、第50、 第66军，炮兵4个团 又1个空降团 1个旅	最初战胜利，歼敌1.5万余人，将敌从鸭绿江以北驱逐至“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计划。
两水洞地区遭遇战	1950.10. 25	两水洞、丰下洞地区	美第10军、南军第1军团、共4个师	第42军(欠第125师)，炮兵2个团	全歼南第6师第2团第3营及1个炮兵中队。
黄草岭战斗	1950.10. 26—11.6	东线：黄草岭、丰下洞地区	南第6师第2团第3营(加强)	第40军第118师第354团及师侦察连、 第353团一部	全歼南第6师第2团第3营及1个炮兵中队。
黄草岭战斗	1950.10. 26—11.6	东线：黄草岭、丰下洞地区	美陆战第1师、南军第3师及南首都部	第42军第124师1个团、炮兵第45团及第44团各一个营，另有关人员各一个营、坦克各一部	歼敌2700余人，阻止了东迂回江界之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作战。
龟头洞地区进攻战	1950.10. 28—10.29	温井、立石洞地区	南第6、第8师各两个营	第40军第119、第120师	歼灭南第6、第8师各两个营的大榴弹炮20余门、汽车60余辆。

战役战斗 名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古场、龙洞 古地区进攻战	1950.10. 29—10.30	鸭绿江以南 古场、龙洞 古地区	南第6师第7团	第40军第118师	歼灭南第6师第7团大部 缴获汽车70余辆,炮10余 门。
云山进 反攻战	1950.11. 1—11.3	云山地区	美骑兵团、南第1师第12 团	第39军,炮兵第26、 第29团及第25团第1团 第2营,高射炮兵 1团	歼灭美骑兵第1 师第8团大部、南第1师第 12团一部,共2000余人。 击落敌机3架,击毁坦克 28辆,击毁与缴获敌辆、各 种炮架,击毁汽车170余辆, 汽车119门。
飞虎山防 御 战斗	1950.11. 4—11.8	飞虎山地区	南第7师	第38军第335团	歼敌1900余人。
第二次战役	1950.11. 25—12.24	西线:博川、价川、 土耳其、宁边、 三所里地区 三里下区	美第1、第9军,南第 2军团、英第27旅、 土耳其旅,共8个师 2个旅	第38、第39、第40、 第42、第50、第66 军,炮兵1个营另 8个连	共歼敌3.6万余人,粉碎了争 “三八圣总攻”以南,迫使敌人由朝 鲜逐至三进战局。
		东线:柳潭里、 新兴里地 下区	美军团,共5个师	第1军 第20、第26、第 27	

战役战斗 名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德川进攻战	1950.11. 25—11.26	德川地区	南第7师	第38军	大开胜 德川,歼南第7师,打胜 在第42军协同下,打役 役缺口,为第二件。
宁远、孟山进攻战	1950.11. 25—11.26	宁远、孟山地 区	南第8师	第42军	攻占宁远、孟山,歼南第8 师大部,在第38军协同下, 打开缺口,为第二件。 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九洞进攻战	1950.11. 27	上九洞、柴木 洞地区	美第25师第24团	第39军第348团及 第347团第4连	外敌一部,利用俘虏喊话 争取美第24团1个连(115 人)投降。
长津湖地区进攻战斗	1950.11. 27—12.4	新兴里、柳潭 里地区	美第7师、陆战第1 师各一部	第27军	大部歼灭美第7师第32团 及第31团第3营和师属炮 兵1个营,重伤俘敌4700 人。
富盛里、小民防御战	1950.11. 29—11.30	富盛里、小民 泰里地区	美陆战第1营、坦克 团营,英海遣队	第20军第60师 第1个营,第41特遣队	以反击将进攻之敌大部歼 灭。
三所里迂回战	1950.11. 29—12.1	三所里、龙源 三里地区	美第25师、骑兵第1 师、英第29旅各一部	第38军第113师	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任 务,为第二件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第三次战役	1950.12.31—1951.1.8	“三八线”至三七线地区	美第1、第9军，南军团，共1、第2、第3军团，共13个师3个旅	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51、另2个师；另人民军第1、第2、第5军团	突破敌“三八线”既设阵地，突前进80至110公里，解放了汉城，将敌驱逐至三七万余人。
高浪里进攻战	1950.12.31—1951.1.1	马智里、大村、武川里地区	南集团1师各一部	第39军第116师，各种炮86门	强渡临津江，15小时前预进12至15公里，突破敌1049名，缴获各种炮41门、各种枪302支（挺）。
龙沼洞及官厅里地进攻战	1950.12.31—1951.1.2	龙沼洞、官厅里地区	南集团2师第32、第31团各一部	第66军第587团	突破敌人防御阵地后，迅速向龙沼洞、官厅里地区发展，突向进攻，毙伤俘敌800余名。
道城岘进攻战	1951.1.1—1.2	道城岘、赤木里、济宁里、官厅里地区	南第2师、第5师	第42军第124师	突破敌道城岘防御，切断了第2师退路，协同第66军歼灭，共歼敌2700余人，缴获各种炮92门、各种枪1600余支（挺）。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高阳追击战 斗	1951.1.3	碧蹄峪、里、游 阳、仙、弥、佛 游地区	英第29旅、美第25师各一部	第50军第149师	全团 击溃第29师1个营。 第25师1个营。 皇家兵(坦克) 及第8骑兵团193名， 缴获和击 杀11名， 击伤500余 辆。 击毁坦克31辆。
第四次战役	1951.1.25 —4.21	三七线至“三 八线”以北附 近地区	美第1、第9、第10 军，南16个师 团，共1个团	第26、第38、第39、 第40、第42、第50、 第66军，炮兵第1 师。人民军第1、第 2、第3、第5军团	反战役作战， 我军采取坚守防御、 运动防御等多 种作战方式， 准备造 军战略战役， 为第五次战 役创造了有利 条件。
水原以北机 动防御战斗	1951.1. 25—2.5	水原至白云里 山地区	美第25师2个团	第50军第447团	歼敌1200余人，迟滞了敌 人进攻。
汉江以南、水 原以北地区防 御战斗	1951.1. 25—3.15	水原、金良场 里至汉江北岸附 近地区	美第3、第25师，英 第29旅，土耳其旅， 南第1师	歼敌1.1万余人，钳制了敌 军在横城方向的反击。 主要在作战。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汉江以南、利川以北地区防御战	1951.1.25—3.15	谷里、利川至汉江北岸附近地区	美第24师、骑兵第1旅，英第27旅，南第6师	第38军，炮兵第1团 2个连	歼敌1.08万余人，钳制了主要进攻集团，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在横城地区的作战。
山中反击战	1951.2.3—2.4	汉江南岸洗月里、山中地区	美第24师第19团	第38军第338团及第339团一部	粉碎敌人迂回我第38军江南阵系的企图，歼敌486名。
五音山阻击战	1951.2.7—2.11	洪川、横城公山中	南第8师、南第3师1个团并4个榴炮营	第66军第198师，炮兵第29团1个营	完成了坚守阵地，迟滞南我军向横城之敌反击的任务。
横城反击战	1951.2.11—2.13	横城地区	美第2师一部，南第3、第5、第8师	第39、第40、第42、第66军，炮兵第1师；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	歼灭南第8师3个团、美第2师1个营、美南炮兵4个营和南第3、第5师各一部，共1.2万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
砥平里进攻战	1951.2.13—2.15	砥平里	美第2师第23团及法国营	第39军2个团、第40军3个团、第42军2个团	救援兵到达，攻击未成。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龙头里、阳岱 院里地防战斗	1951.2. 19—3.14	广滩里、鹰峰 至中元山里地区	美骑师第1团， 24旅，澳南第6师	第42军，炮兵第44 团、第25团第1营	歼敌近9000人，在中元山守 地区至阳岱院里地里，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为我军进行第五次战役准 备争取了时间。
议政府、清平 川、铁原、动 连川、机原地防战斗	1951.3. 16—4.21	议政府、滑平 川、铁原地区	美第3、第25师，第 24师2个团，空降第 187团，土耳其旅， 菲律宾营	第26军	歼敌1.5万余人，迟滞了敌 人的进攻，为我军进行第五 次战役准备赢得了时间。
第五次战役	1951.4. 22—6.10	“三八”线南北地区	美军，南朝鲜军第10 军，第3、第3、第1军 团所属各军民兵团。 共16个师，3个团 1个旅	第3、第9、第19 军及第39、第40军； 野战军第3、第5个师，高射 炮兵1个师	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 人进行侧后登陆、在朝鲜建立新防线的计划。
加平地区进 攻战	1951.4. 22—4.23	史仓里、沐洞 里、加平	美第24师一部，南 朝鲜军第6师	第40军	突入敌纵深缺口，在第39军 下，完美第24师、南 开协务，歼灭一部。
雪马里地区 进 攻战	1951.4 23—4.25	雪马里地区	英第29旅皇家格特 郡团第1营及 英斯炮兵、坦克各一部	第63军第560团	全歼英第29旅皇家格特兵斯 特郡团第1营，皇家炮哈萨斯 第45团第70队、皇家坦克团1个连。 第8骑兵坦克团1个连。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上南里地区 进攻战斗	1951.5. 16—5.17	上南里地区	南第 5、第 7 师	第 27 军第 81 师	切断了县里之敌西南退路， 在南军第 60 师一部配 合下，歼南军 5 个营（3000 人），并将南第 5、第 7 师 击溃。
五马峰迂回 战斗	1951.5. 16—5.17	五马峰	南第 5、第 7 师各一 营	第 20 军第 178 团第 2 营	沿途战斗 13 次，前进 30 公 里，攻占预定占领地区五马 峰，毙歼逃敌一部，毙伤俘 敌 290 余名。
县里地区围 歼战	1951.5. 16—5.18	县里地区	南第 3、第 9 师	第 20 军	在人民军第 5 军团协同下， 将于县里及其以南区。
大水洞、沙五 郎寺进攻战 斗	1951.5. 18—5.20	大水洞、沙五 郎寺	美第 2 师、陆战第 1 师	第 15 军第 44 师 第 1、第 2 营大部歼灭。	将美第 2 师第 38 团团部及 第 1、第 2 营大部歼灭。
580.7 高 地 夜袭战斗	1951.5. 20—5.21	洪川江南贵民 里西北 580.7 高地	美第 7 师一部	第 63 军第 566 团第 2 连	歼敌 200 余人。
麟蹄地区机 动防御战斗	1951.5. 24—27	麟蹄、鹰峰、 九万里地区	美第 2 师、空降第 5 师残 部	第 27 军第 79 师	粉碎敌割裂我军企图，掩护 兵团主力及友邻部队顺利 转移。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华川地区防 御战	1951.5. 27—6.8	史仓里、华川 史潮以东地区	美第7师、第24 主力,南第6师及第 2、第3师各一部	第20军第58师	该师在转移中受领任务,仓 卒转人,滞止了敌人,连进攻,毙了我 军7400余人,停止了敌人,展开转移和防御。
233.2 离 地 反 击 战 斗	1951.5. 30	233.2 离地 (清川以东2 公里)	美骑兵第1师第5 团第2营	第65军第577团第 2营	占领 233.2 离地,歼敌 250 余人。
芝浦里地区动 机防 御战 斗	1951.5. 30—6.7	金化以南芝 浦里地区	加拿大第25旅、美 第3师及美第25师 1个团	第15军第29师又4个 炮兵2个营又4个 连	先后击退敌大小进犯 34 次,歼坦克、汽车各 20 余辆, 伤敌完成了防御任务。
连川、铁原间 防 御 战 斗	1951.5. 30—6.12	玉女峰以东、 连川至铁原 公路城	美骑兵第1师	第63军第187师	消灭敌人 4000 余人,粉碎 敌人进占铁原企图,争 取了时间,掩护我军展开防 御。
鸡雄山防 御 战 斗	1951.6. 24—6.29	雄山(金化公 1.5 公里) 鸡东北	南第9师第28、第 29团,坦克 20 余辆	第26军第77师 230团	连续击退敌 1 个团至 2 个 团的反击,反夺 6 夜,在达板 反冲伤消耗敌人目的后主动撤 离。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纪 果	
				敌	我
沙器战斗	1951. 7. 14	沙器幕地区	菲律宾营 1个加强排	第42军第124师侦察连2个排及第372团1个加强排	毙伤敌49名,俘敌12名。
1951年夏秋 防御战役	1951. 8. 18—11. 30	铁原、涟川以北 西汉江东西区	美军,南第1军团	夏季防突入我东线,我歼敌7.8万余人,敌突入我秋季,我歼敌7.8万余人,至9月26日26个防区,我军和第65、第64、第68军和第12、第27、第26、第50军各一部。夏季防突入我敌10余营以下,整个夏秋16.8万余人,全线共歼敌10余营,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	夏季防突入我东线,我歼敌7.8万余人,至9月26日26个防区,我军和第65、第64、第68军和第12、第27、第26、第50军各一部。夏季防突入我敌10余营以下,整个夏秋16.8万余人,全线共歼敌10余营,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
德寺里进攻 战斗	1951. 9. 5—9. 6	德寺里(涟川 西10公里)	守敌第5团2个连,增援敌为4个营	攻击部队为第64军第574团,打援部队为第575团	攻歼守敌大部,残敌50余人,在敌接援下撤逃,共毙伤俘敌660名。
西方山、斗流 峰反击战斗	1951. 9. 6	西方山、斗流 峰	美第25师第35团2个连及1个火器连的一部	第26军第227团、第226团1个连,另440名。	攻占西方山、斗流峰,歼敌440名。
天德山地区 防御战斗	1951. 9. 29—10. 5	天德山、418 高地	美骑兵第1师第8团,美第3师第15团、希腊营	第47军第422团第8营配属警卫连及机炮连一部,另兵15个连支援	顽强抗击6昼夜,毙伤敌4500余人。

战役战斗 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 点	参战部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朔宁东南海区防御战	1951.10. 1—10.10	朔宁东南地区	美骑兵团第1师第7、 第8团及希腊营	第47军第415团	依托野战阵地。打退敌连续 多次突击，守住基本阵地。
马良山、高旺山地区防战	1951.10. 3—10.8	马良山、高旺山地区	美联郑师及美骑兵团一部 第1师第5团一部	第64军第191师配属炮兵 1个团又4个连	顽强抗击五昼夜，歼敌2600 余人。
文登里地区坦克战	1951.10. 8—10.20	文登里南北公路两侧	美第2师附法国营、南 美坦克第31大队、 美坦克第72营、南 美坦克第31大队	第68军第610团及反坦 克大队	击毁敌坦克28辆、击伤8 辆，粉碎了敌人“坦克穿插” 战。
金城以南地区防御战	1951.10. 13—10.22	金城以南旧华通里至 以北地区	美第2、第6师	第67军及第68军 第203师，另有炮兵支援 5个营又1个连	顽强坚守10天，毙伤敌2.3 万余人，击毁击伤坦克47 辆，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马良山反击战	1951.11. 4—11.7	马良山	美联邦第28旅苏格兰 营1营	第64军第191师 3个营又1个连，另3个 炮兵、坦克2个连	攻占并巩固了马良山要点。 攻歼英联邦1个营，毙伤俘敌1740 余人。
正洞西山反击战	1951.11. 4—11.5	正洞西山	美骑兵团	第47军第415团、 第412团共11个连，另 有炮兵1个连、坦克2个 营又4个连、坦克11辆	全歼守敌1个连大部，毙伤俘敌 2520余名。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我	敌	
攻岛作战	1951.11. 6—11.30	西海岸板岛等 大小岛屿	南“白马部队”第2、 第3联队及美情报 部队	第50军第一48、第空 军轰炸机一部	攻占板岛，歼敌570余 人，打个除除了敌人的 情报基地。
1952年春夏地 巩固阵地战	1951.12 —1952.8	正面整个战 线	美军第1、第9、第10 军，南第1、第2军团 共13个师	第65、第63、第64、 第40、第39、第42、 第38、第26、第15、 第12、第68军，人民 军第1、第2、第3军 团	共进行各种大小战斗 18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加 强接触部点善 了我军和敌军的支 援地带，改 变了我军防 御态势。
智陵洞防御 战斗	1951.12. 28— 1952.1.8	智陵洞北山 及88.6高地	南第1师第12、第 15团	第63军第563团， 各种炮46门、坦克3 辆	我攻占该两高地后，敌进 行连续反扑，我坚守了阵 地，共毙伤敌2700余人。
190.8高地 防御战斗	1952.6. 12—6.16	城山东南 高地	美第45师第179、第 18团	第39军第350、第 351团，各种炮150 余门、坦克7辆	我与敌进行反复争夺，并 坚持5昼夜，毙伤敌 2000余人。最后我仍 守住三分之二的阵地。
官华里高地防 御战斗	1952.6. 12—6.21	官华里西山 无名高地	南第6师第2、第7 团	第12军第91团，各 种炮42门	我与敌进行反复争夺，并 坚持10昼夜，毙伤敌1600 余人。

战役战斗 名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第 12 军 第 91 团 4 个 57 无坐力炮排、5 个 90 火箭筒班	
古直木里克战 斗区防	1952. 6. 13	官岱里西古 直木里地区	美第 40 师 克坦第 3 连 140 营第 1 连	第 12 军 第 91 团 4 个 57 无坐力炮排、5 个 90 火箭筒班	战斗 3 小时, 击毁敌坦克 4 辆、击伤 2 辆、缴获 1 辆, 擒敌 4 名。
222. 9 东无 名高地(故称 “老秃山”) 进攻战	1952. 7. 17	222. 9 东无名 高地(朔宁 8. 5 公里)	美第 2 师 第 23 团 第 343 团; 各种炮 58 门, 坦克 7 辆	全歼守敌一个加强连。	
1952 年秋 战术反击	1952. 9. 18— 10. 31	正面整个战 线	美军和南美军 团共 1 个师和南 联邦 1 个师和南 10 个师	志愿军第 1、第 9、第 10 军第 1、第 2 师、英军 第 65、第 68 军和第 40、 第 39、第 40、第 41、 第 42、第 43、第 44、 第 45、第 46、第 47、 第 48、第 49、第 50、 第 51、第 52 师(第 8、 第 9、第 10、第 11、 第 12、第 13、第 14、 第 15、第 16、第 17、 第 18、第 19、第 20、 第 21、第 22、第 23、 第 24、第 25、第 26、 第 27、第 28、第 29、 第 30、第 31、第 32、 第 33、第 34、第 35、 第 36、第 37、第 38、 第 39、第 40、第 41、 第 42、第 43、第 44、 第 45、第 46、第 47、 第 48、第 49、第 50、 第 51、第 52 师(第 4、 第 5、第 6 团); 人民 军第 1、第 3 军团	作战 44 天, 对敌 60 个连排 点(个别营阵地)攻击上 17 个, 全歼 81 个(包括敌军指挥所), 大部 77 擒建营上单 18 个, 毙伤 2.72 万余人。
石岘洞北山 (故称“猪拱 山”)进攻战	1952. 9 18	石岘洞北山 (朔宁 10.5 公里)	守敌美第 2 师 第 337 团 2 个连, 各种支援火炮 之敌 6 个排	第 38 军 第 337 团 15 门	全歼守敌 2 个加强排, 击退 敌 6 个排的 3 次反扑, 共毙伤 俘敌 290 名, 达到了撤出 阵地的目的, 于当夜撤出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间 时	作 战 地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222.9 东高地进 攻战	1952.9. 18—21	222.9 东无名 高地(朔宁 8.5公里)	守敌美第2师第 1个加强连;反扑 团1个敌一部	第39军第345团2 个连另2个排,反扑 支援火炮共56门	全歼守敌1个加强连。3 天全歼守敌营以下兵力反扑 俘伤1300人。达到了目的,21日2时55分 全歼守敌营以下兵力反扑 伤消耗敌分 人主动撤出阵地。
高阳堡西山 进攻战	1952.9. 18—26	高阳堡山西 南8.5 公里(朔宁 公左岸)	守敌美第3师第 3个排;反扑之敌 一部	第39军第348团3 个连,各种支援火炮 58门	全歼守敌3个排。8天击退余 敌,共毙伤俘敌820余人。 到了目的,并巩固了阵 地。
572.4 高地 进攻战	1952.9. 28—10.1	572.4 高地 (金城东南14 公里,北汉江 公左岸)	守敌南第3师第 2个多连;反扑之 敌南第3师第22、第 18团各一部	第68军第609团4 个连,各种支援火炮 85门	全歼守敌2个连另1个营以 及3个营以下兵力反扑 3天击退敌2个连另1个营以 及3个营以下兵力反扑 伤1700余人,达到固 守占领阵地的目的。
662.0 高地 西南名公里进 攻战	1952.9. 28—10.3	662.0 高地 西南1公里(金城 东南17公里)	守敌南第3师第 2个排;反扑之敌 一部	第68军第608团1 个连,各种支援火炮 41门	全歼守敌2个排。5天击退余 敌,共毙伤俘敌1200余人。 到了目的,10月3日21时主动撤 出阵地。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官华里高 公里无名 高地进 攻战	1952. 9. 29—10. 1	官华里西 1.5 公里无名高 地(金城南 1 公里)	守敌南 1.5 团 8 个排；反 扑之敌 2 个班，各种支 援火炮 6 门(含坦 克 80 辆)	第 6 师第 2 团 12 军第 100 团 7 个班，各 种支援火炮 6 门(含坦 克 80 辆)	全歼守敌 8 个排。2 天击 退兵力反扑余 人，达到目 标。10 月 1 日 20 时 全歼毙伤量大 的，10 月 1 日 20 时 出阵地。
西场里北山 及 67 高地进 攻战	1952. 10. 2—6	西场里北山、 67 高地(砂 川河东岸、板 门店 5 公里)	守敌南陆战第 1 团 2 个连，各种支 援火炮 12 门(含坦 克 60 辆)	第 65 军第 582 团 2 个加强排。 反扑之敌 60 人，共毙伤 1650 人，达到了领 阵地的目的。	全歼守敌 2 个加 强排。4 天扑 余兵力的反 扑，共毙伤 1650 人，达到了领 阵地的目的。
86. 9 高 地 进 攻战	1952. 10. 2—3 1952. 10. 6—7	86. 9 高 地 (板门店 10 公里)	守敌南 10 团 2 个营另 1 个班；反 扑之敌 40 门 火炮另 1 部	第 65 军第 584 团 4 个加强排另 1 个班，各种支 援火炮 40 门 另 1 个班；反 扑之敌 40 门 火炮另 1 部	两次进攻共歼 守敌 2 个步 兵班、1 个火 炮班，共毙伤 约 500 人，达 到了领阵地的 目的。
栗洞东山进 攻战	1952. 10. 6—7	栗洞东山(金 城东 7 公里)	守敌南 1 个连又 3 个班，另 1 个 班；反扑之敌 1 部	第 12 军第 103 团 1 个营，各种 支援火炮 75 门(含坦 克 4 辆)	全歼守敌 1 个连又 3 个班，另 1 个班； 反扑之敌 1 个营， 共毙伤 960 人，达 到了领阵地的 目的。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上佳山西北 山进攻战斗	1952.10. 6—10	上佳山西北 山(铁原10.5公里)	守敌美第7师第17 团2个加强排；反扑 之敌一部	第15军第130团3 个加强排；各种支援 火炮60余门(含坦 克4辆)	全歼守敌2个加强排。4天 反复金击退敌2个连以 下同敌地的。共毙伤俘 22次，达占领730余人。
394.8 高地 (敌称“白山”) 马山进 斗	1952.10. 6—15	394.8 高地 (铁原7.5公里)	守敌南营另1个连； 北团2个之敌南第9师 反部队	第38军第114师2 个团、第112师1个 团又4个营，各种支 援火炮176门(含坦 克14辆)	攻占阵地后同敌反 复争夺余9400人，未 达到巩固占领阵地的 目的。
坪村南山进 攻战斗	1952.10. 26—27	坪村南山(高 浪浦4.5公里)	守敌美陆战第1师 第7团1个连另2 个排，反扑之敌一部	第40军第357团3 个连另1外排，各种 支援火炮78门(含 坦克3辆)	全歼守敌1个连另1个 火器排，至27日24时反 扑25次，大量杀伤消 耗敌达到了主动撤出 阵地的目的，主 动毙伤俘900余人。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上甘岭防御战役	1952.10.14—11.25	上甘岭高地山	美第7师、空降第9团，南第2、第31师及第34师，另有炮兵第2、209团，火炮炮兵团，第106团，火箭炮兵团，第1707师，高射炮第601、602团，工兵第22团高炮营。总兵力约6万人	第15军之第45、第12军之第29师，第34师，及第31师，炮兵第2、209团，火箭炮兵团，第60团，工兵第22团高射炮第601、602团，工兵第22团高炮营。总兵力约4万人	利用坑道坚守43天，阵地屹立未动。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
597.9高地防御战斗	1952.10.14	597.9高地(上甘岭西南1公里)	美第7师第31团，南第11营	第15军第135团第9连	依托坑道顽强抗击敌人进攻，守住了阵地，歼敌1500余人。
597.9高地坑道防御战斗	1952.10.19—11.1	同上	南第2师先投入13个连	第15军第134团第8连及原坚守人员365人和陆续投入的321人	坚守坑道14天，最后在友邻面配合下收复了高地，以伤亡321人的代价毙伤敌1600余人。
反击高地战斗	1952.10.30—31	同上	南第2师第31团	第15军第86团和第134、第135团共10个连	全歼高地之敌，收复了高地表面积反扑一个班，并次除一面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敌	我	
597.9 高地防御战斗	1952.11.2	597.9 高地	美第7师、空降营，南哥伦比亚营	第12军第91团第8连，第15军第86团第8连	依托坑道顽强抗击，守住了阵地，歼敌1500余人。
537.7 高地及北山反击防	1952.11—25	537.7 高地 北山（上甘岭东南1.5公里）	守敌南第1个营；反扑之敌为该师其余部队和南第9师2个团	第12军第92团7个连，第93团2个营和第106团	恢复并巩固了537.7北山阵地，毙伤俘敌7000余人。
加七里伏击战斗	1952.12.9	加七里以南地区	美第3师第15团第3连2个排	第15军第123团侦察排	歼灭第3师第15团第3连2个排的大部，毙伤敌40名，俘敌7名。
狐岘南反击	1953.1.1	狐岘南	南第8师第10团第2连	第67军第603团侦察排	将来袭之敌歼灭，毙伤俘敌20名。
芝山里南205高地（丁字山）防御战斗	1953.1.25	芝山里南205高地	美第7师1个坦克营、1个炮兵营、1个炮兵联队	第23军第201团1个加强班	激战一天，击退了敌人步、炮、坦协同进攻，歼敌150余名，我仅伤11人。
上浦防东山进（老秃山）攻战	1953.3.23—28	上浦防东山8.5公里（老秃山）	守敌为哥伦比亚营，另1个排为美第7师、朴团预备队	第47军第423团；追击炮以上火炮66门、坦克7辆	巩固地占领上浦防东山，全歼守敌，并击退了敌多次反扑，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梅蚬里东山西 一马踏里女战 山(织防)山攻	1953.3. 26—31	梅蚬里东山、 马踏里山西	守敌第5团为美陆战第1 师第3个营，反 扑为该师的3 个营之多。	第40军第120师第 358团2个营	全歼守敌，击退敌多次反 扑。巩固地占梅蚬里东 山，毙伤敌1390余名、俘敌 25名。
下勿闲北山进 攻战斗	1953.5.2	下勿闲北山 (高浪浦里9公里)	加拿大第25旅第3 个排；迫击炮以 上火48门	第46军第397团3 个排；迫击炮以上 火48门	全歼守敌及增援敌一部，共 220余人。
科湖里东南进 无攻战	1953.5. 13	科湖里东南(金 无城名东北汉江右 里岸弯曲部)	守敌为南第3连另1个 团第10团另1个班，向我3 搜敌为该团第2营及第 21团第1连	第67军第602团1 个连另1个班；迫击炮以 上火127门	全歼退敌1个连另1个排， 并营固了人。 全歼守敌1个连另1个排， 并营固了人。
三次进高地攻 1089.6东山脊战	1953.5. 16, 5.18, 5.20	1089.6高地 (鱼隐山南2公里)	高地第3连、排，第61团 第3连3个班	第60军第536团1 8连、第3连及1 44门	第一次全歼守敌，第二、 第三次全歼守敌，第三为我 控制。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栗 涡 南 山、 690.1 高 地 东 北、西 北山 腿 进 攻 战 斗	1953.5.27	栗 涡 南 山 及 相 邻 的 东 北、西 北山 腿 (金 城 7 至 8 公 里)	守 敌 为 南 第 8 师 另 1 个 连；反 扑 及 南 第 10 团	第 67 军 第 201 师 另 1 个 连；迫 击 炮 以 上 火 炮 200 门	全 歼 守 敌，巩固 占 捕 南 山 及 690.1 东 北山 腿，打 力 的 敌 1 个 排 至 5 个 连 兵 力 反 扑 41 次，毙 伤 俘 敌 1750 余 名。
949.2 高 地 北 无 名 山 (方 形 山) 进 攻 战 斗	1953.5. 27—6.4	949.2 高 地 北 (金 公 里) 无 名 东 南 18 公 里)	守 敌 为 南 第 5 师 另 1 个 连、第 27 团 2 个 排，反 扑 4 个 班；另 36 团 大 部 另 35 团 大 部 共 4 个 另 2 个 连	第 60 军 第 539 团 2 个 连、第 541 团 2 个 迫 击 炮 以 上 火 炮 108 门	全 歼 守 敌，阵 地 为 我 控 制， 击 退 敌 1 个 排 至 2 个 营 兵 力 反 扑 38 次，共 毙 伤 俘 敌 1648 名。
坪 村 南 山 进 攻 战 斗	1953.5. 28	坪 村 南 山 (高 浪 清 里)	英 第 29 旅 威 灵 吞 公 团 1 个 连、3 个 另 2 个 劳 工 班	第 46 军 第 399 团 第 1 5 连；迫 击 炮 以 上 火 炮 76 门	全 歼 守 敌，毙 伤 俘 敌 181 名。
梅 帆 里 东 踏 山 进 攻 战 斗	1953.5. 28—29	梅 帆 里 东 踏 浦 山西 西 里	土 其 旅 第 1 营 1 个 连 另 2 个 排	第 40 军 第 358 团 7 个 排；迫 击 炮 以 上 火 炮 91 门	全 歼 守 敌，并 击 退 敌 多 次 反 扑，毙 伤 俘 敌 909 名，阵 地 为 我 控 制。

战役战斗 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 点	参战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北汉江左岸 进攻战斗	1953.6. 10—15	北汉江以东 949.2 883.7 902.8 水洞里地区	守敌为南第5师(欠2个连),反扑之敌和南营团2个团	第60军6个团、第68军1个团;追击以上火炮259门	全歼守敌,并在打退敌反扑和全部地共中南领南第5师以严杀的基本区,共约歼敌9000余名。
座首洞南山 (十字架山) 进攻战斗	1953.6. 12	座首高地及 无龙洞及 虎洞公路以东 南11公里	守敌为南第8师之敌 21团;反扑之敌 21团 南第10团	第67军第200师2 个团、第201师1个 营;追击炮以上火炮 300门、坦克8辆	占领敌号称“京畿堡垒”的全部阵地,歼敌21团大部,营俘敌2至2个连,毙伤反扑54次,毙伤6600余名。
三次进高地 以名高地战斗	1953.6. 12—14	399.8高地以 南4个高地(金化西北6 公里)	南第9师第30团3 个连,第28团1个连; 美第3师1个排另1个排	第24军第209团3 个连的兵力;坦克14 辆,各种炮103门,另14 辆	三次进攻全歼南军1个营、3个连和军1个火器连,毙伤1600余名,三部排,占领以南高地,巩固并第一个有名高地。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1089.6 高地 进攻战斗	1953.6. 14—15	1089.6 高地 (鱼隐山南2 公里)	南第 20 师第 62 团 独立第 33 师第 99 团、第 98 团；迫击炮 以上火炮 94 门		攻占敌人阵地，将守敌 3 个 连大部歼灭，又击退敌 1 个 排至 2 个营反扑 84 次，共 毙伤俘敌 1982 名。
529.3 高地 进攻战斗	1953.6. 25	529.3 高地 (金城东 12.5 公里， 汉江右岸)	守敌为南第 3 师第 2 营；反扑之 23 团为该师另 2 个团 敌为该师另 2 个团	第 68 军第 604 团； 迫击炮以上火炮 82 门	占领敌人阵地，全歼守敌 1 个营(欠 2 个排)，击退敌反扑 129 次，共毙伤俘敌 6544 名，掩护了我金城战役准 备。
198.6 高地 进攻战斗	1953.6. 25—7.3	198.6 高地 (朔宁东南7 公里)	守敌为南第 1 师第 2 个 团 1 个连另为该师 排；反扑之敌为该师 第 11、第 12 团	第 1 军第 20 团；迫 击炮以上火炮 137 门	全歼守敌 1 个连另 2 个排， 另击退敌两个团的连续反 扑，毙伤俘敌 3400 余名。
938.2 高地 及广石洞以攻 西高工	1953.6. 26	318.5 高地、 广石洞以西高 地、938.2 高 地(北汉左 岸)	守敌各 1 个营；反扑之 师各 8 个营 敌为该师的兵力	第 60 军第 179 师； 迫击炮以上火炮 114 门	守敌大部就歼，击退敌 1 个 班至 2 个营兵力反扑 150 余次，毙伤俘敌 6000 余名， 掩护了我金城战役准备。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笛音里高地进 攻与反战	1953.6. 28—7.1	笛音里西北高 地(朔宁6公 里至无宁6公 里)	守敌第1师另2个 团；反扑之敌第 11、第12团	第1军第19团；迫 击炮以上火炮137 门、坦克10辆	全歼守敌，击退敌 阵地，毙伤俘敌1560 余名。
石岘洞北山复 进与反战	1953.7. 6—11	石岘洞北山北 (朔宁10.5公里)	守敌第7师第2个 连及1个营；反扑 之敌第17团第2营 为第31团	第23军第200团 第4个连、第199团 第6个营；迫击炮以 上火炮96门，坦克19 辆	全歼守敌，与敌进 行反反复攻，与敌 争夺阵地，毙伤俘 敌3507名。
金城战役	1953.7. 13—27	东线金城以 东南地区	南第6、第8、第3、 第5、第11师及南首 师、南第9师、美 第3师各一部	第68、第67、第60、 第54、第21、第24 军及第33师；迫 击炮以上火炮1111 门，坦克20辆，高射 炮183门，工兵6 个营	一举突破了敌 人正面，突入敌 纵深25公里，收复 土地167平方公里， 毙伤俘敌6.13万余 人。
直木洞以南进 攻与反战	1953.7. 13—17	直木洞以南 (金城6至9公里)	南首都师第1团(白 虎团)第1营，美第3师 一部	第68军第609团和 第608团第2营，迫 击炮以上火炮54门	攻占敌正面2.5公 里、纵深7.5公里的 地区，歼灭步兵营、 炮兵营、反扑兵营， 并挫败敌多次反攻， 毙伤俘敌2600余名。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注字洞南山进攻战 地区对斗	1953.7. 13—17	注字洞以南、 432.8高地 以北地区	守敌为南首第 26团，一部； 28团为南第 敌团	第24军第74师， 第72师第215团、 216团1个营； 30炮以上火炮223门	突入敌纵深5公里， 收复土俘约15平方公里， 毙伤俘敌5310名。
两次进攻地 527.7高地 南无名高地 南对斗	1953.7. 17, 7.19	527.7高地（金 化西北10公里）	美第2师第38团2 个连，第2师工兵营 2个班	第16军第136团2 个连，第10连； 9、第10连；追击炮 以上火炮83门	全歼敌1个连、2个班， 另歼敌2个连的大部， 毙伤敌450余名。
巨里室北山、 芦洞里东斗 山防御战	1953.7. 17—27	巨里室北山、 芦洞里东南 (金城东11公里)	南第6、第8、第11、 第7师共5个团	第54军第404、 405团	反退敌一个排至两个营 230次，反击5次； 毙伤俘敌6200余名。因停战未再 即，对巨里室北山阵地未反攻。
1951年9月 25日空战	1951年9月 25日	安州地区上 空	敌机20架	空军第4师第12团 16架，另第10团16 架掩护	击落敌F-86飞机1架。
1951年10月 5日空战	1951年10月 5日	渭川江桥、价 川地区上空	敌机数十架	空军第4师第10团 20架，另第12团22 架掩护	击落敌F-80飞机3架， 毙伤2架。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1951年10月 10日空战	清川江口以南地区上空	以敌机30余架	空军第4师第10、第12团共38架	F—80飞机4架，击伤1架。	击落敌F—80飞机4架，击伤1架。
1951年11月 18日空战	永柔、安州、江地区 永清上空	敌机数十架	空军第3师第9团 16架	F—84飞机6架。	击落敌F—84飞机6架。
1951年11月 23日空战	水柔口地区上空	敌机50余架	空军第3师第7团 20架	F—84飞机7架，击伤1架。	击落敌F—84飞机7架，击伤1架。
第一次轰炸 大和岛战斗	1951.11.6	大和岛	大和岛敌情报机构	空军第8师第22团 杜—2师第4团拉—11 飞机16架，第3师第7团米格—15 飞机24架掩护	轰炸了敌大和岛情报机构，命中率达89%，完成了空中火力突击任务。
第二次轰炸 大和岛战斗	1951.11.30	大和岛	F—86飞机30余架	空军第8师第24团 杜—2师第4团拉—11 飞机16架，第3师第7团米格—15 飞机24架掩护	击落敌F—86飞机3架，击伤5架。对预定目标进行了空中轰炸，完成了配合地面部队登岛作战的任务。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地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1951年12月 2日空战		清川江 口地区上空	敌机20余架	空军第3师第7团 22架，另第9团 2架掩护	击落敌F—86飞机3架，击 伤1架。
1952年1月 6日空战		清川江口、安 顺州、顺川地区 上空	敌机数十架	空军第3师第7、第 9团共36架	击落敌F—80、F—84飞机 共6架。
1952年2月 10日空战		泰川、纳清亭 地区上空	敌机8架	空军第4师第12团 第3大队2架	击落敌F—86飞机2架（美 “王牌驾驶员”、“空中英雄” 乔治·戴维斯所驾驶的飞 机及其僚机）。
1952年11月 15日空战		泰川地区上 空	敌机10余架	空军第3师第9团 和第12师第36团 各16架	击落敌F—86飞机3架
1952年12月 2日空战		铁山、龟城地 区上空	敌机28架	空军第12师第34 团16架，第3师第9 团12架，另第36团 12架掩护	击落敌F—86飞机4架，逼 敌机坠海1架。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1952年12月 3日空战		龙岩、清川、平 江、湘川、平 壤地区上空	敌机数十架	空军第3师第9团 24架，另第12师第 36团12架掩护	击落、击伤 F-86 飞机各 3架。
1953年2月 4日空战		镇南浦西南 地区上空	敌机4架	空军第17师 飞机4架	击落敌 F-4U 飞机2架。
1953年3月 13日空战		铁山、龟城地 区上空	敌机64架	空军第3、第12师等 15、第17师等 共64架	击落敌 F-86 飞机2架，F -84 飞机4架。
1953年4月 7日空战		我国辽东大 连机场上空	敌机1架	空军第15师 飞机2架	击落敌 F-86 飞机1架(美 国“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 ·费席尔所驾驶的飞机)。
1953年5月 7日空战		宣川地区上 空	敌机22架	空军第4师第10团 飞机8架	击落敌 F-86 飞机4架。
定州、漳河区对空 桥地空战	1952.2. 3		敌机16架	独立高炮第40营	击落敌机3架，击伤3架。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战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云 田 地 区 对 空 战 斗	1952.3.3		敌机 140 余架	高炮第 513 团和独立高炮第 39 营	击落敌机 9 架、击伤 21 架。
晚 兴 里 地 区 对 空 战 斗	1952.4.27		敌机 200 余架次	独立高炮第 41 营	击落敌机 4 架。
泉 洞 地 区 对 空 战 斗	1952.4.30		敌机 280 余架次	高炮第 64 师第 612 团	击落敌机 5 架、击伤 9 架。
楠 亭 里 地 区 对 空 战 斗	1952.5.8		敌机 360 余架次	独立高炮第 24 营	击落敌机 7 架、击伤 18 架。
郭 山 地 区 对 空 战 斗	1952.6.10		敌 B—29 飞机 4 架	高炮第 62 师第 604 团, 探照灯第 421 团第一连, 友军航空兵一部	首次协同作战, 一举击落敌 B—29 飞机 3 架。
大 宁 江 桥 地 区 对 空 战 斗	1952.11.1、11.6		敌机 339 架次	高炮第 512 团全部和第 502、第 523 团各 1 个营	共击落敌机 15 架、击伤 14 架。

战役战斗 名 称	作 敌 时 间	作 战 地 点	参 战 部 队		作 战 结 果
			敌	我	
安州地区对空战	1953.1. 9—15		敌机 1500 余架次	高炮第 62 师第 605 团；第 64 师第 610、 第 611 团，城防高炮团和另探 第 502 团 1 个营，两个 第 512、第 523 团 1 个炮营，另探 两个独立高炮营第 421 团 两个灯照连	作战 6 天，击落敌机 15 架。
葛日里地区对空战	1953.3. 26—27		敌机 316 架次	独立高炮第 14 营	击落敌机 7 架、击伤 12 架。
平康地区对空战	1953.6 (缺日)		敌机 (缺架次)	高炮第 61 师第 602 团	击落敌机 7 架、击伤 9 架。
古直木里地区对空战	1953.7. 19		敌机 200 余架次	高炮第 63 师第 607 团，独立高炮第 45 营	击落敌机 5 架、击伤 7 架。
说明			1. 本表所记载的重要战役、战斗，主要是依据下列原则选定：①体现战争发展阶段、反映战争进程 ②在各次战役中起关键作用的战斗；③在不同的战斗类型中有代表性的 ④说明一定时期的战役、战斗，提供一定经验的战斗。 2. 表内“参战部队”栏，主要是配属步兵遂行战斗任务，故 在表内“参战部队”栏，只计敌军的战斗。 3. 表内“参战部队”栏，只计敌军的战斗。 4. 表内“参战部队”栏，只计敌军的战斗。		

附件三

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绩统计

表 1：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绩统计
(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

类 数 目 别		运动战时期	阵地战时期	合 计
歼 敌	毙伤敌	148,293	523,661	671,954
	俘 敌	36,835	9,253	46,088
	敌投降	149	286	435
	合 计	185,277	533,200	718,477
缴获敌主要武器装备	坦克	187	58	245
	汽车	4,954	302	5,256
	装甲车	50	1	51
	飞机	10	1	11
	各种炮	3,133	904	4,037
	各种枪	45,252	28,010	73,262
击毁 要 武 器 装 备	坦克	348	1,658	2,006
	汽车	1,371	1,794	3,165
	装甲车	27	17	44
	飞机	467	10,162	10,629
	各种炮		583	583
附 记		① 加上朝鲜人民军 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歼敌数, 中朝军队共歼敌 1,093,839 人。 ② 有关敌军方面的损失, 1953 年 10 月 23 日美联社发表的数字为 1,474,269 人; 1976 年南朝鲜国防部战史编写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和日本《军事史杂志》第 29 卷第 1 号所提供的数字为 1,168,160 人。		

2

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时期中国民志愿军歼敌统计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

加上朝鲜人民军歼敌数字共歼敌 233, 523 人。

表 3:

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统计
(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

项 目 别	数 量	区 分	1951年夏秋 防御作战期间 1951.6.11 -11.30	巩固阵地 作战期间 1951.12.1 -1952.8.31	战术反击和 上甘岭防御 战役期间 1952.9.1 -11.30	1953年春反 登陆作战 准备期间 1952.12.1 -1953.4.30	1953年夏季 反击战役期间 1953.5.1 -7.27	合 计	
								毙 伤 敌	被 伤 敌
美法等国军队	66,689		42,898	44,246	23,297	21,222	198,352		
南朝鲜军队	8,287		3,760	2,829	2,409	3,058	20,343		
分计	51,903		40,032	67,076	28,393	117,862	304,966		
美国军队	126,579		86,690	114,151	54,099	142,142	523,661		
英法等国军队	254		105	120	92	178	749		
南朝鲜军队	79		18	39	42	72	250		
分计	644		759	872	435	5,544	8,254		
美国军队	977		882	1,031	569	5,794	9,253		
投降			1		1		1		
南朝鲜军队			1		1		2		
分计			8	75	47	120	33	283	
美国军队			9	76	48	120	33	286	
英法等国军队			66,943	43,004	44,366	23,389	21,400	199,102	
南朝鲜军队			8,367	3,778	2,869	2,451	3,130	20,595	
总计			52,255	40,866	67,995	28,948	123,439	313,503	
附计			127,565	87,648	115,230	54,788	147,969	533,200	

1. 表内“××作战期间”的含意指：在时间上包括这一主体作战行动的前后，在范围上包括在主体作战行动以外的其他部队的战绩（表5亦同）。

2. 加上朝鲜人民军歼敌190,731人，整个阵地战时期共歼敌723,931人。

表 4:

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缴获及击毁击伤主要武器装备统计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

项 目 别	数 目 区 分	第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			合 计													
		缴	获	12	缴	获	20	缴	获	3	缴	获	41	缴	获	2	缴	获	13	缴	获	22	缴	获	107	缴	获	59	缴	获
坦克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111	缴		548	
装甲车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4	缴		50	
汽车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12	缴		27	
飞机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884	缴		4, 954	
击毁击伤船只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220	缴		1, 371	
击毁各种炮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10	缴		467	
缴获各种机枪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757	缴		3, 133	
缴获各种步枪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缴			363	缴		739	
附 记																														

1. 加上朝鲜人民军战绩，共缴获敌坦克189辆、飞机10架、装甲车50辆、汽车5,375辆、各种炮3,412门、各种枪55,105支；击毁击伤敌坦克55辆、装甲车28辆、汽车1,653辆、飞机881架、舰船5艘。

2. 击毁击伤敌飞机数，含掩护交通线的苏联空军战绩。

表 5：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缴获及击毁主要武器装备统计
(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

项 目 别	数 目 区 分	1951年夏秋 防御作战期 间	1952年春夏 固阵地作战期 间	1952年秋季 反击作战期 间	1953年春反 登陆战备期 间	1953年夏季 反击作战期 间	合 计
		1951.6.11 —11.30	1951.12.1 —1952.8.31	1952.9.1 —11.30	1952.12.1 —1953.4.30	1953.5.1 —7.27	
坦 克	缴 获		1			57	58
	击 毁 击 伤	437	485	317	251	168	1,658
装 甲 车	缴 获					1	1
	击 毁 击 伤	9	1			7	17
汽 车	缴 获	1				301	302
	击 毁 击 伤	141	515	322	390	426	1,794
飞 机	缴 获					1	1
	击 毁 击 伤						10,162
各 种 炮	缴 获	126	59	83	37	599	904
	击 毁 击 伤	20	181	141	105	136	583
缴 获 各 种 机 枪		685	500	825	310	1,630	3,950
缴 获 其 他 各 种 枪		3,077	2,671	4,433	1,948	11,931	24,060
附 记							
1. 加上朝鲜人民军战绩，中朝部队共缴获敌人坦克58辆、汽车307辆、飞机1架、装甲车1辆、各种炮1,042门、各种枪34,471支，击毁击伤敌坦克2,177辆、装甲车17辆、汽车2,458辆、飞机11,080架、舰艇204艘、各种火炮1,374门。							
2. 击毁击伤敌飞机数含掩护后方的苏联空军战绩。							

附件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 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

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 烈士英名录

王乾元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50年10月25日牺牲。

马德里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0年11月7日牺牲。

于国良 男,40,山东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第112师后勤处处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崔景昆 男,28岁,山西省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第112师后勤处副处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赵吉祥 男,29岁,山东省莒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第113师第337团参谋长,1952年6月牺牲。

周谷性 男,江苏省淮阴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政治部前进报社总编,1952年秋牺牲。

郭忠素 男,山东省鱼台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1952年6月11日牺牲。

丁庆枝 男,江苏省铜山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38军留守处保卫科副科长,1952年在朝鲜牺牲。

袁敬文 男,28岁,山东省临沂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员,第38军第112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连秋云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第112师后勤处军械科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刘旭 男,28岁,江苏省人,1941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员,第38军第112师后勤处财务科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孙敬之 男,29岁,山东省栖霞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员,第38军第114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2年6月11日牺牲。

孙成本 男,27岁,山东省荣成县人,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员,第38军第112师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刘德显 男,24岁,山东省单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员,第38军第112师政治部青年科副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孟符臣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第112师后勤处军需科副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郑爱民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第112师后勤处军械科副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李津涛 男,山西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8军第112师后勤处卫生

科副科长,1950年11月5日牺牲。

吴国璋 男,32岁,安徽省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副军长,1951年10月牺牲。

何凌登 男,33岁,福建省福州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司令部参谋处长,1950年10月22日牺牲。

邱世清 男,38岁,江西省瑞金县水背街人,193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1年3月12日牺牲。

薛剑强 男,29岁,江苏省涟水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第116师参谋长,1951年牺牲。

吴书 男,33岁,江苏省灌云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第117师政治部主任,1951年2月牺牲。

王泉 男,32岁,陕西省醴泉县(今礼泉县)城关区尖齐张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第116师政治部副主任,1952年6月牺牲。

程道健 男,28岁,江苏省淮阴县渔沟区程圩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53年1月牺牲。

史怀珍 男,37岁,山西省长治县人,1938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司令部管理科科长,1953年1月牺牲。

李锡臣 男,41岁,山东省复程县(今划归单县和曹县)青堌集北区单店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后勤部

管理科科长,1951年3月12日牺牲。

赵顺启 男,29岁,河北省析滨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后勤部副部长,1951年8月15日牺牲。

王更昭 男,30岁,江苏省沐阳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第116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52年6月牺牲。

张和祥 男,32岁,江苏省灌云县响水村人,1940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第116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51年3月牺牲。

董文才 男,30岁,江苏省灌云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第116师第346团副团长,1951年4月28日牺牲。

毛霭亭 男,29岁,江苏省萧县(今属安徽省)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9军第116师第346团政治处主任,1950年11月4日牺牲。

罗春生 男,36岁,江西省吉安县花桥盘田村人,1930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0军第118师师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汤景仲 男,35岁,山东省寿光县四区汤家庄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张振一 男,31岁,山西省汾西县三区伏珠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0军第119师卫生部部长,1951年8月牺牲。

- 马顺天** 男,29岁,河北省滦县六区马家庄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0军第120师第359团政治委员,1950年11月14日牺牲。
- 程树增** 男,30岁,山东省泰安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0军第118师直工科科长,1952年7月牺牲。
- 刘玉珠** 男,山东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0军第118师第354团参谋长,1951年第五次战役牺牲。
- 冷利华** 男,32岁,山东省临朐县人,1939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参谋长,1951年2月牺牲。
- 郑希和** 男,31岁,山东省寿光县临胡区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2军第126师第378团团长,1950年12月牺牲。
- 孙德普** 男,34岁,山东省博山县赵家门后区德丰永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2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1951年2月12日牺牲。
- 林基坦** 男,30岁,山东省文登县章城区蔡官屯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2军后勤部干部处副处长,1952年2月牺牲。
- 张恒文** 男,28岁,山东省东平县五区刘家楼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2军第124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52年1月牺牲。

- 王凤来** 男,32岁,山东省平原县崔家寨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2军第124师第371团参谋长,1951年4月6日牺牲。
- 蔡正国** 男,44岁,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党员,第50军副军长,1953年4月12日牺牲。
- 王长息** 男,36岁,山东省文登县大河区团山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50军第148师第442团参谋长,1953年4月12日牺牲。
- 刘润西** 男,35岁,河北省深泽县宋家庄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50军司令部管理科副科长,1953年4月12日牺牲。
- 石杰** 男,28岁,河北省完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政治部科长,1951年1月牺牲。
- 赵兴玉** 男,34岁,江西省人,1931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6师第588团副团长,1950年第二次战役牺牲。
- 孙斌武** 男,32岁,河北省平山县人,1938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6师通信科科长,1950年第二次战役牺牲。
- 张铮** 男,河北省深县人,1939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6师通信科科长,1951年1月牺牲。
- 王捷**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6师敌工科科长,1950年第二次战役牺牲。

- 张明钦** 男,42岁,湖北省随县五区唐玉香店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6师第586团参谋长,1951年1月牺牲。
- 张茂生** 男,31岁,山西省定襄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6师第587团参谋长,1951年1月牺牲。
- 任怀勋** 男,36岁,安徽省人,1936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8师第592团参谋长,1951年第三次战役牺牲。
- 胥秀浦**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6军第198师第593团参谋长,1951年1月牺牲。
- 喻求清** 男,39岁,湖南省平江县加义人,193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0军后勤部部长,1951年5月牺牲。
- 胡乾秀** 男,34岁,湖北省阳新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0军第58师参谋长,1950年12月牺牲。
- 赵鸿济** 男,32岁,山东省掖县沙河镇赵家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0军第60师第180团团长,1950年12月10日牺牲。
- 郝亮** 男,32岁,山东省莱阳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0军第58师第174团政治委员,1950年12月牺牲。
- 洪定太** 男,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0军第59师第175团团长,1951年4月27日牺牲。
- 李树人** 男,31岁,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0军第58

师第 172 团政治委员,1951 年 5 月 17 日牺牲。

孙斌毅 男,34 岁,江苏省丹阳县二区河西村人,1940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0 军第 60 师第 180 团副政治委员,1951 年 4 月 7 日牺牲。

李俊彦 男,31 岁,湖北省西化县(?)邑西朱湾集人,1938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0 军第 89 师炮兵第 17 团政治处主任,1951 年 10 月牺牲。

吴正平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0 军第 89 师炮兵第 17 团政治处主任,1951 年底牺牲。

陈森标 男,浙江省仙居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0 军政治部秘书处科长,1951 年 9 月牺牲。

肖 雁 男,25 岁,江苏省常熟县东门外何村人,1938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0 军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1951 年 4 月 26 日牺牲。

张端胜 男,30 岁,山东省博山县(现并入淄博市)人,1939 年 2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6 军第 77 师第 230 团团长,1950 年 12 月 29 日牺牲。

孙洪炎 男,30 岁,1939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6 军第 76 师炮兵团政治委员,1951 年 12 月 31 日牺牲。

赵 燕 男,34 岁,山东省新泰县张庄区山后村人,1938 年 4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6 军第 77 师后勤处处长,1951 年 10 月 7 日牺牲。

- 贾永恒** 男,36岁,山东省蒙山县(现划归平邑县和费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6军第78师后勤处军械科科长,1950年12月24日牺牲。
- 寇排贵** 男,30岁,陕西省吴堡县寇家疃人,1934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6军特务团副团长,1952年3月4日牺牲。
- 杜永福** 男,31岁,陕西省人,1937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6军第78师炮兵团参谋长,1951年6月18日牺牲。
- 张乐天** 男,36岁,山东省蓬莱县峰山区芦洋村人,1938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51年5月12日牺牲。
- 唐玉楷** 男,29岁,山东省荣成县荣山区人,1939年1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干部部副部长,1952年4月10日牺牲。
- 耿福海** 男,34岁,山东省乳山县冯家庄区吕各庄人,1938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0师第239团政治委员,1951年4月23日牺牲。
- 方秉直** 男,30岁,广东省开平县六区敦如里村人,1938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1师后勤处政治委员,1951年4月29日牺牲。
- 赵渭清** 男,29岁,山东省文登县五垒区东姚家寨人,1940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政治部宣传部宣教科科长,1951年5月牺牲。

- 邢志仪** 男,40岁,山东省莱阳市埠西区西大格庄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管理科科长,1952年9月牺牲。
- 孔玲** 男,37岁,山东省荣成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后勤部运输科科长,1950年12月牺牲。
- 乔华春** 男,30岁,山东省文登县大河区河东乔家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后勤部卫生部政教科科长,1951年4月6日牺牲。
- 王希功** 男,山东省平度县九区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1951年5月牺牲。
- 王峰** 男,27岁,山东省文登县天福山沟堵村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0师司令部军训科科长,1951年4月11日牺牲。
- 刁仁忠** 男,32岁,山东省海阳县七区小纪村人,1942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0师侦察科科长,1951年8月17日牺牲。
- 李仁芝** 男,34岁,山东省人,1942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0师后勤处军需科科长,1951年第五次战役牺牲。
- 于斌** 男,26岁,山东省蓬莱县二区安香店村人,1944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0师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1951年4月牺牲。
- 王建鼎** 男,四川省开江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0师第239团参谋长,1950年12月牺牲。

- 刘 健** 男,29岁,山东省荣成县雨山区南子城人,1940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0师第240团政治处主任,1951年5月25日牺牲。
- 孙 杰** 男,30岁,山东省文登县高港区孙家埠村人,1940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1师后勤处副处长,1951年4月29日牺牲。
- 刁龙凤** 男,35岁,山东省乳山县六区人,1940年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1师后勤处科长,1952年4月牺牲。
- 宋保田** 男,29岁,山东省文登县八河区八河村人,1940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7军第81师第243团参谋长,1951年4月22日牺牲。
- 邓仕均** 男,35岁,四川省苍溪县人,1932年5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3军第187师第559团团长,1951年5月20日牺牲。
- 王明新** 男,29岁,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3军第189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52年8月21日牺牲。
- 李 凯** 男,30岁,河北省献县陌南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3军第189师第566团副团长,1951年4月牺牲。
- 高连喜** 男,河北省定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3军第189师第565团副团长,1951年6月牺牲。
- 徐林书** 男,33岁,河北省蠡县四区耿家庄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

共产党党员,第 63 军第 188 师第 562 团参谋长,1952 年 8 月 10 日牺牲。

郭文仲 男,37 岁,河北省定县六区北杨村人,1938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4 军后勤部秘书科科长,1951 年 5 月 27 日牺牲。

王国华 男,38 岁,河北省定县十二区孟家庄人,1939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4 军司令部管理科科长,1953 年 3 月 31 日牺牲。

曲仁和 男,28 岁,山西省五台县四区河边村人,1937 年 11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4 军第 192 师后勤处军械科科长,1952 年 2 月 27 日牺牲。

郑文彪 男,30 岁,河北省安国县第一区东门村人,1941 年 1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4 军第 191 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52 年 12 月牺牲。

陈振远 男,河北省徐水县人,1940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4 军第 190 师第 568 团副团长,1951 年第五次战役牺牲。

田润身 男,33 岁,山西省怀仁县五区人,1937 年 10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第 193 师第 578 团团长,1951 年 4 月牺牲。

刘荣光 男,26 岁,河北省丰润县刘新庄人,1941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第 193 师第 578 团政治委员,1951 年 4 月牺牲。

储绍孟 男,36 岁,河北省博野县西横村人,1937 年 10 月参加革命,中

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第 194 师炮兵团团长,1951 年 5 月牺牲。

隗永文 男,29 岁,河北省房山县(今属北京市)二区西庄村人,1939 年 5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第 193 师第 578 团团长,1951 年 9 月牺牲。

王雪琴 男,32 岁,河北省定兴县四区南旺庄人,1938 年 10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第 193 师第 578 团政治委员,1951 年 9 月牺牲。

杜英哲 男,31 岁,河北省博野县二区北祝村人,1938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51 年 2 月牺牲。

陈 达 男,32 岁,河北省平山县五区粮村人,1938 年 4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后勤部军械科科长,1952 年 11 月牺牲。

张四维 男,30 岁,河北省新乐县四区赵永庄人,1938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后勤部卫生处科长,1951 年 4 月牺牲。

王佑民 男,27 岁,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林亭口镇牙洛庄人,1945 年 7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第 194 师军务科科长,1952 年 5 月牺牲。

孙庆明 男,31 岁,河北省深平县一区人,1937 年 9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5 军第 193 师第 578 团参谋长,1951 年 4 月牺牲。

- 何志祥** 男,27岁,河北省徐水县孟家营村人,1944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5军第193师第578团副参谋长,1951年9月牺牲。
- 曹振彪** 男,30岁,河北省易县五区裴庄村人,194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5军第195师炮兵团副参谋长,1953年4月牺牲。
- 蔡启荣** 男,32岁,河南省商城县人,1932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副师长,1951年5月17日牺牲。
- 宋崇魁** 男,31岁,山西省和顺县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4师第106团团长,1951年4月23日牺牲。
- 吴彦生**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第105团团长,1951年5月牺牲。
- 臧克力** 男,33岁,山东省诸城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4师第101团政治委员,1951年5月20日牺牲。
- 曹国英** 男,36岁,河北省安国县崔章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第104团团长,1952年3月22日牺牲。
- 张平甫** 男,33岁,河南省滑县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第104团政治委员,1953年4月15日牺牲。
- 石国瑞** 男,河北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4师司令部工兵

室主任,1952年7月16日牺牲。

赵切源 男,39岁,四川省渠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第105团副团长,1951年5月17日牺牲。

柳德山 男,31岁,河北省高邑县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1师第92团副政治委员,1951年5月27日牺牲。

关熙 男,29岁,山西省解县(现划归永济县)人,1937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4师第102团参谋长,1951年5月20日牺牲。

武肇峰 男,28岁,河北省藁城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第105团副参谋长,1951年5月牺牲。

朱聚宝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司令部工兵室副主任,1952年4月牺牲。

李超峰 男,25岁,山西省武乡县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5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1951年5月17日牺牲。

葛增瑞 男,30岁,河北省深县人,1938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2军第31师后勤处直供科副科长,1951年5月31日牺牲。

刘光义 男,34岁,山西省大同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5军第44师后勤处副处长,1951年9月12日牺牲。

刘璐琥 男,34岁,山西省阳城县一区五曲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

国共产党党员,第 60 军第 180 师第 540 团副团长,1951 年 5 月 16 日牺牲。

王体先 男,36 岁,山西省屯留县二区崔蒙村人,1937 年 10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0 军第 180 师第 540 团政治处主任,1951 年 8 月牺牲。

冯建屏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0 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52 年 3 月 13 日牺牲。

李 湘 男,39 岁,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 年 8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7 军代军长,1952 年 7 月 8 日在朝鲜病故。

李雪瑞 男,37 岁,湖南省茶陵县高龙区李家村人,1931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7 军第 200 师师长,1951 年 7 月牺牲。

陈建国 男,河北省藁城县人,1931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7 军第 200 师后勤处政治委员,1953 年 7 月牺牲。

石存仁 男,32 岁,河北省宛平县(旧县名,现划归北京市)人,1939 年 9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7 军后勤部军械科科长,1951 年 6 月 24 日牺牲。

袁自生 男,33 岁,河北省密云县(现划归北京市)人,1938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7 军第 201 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1953 年 7 月牺牲。

张 力 男,27 岁,山西省崞县(现改名原平县)人,1939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7 军第 201 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53 年 7 月 20 日牺牲。

张祥 男,36岁,贵州省毕节县人,1935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7军第199师第596团副团长,1953年6月牺牲。

曹生 男,32岁,山西省广灵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7军第201师第60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1953年5月16日牺牲。

张子丰 男,32岁,河北省大城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8军第202师第606团政治委员,1953年7月牺牲。

纪晨辉 男,27岁,河北省饶阳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8军第203师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51年7月30日牺牲。

刘维光 男,28岁,河北省涿县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8军第202师后勤处卫生科科长,1952年6月28日牺牲。

王瑞 男,38岁,河北省涞源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8军第202师第605团副团长,1951年11月22日牺牲。

李锦堂 男,38岁,河北省获鹿县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8军第202师第606团副团长,1953年7月牺牲。

康育同 男,28岁,河北省满城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8军第203师第609团参谋长,1951年7月牺牲。

张明 男,28岁,山西省介休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

员,第 68 军第 202 师第 605 团政治处主任,1951 年 11 月 23 日牺牲。

侯依轻 男,32 岁,山西省榆次县人,1939 年 10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68 军第 202 师后勤处副处长,1952 年 6 月 28 日牺牲。

饶惠谭 男,38 岁,湖北省大冶县人,1930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3 军参谋长,1953 年 2 月牺牲。

陆 骏 男,30 岁,浙江省嘉兴人,1942 年 1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3 军第 67 师第 200 团政治委员,1953 年 3 月 13 日牺牲。

黄志渠 男,26 岁,江苏省启东县人,1940 年 11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3 军第 69 师司令部工兵室主任,1953 年 7 月 14 日牺牲。

蒋炳柱 男,31 岁,安徽省镇阳县(?)杨湖区西万圩村人,1940 年 2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3 军第 67 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3 年 4 月 28 日牺牲。

秦 芹 男,24 岁,安徽省炳辉县(现天长县)人,1944 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3 军第 73 师后勤处财务科科长,1952 年 10 月牺牲。

熊仁良 男,30 岁,安徽省人,1939 年 9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3 军第 73 师后勤处军需科科长,1952 年 10 月牺牲。

钱新民 男,22 岁,安徽省桐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 24 军第 74 师第 222 团政治处主任,1953 年 4 月牺牲。

- 王显荣** 男,28岁,黑龙江省大赉县(现并入吉林省大安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6军第133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52年7月牺牲。
- 牛景瑞** 男,28岁,河北省饶阳县大绍村人,1938年4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6军第133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1953年5月3日牺牲。
- 刘毓满** 男,32岁,山东省黄县人,1937年12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6军第47师炮兵团团长,1954年10月在朝鲜病故。
- 康致中** 男,34岁,陕西省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第7师第19团团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
- 孙泽东** 男,32岁,河北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第7师第19团政治委员,1953年6月26日牺牲。
- 杜耀亭** 男,36岁,山西省崞县(现改为原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第7师后勤处处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
- 王启光** 男,31岁,河北省蠡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第7师后勤处政治委员,1953年6月26日牺牲。
- 李中林** 男,29岁,山西省汾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
- 傅 颖** 男,30岁,河北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第7师第19团副政治委员,1953年6月26日牺牲。

- 王伯明** 男,31岁,河北省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第7师第19团参谋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
- 刘复汉** 男,山西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1军第7师第21团副参谋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
- 王宏夫** 男,安徽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1军第61师后勤处财务科科长,1952年7月牺牲。
- 王 璞** 男,40岁,河北省任丘县辛申驿村人,1938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8师师长,1951年7月24日牺牲。
- 王德荣** 男,50岁,江苏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1师第11团团长,1951年2月牺牲。
- 邓玉林** 男,四川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10团政治委员,1951年牺牲。
- 孙洪炎** 男,30岁,山东省临沂县五区孙家小崔村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某团政治委员,1951年12月31日牺牲。
- 王宪堂** 男,35岁,河北省沙河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33师第407团团长,1953年6月2日牺牲。
- 孟文彬** 男,26岁,河北省永年县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8师第31团副团长,1951年6月3日牺牲。
- 王冠军** 男,32岁,河北省定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2师第29团政治处主任,1951年4月17日牺牲。

- 熊仁良** 男,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某师后勤处科长,1953年3月8日牺牲。
- 董凤梧** 男,31岁,河北省霸县下岔河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21师第202团政治处主任,1953年3月牺牲。
- 赵同义** 男,河北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炮兵第2师第29团参谋长,1953年牺牲。
- 焦 骥** 男,32岁,山西省临晋县(现并入临猗县)大杨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高射炮兵第64师第611团副团长,1951年8月牺牲。
- 张庆和** 男,32岁,河北省宁晋县北辛庄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2师师长,1953年牺牲。
- 赵大海** 男,28岁,山西省大安县(?)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4师第12团团长,1951年7月9日牺牲。
- 贾广和** 男,29岁,江苏省沛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15师第43团团长,1953年2月牺牲。
- 樊玉祥** 男,30岁,河北省灵寿县人,1938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15师第45团团长,1953年6月22日牺牲。
- 赵文全** 男,27岁,山西省代县五区黑山庄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6师第16团团长,1953年6月牺牲。
- 孟 进** 男,29岁,山东省聊城县孟庄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3师第7团副团长,1952年1月牺牲。

- 陈 璇** 男,26岁,山东省宁津县三区陈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6师第18团副团长,1952年2月牺牲。
- 车景友** 男,34岁,山西省应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17师领航主任,1952年6月牺牲。
- 林广山** 男,26岁,山东省茌平县六区郭吕店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15师第45团副团长,1952年8月牺牲。
- 张志宏** 男,27岁,山东省南皮县(今属河北省)潞灌区凤翔家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6师第16团副团长,1952年10月10日牺牲。
- 陈 亮** 男,27岁,山东省历城县九区南高镇人,194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空军第3师第9团副团长,1953年3月牺牲。
- 邢桂经** 男,29岁,山西省定襄县城关区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铁道兵第1师第21线路团副政治委员,1951年6月6日牺牲。
- 郭占荣** 男,36岁,山西省汾西县郭家庄人,1937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铁道兵第1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52年1月6日牺牲。
- 林 晶** 男,上海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工兵指挥部作战科科长,1952年牺牲。
- 李俊德** 男,37岁,安徽省金寨县岗畈区小南京村人,1939年1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工兵某团副团长,1953年3月牺牲。

- 吕瑞东** 男,山东省博山县人,1939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工兵第15团政治处副主任,1951年3月在朝鲜巴浦里病故。
- 毛岸英** 男,28岁,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人,1936年11月赴苏联学习,1946年1月回国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50年11月25日牺牲。
- 苏 冶** 男,北京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器材科科长,1950年第一次战役牺牲。
- 郭介人** 男,39岁,河南省孟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政治部文艺科科长,1955年6月24日牺牲。
- 边登甲** 男,37岁,河北省定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20大站主任,1951年8月24日牺牲。
- 李生辉** 男,22岁,山西省永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5分部副秘书长,1951年11月18日牺牲。
- 郭华安** 男,29岁,河南省滑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1分部第3大站副站长,1951年11月牺牲。
- 卢炳德** 男,34岁,安徽省五河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2分部汽车第1团团长,1952年3月13日牺牲。
- 杨友涛** 男,31岁,河南省偃师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4分部卫生处副处长,1952年3月牺牲。

- 雷 岳** 男,33岁,陕西省澄城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2分部通信科科长,1952年9月8日牺牲。
- 李宝珍** 男,36岁,山西省崞县(现改为原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4分部参谋处处长,1953年2月14日牺牲。
- 吕景文** 男,37岁,山西省稷山县人,1937年7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10大站政治委员,1953年3月7日牺牲。
- 李 振** 男,辽宁省丹东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第37兵站医院院长,在战争中牺牲。
- 罗永祥** 男,36岁,江西省兴国县古龙岗区乐园村人,1931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辽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2年9月在朝鲜阳德群马庄里牺牲。
- 宋文海** 男,35岁,山西省长治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康省公安纵队政治部主任,1952年6月赴朝参观见学时牺牲。
- 汤福亭** 男,39岁,山东省荣成县甲子山区林家流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31军第93师第279团团长,1952年8月10日赴朝参观见学时牺牲。
- 张纤华** 男,湖北省京山县石桥河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某部团长,1951年11月15日牺牲。
- 田有信** 男,34岁,河北省魏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

西南军区绵阳军分区团长，1952年赴朝参观见学时牺牲。

李克 男，28岁，江苏省如东县掘港区虹元乡人，1941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9军第85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52年8月10日赴朝参观见学时牺牲。

王德勇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南军区赴朝实习团副团长，1953年6月牺牲。

李文范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南军区赴朝实习团副政治委员，1953年6月牺牲。

廖亨禄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平原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1951年5月牺牲。

左耳明 男，36岁，山东省栖霞县人，1938年8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2军第12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1年1月1日牺牲。

刘希彬 男，29岁，河北省完县人，1937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42军第125师第374团政治委员，1951年2月14日牺牲。

杜世英 男，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后方勤务第5分部第34医院政治委员，1953年8月牺牲。

注：

一、此烈士名录，是以军委档案馆、沈阳军区档案馆和沈阳市、丹东市志愿军烈士陵园提供的史料为基础，并经各参战部队和部分老同志补充、修正后整理的。编排次序以单位、入朝先后和职务为准。

二、由于当时各地区的部队发展情况不同和个人经历上的差别，师

一级机关的正副科长，有的是团级干部，有的不是团级干部。本烈士名单中所列师一级的正副科长，都是经过各参战部队核对确定的。

三、因历史资料不全，再加上有的参战部队和领导机关已经撤销，虽经多方查询，但名录中所列名单可能还有遗漏（本书版面排出以后，第42军补充两名、志后勤务第5分部补充一名烈士姓名，特写在名录后面），名单中有的内容也不够完整，或可能有差错。如烈士姓名有的可能音同字不同，烈士籍贯可能有的沿用旧称呼或沿用战争年代划区的称呼。希望有关单位和同志随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附件五

**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战争大事记**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大事记

1950 年

6月 25 日 朝鲜内战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美苏两军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占领南北朝鲜,接受日军投降。后来,美国违反同盟国关于朝鲜自由独立及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分裂朝鲜,支持李承晚集团于 1948 年 8 月在朝鲜南半部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同年 9 月,朝鲜北半部也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此后,为朝鲜的统一问题,南北朝鲜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1950 年 6 月 25 日,终于爆发了朝鲜内战。

6月 27 日 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入侵我国领土台湾

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天,6 月 26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在远东的空、海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以下简称南军)作战。27 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入侵中国领土台湾。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以“紧急援助”南朝鲜为名,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7 月 1 日,美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5 日与朝鲜人民军在乌山首次交战。

6月 28 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和入侵我国领土台湾

6 月 28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朝鲜内政和入侵我国领

土台湾，严正指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强调指出：“杜鲁门 27 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7月7日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司令部”

美国于 7 月 7 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同意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使用联合国的旗帜，并组织“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指定“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8 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所谓“联合国军”实则主要为美国军队，另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派出了少量军队，其中有些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出。

7月8日 金日成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而坚决斗争

金日成首相 7 月 8 日发表广播演说，揭露和谴责美国侵略者盗用联合国的名义进行侵略的目的和野蛮罪行，号召全体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为维护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积极展开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去。

7月13日 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

面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形势，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于 7 月 7 日和 10 日，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保卫国防问题。13 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第 13 兵团第 38、第 39、第 40 军和第 42 军，炮兵第 1、第 2、第 8

师及高射炮兵、工兵、运输兵(汽车)等各一部,共二十五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上述部队于8月中旬在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完成集结。8月下旬,又决定将第9兵团、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以策应东北边防军。9月上旬,为加强东北边防军力量,又决定将第50军编入边防军序列,该军于10月上旬在吉林西南辽源地区完成集结。

8月中旬 朝鲜人民军推进至洛东江一线,解放了朝鲜南部广大地区

朝鲜人民军于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20日攻占大田,到8月中旬,将美军、南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美军、南军依托洛东江负隅顽抗,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8月20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

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秘书长,支持苏联8月4日提出的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指出:“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迫切地希望联合国负起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并以有效的方法迅速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并且还申明了我国坚决主张“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严正立场。

8月24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向联合国提出制裁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罪行的控诉案

周恩来外交部长于8月24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秘书长,就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问题提出控诉案。联合国安理会在我国政府坚决要求下,8月29日决定将此控诉案列入议程,并于9月29日邀请我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会议。

8月26日 中央军委决定加速我军特种兵建设

为适应朝鲜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8月26日在周

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加速特种兵建设，立即增编四个飞行团，三个战车旅（九个团），十八个高射炮团及十个军的队属炮兵，并在年底前完成组训工作。

8月27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就美国空军侵犯我国领空事，向美国提出抗议，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美侵朝空军飞机九架于8月27日侵入我国边境辑安（今集安）、临江、安东（今丹东）等地上空，扫射我车站、机场等建筑物，杀伤我和平居民二十四人。当日，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致电联合国提出控诉，并要求予以制裁。此后，美侵朝空军飞机仍不断侵犯我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杀伤我国人民。我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

9月15日 侵朝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转入战略退却

侵朝美军以美第10军所属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共七万余人，在二百六十余艘舰艇、近五百架飞机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及其以南水原方向进攻。正面洛东江战线的美、南军十个师亦于9月16日开始沿釜山至汉城线实施反攻。朝鲜人民军在敌军两面夹击的形势下，转入战略退却。美、南军28日占领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

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在国庆节大会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周恩来总理于9月30日在国庆节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表明我国的严正立场：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而“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10月7日 美国侵略军不顾我国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的警告,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10月1日,南军首先在襄阳地区越过“三八线”;2日,麦克阿瑟发布全线向北推进的命令;7日,美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并继续北犯,企图迅速占领全朝鲜。

10月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准备立即入朝参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并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与中国人民的意愿,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境内,支援朝鲜人民抵抗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并且指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失败,这不仅对朝鲜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整个东方也都是不利的。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0月8日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人民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出兵参战决策,确定入朝作战方针

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9日在沈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16日又在安东(今丹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并根据朝鲜战场的敌情、地形和我军装备情况,确定第一个时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作战方针,先组织防御,然后再配合朝鲜人民举行反攻。

10月15日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谈,决定迅速占领全朝鲜

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协调其侵朝政策和对我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作出判断,于10月15日乘专机飞往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谈。他们断定中国军队装备落后,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因

而计划于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会谈后,侵朝美军猛力向北推进,于10月19日占领平壤,并继续向朝中边境鸭绿江进逼。同时,还不断以其空军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公然将战火燃烧向我国。

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和炮兵第8师、高射炮兵第1团,自19日晚开始,分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向预定战场开进。23日,炮兵第1师和炮兵第2师第29团、工兵第4团(后改为第14团)、第6团(后改为第16团)又相继入朝。

10月21日 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在大洞会见

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于10月21日在朝鲜平安北道北镇西北之大洞首次会见,就稳定朝鲜战局问题进行了商讨和部署。

10月22日 中央军委决定调第66军作为志愿军预备队

为增强志愿军力量,中央军委于22日决定将第66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作为志愿军预备队。该军自23日开始,从天津地区车运安东,25至26日夜自安东渡过鸭绿江,进至新义州地区。

10月25日 中共中央作出组成志愿军领导机构的决定

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10月25日决定:第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即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并任命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兼副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原政治部(主任杜平)、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中共志愿军委员会由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

同 日 志愿军炮兵司令部入朝

志愿军炮兵司令部在政治委员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率领

下,由安东入朝,统一领导和指挥入朝炮兵部队。12月下旬,炮兵司令部奉命回国负责改装和组建新的炮兵部队。1951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复决定组成精干的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在朝炮兵,匡裕民为主任,于2月3日入朝。至1951年4月,陆续入朝的炮兵有经过改装的炮兵第2、第8师,和新组建的炮兵第7师、火箭炮兵第21师、防坦克歼击炮兵第31和第32师,以及高射炮兵第61、第62、第63、第64师。在战争期间,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完成了各次作战任务。

同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一部配合下举行第一次战役, 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

志愿军入朝后,根据敌人分兵冒进的情况,决定立即改变原防御作战计划,而采取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以一部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钳制东线之敌,以主力于西线歼灭敌人。25日10时,志愿军一部在开进中,于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同南第6师一部遭遇,并将该敌歼灭。接着,我军主力分向温井、云山、宁边、熙川地区及古场洞地区之敌展开猛攻。我第50军亦于26日分由安东、辑安入朝投入作战。至11月2日,我军先后歼灭了龟头洞、古场洞地区之敌并攻克云山。3日,西线之敌被迫全线撤退;4日,其主力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地区。5日,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我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挫败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0月26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

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

10月31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入朝,统一指挥入朝工兵部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指挥所由陈正峰率领于10月31日入朝,统一指挥入朝工兵部队。1952年8月,工兵指挥所得到加强,

并由谭善和任主任。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先后入朝担负各种工程保障任务的工兵部队有第14、第16、第15、第17、第10、第22、第18、第21、第7、第1、第4、第6、第9、第12团及第3团之第3营和第26团之第3营，共十四个团另两个营。志愿军工兵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完成了交通工程保障、战斗工程保障，以及建筑仓库、营房等大量的工程保障任务，对保障作战和交通运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月4日 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誓以全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坚决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11月4日联合发表宣言，表示“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接着，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决心尽最大努力坚决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

11月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入朝

为了加强铁路运输，志愿军铁道兵第1师于11月6日入朝，担任抢修铁路任务。其后，铁道兵第3师、第2师于1951年2月、5月亦相继入朝。6月20日，又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成立了第4师。此时，在朝铁路抢修部队已达四个师、一个团又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道兵部队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完成了大量的铁路工程保障任务，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铁路上的运输。

11月7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入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于11月7日至19日先后由辑安、临江

入朝参战，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13日 志愿军党委召开会议，制定作战指导方针和下一步作战部署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党委于11月13日在彭德怀主持下，在北镇西北大榆洞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最后确定在我军尚未得到空军、炮兵、装甲兵适当加强以前，“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下一步作战则准备“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方针，并依此作了部署。

1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指示华东局、中南局，加强东南沿海战备

为了防备敌入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进犯，毛泽东主席于11月17日分别对华东局、中南局作指示：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要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

11月中旬 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第18师入朝

中国入民志愿军公安第18师于11月中旬至1951年2月分批入朝，担任后方剿匪、警卫、押运、装卸和设置对空监视哨任务。1952年11月1日，公安第1师入朝，接替了公安第18师的任务，公安第18师回国。1955年3月公安第1师回国。

11月22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当前任务的通告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11月22日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分会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工作，以普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政治教育，推广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正确地引导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时，要求还没有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大行政区、省、市应立即成立分会，以更有效地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1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将敌人驱逐至“三八线”以南

敌人虽遭我第一次战役打击，但仍轻视我军力量，企图迅速占领全朝鲜。在经过试探性进攻以后，于11月24日发动了所谓圣诞节（12月25日）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于25日开始对敌实施猛烈反击。经激战，西线我军歼灭了德川、宁远和龙源里地区之敌，接着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继续向“三八线”追击。东线我军在歼灭了新兴里地区之敌和击溃了柳潭里、下碣隅里地区之敌后，于12月17日占领咸兴，24日收复兴南。此役，我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解放了“三八线”以南之瓮津半岛及延安半岛，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

11月28日 我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11月28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控诉了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以侵朝空军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地区、杀伤我国和平居民的罪行，坚决要求美国自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同时，还揭露了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伸张了正义，阐明了中国入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坚决要求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1月30日和12月16日，伍修权又发言驳斥了美国代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答辩。我国代表在联合国讲坛上义正辞严的发言，赢得了全世界入民的同情和支援，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地位。这是我国外交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12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

为加强我国国防力量，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之后，全国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积极响应。

应，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仅知识青年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两次报名人数即达五十八万余人。

12月上旬 中朝两党两国政府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问题

战争进行到 1950 年 12 月，朝鲜人民军又陆续投入了大批有生力量参加第一线作战。此种情况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如何统一行动、协同作战，以争取战争的胜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共中央同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进行了协商，在组织指挥上及与作战有关问题，作出了若干规定。

12月4日 杜鲁门与艾德礼举行会谈

敌人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被彻底粉碎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于 4 日至 7 日举行了会谈。他们承认遭到了失败，但表示仍要坚持侵朝战争，绝不自动撤出朝鲜。同时，在会谈中，还商定迅速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欧洲军队，加强其在西欧的战争准备。

12月21日 志愿军空军为准备参战，首批部队开始进入前方基地

志愿军空军为准备参战，首批部队航空兵第 4 师第 28 大队于 21 日开始进入前方基地安东浪头机场，并在友军航空兵配合下，开始进行实战练习。

12月22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一事发表声明

美国为了挽救其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于 12 月 14 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符合其意愿的关于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企图以先停战后谈判的伎俩，来争取喘息时间，准备再战。22 日，我国周恩来外交部长就此事发表声明，指出：凡是没有我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我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

因此，我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同时还揭露了敌人假和谈的阴谋，重申了我国历来的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

12月26日 李奇微接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

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于12月23日死于败退途中。12月26日，马修·李奇微接替其职务。

12月31日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军“三八线”阵地，占领汉城

敌人退至“三八线”后，一面利用既设阵地组织防御，一面抛出“停火建议”，妄图争取喘息时间，准备再行北犯。为了粉碎敌人这一阴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于12月31日17时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了敌“三八线”阵地。1951年1月4日占领汉城。8日，将敌驱逐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占领了水原、利川、骊州、原州一线，战役即告结束。此役，我共歼敌一万九千余人，解放了三十七度线以北广大地区。

1951年

1月8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坚持侵朝战争，积极扩军备战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月8日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鼓吹坚持侵朝战争，积极扩军备战。他要求美国国会将现役兵力增至三百五十万人，每年生产五万架军用飞机和三万五千辆坦克，并向国会提出“延长并修正征兵法”、加重税收等十项关于战争动员的立法提案。

1月17日 我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复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就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政府的主张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于1月13日通过了有关朝鲜及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并转交我国政府。我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于

1月17日复电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事应该经过有关各国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基础的谈判，求得迅速结束；美国武装力量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且指出：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的有关朝鲜及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其基本点仍然是先在朝鲜停战，然后才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而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关于其他的远东问题亦规定得极不明确，因此我国政府不能予以同意。我国政府建议举行中、苏、英、美、法、印度和埃及七国会议，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等远东有关问题。

1月21日 志愿军航空兵首次进行空战

志愿军航空兵第4师第28大队21日在清川江桥上空第一次同敌人进行空战，击伤美军F—84战斗轰炸机一架。29日，在新安州上空再次同敌进行空战，击落、击伤F—84战斗轰炸机各一架。

1月22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

1月22日至30日，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副主席讲了话。会议总结了经验，统一了思想，分析了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抗美援朝战争特点入手，特别强调了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提出了“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的口号，之后，即提出了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1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为了统一认识，总结经验，夺取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

与朝鲜人民军于1月25日至29日在成川以西君子里联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首相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司令员作了《三个战役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志愿军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与朝鲜同志“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会议还对立即进行第四次战役作了部署和动员。

同 日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举行第四次战役，抗击敌人反扑

敌人为了挽救败局，缓和内部矛盾，于1月25日开始对我发动进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了制止敌人进攻，争取时间，掩护第二番兵团开进和集结，实施了积极防御作战。战役第一阶段，我以志愿军两个军、人民军一个军团在西线汉江以南地区进行防御，钳制了敌人主要进攻集团，而以志愿军四个军和人民军三个军团在东线横城地区举行反击，一举歼灭了南军第8师三个团及南军第3、第5师和美第2师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战役第二阶段，我军转入运动防御，节节阻止敌人的进攻。3月14日，我主动撤出汉城。至4月21日，将敌人阻止于“三八线”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结束。此役，中朝军队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为举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2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

中共中央针对美帝国主义正在对日进行片面媾和和策动蒋介石集团作进攻大陆的准备等情况，于2月2日发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在全国普遍开展各阶层人民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运动以及铲除匪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运动，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广泛进行蔑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教育，并提出爱国运动应以下列三事为中心：（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二）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三）发起订立爱国公约。

同 日 我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发表声明，痛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我国的决议

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下，拒绝了十二个亚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和平解放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问题召开七国会议的议案及苏联的修正案，非法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诬蔑我国为侵略者的议案。接着，2月1日联合国大会又非法通过了美国的提案。为此，我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于2月2日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下，而且在侵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下，竟通过美国诬蔑我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并且指出：“美国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明明是美国政府制造出朝鲜事件，干涉和侵略朝鲜，干涉和侵略中国的台湾，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共产党在干涉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侵略朝鲜。明明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主张制裁美国侵略，要求美军撤出朝鲜和台湾，而美国提案却反而要求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采取措施，反而要求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自朝鲜撤退”。声明中还指出：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威胁和劫持联合国中多数国家的代表，慌忙地否决了关于召开七国会议的提案，恰正是美国政府要扩大战争反对和平的明证。中国人民从此会更清楚地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会更坚定自己以行动击败侵略者的决心。

同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派代表归国，向人民汇报

中国人民志愿军接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邀请，派代表从朝鲜前线归国，分赴全国各地汇报中朝人民军队抗击美国侵略军的英勇事迹，受到祖国人民热烈欢迎。

2月3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组织医疗队的通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关于组织医疗

队的通知。全国各地医务工作人员热烈响应，积极参加，计先后组成了四十个志愿医疗队前往朝鲜战地服务。

2月7日 中央军委为坚持长期作战，提出轮番作战的方针

中央军委鉴于朝鲜战争趋于长期化，为坚持长期作战，于2月7日提出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2月9日和3月1日，军委又对这一方针作了进一步指示。我军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至停战前到朝鲜进行轮番作战的部队有：二十五个军另一个师（另有两个军担负修建机场任务），炮兵十个师，坦克兵三个师另六个团，工程兵十四个团另两个营，高射炮兵五个师又二十一个团（其中有五个团在鸭绿江我国边界线）和六十二个营，探照灯部队三个团，雷达兵一个团，地监哨部队一个团，铁道兵十个师另一个团，公安军两个师，航空兵十个师（共二十一个团）另三个大队。

2月13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抢修指挥部组成

为了加强在朝铁道兵的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抢修指挥部，于2月13日成立。该指挥部在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李寿轩率领下于18日入朝。

2月1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人朝

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下，于15日开始由安东入朝。该兵团所属三个军在完成各项任务后，于1953年8至10月陆续回国。

3月1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构组成，并随即率部人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于3月16日在北京组成，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该兵团辖第12、第15、第60军，为志愿军第二番部队，18日开始由安东、长甸河口渡江入朝。该兵团在完成各项任务后，第60军于1953年9月、第12军和第15军于1954年5月回国。

3月中旬 中朝商定空军联合作战问题

为加强对空作战,3月中旬,经中朝双方协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朝鲜人民军空军如何协同作战问题,在组织与指挥上做出了若干规定,从而使对敌空军的斗争大大前进了一步,成绩愈来愈显著。

3月下旬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

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派遣的、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所属文工团一行五百七十五人,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率领下,从3月底至5月中旬分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与朝鲜人民。慰问团在朝鲜期间,有三位团员因遭敌机轰炸扫射,不幸光荣牺牲。他们是:第二分团副团长、平原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廖亨禄;曲艺服务大队副大队长、天津市著名相声艺术家常宝坤;曲艺服务大队队员、天津市著名琴师程树棠。

3月31日 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成立

坦克兵第1师和坦克兵第2师第3团于3月31日开始陆续入朝,并以坦克兵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该指挥所在黄鹤显主任率领下于5月5日入朝。11月29日,独立坦克第1团亦入朝。在战争中,装甲兵完成了各次作战任务。

3月 志愿军后方部队开始建立防空监视哨

为保证汽车夜间行驶安全,从3月起,志愿军后方部队,陆续在公路沿线建立了对空监视哨(通称防空哨),负责监视敌机活动,发现敌机及时鸣枪报警,指挥车辆行驶。防空哨设立后,大大减少了车辆损失,提高了运输效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先后担负防空哨任务的部队有步兵第149师,志后各分部的警卫团、警卫营,以及公安第18师、公安第1师,共计在两千五百公里的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哨组一千三百零八个。

4月6日 志愿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第五次战役

志愿军党委于4月6日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总结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提出了实施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会议认为,战争仍处于艰苦紧张的阶段,估计敌人进占“三八线”以后,仍要继续北进,并可能从我侧后登陆予以配合,占领朝鲜蜂腰部元山、平壤一线。为了夺取主动权,会议决定在敌登陆之前实施战役反击,即第五次战役。

4月10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军回国

志愿军第66军完成了各次作战任务之后,于4月10日回国休整。

4月11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入朝

志愿军第47军于本日由安东入朝参战。该军在朝鲜共三年零五个月,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和其他任务,于1954年9月24日回国。

同 日 麦克阿瑟被撤职,李奇微接替其职务

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推行其侵朝政策,协调其内部矛盾,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远东军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遗职由李奇微接替,并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美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

4月12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回国休整

志愿军第50军在胜利完成第四次战役中的汉江北岸防御任务以后,于3月15日奉命回国休整,4月12日开始由定州、宣川、车辇馆回国,至22日到达安东、凤城地区。

4月22日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五次战役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夺取战场主动

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战役第一阶段我在西线实施主要突击，迫使敌人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地区，歼敌两万余人。战役第二阶段我在东线实施进攻，歼灭了南第3、第9师大部。进攻胜利后，我为进行休整补充，于5月23日开始向北转移，敌乘机反扑。我以机动防御作战又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至6月10日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此役，我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此后，敌我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

5月19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志愿军入朝时，后勤领导机构是由东北军区后勤部派出的，当时称前方指挥所，下辖三个分部、七个大站、六个医院、三个汽车团及其他辎重、警卫部队。为了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领导，中央军委于5月19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一）着手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二）志愿军后方司令部，直接受志愿军首长领导；（三）加强各大站及军、师、团各级后勤工作的领导。各分部副部长兼任各大站站长，军师团后勤部（处）长由军师团副职兼任；（四）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各部队，统归志愿军后勤的建制序列。根据这一决定，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于6月成立，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到10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部队发展到六个分部、二十八个大站、四个警卫团另九个营、十三个汽车团、二十七个辎重团、三个公路工程大队、三十九个兵站医院、三个通信营、八个运输营，以及三万多民工，共十八万二千余人，另还配属有公安第18师、步兵第149师以及6个工兵团和十一个高炮营，总人数达二十二万余人。

5月26日 毛泽东主席提出对美英军作战，目前应实行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原则

我军第五次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主席根据历次战役经验和当时敌我双方情况于5月26日发出指示，指出：我军每次作战

张口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尔后再逐步进到打大歼灭战的阶段。27日，毛泽东主席在召见陈赓、解方时，又将上述思想形象地譬喻为“零敲牛皮糖”。

6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忱，解决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地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捐献武器运动和优待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运动。这一决定，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取得了很大成果。仅捐献武器一项，据1952年5月统计，即捐献了人民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亿六千二百三十多万元（旧币），可购买三千七百一十架战斗机。

同 日 陈赓、宋时轮分任志愿军第二、第三副司令员

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

6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人朝参战

志愿军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下，于6月19日由安东、长甸河口入朝。该兵团所属两个军在完成各项任务后，第67军于1954年9月29日回国，第68军于1955年4月9日回国。

6月25日 志愿军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战争指导方针

6月上旬，毛泽东主席接见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时，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指导方针，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和“持久作战、积

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月25日至27日，志愿军党委在伊川西北空寺洞召开会议，邓华在会上传达了上述方针，彭德怀作了关于如何贯彻持久作战方针的报告。

7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和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美国由于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严重失败，被迫于30日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7月1日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中朝控制区开城开始举行。

7月上旬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再次入朝

为加强海防和修建机场，志愿军第50军于7月上旬再次入朝，11月间进行了攻岛作战。1955年4月19日，该军在完成各项任务后回国。

7月20日 朝鲜发生特大洪水灾害

自7月20日至8月末，朝鲜北方发生了数十年未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河水暴涨七至九米，冲毁铁路桥梁九十四座次，线路一百一十六处次，公路桥梁被毁坏百分之五十，给我军交通运输造成严重困难。

7月26日 停战谈判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后因美方提出无理要求而陷于僵局

停战谈判双方于26日就谈判议程问题达成协议，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政府建议事项。同一天，谈判进入实质性问题第二项议程的讨论。我方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主张。29

日，美方却以所谓“补偿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致使谈判陷入僵局。

8月上旬 铁道运输司令部成立

为了加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指挥，经与朝方协商，8月上旬成立了铁道运输司令部，负责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线上的运输和对铁路线的抢修维护。12月23日，在铁道运输司令部之下又成立了前方运输司令部，从而加强了铁路线上的组织指挥，提高了运输效率。

8月18日 敌发动夏季攻势，我军进行夏季防御作战

敌人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对中朝施加军事压力，并为改善其在东部战线的防御态势，于8月18日开始，先后以美军两个师、南军五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其进攻重点为东线朝鲜人民军防守的北汉江至东海岸地段。志愿军为配合朝鲜人民军作战，实施了战术性反击。至9月18日，敌夏季攻势被粉碎，朝中军队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

同 日 我军开始进行反“绞杀战”斗争

敌人为了瘫痪我军后方、在其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力量向我发动了以破坏铁路线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的“绞杀战”。我军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航空兵以及在后方的其他部队，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朝鲜人民大力支援下，同敌空军进行了长达十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1952年6月下旬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从而保证了前线部队作战物资的供应。同时，在反“绞杀战”期间，我对空作战亦取得了辉煌战果，据不完全统计，我航空兵和后方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三百八十余架，击伤一千一百余架。

8月19日 美方武装人员在中立区枪杀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

美方武装人员非法进入开城中立区，打死我方军事警察排长

姚庆祥，重伤我方军事警察王仁元。

8月22日 美方飞机轰炸我方谈判代表团住所，我方宣布谈判会议停开

继8月19日美方武装人员打死打伤我方军事警察之后，22日，美方飞机又侵入开城中立区上空，轰炸扫射我方代表团住所，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已无法进行，我方乃于当日宣布自23日起谈判的一切会议停开，以待美方对这些挑衅和谋杀行为作负责处理。

8月28日 中共中央批准志愿军政治部的建议，决定10月25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将近一周年之际，志愿军政治部致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建议以10月25日即同美国侵略军进入交战之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8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8月 甘泗淇、张文舟任职

中央军委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在解方出任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期间，由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职务。

9月4日 志愿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树立阵地战的作战思想

志愿军党委于9月4日至10日在伊川西北空寺洞召开了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的战场形势，认为今后主要作战形式将是阵地战。因此，要求我军“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并且提出：进攻时，必须稳扎稳打；防御时，要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不得轻易放弃阵地，同时还要积极地进行阵地前反击和小型出击。

9月7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人朝担任修建机场任务

志愿军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共四个师）在司令员董

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于9月7日由安东、长甸河口入朝,担任机场修建任务,1951年11月30日回国。

9月16日 中朝两军发出指示,要求全军阵地要构筑隧道式据点

依据中朝两军当时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为了抗击敌人猛烈的火力突击,保持防御的稳定,为了更有力地以进攻手段打击敌人,中朝两军于9月16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必须讲求战术,大力加强阵地工事。并根据战士群众创造的“猫耳洞”(防炮洞)的经验,要求重要阵地特别是核心阵地,必须构筑“隧道式的据点”。此后,在秋季防御作战中,即出现了坑道工事的雏形。

9月17日 中央军委发出加强海防、防敌登陆的指示。东、西海指相继成立

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东西海岸防御,防止敌人从侧后登陆,于9月17日发出指示,在作战指导上提出,依据朝鲜特殊的地形,必须采取坚决阻止敌人于海上的方针,放弃让敌登陆或诱敌深入而后歼灭之的方针。同时,还决定调第11、第16军分别进至我国东北凤城、安东地区和通化地区待机,准备支援朝鲜东西海岸作战;第16军之第47师先行入朝(该师于9月24日入朝)担任东海岸守备任务。为了加强东西海岸中朝部队的统一指挥,经同朝方协商,东西海岸于9月下旬先后成立了联合指挥所。东海岸指挥所由第9兵团领导机构兼任,宋时轮兼任司令员,中方、朝方各一人副司令员。西海岸指挥所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司令员,朝鲜人民军一人兼任副司令员。

9月20日 志愿军空军正式出动掩护交通线

为掩护安东、平壤间主要交通线,加强反“绞杀战”斗争,志愿军空军奉命正式出动作战。首先出动作战的是航空兵第4师,之后,其他航空兵师采取轮番作战方针,也陆续投入作战。至1953年7月停战止,先后投入作战的有第4、第3、第2、第14、第6、第12、第15、第16、第17、第18等十个歼击航空兵师,另有轰炸航空兵

第8、第10两师的三个大队。在战争中共击落敌机三百三十架，击伤敌机九十五架。

9月26日 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

9月26日，在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一行一百余人到达北京，受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首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参加国庆节观礼后，代表们分赴国内各地作报告。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人民，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报告活动结束后，代表团于11月至12月间陆续返回朝鲜前线。

9月29日 敌发动秋季攻势，我进行秋季防御战役

敌人夏季攻势被粉碎以后，不甘心失败，仍企图以军事压力迫我屈服。为此，又很快于9月29日向我发动了“秋季攻势”。进攻的重点开始为西线涟川、铁原以西地区，以后转向东线北汉江东西地区，均为志愿军防守的阵地。敌先后动用了美、英军六个师，南军三个师。我军防守部队与敌激战二十四天，至10月22日，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共歼敌七万九千余名。

10月23日 毛泽东主席在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23日至11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大会于10月24日听取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会长彭真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

同 日 新华社发表抗美援朝一周年综合战绩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25日进入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至1951年10月10日，中朝人民军队共

歼灭敌军三十八万七千余人，其中美军十七万六千余人，击毁和缴获敌战车九百四十五辆，各种炮三千五百五十八门，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两千三百一十架。

同 日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決定授予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一級國旗勳章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舉行會議，為表彰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援助朝鮮人民反抗美國侵略與保衛遠東及世界和平事業中所建立的功勳，決定授予彭德懷司令員一級國旗勳章，並分別授予志願軍在戰爭中立下特殊功勳的指戰員以一級自由獨立勳章、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三級國旗勳章、一級和二級戰士榮譽勳章以及軍功獎章。

10月25日 停戰談判在板門店復會

9月11日，美方被迫承認其空軍飛機扫射開城中立區的事件，並且表示愿對開城中立區協議的破壞持負責態度。為此，我方於9月19日答復對方：建議恢復談判。但美方提出了更換談判會址的要求，使談判不能立即恢復。為了掃除對方阻撓復會的借口，我方又於10月7日提出將中立區從開城擴大到汶山，並同意將談判會址由開城移至板門店。由於我方作出了努力，談判於10月25日在板門店復會。在繼續討論第二項議程時，我方提出以現在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新建議，但美方却無理要求我方退出開城及其周圍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地區，企圖奪取這一地區。

10月29日 志願軍召開黨委會議傳達中央關於精簡节约的方針，並部署志願軍的整編工作

志願軍黨委於10月29日至31日在成川東南桧倉召開會議，傳達貫徹中央關於精簡节约的方針並研究部署了志願軍的整編工作。志願軍各機關、部隊於11月15日前後開始整編，至12月底基本完畢。通過整編，達到了精干機關，充實連隊，提高部隊战斗力的要求。

同 日 我军加强开城地区防御部署

停战谈判复会后，敌人提出的军事分界线方案，无理要求我方退出开城，并准备以其武装力量向开城进逼，以迫使我国让步。为确保开城地区的安全，10月29日，志愿军司令部发出关于加强开城地区防御部署的指示。之后，第65军加强了开城以西及临津江以西的兵力，第63军亦进驻至开城东北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第65军抗击敌人向开城的进攻。

10月30日 我军进行局部反击作战

敌发动夏秋局部攻势连遭失败、被迫与我恢复停战谈判以后，仍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我军对敌施加压力，促进停战谈判，并收回一些阵地，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举行局部反击。10月30日开始至11月底止，我军先后对敌营以下兵力防守的二十六个目标进行了三十四次反击，全歼敌两个营、十三个连、五个排，大部歼灭敌人六个连，共毙伤俘敌一万余人，攻克敌阵地二十一个，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

11月5日 我军进行攻岛作战

为配合板门店“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的谈判，解除西部沿海岛屿敌特武装对我侧后的威胁，我第50军根据志愿军首长的指示，自11月5日至月底，在空军配合下连续组织了四次渡海作战，攻占了椴岛、大和岛、小和岛等十余个岛屿，歼灭敌特武装五百七十余人；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亦相继攻占了大同江口之避岛、青羊岛等岛屿，歼灭敌特武装二百余人，从而扫除了敌人深入在朝鲜西北部海域中的情报基地。

11月27日 停战谈判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

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正式就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后退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当日，停战谈判进入第三项议程，开始就“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

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进行讨论。

11月 志愿军后勤开始整编

根据志愿军党委整编工作会议精神,志愿军后勤开始整编。按照五个分部的编制,划分为五大供应区。第1、第2、第3分部为一线分部,分别负责东、中、西线正面作战部队的供应。第4、第5分部为二线分部,负责囤积物资,支援一线分部,并供应东西海岸的部队及管区内的其他部队。军以下部队由军后勤按建制系统对所属和配属部队实施供应。整编后,构成了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

12月14日 志愿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三反”工作指示

志愿军党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于12月14日向全军发出了“三反”工作指示,号召全军认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接着,志愿军各单位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三反”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打击和清理了贪污、浪费现象,改进了领导作风。

12月23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成立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于12月23日成立,吴昌炽为司令员,统一指挥掩护后方交通线的高射炮兵。在战争期间,先后担任这一作战任务的计有野战高射炮兵三个师(第62、第63、第64师),城防高射炮兵十六个团又六个独立营以及一个高射机枪团、一个按照灯团、一个雷达团。

1952年

1月1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抵北京

由李雪三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由洪淳哲率领

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一行二百七十人，于 1 月 18 日下午抵达北京，并随即分赴全国各地访问和作报告，5 月下旬返回朝鲜前线。

1月 28 日 我军开展反细菌战斗争

美国侵略者不顾国际公法，于 1952 年 1 月开始，秘密地对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了细菌战，企图以此制造疫区，残害中朝人民，削弱我军的有生力量。1 月 28 日发现敌人在我防区撒布带有传染病菌的昆虫、杂物。之后，在前线、后方许多地区屡屡发现，范围甚广。于是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的斗争。至 1952 年底，粉碎了敌人进行的细菌战。美国侵略者不但未能达到目的，而且在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1月 29 日 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战术指示，强调开展狙击活动

志愿军司令部鉴于敌我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每日均限于小规模的战斗活动，为了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特发出指示，要求前线各军组织特等射手，对敌单个目标以冷枪冷炮进行狙击活动。不久，这一活动便在全线全面展开，并逐渐形成一种持久的群众性的运动，获得了重大效果。据 5 月至 8 月的不完全统计，共歼敌一万三千六百余（不含游动炮火狙击战果），有力地限制了敌人在阵地上的行动自由。

2月 17 日 停战谈判第五项议程达成协议

停战谈判于 2 月 6 日开始讨论第五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在讨论中，美方仍故生枝节，进行拖延。经过斗争，至 17 日双方始达成协议，确定：在停战生效以后三个月内由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分派代表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2月 24 日 我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 月间，美国侵略者不顾国际公法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引起了

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2 月 22 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侵略者的这一罪行，并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美国的这种罪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的组织者的国际责任。24 日，我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受权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并且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2 月 29 日至 3 月 5 日，美国侵略者多次出动军用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地区领空，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并对临江、长甸河口进行轰炸扫射。3 月 8 日，周恩来外长就此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这一最野蛮和最残暴的侵略和挑衅行为。

3 月 3 日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等国际组织，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八国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于 3 月 3 日到达朝鲜，按照法律的方式，调查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到 19 日结束。其后，又在我国东北地区调查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6 月 23 日至 8 月 6 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七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先后调查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这两个国际组织都先后公布了调查报告，用大量事实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其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结论称：“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3月12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3月1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东北各地及朝鲜前线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自3月15日起至4月上旬，完成了实地调查，并于4月25日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报告书指出：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完全肯定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一切罪行，是无可抵赖的。”

3月26日 志愿军司令部发出关于巩固阵地和相机挤占地方的指示

志司于3月26日发出指示，指出：在敌我阵地对峙情况下，我军目前作战方针，应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并相机挤占地方，扩展我军阵地。根据这一指示，我第一线各军在4月份特别是5、6月间，在开展小部队战斗活动的基础上，积极地同敌展开了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和攻取敌突出的班、排警戒阵地的作战，大量地杀伤消耗了敌人，挤占了部分阵地，把战场上斗争的焦点逐步推向了敌方。

4月7日 彭德怀司令员回国，其职务由陈赓代理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4月7日回国休养（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其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代理。

4月26日 志愿军召开参谋长会议，总结坑道工事构筑经验

1952年春，我军在全线开展构筑坑道工事以后，为了总结、交流经验，志司于4月26日至5月1日在成川东南松仓召开了第一线兵团及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统一了对坑道工事的认识，进一步提出了对坑道工事的战术要求和技术要求。会后，我军坑道工事的构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5月底，我第一防御地带的坑道工事及与

之相配系的各种野战工事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4月28日 杜鲁门任命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于4月28日宣布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职务，美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5月7日，克拉克抵达日本东京，5月12日，正式接替李奇微的职务。

5月2日 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达成协议

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即关于停战的具体安排问题，在美方弃限制朝鲜北部飞机场的修复和建筑的无理主张、我方同意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由六国减为四国的情况下，双方于5月2日达成协议。至此，停战谈判五项议程就只剩下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尚未获得解决。

5月5日 新华社公布美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

自5月5日起，至1953年11月22日止，我新华社陆续公布了25名被俘美国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这些供词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事实真相。

5月7日 巨济岛我方被俘人员为反抗美国侵略者残害和强迫扣留战俘，扣留了美战俘营负责人弗兰西斯·杜德准将

朝鲜停战谈判自1951年12月进入战俘问题讨论以后，美方一直坚持其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以达到其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我方被俘人员用拷打、刺字、写血书等野蛮手段进行所谓“甄别”，稍有违抗便施以酷刑以至屠杀。在巨济岛美方第76号战俘营中的我方被俘人员，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于5月7日下午，扣留了该战俘营负责人弗兰西斯·杜

德准将。在杜德被扣之后，美方新任战俘营负责人查尔斯·柯尔生准将承认了迫害、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血腥罪行，并且保证要“使暴力行动和流血事件不再发生”，不再对战俘进行强迫甄别。但美方背信弃义，之后，对我被俘人员的迫害仍不断发生。

6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返国

志愿军第26军在完成各项任务后，于6月5日返国。

6月6日 志愿军召开兵团干部会议，明确提出树立“坚守防御”的思想

在停战谈判陷于僵持的情况下，为了对付敌人任何可能的进攻，志愿军于6月6日到9日在成川东南桧仓召开了兵团干部会议，研究了今后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部署调整、构筑纵深防御工事等问题。会议根据我军正面阵地日益坚固的情况，在作战指导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持久作战与贯彻积极防御的两条基本原则”，而且进行积极防御的内容“是带坚守性的”。会议还提出了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和正面纵深防御工事的建设，以及阵地工事“要由野战筑城向永久筑城方面发展”的要求；同时，为节约兵力，对一线兵力部署调整亦做了安排。

6月10日 我航空兵、高射炮兵、探照灯兵首次协同作战

6月10日夜，敌B—29战略轰炸机四架飞临郭山上空轰炸铁路桥梁。我航空兵、高射炮兵、探照灯兵首次协同作战，一举击落敌机三架。

6月11日 陈赓奉调回国

陈赓于6月11日奉调回国，任军委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由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月17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第3师入朝

根据轮番作战的方针，6月17日坦克第3师（辖第5、第6团，

附第2师第4团)入朝,替换坦克第1师(辖第1、第2团,附第2师第3团)。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改由坦克第3师司令部兼任。原装甲兵指挥所主任黄鹤显的任务由东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赵杰接替。坦克第1师于7月6日开始返国。另坦克独立第2团亦于10月22日入朝替换坦克独立第1团。

6月23日 美国空军开始集中轰炸朝鲜北部城市和工业设施

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为了对我施加军事压力,配合其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自6月23日起,下令对朝鲜北部城市和工业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性轰炸。23日至26日,曾连续四天出动飞机一千五百多架次,轰炸水丰、长津等地水力发电站。7月11日,敌出动飞机一千二百多架次,轰炸朝鲜临时首都平壤。6月下旬至8月中旬,朝鲜北部七十八个城市均遭到了敌人的轰炸破坏。

6月24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人民功臣授勋

在朝鲜反侵略战争两周年前夕,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表彰中国入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建立的功勋,于6月24日在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举行授勋典礼大会,颁发各种勋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千三百五十三位各级战斗英雄、工作模范和特等、一等人民功臣,并委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二等人民功臣的代表以军功奖章。

7月11日 宋时轮、杨得志等任职

中央军委任命宋时轮为军委总高级步校校长,免去其第9兵团司令员和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职务。调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任第19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因病回国,由郑维山任第20兵团代理司令员。

8月17日 志愿军召开工程会议

为防敌在东西海岸登陆，使我军整个防御体系更臻于完善，志司决定在东西海岸和正面平康地区以及不便于构筑坑道工事的其他重点地区，构筑永久性钢筋混凝土工事。为此，于8月17日至19日在成川东南桧仓召开了工程会议。会议对施工任务、工程预算、技术标准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此项工程，经过努力，于11月15日基本完成。

8月21日 王建安任职

中央军委任命王建安为第9兵团司令员。

9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第24、第46军开始入朝

为贯彻轮番作战方针，第23军于9月5日经安东入朝，第24军于9月12日经辑安入朝，第46军于9月15日经安东入朝。该三个军入朝后，准备分别轮换第20、第27、第42军回国。该三个军在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和其他任务之后，第24、第46军于1955年10月回国，第23军于1958年3月回国。

9月18日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为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为消耗敌人和锻炼部队，志愿军第一线各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从9月18日开始陆续发起对敌连排支撑点的进攻作战，至10月31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先后对敌六十个目标进攻七十七次，共歼敌两万七千余人。

同 日 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

中国入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一行一千零九十七人，在团长刘景范，副团长陈沂、胡厥文、李明灏、周钦岳率领下，于9月18日启程赴朝鲜，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11月下旬，慰问团人员先后离朝回国。

10月4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返国

志愿军第27军在胜利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于10月4日返

国。

10月8日 美方片面宣布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在战俘遣返问题谈判中,美方一再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我方合理建议。10月8日,我方为推进谈判,又提出一个新的遣俘方案:停战协定生效后,双方一律将全部战俘送至非军事区交给对方接收,由双方红十字会联合小组进行访问,保证这些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随后按国籍、地区分类,非朝鲜战俘一律遣返。朝鲜战俘中家住南朝鲜的人民军被俘人员和家住北朝鲜的南朝鲜军的被俘人员可允许他们直接回家。但美方依然蛮横无理地拒绝加以讨论,并公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10月11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返国

志愿军第20军在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于10月11日返国。

10月14日 我军进行上甘岭防御战役

侵朝敌军为配合停战谈判,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从10月14日开始,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志愿军在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即有名的上甘岭战役。至11月25日,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守住了阵地,并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两万五千余人,创造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范例。

10月16日 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克拉克,斥责对方宣告无限期休会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本日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严斥美方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动,并向美方提出了包括立即停止美方代表团中止停战谈判的无理行动、全部遣返战俘和迅速实现停战的三点要求。19日,克拉克复函竟拒绝了我方的合理要求。

10月24日 中朝人民军队发表两周年战绩公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表两周年战绩公报：朝中部队自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2 年 10 月 15 日止，共歼敌六十六万一千零三十四名，其中美军占二十九万一千零十一名，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七千三百二十三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坦克两千二百四十七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各种炮四千二百八十门。

10月25日 志愿军隆重举行庆祝出国作战两周年大会

志愿军领导机关隆重举行庆祝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两周年大会。邓华代司令员在大会上讲了话，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代表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自由独立勋章和军功章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及参加大会的二十名战斗英雄和功臣代表。

10月30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回国

志愿军第 42 军在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于 10 月 30 日回国。

11月12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3师入朝

志愿军第 33 师于 11 月 12 日由安东入朝，担任东海岸元山地区的防御任务。该师在完成各项任务后，于 1954 年 9 月 10 日回国。

11月22日 军委决定志愿军炮兵部队实行轮换作战

为使已入朝的炮兵部队得到休整，使尚在国内的炮兵部队得到战争锻炼，军委决定志愿军炮兵部队实行分批轮换作战。按照军委这一决定，从 1953 年 2 月至停战前陆续入朝的有四个师（榴弹炮兵第 3 师、防坦克歼击炮兵第 33 师、火箭炮兵第 22 师、高射炮兵第 65 师）另三个炮兵团（第 33、第 39、第 46 团）。

12月2日 艾森豪威尔赴朝视察

艾森豪威尔 11 月 5 日当选美国总统，12 月 2 日至 5 日到朝

鲜进行视察，并与侵朝美军将领和李承晚举行了会谈。随后，他在返美途中，在威克岛和“海伦娜”号重巡洋舰上连续召开了两个成员会议，讨论美国对朝鲜和远东的政策。

12月11日 中央军委决定第1、第16、第21、第54军入朝，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

为了加强反登陆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四个军入朝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根据这一决定，第16军于12月28日、第1军于1953年1月22日、第54军于2月2日、第21军于3月14日先后入朝。以上四个军在完成各项任务后，先后于1958年4至10月期间回国。

12月12日 中央军委决定坦克第1师入朝，并成立装甲兵第二指挥所

为了加强反登陆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坦克第1师之第1、第2团入朝（后又增加坦克独立第3团）并以坦克第1师师部和坦克第2师师部一部分人员组成志愿军第二装甲兵指挥所，由罗杰任主任，统一指挥东西海岸坦克部队。上述部队从1953年1月17日陆续入朝，22日全部到达朝鲜。另有四个师属坦克团亦于此时入朝，分别配置在东、西海岸。

12月20日 中共中央下达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的指示

为了防止敌人进行登陆冒险，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志愿军党委遵照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于12月18日至21日在成川东南桧仓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会后，全军即展开了以大力构筑工事、调整兵力部署、增强海岸防御为中心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活动。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并同朝方商定，特别加强了西海岸的指挥机构：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兼任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另以朝方一人、志愿军二入任副司令员，同时还抽调了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部分人员加强了西海岸指挥部，并在西

海岸指挥部下设立了空军前方指挥所和海军作战办公室。东海岸指挥机构，亦作了相应的加强。至4月底，我军胜利地完成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各项工作，从而迫使敌人放弃了进行登陆冒险的企图。

12月中旬 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成立

为了加速朝鲜新建铁路工程，保证反登陆作战时的交通运输，12月中旬，在沈阳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负责新建铁路的指挥工作，郭维城任局长。并调铁道工程第5、第6、第7、第9、第10、第11师和铁路员工五千多人，于1952年底和1953年1月先后入朝，担任修建铁路任务。1953年1月，又以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为基础成立了中朝新建铁路指挥局，朝鲜铁道第3旅亦归其指挥。1953年4月5日，新建铁路第一期工程龟城至价川段、价川至殷山段正式通车。停战后，继续修建八院面至德川段（第二期工程），至1954年4月25日完成。前后两期工程我共新建铁路线二百一十三公里。

1953年

1月 李志民任职

中央军委任命李志民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2月7日 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毛泽东主席2月7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严正宣告：“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2月10日 美第8集团军司令易人

美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于2月10日接替退休

回国的范佛里特，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

2月22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要求交换病伤战俘

美国妄图以军事压力和政治恫吓迫我屈服失败以后，被迫于本日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名义致函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要求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3月28日，我方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

3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

为扫除朝鲜停战协议的最后障碍，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提出中朝两国政府共同拟定的公正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根据这一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后来，这一方案成为恢复停战谈判和最后达成协议的基础。

4月6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安东防空司令部

中央军委4月6日决定成立安东防空司令部，以成钧为司令员，统一指挥朝鲜平壤、元山线以北和我国东北大孤山、凤城、通化线以南之志愿军防空部队（计有高射炮兵四个师、七个团又十六个营，探照灯部队十三个连，地面监视哨五个连，雷达兵六个连）。原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改为安东防空司令部前方防空指挥所。根据这一决定，安东防空司令部于6月成立。

4月10日 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就交换病伤战俘达成协议

4月1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将军致函克拉克，同意举行联络组会议，以初步安排交换病伤战俘事宜，并商定恢复停战谈判的日期。4月10日，双方联络组会议就遣返病伤战俘协定草案达成了协议，并于11日正式签字。4月20日，双方开始交换病伤战俘。

至 26 日,我方将对方病伤战俘六百八十四人遣返完毕。至 5 月 3 日,对方将我方病伤战俘六千六百七十人遣返完毕。

4月 18 日 中央军委决定李达等到志愿军任职

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志愿军参谋长,许世友为第 3 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为第 19 兵团司令员,杨勇为第 20 兵团司令员,轮换原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第 3 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第 19 兵团司令员韩先楚、第 20 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回国。并规定调赴朝鲜工作的同志,于 5 月上旬到职。因为 5 月间我军进行夏季进攻战役,第 20 兵团正面为战役重点,杨勇与郑维山的交接延至 7 月 11 日。

4月 26 日 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复会

由美方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而中断达六个月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正式复会。

4月 30 日 志愿军召开党委会议,决定举行夏季反击战役

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我军阵地更加巩固,同时兵员充足,士气高涨。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促进停战的实现,并借以锻炼部队,改善我军阵地,志愿军党委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在成川东南桧仓召开会议,确定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举行夏季反击战役,发起时间预定 6 月初。

5月 5 日 张南生、王平任职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张南生为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平为第 20 兵团政治委员。

5月 7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9 军回国

志愿军第 39 军在完成各次作战任务后,于 5 月 7 日回国。

同 日 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

为了使谈判迅速获得进展，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在双方代表团大会上就解决战俘问题提出八点新方案。主要内容是：停战后所有坚持遣返的战俘立即遣返；其余战俘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及印度五个国家派同等数目的代表所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解释的期限为四个月；解释期满后仍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则由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处理。但美方却仍然纠缠在许多假设的和枝节的问题上，并于 13 日提出“反建议”，公然无理地要求将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美方这一无理的“反建议”，遭到全世界舆论的反对。

5月13日 我军开始进行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

我军鉴于美方仍在拖延停战谈判，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决定按照预定计划立即开始夏季反击作战。13、15 日，第 20 兵团和第 9 兵团先后开始以敌连以下阵地为目标进行反击，至 26 日告一段落，共毙伤俘敌四千一百余人。27 日，我军发起第二次进攻，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以夺取敌营以上阵地为重点目标。第 20 兵团先后攻占了北汉江两侧南第 5 师全部主阵地和南第 8 师一个团的阵地，第 9、第 19 兵团和人民军也对敌二十五个营以下阵地进行了反击，共毙伤俘敌四万一千余名。

6月8日 停战谈判就战俘安排问题达成协议

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于本日达成协议并正式签字。根据这一协议，除直接遣返的战俘外，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六十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十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九十天后如尚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交由政治会议在三十天内解决。至此，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双方进入重新校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6月17日 李承晚集团破坏遣俘协议，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部分被俘人员

在遣俘问题达成协议筹划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在美方纵容下，自6月17日深夜起至22日，将在南朝鲜的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部分被俘人员，以“释放”为名，实行强迫扣留，破坏已签字的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与此同时，还公开叫嚣反对实现停战。

6月19日 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克拉克，要求美方追回以“释放”为名擅自扣留的我方被俘人员

6月19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将军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要求立即追回李承晚集团以“释放”为名擅自扣留的我方被俘人员，并保证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同时，要求对方对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答复。29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承认李承晚集团扣留我方被俘人员是一严重事件，并声称正在继续追回被扣留的人员，但实际上他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步骤来实现其诺言。

6月25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志愿军英雄、功臣授勋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在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举行隆重授勋典礼，将国家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赠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杨得志、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并授予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一级国旗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将一级国旗勋章追赠给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同时，还将各种勋章赠予四十六名战斗英雄、人民功臣代表。

7月10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回国

志愿军第38军在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后，于7月10日回国。

7月13日 我军发起夏季战役第三次进攻（金城战役）

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的行为，并为停战后使我军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志愿军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一千余门

火炮，于7月13日晚向金城方向南朝鲜军四个师防守的二十五公里宽的弧形战线发起进攻，即金城战役。27日战役结束，我军向前推进了九点五公里，扩大阵地面积达一百七十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七万八千余人，连同第一、二次进攻，整个夏季战役共毙伤俘敌十二万三千余人，扩展土地面积二百四十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促进了停战的实现。这时的军事分界线，已较第一次划定的界线向南推进了三百三十二点六平方公里。

7月19日 我方谈判代表团发表声明，公布“联合国军”方面关于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阻挠和破坏实现停战的行为，在我方坚决斗争下，“联合国军”方面被迫于6月29日起，陆续提出了对实施停战条款的保证。为使全世界人民得以共见，朝中方面首席代表特在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发表声明，将其历次保证予以公布，其保证中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军”保证“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以支持”等。

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26日，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完全达成协议。27日，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和“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次日，彭德怀司令员于开城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十二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命令还要求朝中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并保持高度戒备，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行动。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谈判双方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于当日成立了军事停战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由十名高级军官组成，

其中五名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共同指派。五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派，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总任务为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

7月31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是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8月14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自1950年6月25日至本日止，共毙伤俘敌军一百零九万三千八百三十九名，其中美军三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二名，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四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三千零六十四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七千六百九十五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一百五十七艘。

10月4日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下属八个分团）一行四千余人，在总团团长贺龙，副团长邢西萍、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明、康克清、梅兰芳、老舍、赵寿山、王维舟、吴克坚、邵式平、平杰三、张维桢、哈丰阿、周信芳等率领下，于10月4日离京赴朝，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12月中旬，慰问团人员先后离朝回国。

10月27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和英雄、模范、功臣代表以各种勋章和军功章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于10月27日在成川东南桧仓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

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和一百六十五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种勋章和军功章。另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还有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涌现出了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据统计，全军立三等功以上的功臣有三十多万人，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有六千一百多个，其中特等功臣二百一十七名，一等功臣一百五十四名，另有十六个单位荣立集体特等功，并有二百八十二名功臣获得了英雄和模范的光荣称号。

* * *

1954年9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辞职，邓华任志愿军司令员

新华社平壤9月5日电：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业已辞职。中国人民志愿军现由邓华任司令员。

之后，1954年11月至1958年10月期间，志愿军司令员先后由杨得志、杨勇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先后由李志田、王平担任。

1958年2月14日 周恩来总理赴朝鲜访问，商谈志愿军撤军问题

停战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维护停战协定、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为了保证朝鲜问题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得到合理解决，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赴朝鲜访问，同朝鲜政府商谈了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2月19日，中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予以响应，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10月24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志愿军领导人授勋

10月24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以二级国旗勋章。

同 日 平壤市各界隆重集会，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

10月24日下午，平壤市各界一千多人在国立艺术剧场隆重集会，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一致欢送词说：“我以朝鲜人民、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光辉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任务的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兄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我们祖国土地上留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长存在我国人民的心里。”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把朝鲜各界六百八十多万人签名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和签名册交给了中国人民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接着，杨勇上将致答词，志愿军政治委员王平上将把志愿军全体官兵签名的致朝鲜人民的告别信和签名册交给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同 日 金日成首相举行盛大国宴，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24日晚，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在平壤举行盛大国宴，欢送即将离朝返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等四百五十多人应邀出席了宴会。会上，金日成首先致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所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它将永远记载在进步人类的史册上”

1958年10月25日 杨勇司令员向热情送别志愿军的平壤市人民致告别词

10月25日上午，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在平壤车站站前广

场上，向热情欢送志愿军的三十万平壤市人民致告别词，感谢兄弟般的朝鲜人民八年来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援和关怀，感谢朝鲜人民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荣誉和热情欢送。他说，在这八年共同战斗的时间里，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大大巩固和发展了，志愿军每个指战员都将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种团结和友谊。最后，杨勇司令员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军撤出朝鲜的行动，向全世界有力地说明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于维护和平、促使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美国军队必须从朝鲜南部撤出去。我们相信，朝鲜人民统一自己祖国的意志，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未来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朝鲜人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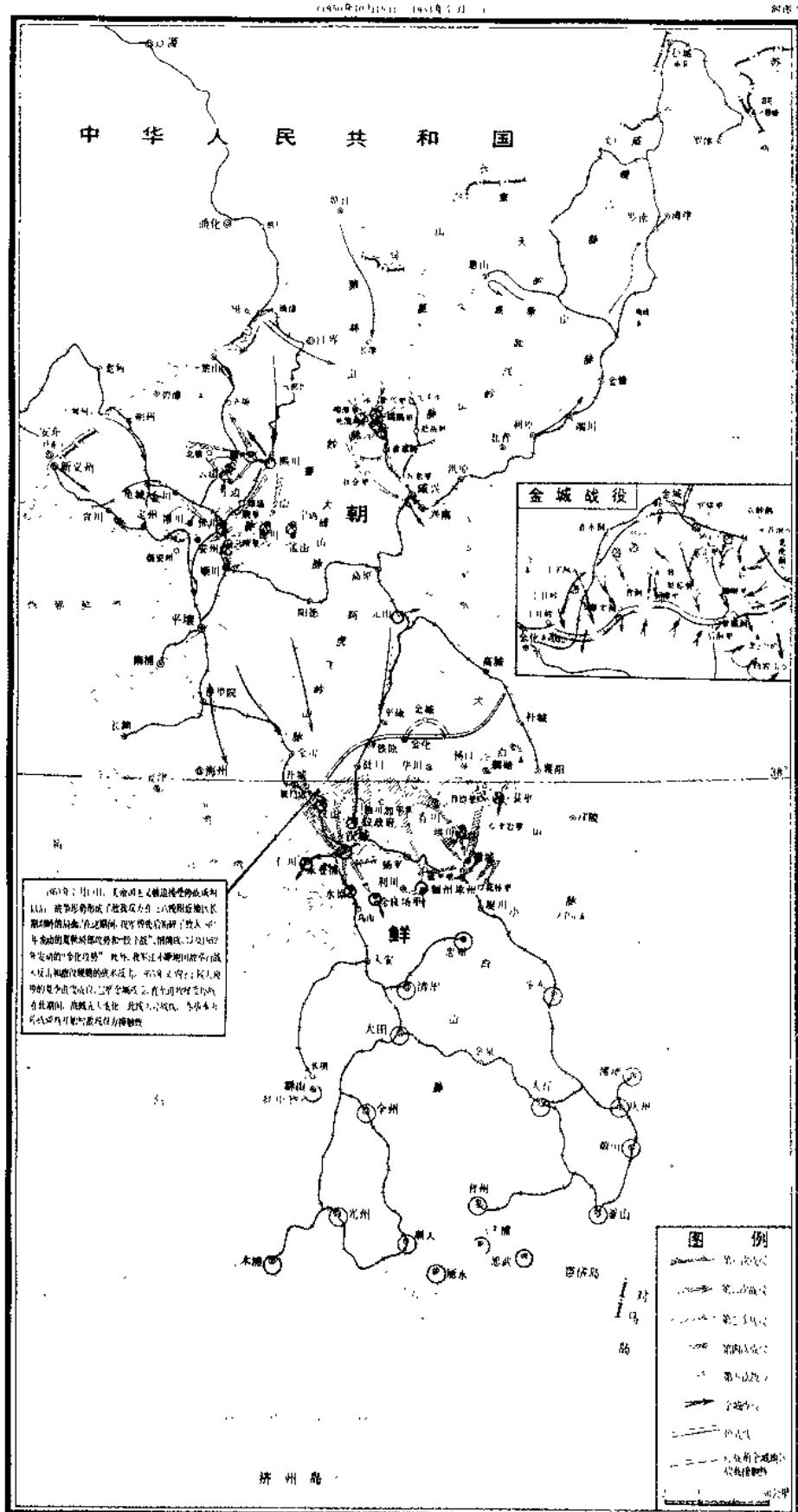
1958年10月2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8年3月15日起到10月26日止，分三批相继撤出朝鲜回国。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军公报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留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志愿军代表，仍将同朝鲜人民一道，继续执行监督朝鲜停战协定实施的任务。

附件六

抗美援朝战争情况要图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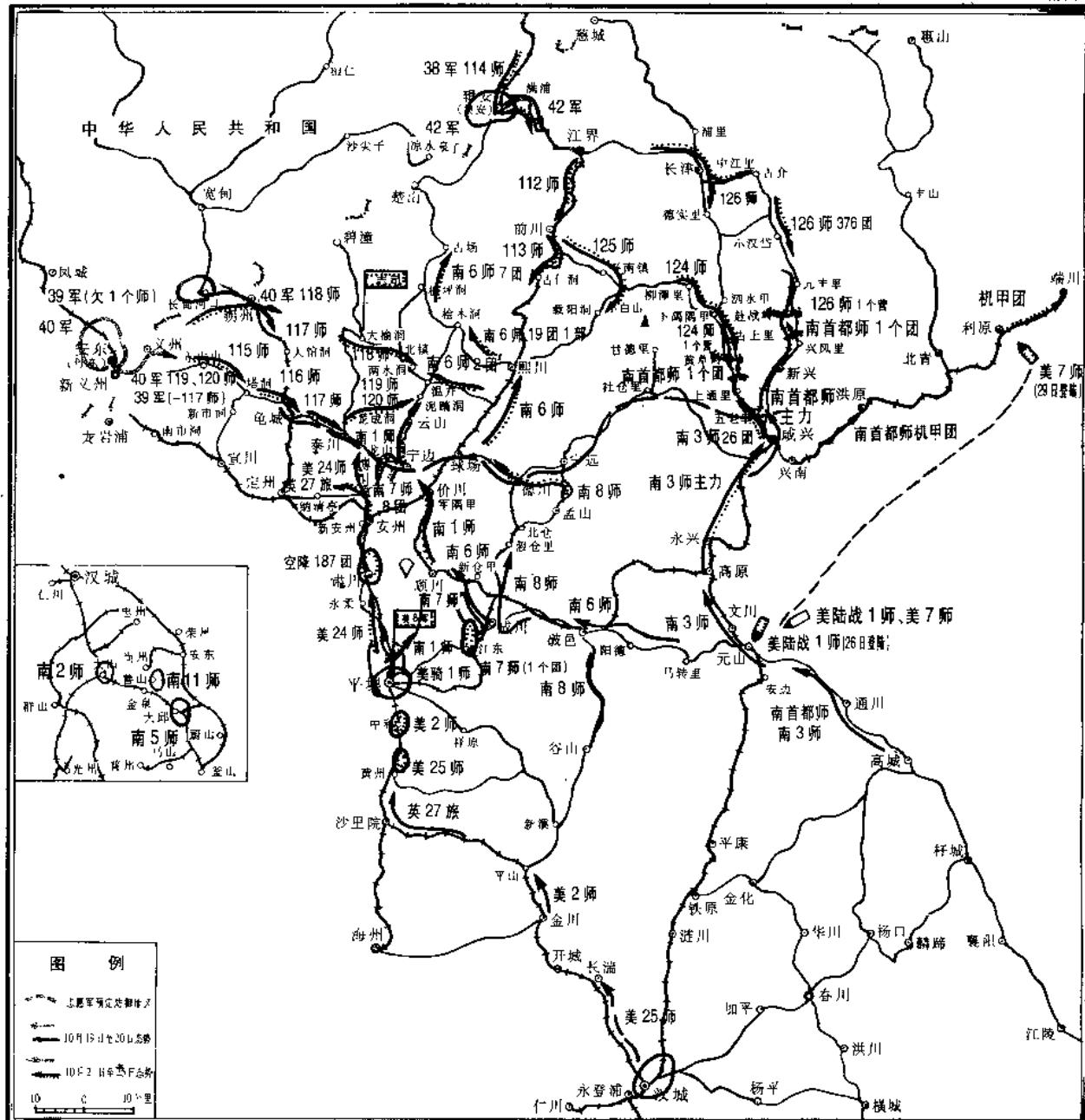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要图



第一次战役战前敌我态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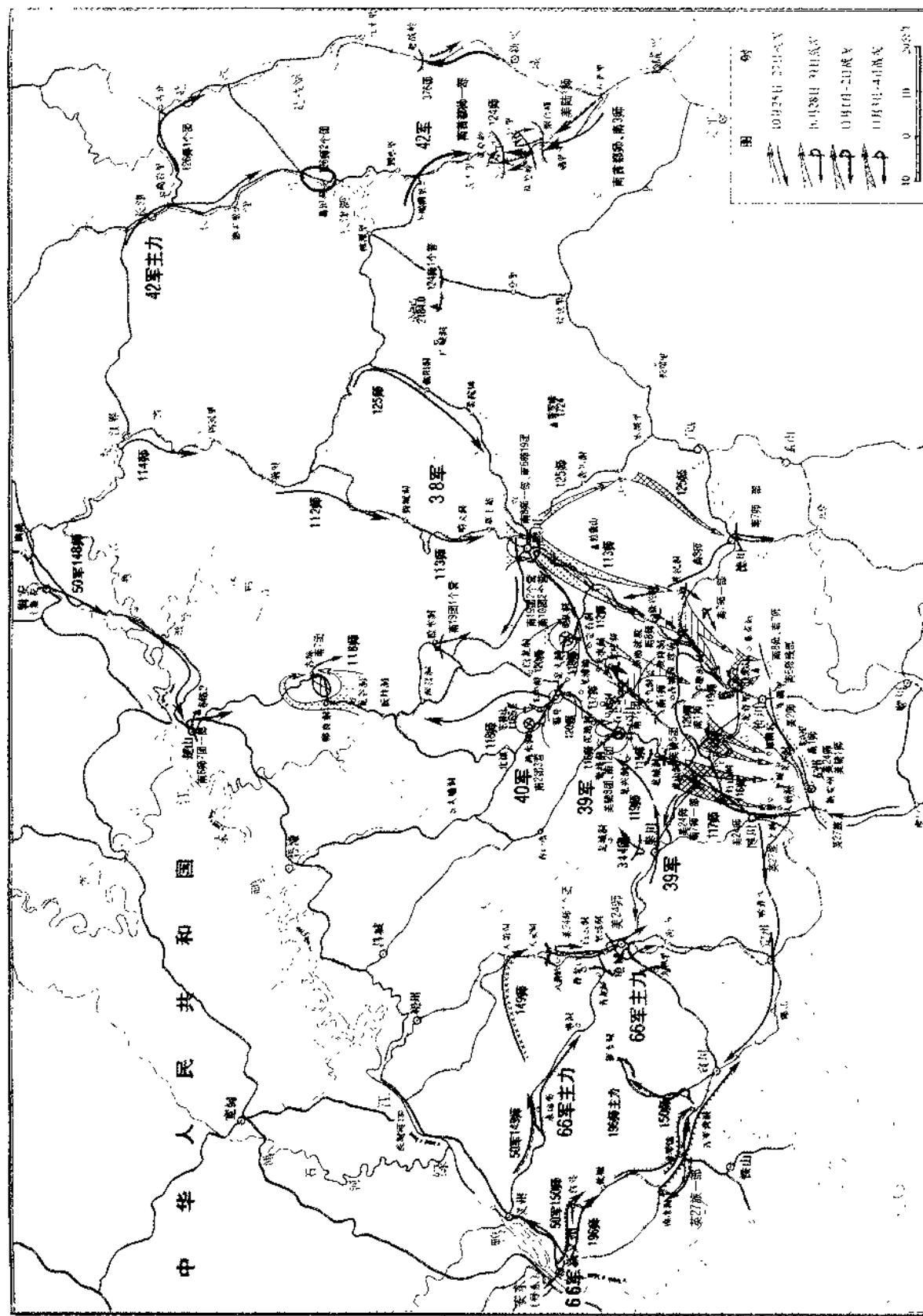
(1950年10月19日—25日)

附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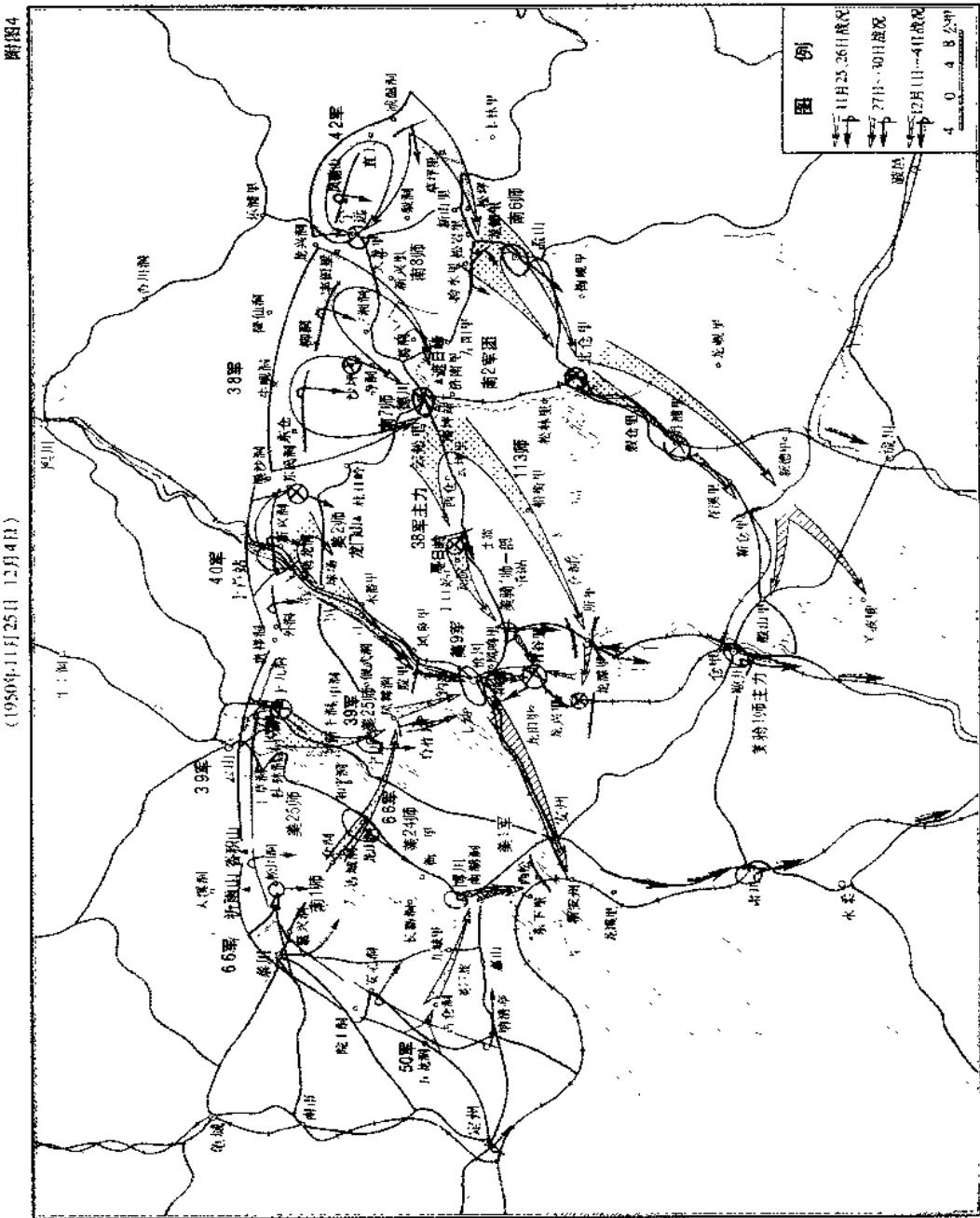
第一 次 战 役 後 經 過 一 要 圖

(1930.9.10月25日-11月5日)



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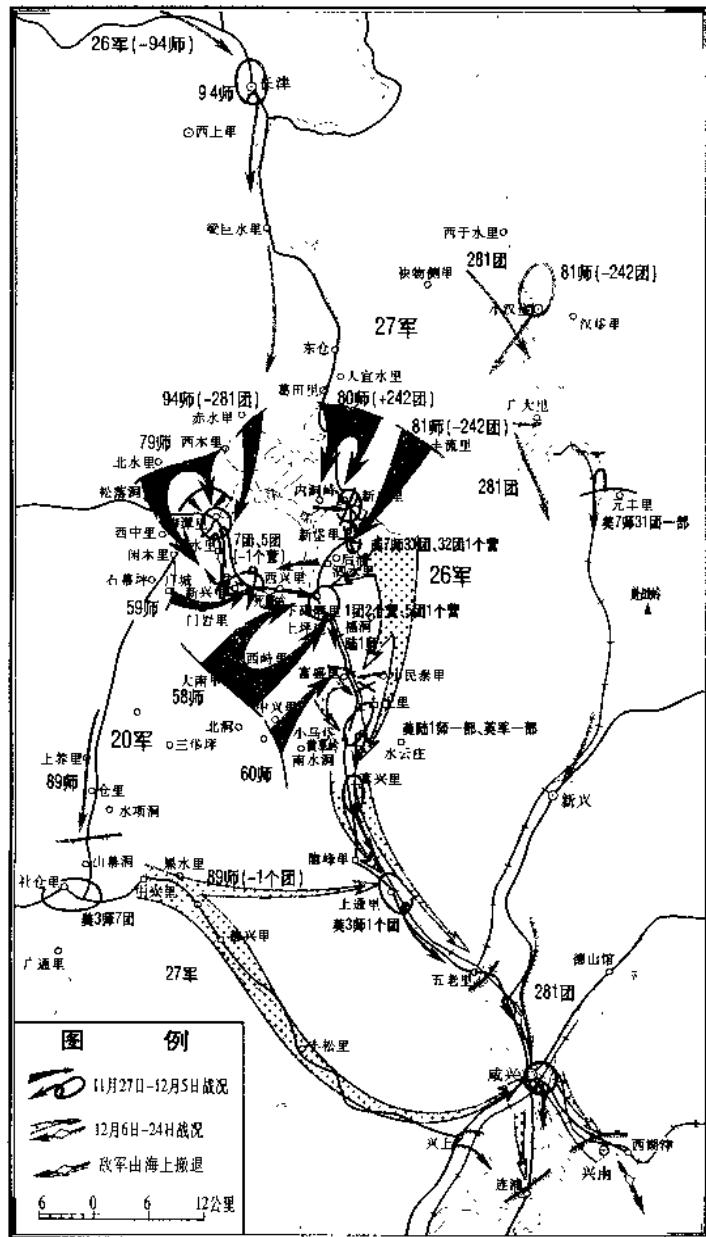
1950-11-25(1)



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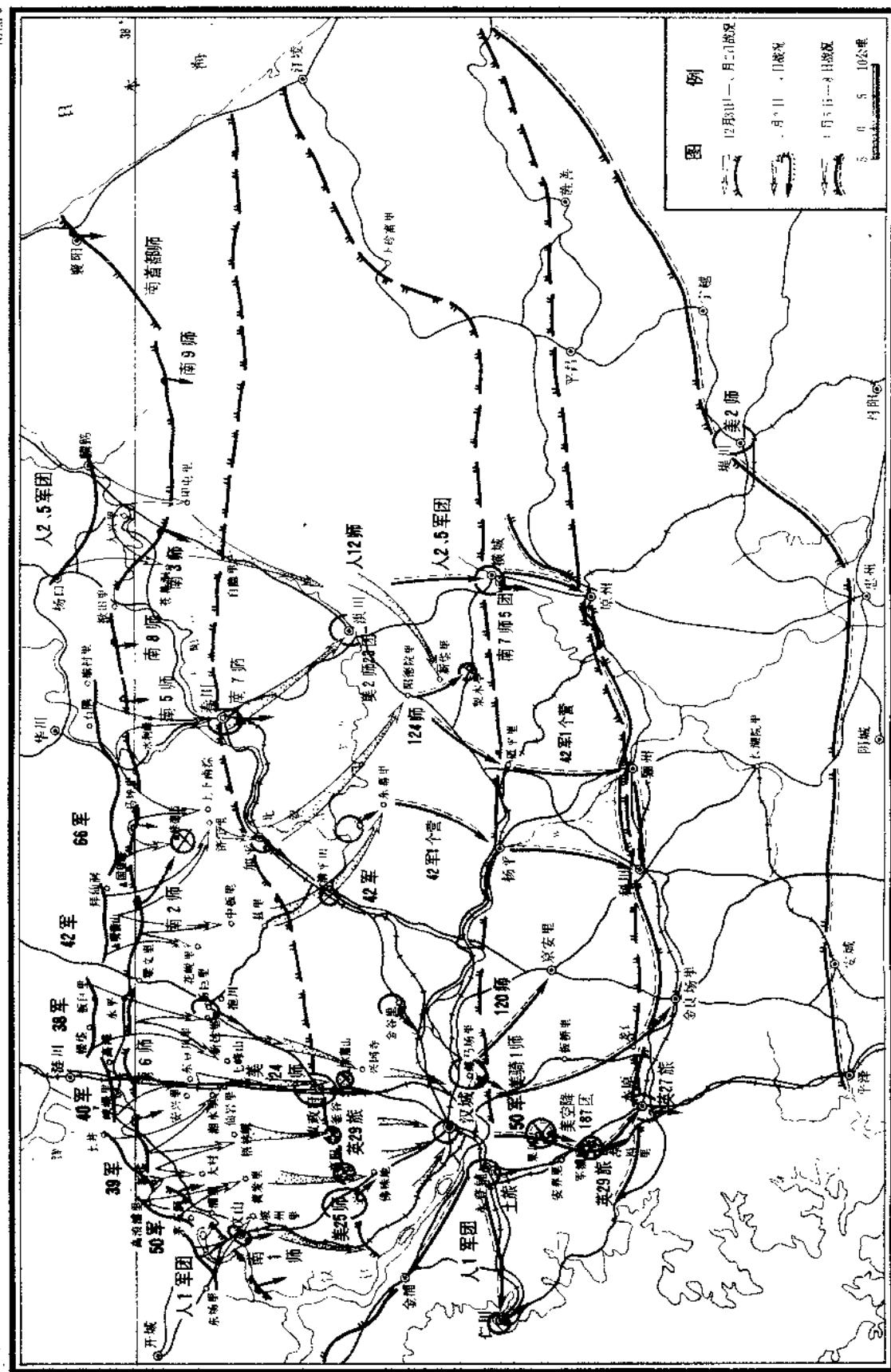
(1950年11月27日-12月24日)

附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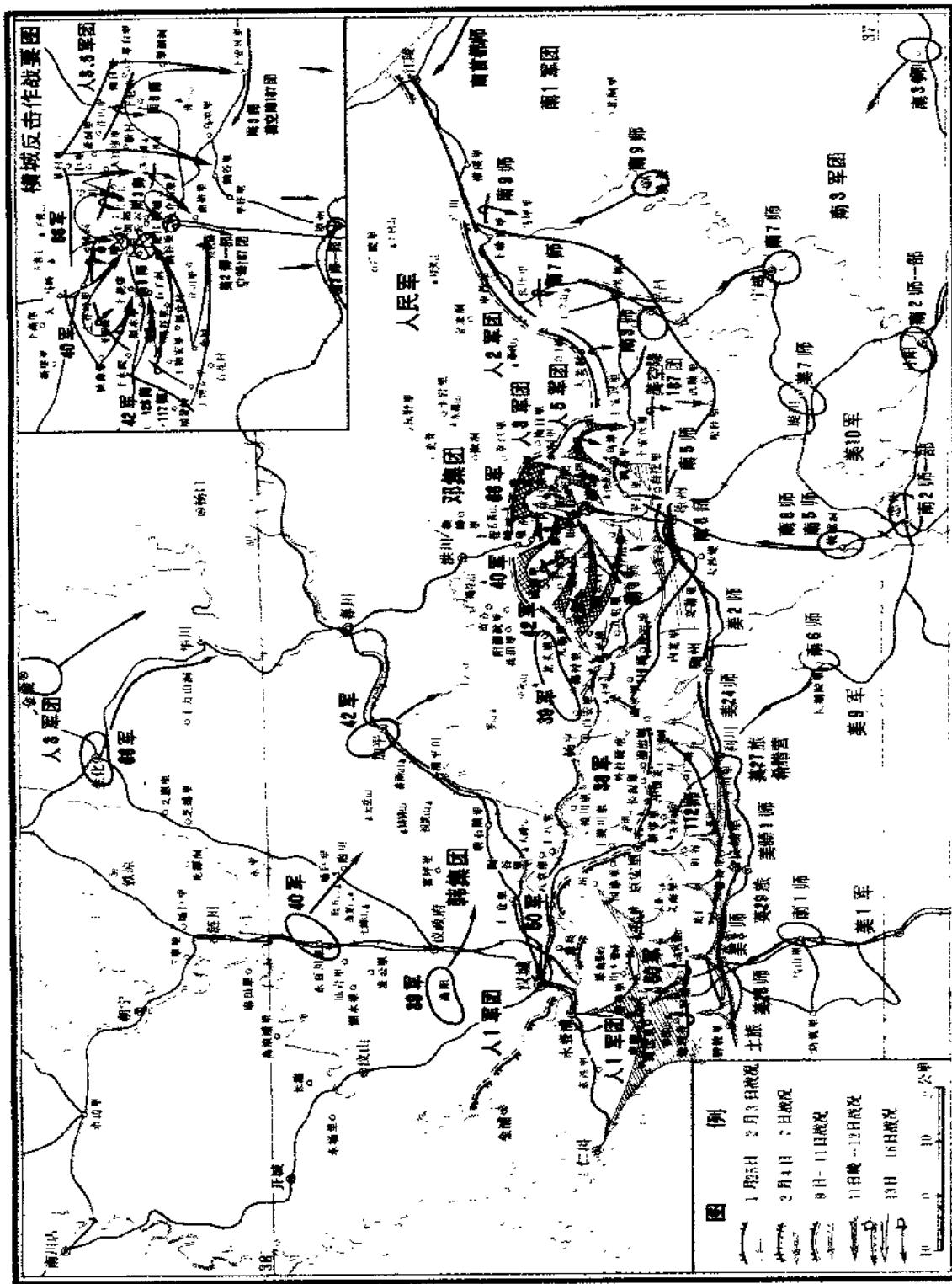
冬要过经役战次三第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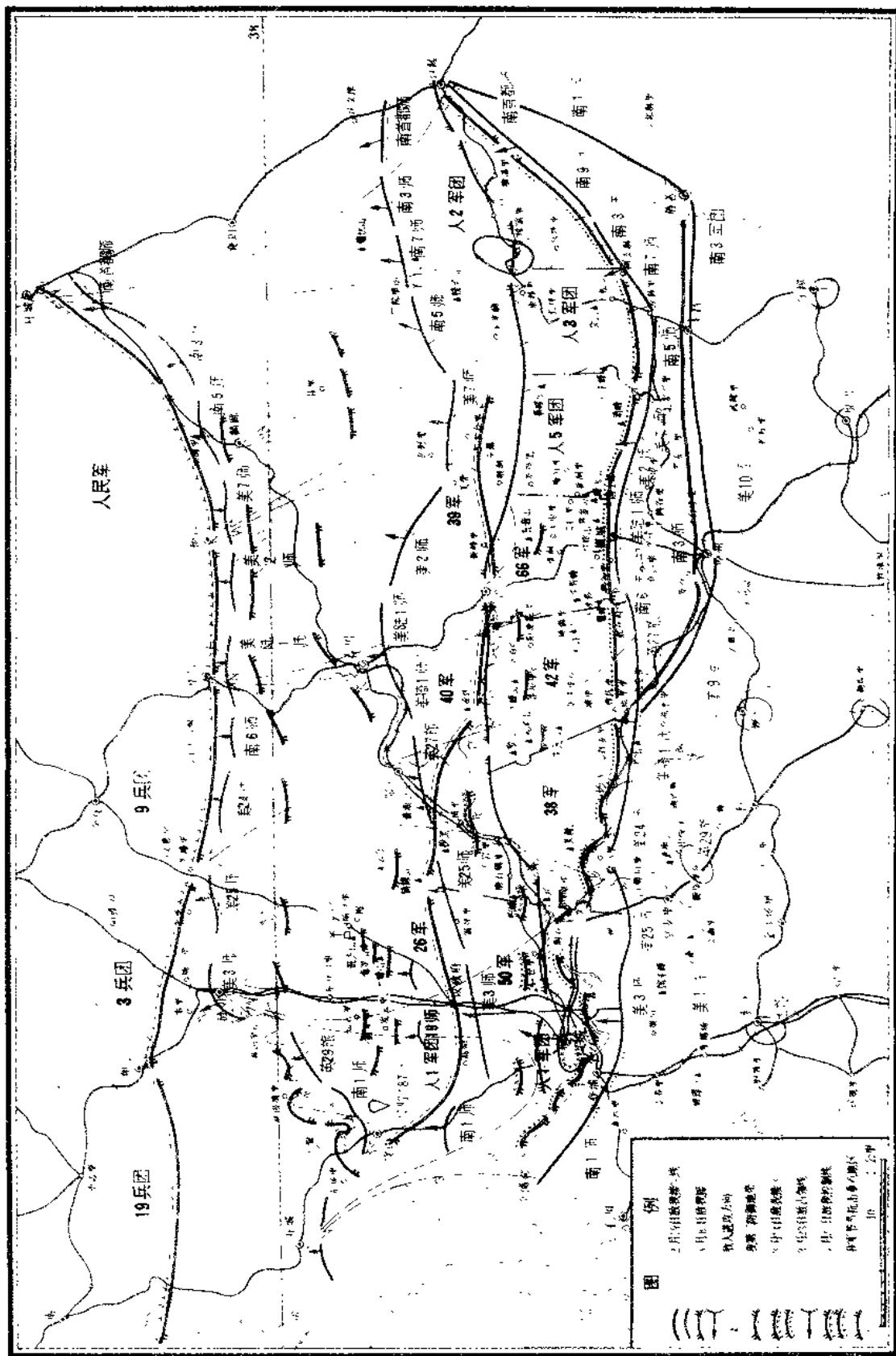
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过要图

时间：1月25日—2月16日



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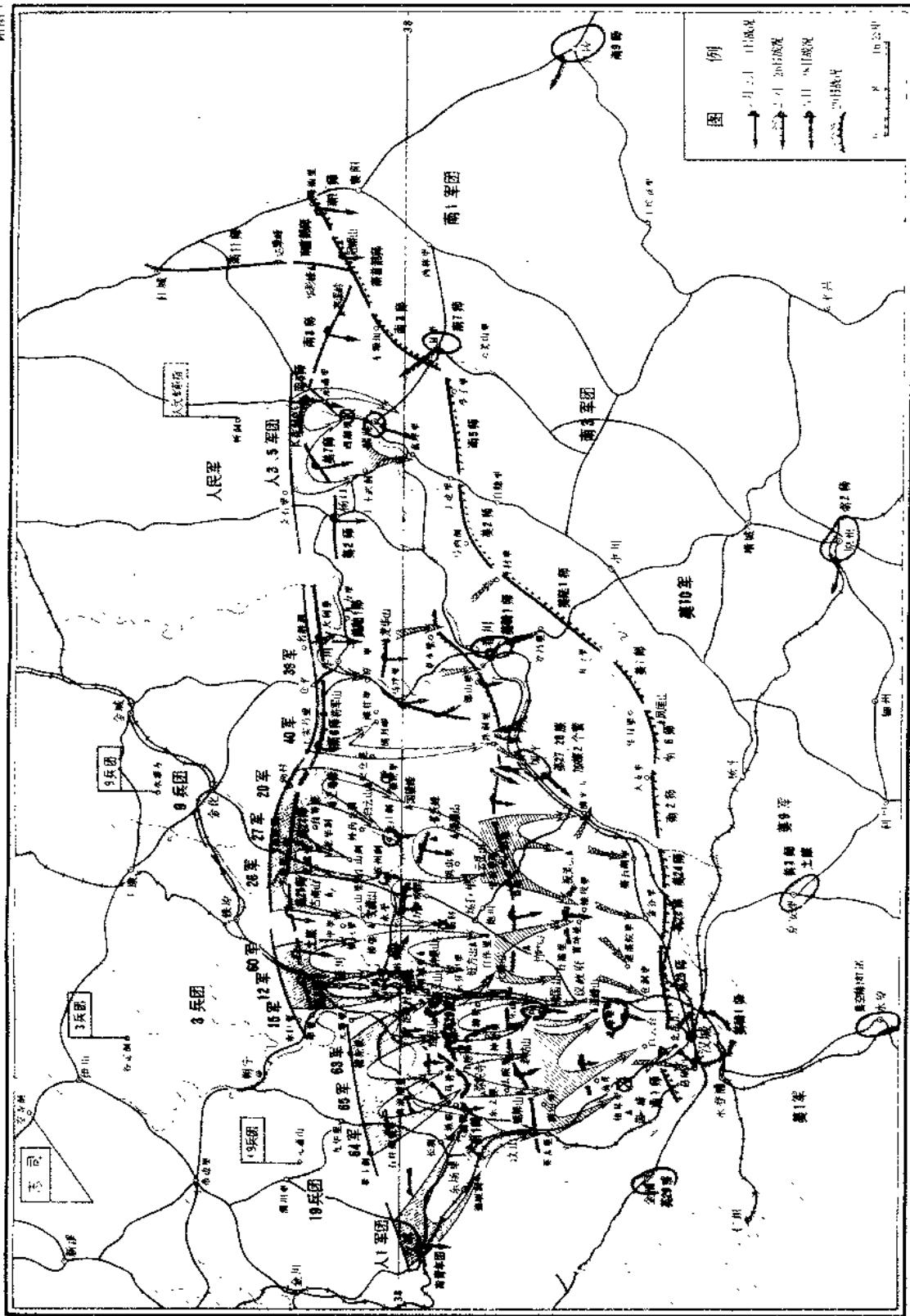
卷之三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过要图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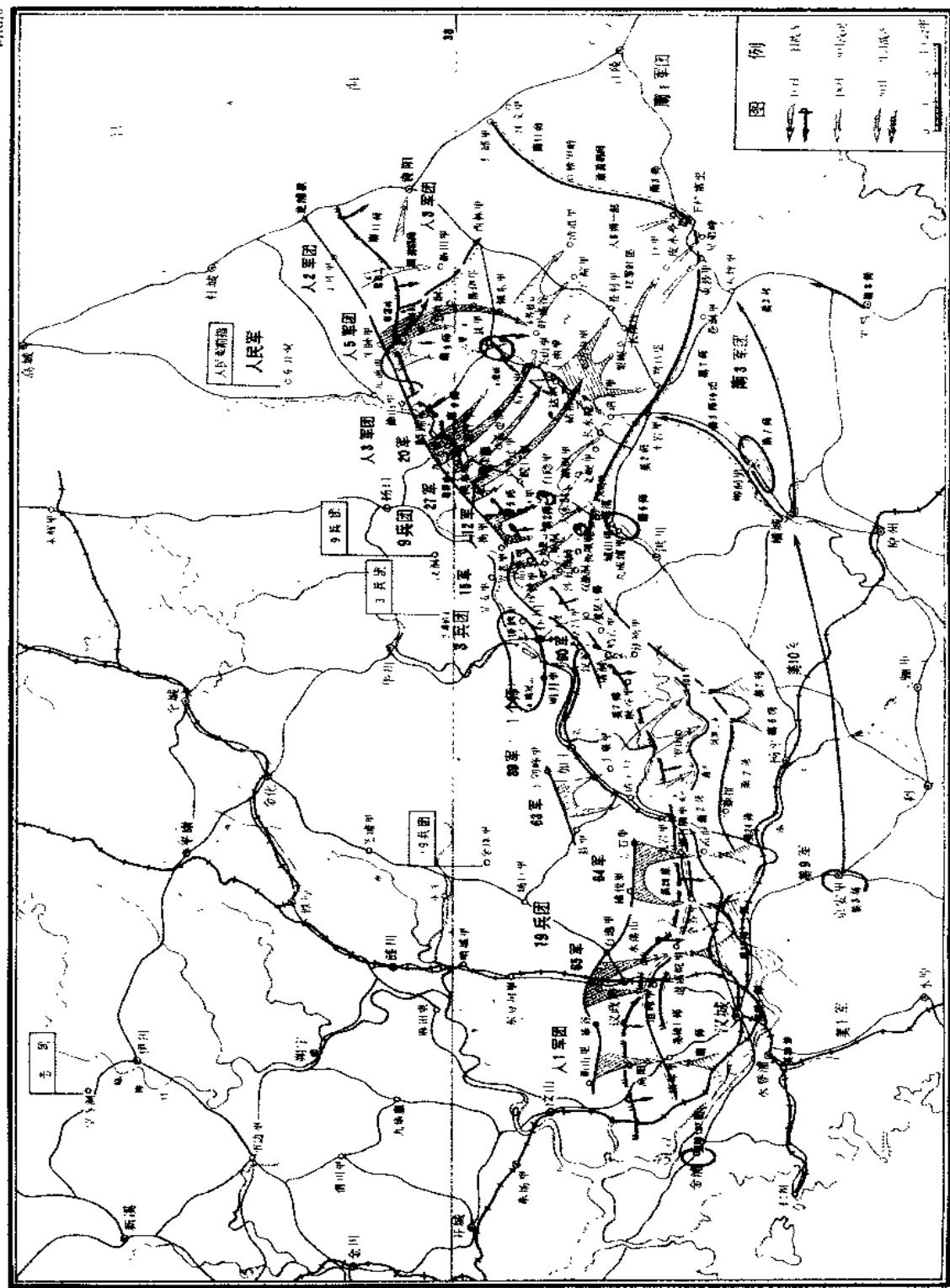
一
三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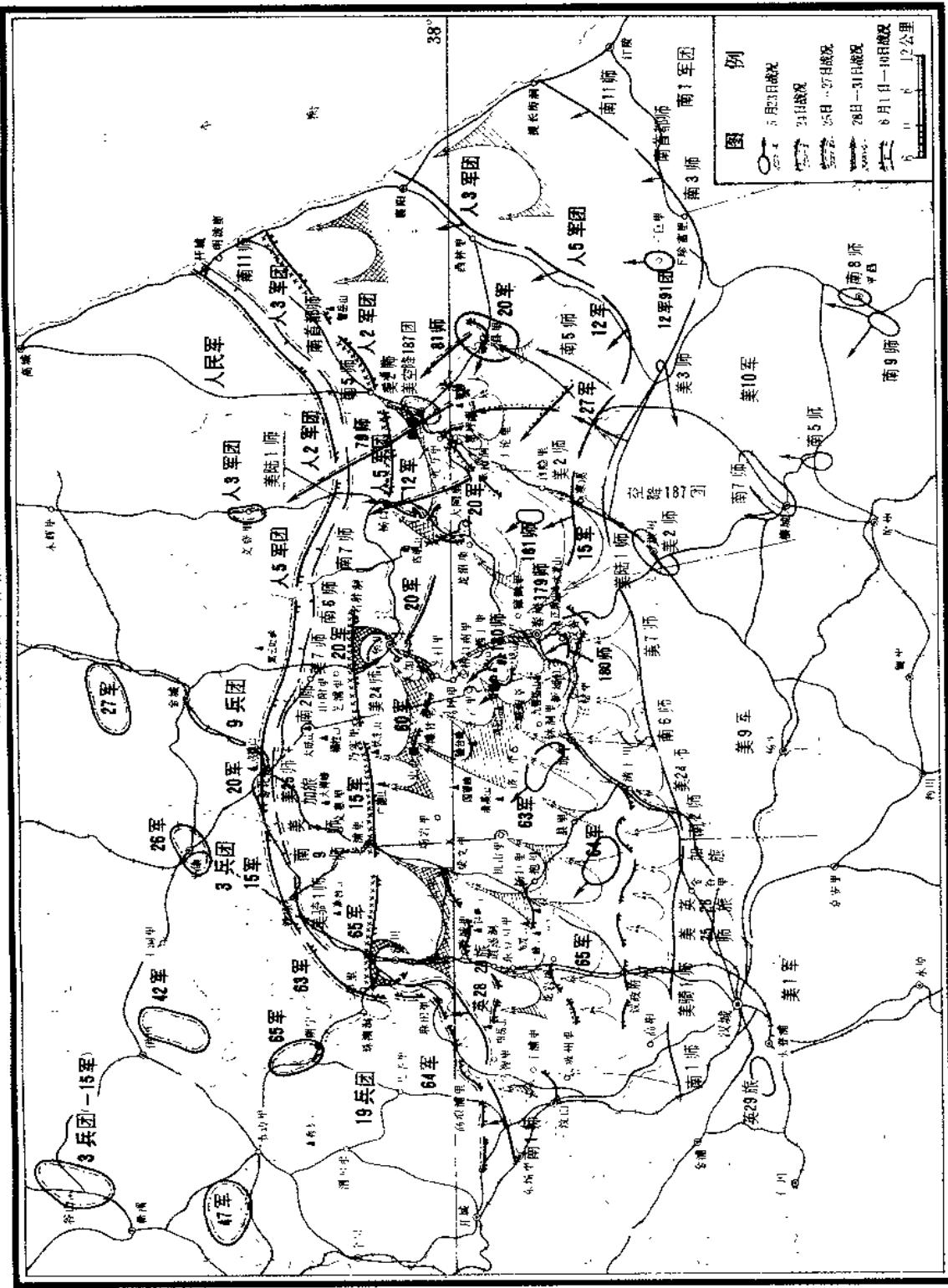
(1951年5月10日-21日)

附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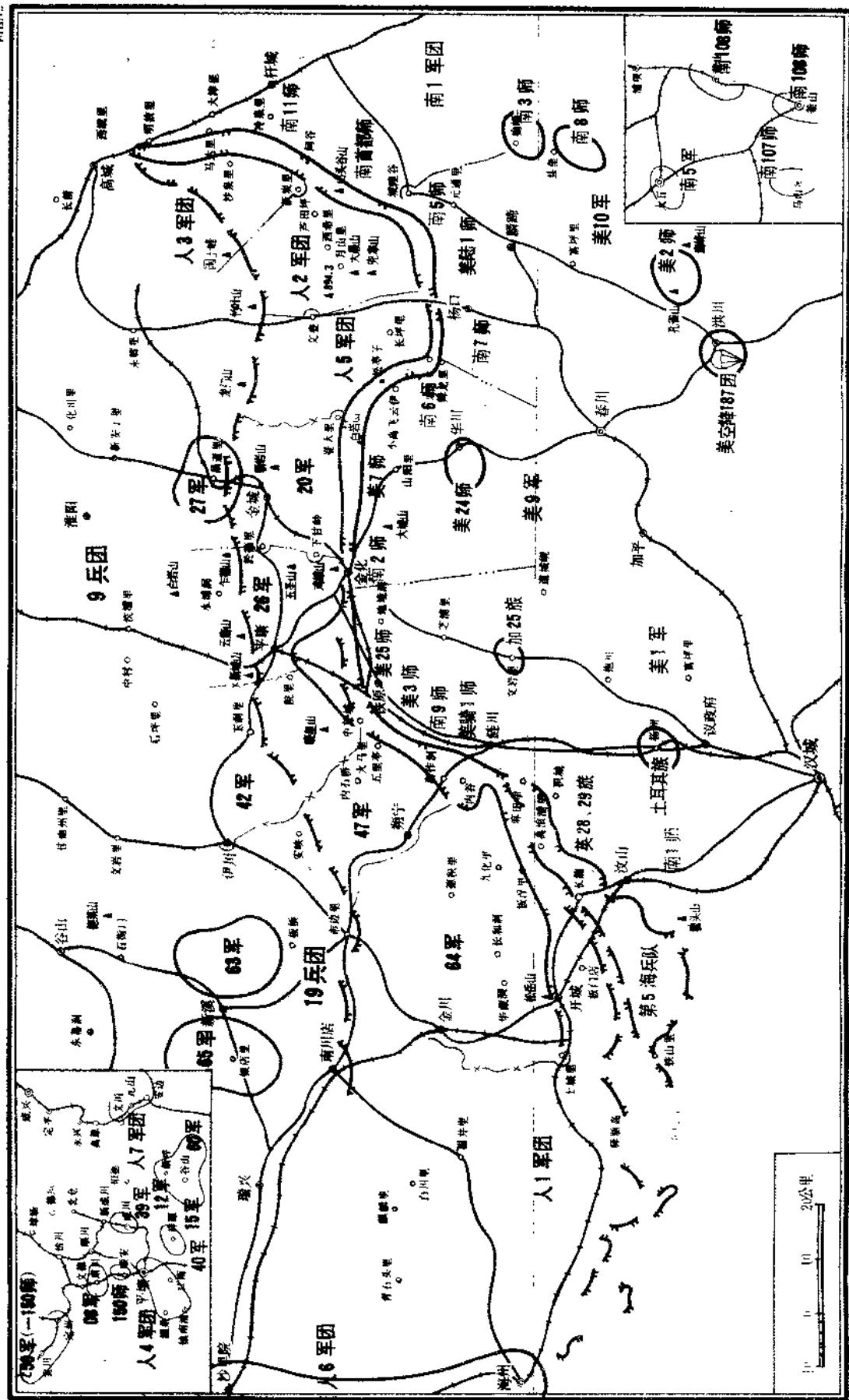
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作战经过要图

附图11 (1951年5月21日—6月16日)



1951年6月中旬正面战线态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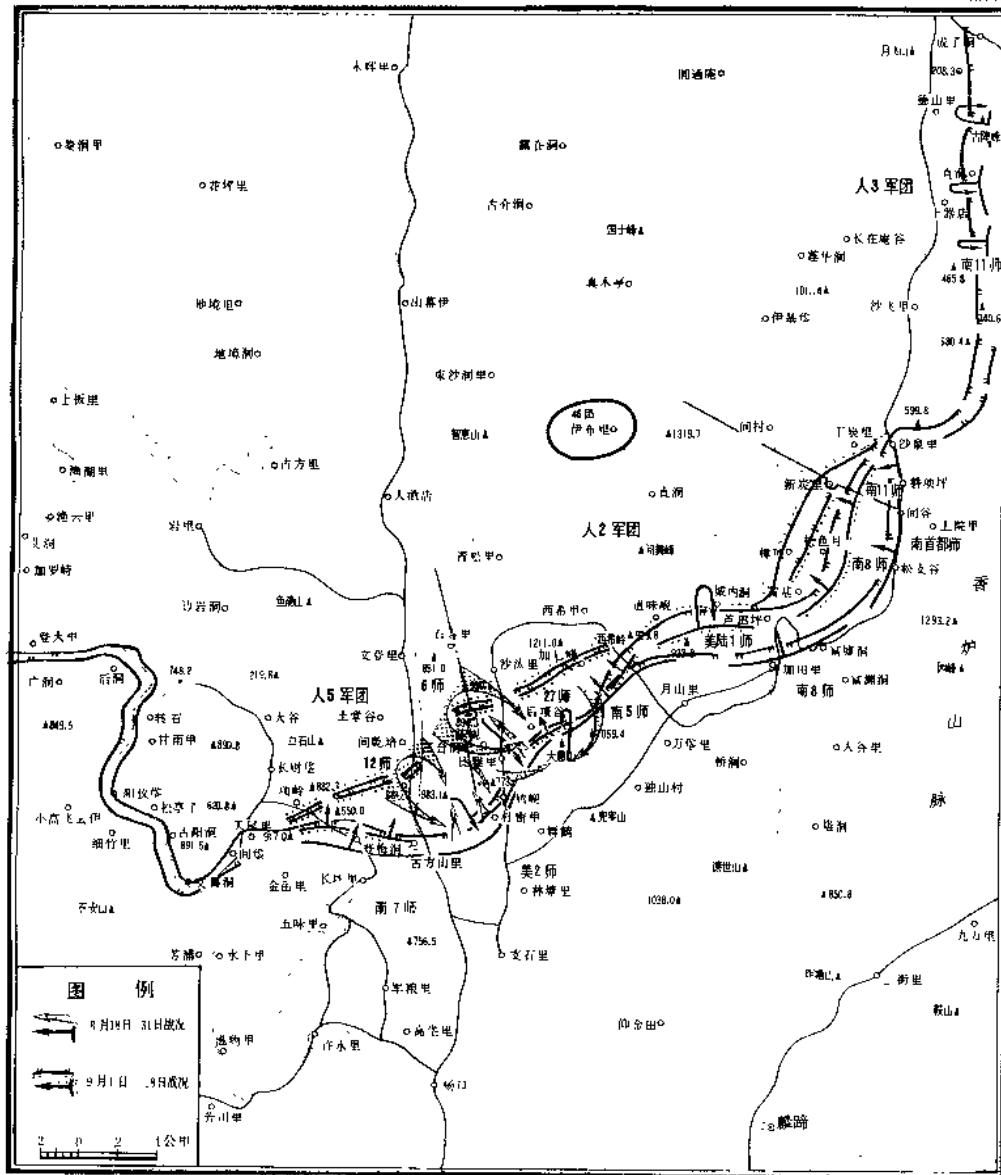
卷之二



1951年粉碎敌人夏季攻势经过要图

(8月18日—9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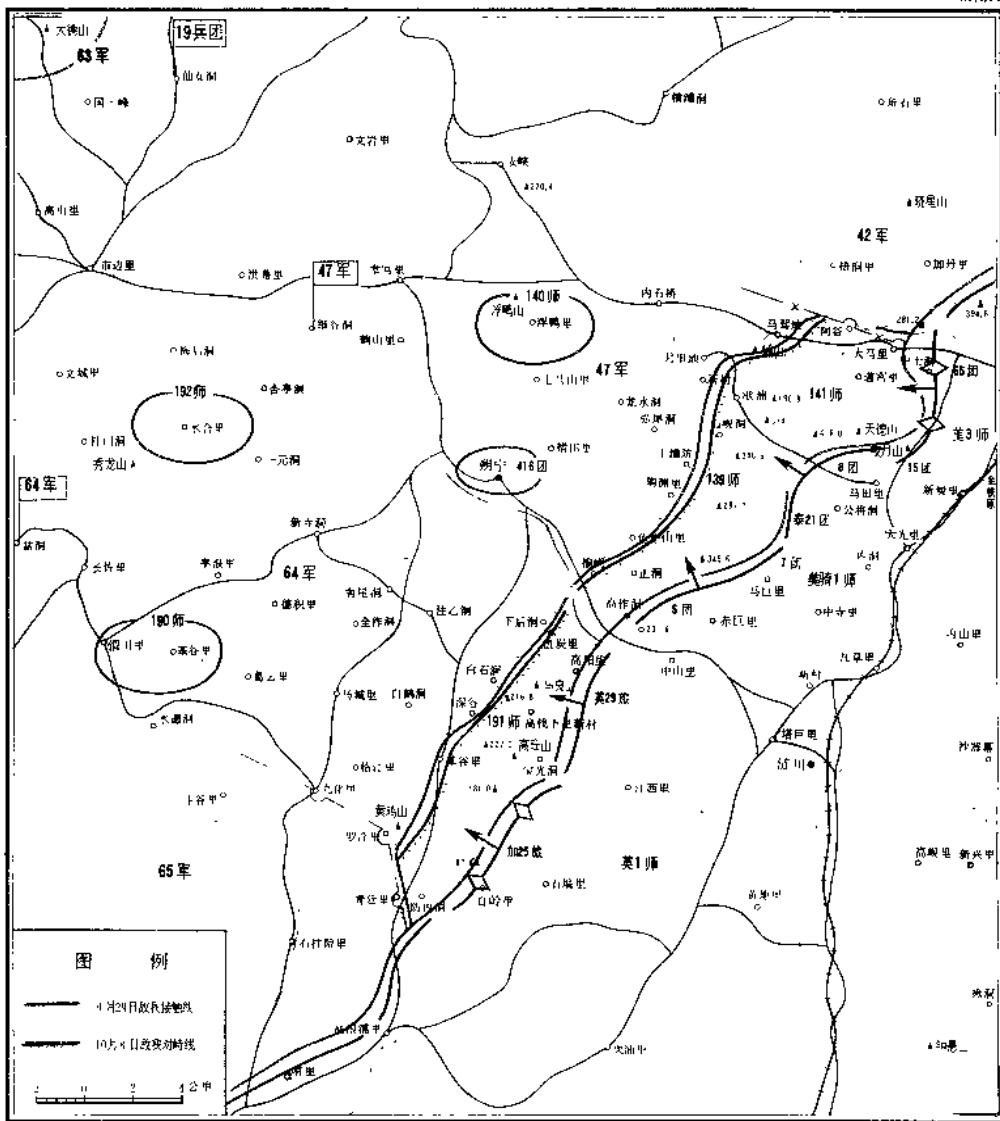
附录13



1951年粉碎敌人秋季攻势(西线)经过要图

(9月29日—10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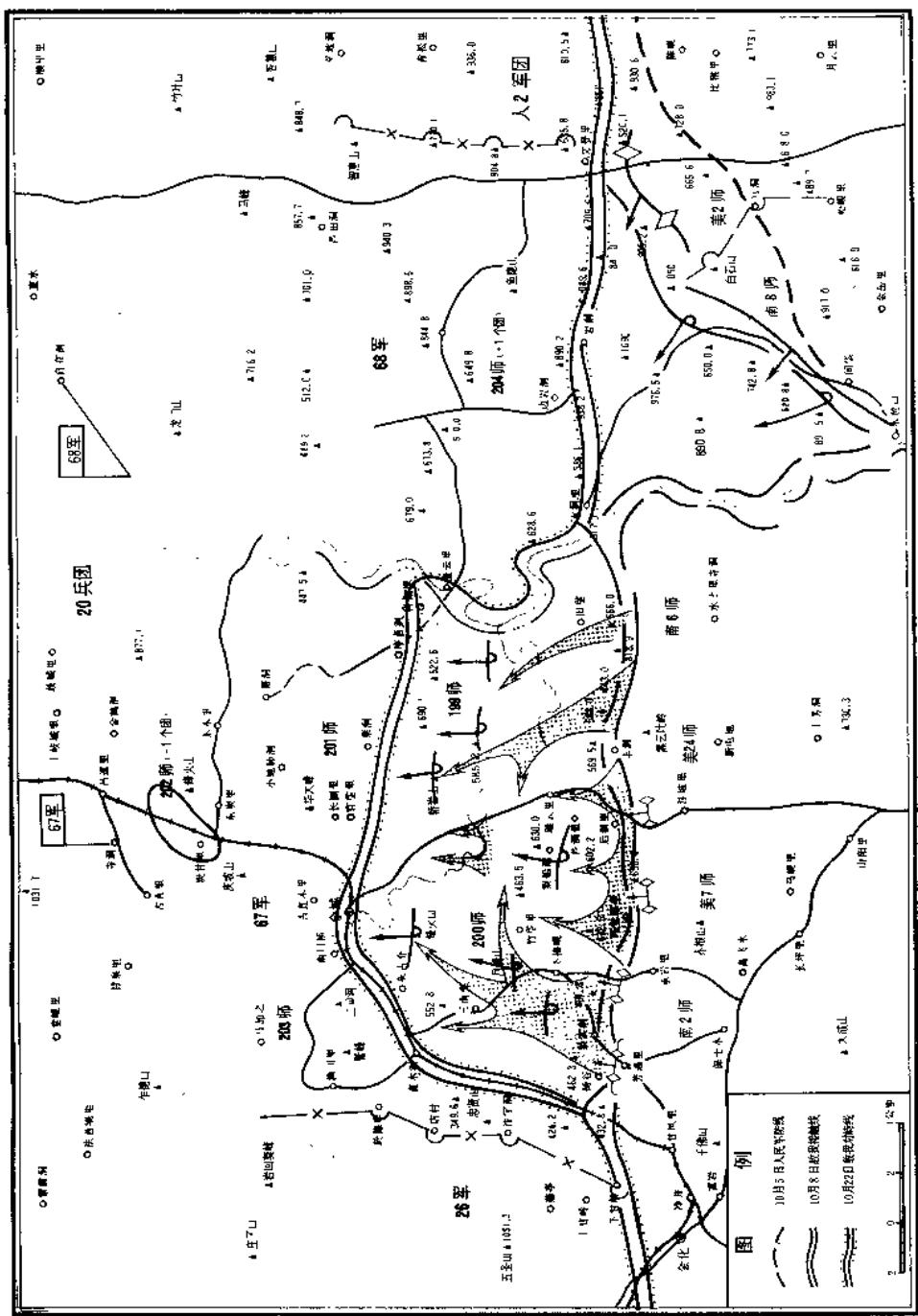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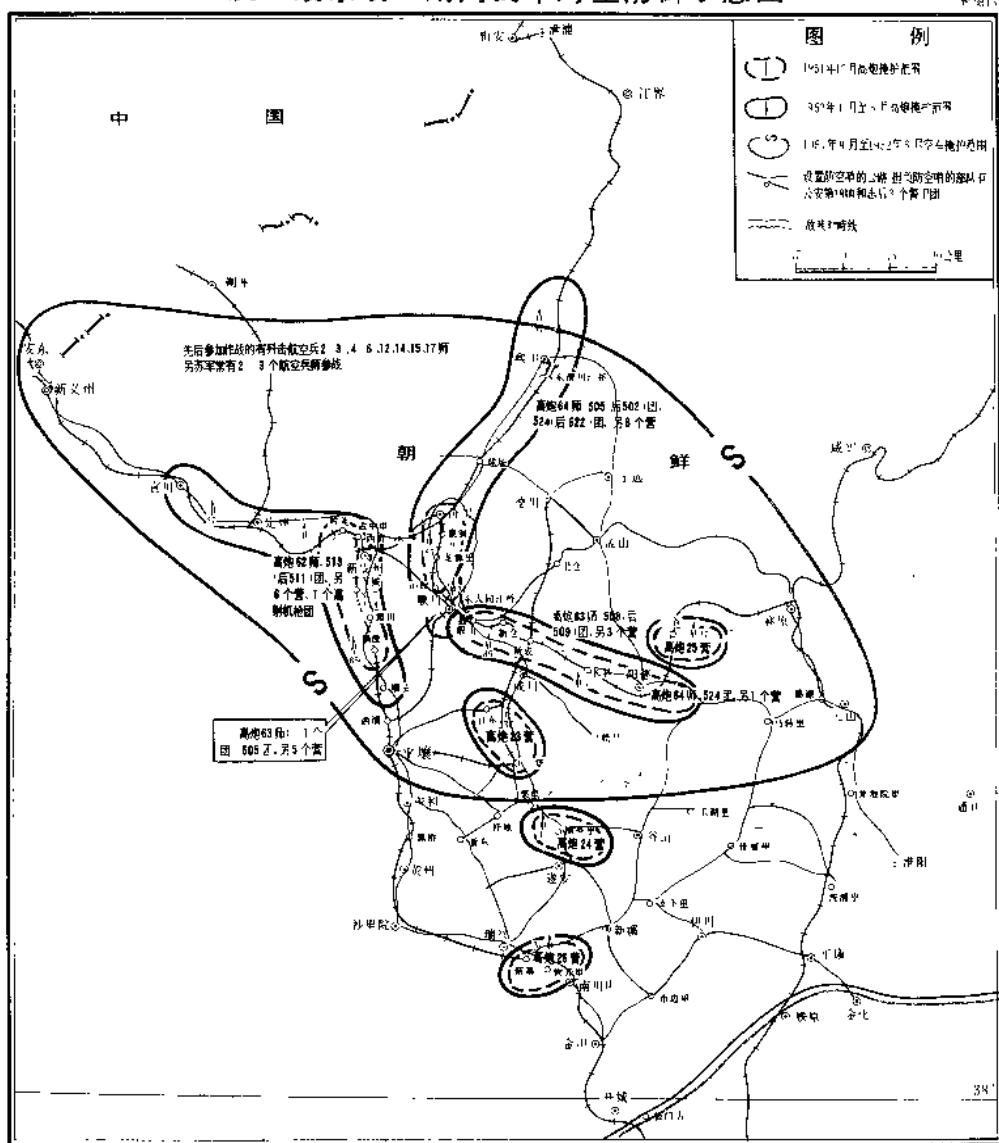
1951年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东线)经过要图

(10月8日—22日)

附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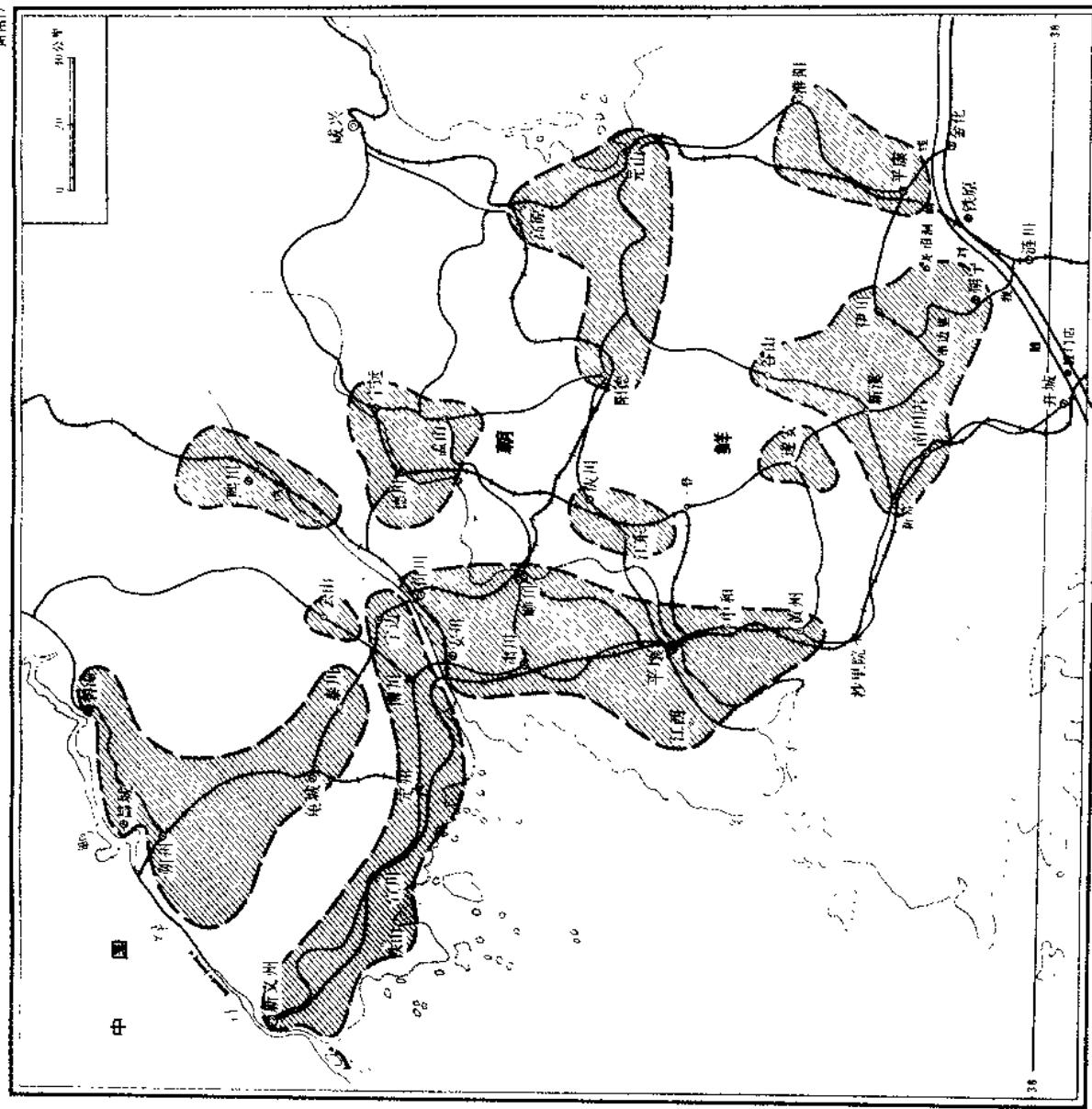


反“绞杀战”期间我军对空防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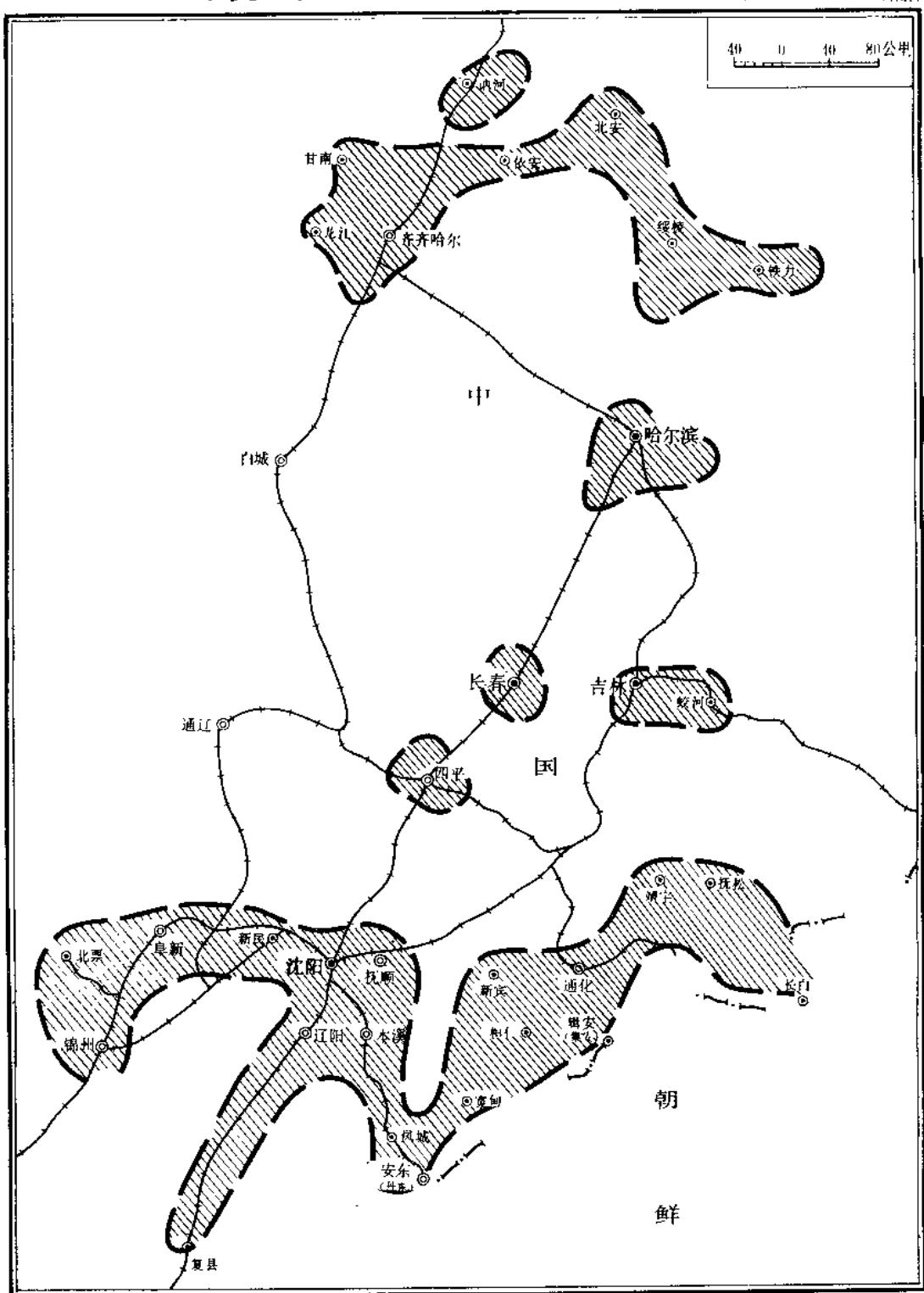
1952年美军在朝鲜战场撤退图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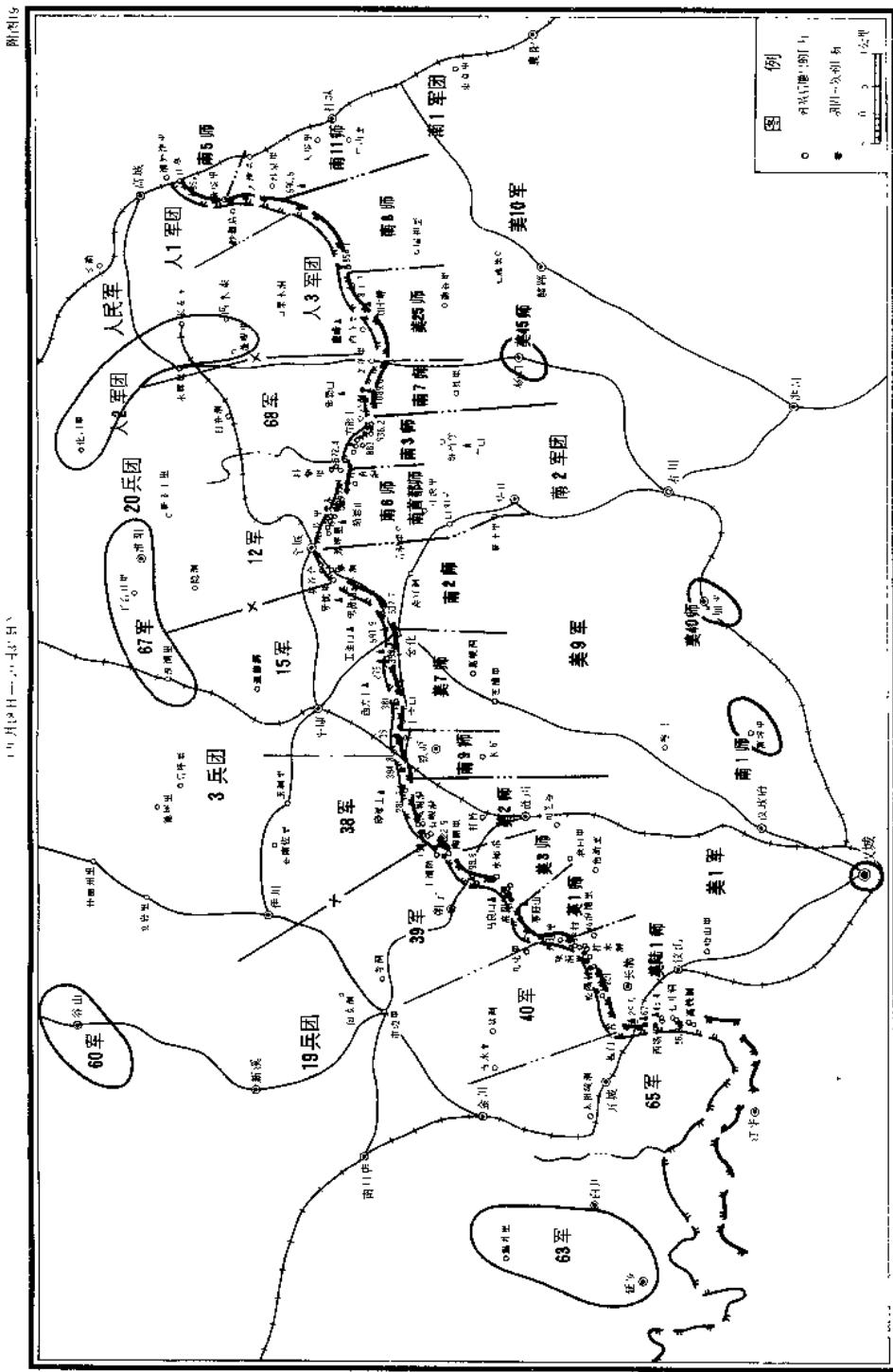
1952年美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撒布细菌地域略图

新 | 制 | 五



冬 罢 要 战 作 击 反 季 战 技 术 年 秋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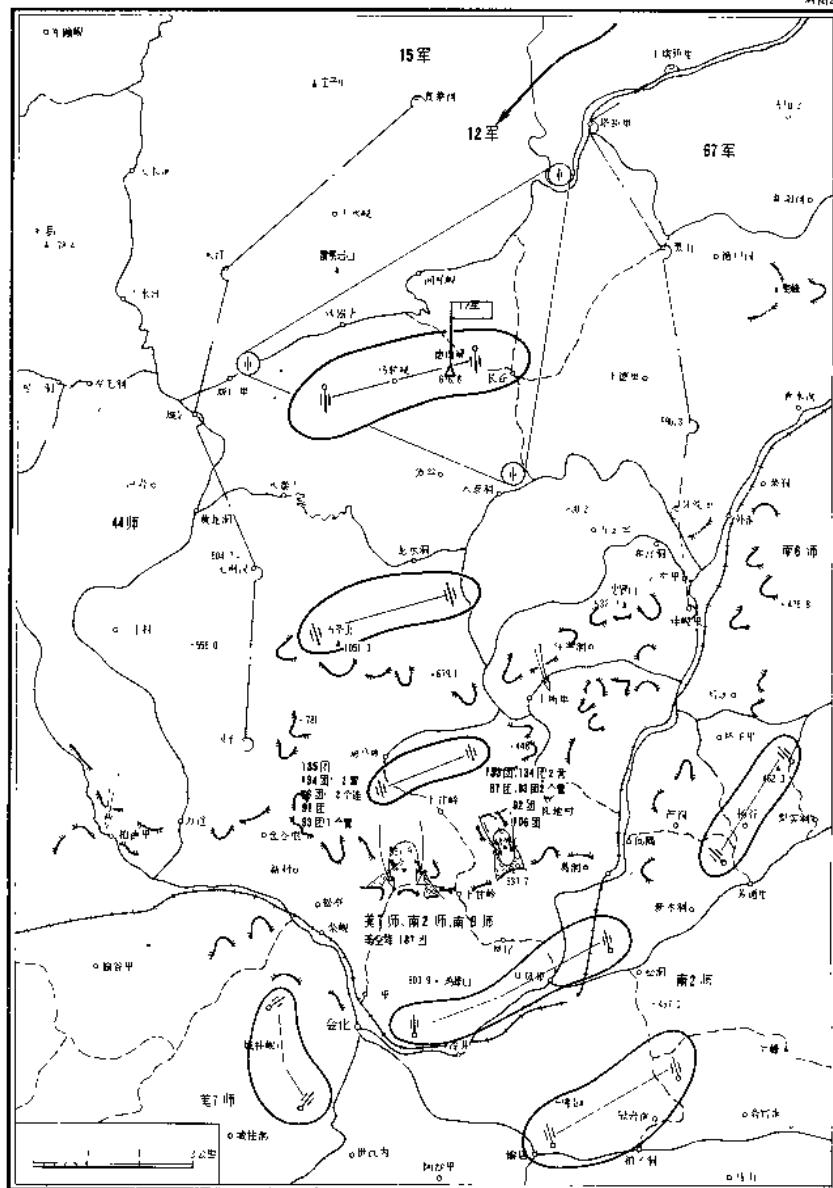
卷之三



上甘岭战役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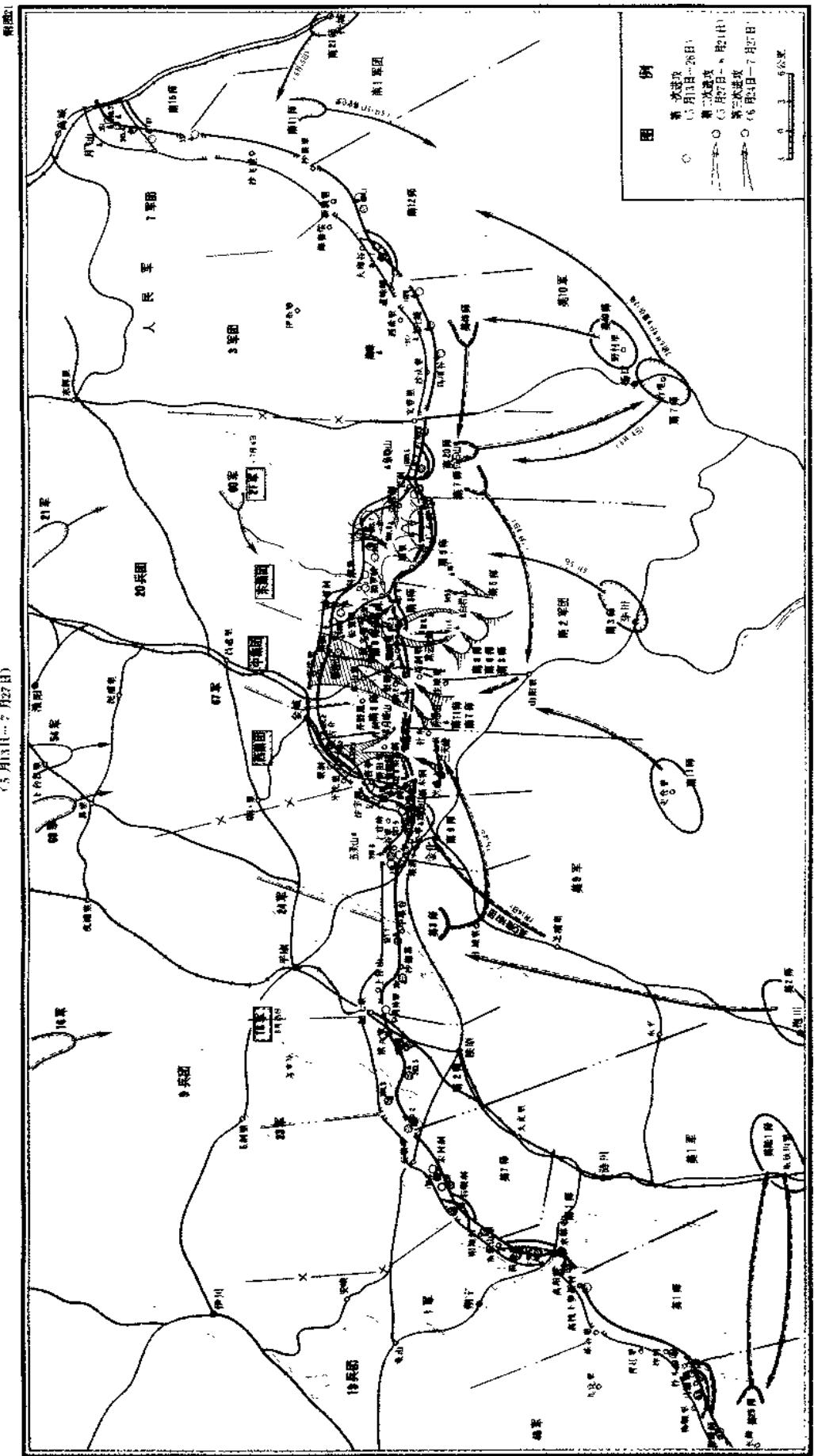
1952年10月11日—11月25日

第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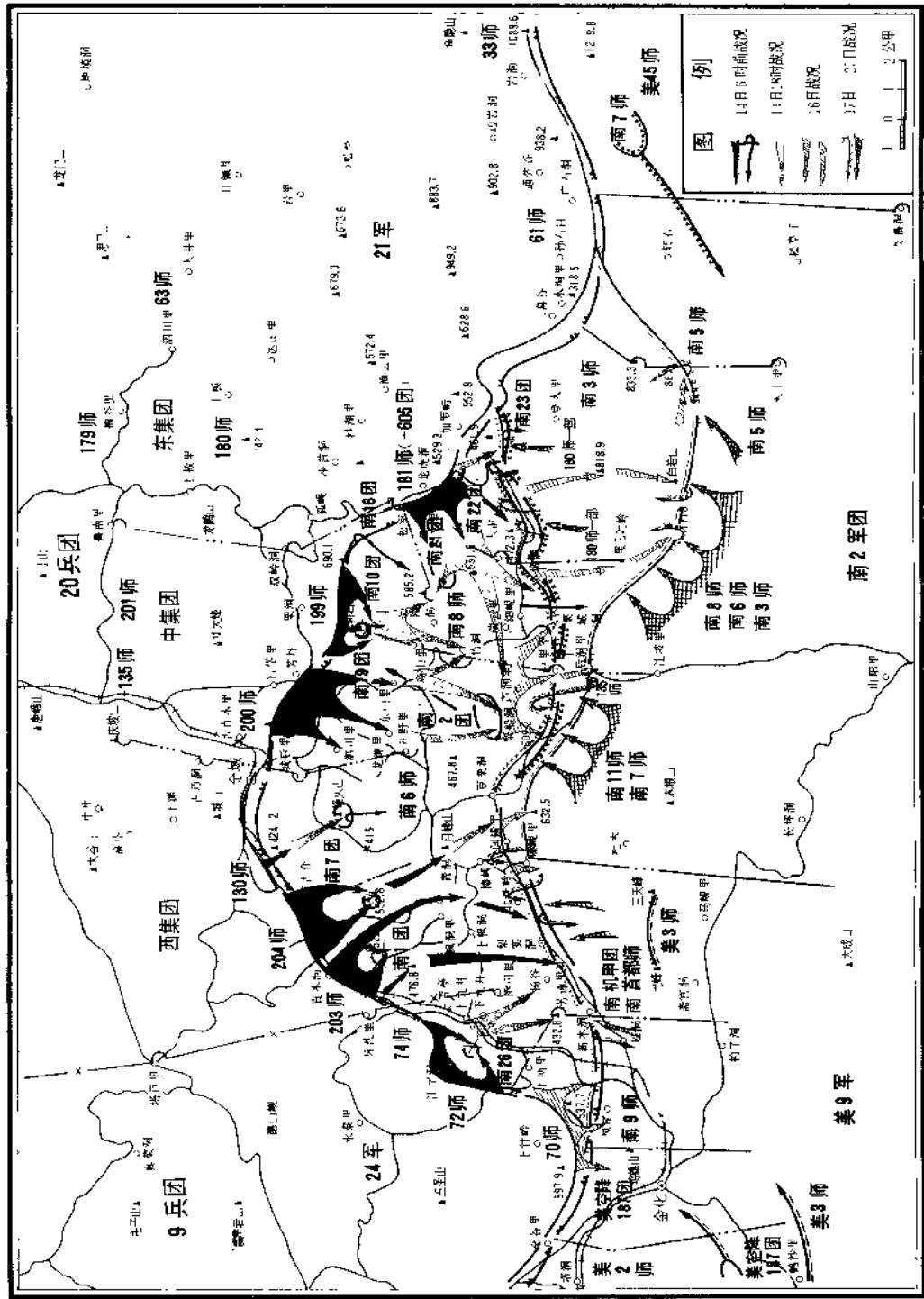
1953年夏季反擊戰役後要聞

45 月 13 日 (月) 227 H)



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第三次进攻(金城战役)经过要图

卷之三



朝鮮停戰軍事分界線略圖

附圖23

